长 销 Digha Nikāya

简体版

莊春江译 2025年09月15日制作

凡例

- 1.巴利语经文与经号均依 tipitaka.org (缅甸版)。
- 2.巴利语经文之译词,依拙编《简要巴汉辞典》,词性、语态尽量维持与巴利语原文相同,并采「直译」原则。译文之「性、数、格、语态」尽量符合原文,「呼格」(称呼;调用某人)以标点符号「!」表示。
- 3.注解中作以比对的英译,采用Bhikkhu Ña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Wisdom Publication,1995年版译本为主。
- 4. 《显扬真义》 (Sāratthappakāsinī, 内核义理的说明)为《相应部》的注释书, 《破斥犹豫》 (Papañcasūdanī, 虚妄的破坏)为《中部》的注释书, 《吉祥悦意》 (Sumaṅgalavilāsinī, 善吉祥的优美)为《长部》的注释书, 《满足希求》 (Manorathapūraṇī, 心愿的充满)为《增支部》的注释书, 《胜义光明》 (paramatthajotikā, 最上义的说明)为《小部/经集》等的注释书, 《胜义灯》 (paramatthadīpanī, 最上义的注释)为《小部/长老偈》等的注释书。
- 5.前后相关或对比的词就可能以「;」区隔强调,而不只限于句或段落。

对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礼敬

戒蕴品

DN 1/DN.1 梵网经

游行者的谈论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走上王舍城与那烂陀中间的道路。游行者苏逼亚与徒弟婆勒么达德学生婆罗门一起也走上王舍城与那烂陀中间的道路。在那里,游行者苏逼亚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苏逼亚的徒弟婆勒么达德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相互率直反对言语的那两个师徒紧跟随在世尊与比丘僧团后面。(1)

那时,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芒果树苗圃国王的小屋处进入一夜的停留,游行者苏逼亚与徒弟婆勒么达德学生婆罗门也在芒果树苗圃国王的小屋处进入一夜的停留。在那里,游行者苏逼亚还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苏逼亚的徒弟婆勒么达德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那师徒两者住于相互率直反对的言语。(2)

那时,当众多比丘在夜破晓时起来,在圆亭棚共坐聚集时,这个话题出现:「不可思议啊,学友们! 未曾有啊,学友们! 这众生们的不同志向状态多么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善认知。这位游行者苏逼亚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苏逼亚的徒弟婆勒么达德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相互率直反对言语的这两个师徒紧跟随在世尊与比丘僧团后面。」(3)

那时,世尊知道那些比丘的这个话题后,去圆亭棚。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现在,在这里为了什么谈论共坐聚集呢?还有,你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是什么?」在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这里,当我们在夜破晓时起来,在圆亭棚共坐聚集时,这个话题出现:『不可思议啊,学友们!未曾有啊,学友们!这众生的不同志向状态被多么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善认知。这位游行者苏逼亚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苏逼亚的徒弟婆勒么达德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相互率直反对言语的这两个师徒紧跟随在世尊与比丘僧团后面。』这是我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然后世尊抵达。」(4)

「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无瞋怒、无不满、无心的不满意应该被你们作。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如果你们是生气的或不悦意的,你们就以那个有障碍。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如果你们是生气的或不悦意的,是否你们了知他人的善说的、恶说的呢?」「大德!这确实不是。」「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不实的应该被你们解开为不实的:『像这样,这是不实的,像这样,这也是不真实的,在我们中没有这个,而且,在我们中这个不被发现。』(5)

比丘们!如果他人称赞我,或称赞法,或称赞僧团,在那里,无欢喜、无喜悦、无心的浮扬状态应该被你们作。比丘们!如果他人称赞我,或称赞法,或称赞僧团,在那里,如果你们是欢喜的、快意的、浮扬的,你们就以那个有障碍。比丘们!如果他人称赞我,或称赞法,或称赞僧团,在那里,真实的应该被你们同意为真实的:『像这样,这是真实的,像这样,这也是真实的,在我们中有这个,而且,在我们中这个被发现。』(6)

小戒

比丘们!而这是戒量的小量的、低量的,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比丘们!而什么是那个戒量的小量的、低量的,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 (7)

『舍断杀生后,沙门乔达摩是离杀生者,住于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耻的、 来到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比丘们!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 时,一般人会说。

『舍断未被给与的拿取后,沙门乔达摩是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给予而取者、施与物的期待者,以不盗取、以自己成为干净的而住。』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

『舍断非梵行后,沙门乔达摩是梵行者、行远离者、戒绝婬欲俗法者。』比丘们! 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8)

『舍断妄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妄语者、说真实者、随从真实者、可靠者、可信赖者、对世间不诈欺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

『舍断离间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离间语者:从这里听闻后,不是为了这些的分裂在那里说者,或从那里听闻后,不是为了那些的分裂在这里说者,像这样,是分裂的调解者,或和睦的随给与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言语之说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

『舍断粗恶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粗恶语者:凡那个柔和的、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合意的、众人可意的言语,是像这样言语之说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

『舍断杂秽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杂秽语者: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有价值(有贮藏)的言语之说者:在适当时机的、有

理由的、有节制的、伴随利益的。』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9)

『沙门乔达摩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中略)

- 沙门乔达摩是晚上停止、戒绝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花环、香料、涂油之持用与庄严、装饰状态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高床、大床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金银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生谷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生肉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鸡与猪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田与地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买卖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
- 沙门乔达摩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0)

小戒终了。

中戒

『又或,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破坏种子类、草木类,即:根种子、茎种子、枝种子、节种子,种子种子就为第五。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1)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受用物的保存,即:食物的保存,饮料的保存,衣服的保存,车乘的保存,卧具的保存,香料的保存,财物的保存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受用物的保存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2)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表演的观看,即:舞蹈、歌唱、音乐、戏剧、讲古、手铃、铙钹、大鼓、魔术、铁球戏、竹棒戏、特技、象打斗、马打斗、水牛打斗、公牛打斗、山羊打斗、公羊打斗、公鸡打斗、鹌鹑打斗、棍棒打斗、拳头打斗、摔角、演习、兵列、军阵、阅兵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表演观看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3)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赌博放逸处,即: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沿线踢石头)、石积戏(底部抽出堆栈在顶部)、骰子板、打木栓游戏、手型游戏、骰子、吹叶笛、玩具锄游戏、翻筋斗游戏、玩具风车游戏、玩具量器游戏、车游戏游戏、玩具弓箭游戏、猜字游戏、猜想法游戏、模仿瑕疵游戏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赌博放逸处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4)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高床、大床,即:高椅、长椅、山羊毛垫、拼色垫、白羊毛布垫、羊毛布垫、厚布垫、毛织垫、边缘有毛缕的垫子、一边缘有毛缕的垫子、珠宝刺绣的绢织垫、绢布垫、毛织垫、象背毡垫、马背毡垫、车上毡垫、羊皮编织物、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高床、大床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5)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庄严装饰状态的实行,即: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镜子、涂眼膏、花环、香料、香膏、脸粉、涂脸膏、手镯、缎带发饰、杖、筒、剑、伞、彩色鞋、髻、珠宝、拂尘、长短白衣(泰国版)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庄严装饰状态的实行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6)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街道流言)、水井论(井边流言)、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畜生论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7)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诤论,即: 『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应该先说的你后说,应该后说的你先说;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长时间熟练的是颠倒的;你已被论破(你的理论已被反驳),请你去救(使脱离)理论;你已被折伏,或请你解开,如果你能够。』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诤论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8)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遣使行走的实行,即:为国王们、为国王的大臣们、为刹帝利们、为婆罗门们、为屋主们、为青年们:『在这里,请你去。在那里,请你返回。请你带这个。在那里,请你取这个。』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遣使行走的实行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19)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是设计(欺瞒)、攀谈、暗示、讥讽、以利得换取其他利得者,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诡计说话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20)

中戒终了。

大戒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肢体相、天变地异的占相、梦的占相、男女相的占相、被老鼠咬破的占相、火的献供(护摩)、杓子的献供、稻壳的献供、米糠的献供、米粒的献供、熟酥的献供、油的献供、口的献供、血的献供、肢体明、宅地明、政治明、福咒明、鬼神明、土地明、蛇明、毒药明、蝎子明、老鼠明、鸟明、乌鸦明、算命、箭除之法、兽轮(解鸟兽声)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21)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宝石占相、衣服占相、棒杖占相、刀占相、剑占相、箭占相、弓占相、武器占相、女子占相、男子占相、童男占相、童女占相、奴仆占相、象占相、马占相、水牛占相、公牛占相、牛占相、山羊占相、公羊占相、鸡占相、鹌鹑占相、蜥蜴占相、耳环占相、龟占相、鹿占相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一般人称赞如来说时,他会说。(22)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 将有诸王的出发,将有诸王的不出发,将有内部诸王的到达,将有外部诸王的退却,将 有外部诸王的到达,将有内部诸王的退却,将有内部诸王的胜利,将有外部诸王的败 北,将有外部诸王的胜利,将有内部诸王的败北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以畜生明 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23)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 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将有日月的常轨、将有日月的离常轨、将有星辰的常轨、将有星辰的离常轨、将有流星的陨落、将有天火、将有地震、将有天鼓、将有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屏蔽明净、月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离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离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流星陨落将有这样的果报、天火将有这样的果报、地震将有这样的果报、天鼓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屏蔽明净将有这样的果报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24)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是易下雨的、将是难下雨的、将是易乞食的(豊饶的)、将是难乞食的(饥馑的)、将有安稳、将有恐怖、将有疾病、将有无病、查验、会计、计算、诗作、世间论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一般人称赞如来说时,他会说。(25)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嫁娶[时间]、结婚、离婚、揭幕、讨债、贷出、开运、作恶运、堕胎、绑舌[咒术]、使腭被结缚[咒术]、[他人]手控制咒术、腭咒术、耳聋咒术、询问镜子[得答案]、询问女孩[灵

媒]、询问天、太阳崇拜、大[梵天]崇拜、口吐出火、招请幸运女神等,像这样,沙门乔 达摩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 会说。(26)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 祈愿仪式、誓愿仪式、鬼神仪式、居地仪式、使元气旺盛仪式、使性无能仪式、房地仪 式、房地准备仪式、洗净、沐浴、献供、催吐剂、泻药、向上泻药、向下泻药、头的泻 药、耳油药、眼药水、灌鼻、药膏、涂油、眼科、外科、儿科、根药的随给与、药草的 泻剂等,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或像这样,以那 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

比丘们! 这是小量、低量的戒量状态,以那个,当称赞如来时,一般人会说。(27) 大戒终了。

过去(前边)劫的

比丘们!正有其它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凡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比丘们!而哪些是那些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 (28)

比丘们!有一些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以十八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种种{信解句}[言说句]。而那些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十八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种种言说句? (29) 常恒论

比丘们!有一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 而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 恒的? (30)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是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MN.4等]时,回忆(随念)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好几百生、好几千生、好几十万生:『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

他这么说: 『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

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好几百生、好几千生、好几十万生:「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 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以这件事(以这个),我知道这个:「如是,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那个[情况]、关于那个(凡由于、凡关于),一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31)

而第二类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个坏成[劫]、二个坏成、三个坏成、四个坏成、五个坏成、十个坏成:『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

他这么说: 『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 一个坏成、二个坏成、三个坏成、四个坏成、五个坏成、十个坏成: 「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以这件事,我知道这个: 「如是,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比丘们! 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32)

而第三类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十个坏成、二十个坏成、三十个坏成、四十个坏成:『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

他这么说: 『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

的心上,我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十个坏成、二十个坏成、三十个坏成、四十个坏成:「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以这件事,我知道这个:「如是,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比丘们!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33)

而第四类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被推论影响(打倒)、被自己辩才的考察随行,这么说:『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比丘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常恒说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34)

比丘们!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比丘们!凡任何常恒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他们全部以就这四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35)

比丘们!如来知道那个这个:『这些这样被握持、这样被执取、这样趣处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而如来知道那个,以及知道比那个更上的。而当知道那个时,不执取。而当对那个不执取时,寂灭就被自己知道: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不执取后成为解脱者。(36)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37)

初诵品[终了]。

某部分常恒论

比丘们!有一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而那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 (38)

比丘们! 有那个时候,凡偶尔,经过长时间这个世界破坏。在当世界破坏时,大部分众生成为光音天到达者(转起者),在那里,他们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存续)。(39)

比丘们!有那个时候,凡偶尔,经过长时间这个世界转回,在当世界转回时,空的 梵天宫殿出现,那时,某位众生以寿尽或福尽,从光音天身死后往生空的梵天宫殿,在 那里,他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 住立。(40) 在那里,那位单独长时间居住状态者的不喜乐、战栗生起: 『啊!愿其他众生们也来到此处的状态。』那时,其他众生们也以寿尽或福尽,从光音天身死后往生梵天宫殿,成为那个众生的共住状态。在那里,他们也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41)

比丘们! 在那里,凡第一个往生的众生这么想: 『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这些众生由我化作,那是什么原因? 以前,我想这个:「啊!愿其他众生们也来到此处的状态。」像这样,我有心的愿求,而这些众生成为来到此处的状态者。』

又,凡之后往生的那些众生,他们也这么想:『这位尊师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我们被这位梵天尊师化作,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看见这里第一个往生的这位,而我们是之后往生者。』(42)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位第一个往生的众生,他是较长寿者、较有美貌者、较大影响力者,而凡那些之后往生的众生,他们是较短寿者、较丑者、较少影响力者。(43)

比丘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之上)的。

他这么说: 『凡那位尊师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我们被那位梵天尊师化作,他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又,凡我们是被梵天尊师化作的,那些我们是无常的、不坚固的、少寿命的、死亡法、来到此处的状态者。』比丘们! 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44)

而第二类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论的? 比丘们! 有名叫戏乐过失的天神们, 他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的他们忘失[饮食]念, 以念的忘失, 那些天神从那个身死没。(45)

比丘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的。

他这么说: 『凡那些无戏乐过失的天神尊师们, 他们不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不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的他们不忘失念, 以念的无忘失, 那些天神不从那个身死没, 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 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又, 凡

我们是戏乐过失者,那些我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的那些我们忘失念,以念的忘失,这样,我们从那个身死没,是无常的、不坚固的、少寿命的、死亡法、来到此处的状态者。』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46)

而第三类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论的? 比丘们! 有名叫意过失的天神们,他们长时间互相嫉妒。长时间互相嫉妒的他们互相使心污染,他们有互相污秽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那些天神从那个身死没。(47)

比丘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的。

他这么说: 『凡那些无意过失的天神尊师们,他们不长时间互相嫉妒。不长时间互相嫉妒的他们互相不使心污染,那些互相无污秽的心有不疲累的身、不疲累的心,那些天神不从那个身死没,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又,凡我们是意过失者,那些我们长时间互相嫉妒。长时间互相嫉妒的我们互相使心污染,那些我们有互相污秽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这样,我们从那个身死没,是无常的、不坚固的、少寿命的、死亡法、来到此处的状态者。』比丘们! 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48)

而第四类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论的? 比丘们! 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被推论影响、被自己辩才的考察随行,这么说: 『凡这个被称为「眼」,及「耳」,及「鼻」,及「舌」,及「身」者,这个我是无常的、不坚固的、非常恒的、变易法,但凡这个被称为「心」,或「意」,或「识」者,这个我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比丘们! 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49)

比丘们!那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比丘们!凡任何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四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50)

比丘们!如来知道那个这个:『这些这样被握持、这样被执取、这样趣处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而如来知道那个,以及知道比那个更上的。而当知道那个时,不执取。而当对那个不执取时,寂灭就被自己知道: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不执取后成为解脱者。(51)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52)

边无边论

比丘们!有一些边无边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的边无边。而那些有边无边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的边无边? (53)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住于在世界上有边想的。

他这么说: 『这个世界是有边的、圆形的,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因热心, 因勤奋, 因实践, 因不放逸, 因正确的作意, 触达像这样的心定, 在如是入定的心上, 我住于在世界上有边想的。以这件事, 我知道这个: 「如是, 这个世界是有边的、圆形的。」』比丘们! 这是第一种情况, 由于那个、关于那个, 一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的边无边。(54)

而第二类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世界的边无边?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住于在世界上无边想的。

他这么说: 『这个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 「这个世界是有边的、圆形的。」他们的是虚妄,这个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住于在世界上无边想的。以这件事,我知道这个: 「如是,这个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比丘们! 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的边无边。(55)

而第三类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世界的边无边?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住于在世界上,上下有边想的,横向无边想的。

他这么说: 『这个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 「这个世界是有边的、圆形的。」他们的是虚妄。又,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 「这个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他们的也是虚妄。这个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我住于在世界上,上下有边想的,横向无边想的。以这件事,我知道这个: 「如是,这个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比丘们! 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的边无边。(56)

而第四类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世界的边无边?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被推论影响、被自己辩才的考察随行,这么说:『这个世界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个世界是有边的、圆形的。」他们的是虚妄。又,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个世界

是无边的、无周边的。」他们的也是虚妄。又,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个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他们的也是虚妄。这个世界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比丘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的边无边。(57)

比丘们!那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四个理由安立世界的边无边。比丘们!凡 任何边无边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世界的边无边,他们全部以就这四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58)

比丘们!如来知道那个这个:『这些这样被握持、这样被执取、这样趣处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而如来知道那个,以及知道比那个更上的。而当知道那个时,不执取。而当对那个不执取时,寂灭就被自己知道: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不执取后成为解脱者。(59)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60)

诡辩论

比丘们!有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而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当被处处问问题时,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61)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知道: 『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 『这是不善的。』他这么想: 『我不如实知道: 「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 「这是不善的。」还有,当不如实知道: 「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 「这是不善的。」时,如果我回答: 「这是善的。」或回答: 「这是不善的。」那是我的虚妄。凡我有虚妄,那是我的恼害。凡我有恼害,那是我的障碍。』像这样,他以害怕妄语、以极厌忌妄语,既不回答: 『这是善的。』又不回答: 『这是不善的。』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这样」不被我[回答]; 「那样」也不被我; 「另一种」也不被我; 「不」也不被我; 「非不」也不被我。』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62)

而第二类诡辩的沙门婆罗门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不善的。』他这么想:『我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不善的。」还有,当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不善的。」时,如果我回答:「这是善的。」或回答:「这是不善的。」在那里,我有意欲,或贪,或瞋,或嫌恶。我有意欲,或贪,或瞋,或嫌恶之处,那是我的执取。凡我有执取,那是我的恼害。凡我有恼害,那是我的障碍。』像这样,他以害怕执取、以极厌忌执取,既不回答:『这是善的。』又不回答:『这是不善的。』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是这样」不被我;「是那样」也不被我;「是另一种」也不被

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63) 而第三类诡辩的沙门婆罗门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不善的。」所,如果我回答:「这是善的。」或回答:「这是不善的。」有贤智的、聪敏的、作异论的、犀利的沙门婆罗门,他们确实以到达慧破裂着恶见行走,在那里,他们会审问、质问、追究我。凡在那里,他们会审问、质问、追究我,我不可能回答他们。凡我不可能回答他们,那是我的恼害。凡我有恼害,那是我的障碍。』像这样,他以害怕质问、以极厌忌质问,既不回答:『这是善的。』又不回答:『这是不善的。』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是这样」不被我;「是那样」也不被我;「是另一种」也不被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比丘们!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64)

而第四类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 言语混乱、诡辩?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迟钝者、愚钝者,当被处处问 问题时, 他以迟钝的状态、以愚钝的状态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像这样, 如果你问 我: 「有其他世间(来世)? 」像这样,如果我想: 「有其他世间。」像这样,我应该回答 你那个: 「有其他世间。」[但]「是这样」不被我; 「是那样」也不被我; 「是另一种」 也不被我;「不是」也不被我;「非不是」也不被我。没有其他世间......(中略)有且 没有其他世间......(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其他世间.....(中略)有化生众生.....(中 略)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有且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化生众 生......(中略)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 报......(中略)有且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善作 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死后如来存在.....(中略)死后如来不存在.....(中 略) 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中略) 像这样, 如果你问我: 「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 非不存在?」像这样,如果我想:「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像这样,我应该 回答你那个:「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是这样」不被我;「是那样」也 不被我; 「是另一种」也不被我; 「不是」也不被我; 「非不是」也不被我。』比丘 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 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65)

比丘们!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以这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比丘们!凡任何诡辩的沙门或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四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66)自然生论

比丘们!有一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而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67)

比丘们!有名叫无想众生天神们,还有,那些天神以想的生起,从那个身死没。比丘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的。他这么说:『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那是什么原因?之前,我不存在,不存在后,现在,那个我被变化为存在的状态。』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68)

而第二类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被推论影响、被自己辩才的考察随行,这么说:『真我与世间是自然生的。』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69)

比丘们!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这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 比丘们!凡任何自然生主义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他们全部以就 这二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 时,应该说。(70)

比丘们!那些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十八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种种言说句。比丘们!凡任何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或婆罗门宣说关于过去种种言说句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十八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71)

比丘们!如来知道那个这个:『这些这样被握持、这样被执取、这样趣处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而如来知道那个,以及知道比那个更上的。而当知道那个时,不执取。而当对那个不执取时,寂灭就被自己知道: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不执取后成为解脱者。(72)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73)

第二诵品[终了]。

未来(后边)劫的

比丘们!有一些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而那些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四十四种根据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 (74)

有想论

比丘们!有一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而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 (75)

他们安立它: 『真我是有色的, 死后无病、有想。』他们安立它: 『真我是无色的, 死后无病、有想。』他们安立它: 『真我是有色且无色的......(中略)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真我是有边的......真我是无边的......真我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真我是单一想的......真我是种种想的......真我是少想的......真我是无量想的......真我是一向乐的......真我是一向苦的......真我是乐且苦的......真我是不苦不乐的, 死后无病、有想。』(76)

比丘们!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比丘们!凡任何死后有想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死后有想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十六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77)

无想论

比丘们!有一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而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 (78)

他们安立它: 『真我是有色的, 死后无病、无想。』他们安立它: 『真我是无色的, 死后无病、无想。』他们安立它: 『真我是有色且无色的......(中略)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真我是有边的......真我是无边的......真我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 死后无病、无想。』(79)

比丘们!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比丘们! 凡任何死后无想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死后无想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八种根据,或 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80) 非想非非想论

比丘们!有一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 非想。而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八种根据安 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 (81)

他们安立它:『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非想非非想。』他们安立它:『真我是无色的......(中略)真我是有色且无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真我是有边的......真我是无边的......真我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死后无病、非想非非想。』(82)

比丘们!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比丘们!凡任何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八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83)

断灭论

比丘们!有一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而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84)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这样说者、这样见者: 『先生!当有色的、四大的、父母生成的这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85)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有这个真我: 凡你说), 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 这个情形, 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 有天的、有色的、欲界的、以物质食物为食的另外的真我, 你不知道、没看见它, 我知道、看见它, 先生! 当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 死后不存在, 先生! 这个情形, 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 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86)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 有天的、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没看见它,我知道、看见它,先生! 当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先生! 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87)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 有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达到虚空无边处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没看见它,我知道、看见它,先生! 当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先生! 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88)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 有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 「识是无边的」,达到识无边处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没看见它,我知道、看见它,先生! 当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89)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 有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 「什么都没有」,达到无所有处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没看见它,我知道、看见它,先生! 当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90)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 有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而知]: 「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达到非想非非想处的另外的真我,你不知道、没看见它,我知道、看见它,先生! 当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先生! 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91)

比丘们!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比丘们!凡任何断灭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者,他们

全部以就这七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92)

当生涅槃论

比丘们!有一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而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尊师由于什么、关于什么,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 (93)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这样说者、这样见者: 『先生! 当这个真我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94)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 先生! 因为诸欲是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以它们的变易变异,愁、悲、苦、忧、绝望生起。先生! 当这个真我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95)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凡就在那里,已寻、已伺,以这个,这被告知为粗的,先生!当这个真我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96)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凡就在那里,来到喜者有心的浮扬,以这个,这被告知为粗的,先生! 当这个真我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97)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 『先生! 有你说的这个真我,我不说: 「这个不存在。」先生! 但,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 凡就在那里,「乐」有心的功用,以这个,这被告知为粗的,先生! 当这个真我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在这里,一些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98)

比丘们!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比丘们!凡任何当生涅槃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者,他们全部以就这五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99)

比丘们!那些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四十四种根据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比丘们!凡任何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或婆罗门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者,他们全部以就这四十四种情况......(中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100)

比丘们!那些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 这六十二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101)

比丘们!凡任何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他们全部以就这六十二种根据,或这些之一,没有从这里外的。(102)

比丘们!如来知道那个这个:『这些这样被握持、这样被执取、这样趣处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而如来知道那个,以及知道比那个更上的。而当知道那个时,不执取。而当对那个不执取时,寂灭就被自己知道: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不执取后成为解脱者。(103)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当以那些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应该说。(104)

战栗动摇章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05)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06)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的边无边,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07)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08)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09)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种种言说句,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0)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1)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2)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3)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4)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5)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6)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六十二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即使那个也是那些不知道、没看见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的,只是来到渴爱者的战栗、动摇。(117)以触为缘章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18)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19)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的边无边,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0)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1)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2)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种种言说句,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3)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4)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5)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6)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7)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8)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29)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六十二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即使那个也是以触为缘。(130)这不存在可能性章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1)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 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常恒的、某部分非常恒的,『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 不存在可能性。(132)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的边无边,『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3)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处处问问题时,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4)

比丘们! 在那里,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5)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过去劫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种种言说句,『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6)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7)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8)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39)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40)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41)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未来劫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说关于未来种种言说句,『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42)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六十二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他们确实将从触以外感受。』这不存在可能性。(143)

恶见者依处轮转的谈论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又,凡那些某部分常恒论、某部分非常恒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诡辩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过去劫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未来劫的沙门婆罗门......又,凡那些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六十二种根据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他们全部以六触处一再接触后感受,以他们的受为缘有渴爱(渴爱存在),以渴爱为缘有取,以取为缘有有,以有为缘有生,以生为缘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成。(144)转回的谈论等

比丘们! 当比丘如实知道六触处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这位就比这些全部都更上地知道。(145)

比丘们!凡任何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或婆罗门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他们全部都被这六十二种根据包入作网内的,在这里,浮出者们浮出,就被包入作网内的。

比丘们! 犹如熟练的渔夫或渔夫的徒弟如果以细网目的网子对小湖散布,他们这么想: 『凡任何在这个湖中粗大的生类,牠们全部是作网内的,在这里,浮出者们浮出,就被系缚,在这里,浮出者们浮出,就被包入作网内的。』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过去劫的、未来劫的、过去未来劫的、过去未来随见的沙门或婆罗门宣说关于过去未来种种言说句,他们全部都被这六十二种根据包入作网内的,在这里,浮出者们浮出,就被系缚,在这里,浮出者们浮出,就被包入作网内的。(146)

比丘们!已切断有之导引,如来的身体住立。只要他的身体住立,天-人们都看见他。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天-人们不看见他。

比丘们! 犹如当有芒果串的茎被砍下时,凡任何茎结缚的芒果,那些全部成为它随行的。同样的,比丘们!已切断有之导引,如来的身体住立。只要他的身体住立,天-人们都看见他。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天-人们不看见他。」(147)

在这么说时, 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

「实在不可思议啊, 大德! 实在未曾有啊, 大德! 大德! 这个法的教说的名字是什么?」

「阿难!因此,在这里,这个法的教说,请你忆持它为『利益之网』;请你也忆持它为『法网』;请你也忆持它为『梵网』;请你也忆持它为『见网』;请你也忆持它为『无上的战场胜利』。」

世尊说这个。(148)

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

还有, 在当这个解说被说时, 一万个世间界震动。(149)

梵网经第一终了。

DN 2/DN.2 沙门果经

国王大臣的谈论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王舍城养子耆婆的芒果 园中。

当时,在已满四个月的迦刺底迦月满月日、在十五那个布萨日的满月夜晚,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被国王的大臣们围绕,到殊胜高楼上层坐下。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那个布萨日吟出优陀那:

「先生!明月之夜确实是能被喜乐的,先生!明月之夜确实是殊妙的,先生!明月之夜确实是好看的,先生!明月之夜确实是愉快的,先生!明月之夜确实是祥瑞的,现在,我们应该拜访哪位沙门或婆罗门,凡当我们拜访时,心会明净?」(150)

在这么说时,某位国王的大臣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说这个:

「陛下!这位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 认定善的富兰那迦叶是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请陛下访问那位 富兰那迦叶,或许当陛下访问富兰那迦叶时,心会明净。」在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 世王韦提希子保持沉默。(151)

某位国王的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说这个:

「陛下!这位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 认定善的末迦利瞿舍罗是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请陛下访问那 位末迦利瞿舍罗,或许当陛下访问末迦利瞿舍罗时,心会明净。」在这么说时,摩揭陀 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保持沉默。(152)

某位国王的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说这个:

「陛下!这位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 认定善的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是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请陛下访 问那位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或许当陛下访问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时,心会明净。」在这么 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保持沉默。(153)

某位国王的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说这个:

「陛下!这位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 认定善的浮陀迦旃延是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请陛下访问那位 浮陀迦旃延,或许当陛下访问浮陀迦旃延时,心会明净。」在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 世王韦提希子保持沉默。(154)

某位国王的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说这个:

「陛下!这位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认定善的散惹耶毘罗梨子是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请陛下访问

那位散惹耶毘罗梨子,或许当陛下访问散惹耶毘罗梨子时,心会明净。」在这么说时, 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保持沉默。(155)

某位国王的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说这个:

「陛下!这位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 认定善的尼乾陀若提子是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请陛下访问那 位尼乾陀若提子,或许当陛下访问尼乾陀若提子时,心会明净。」在这么说时,摩揭陀 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保持沉默。(156)

养子耆婆的谈论

当时, 养子耆婆在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的不远处沉默地坐着。那时, 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养子耆婆说这个:

「亲爱的耆婆!那么,你为何沉默?」

「陛下!这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我们的芒果园中。又,对那位世尊,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请陛下访问那位世尊,或许当陛下访问世尊时,心会明净。」(157)

「亲爱的耆婆!那样的话,请你准备象乘。」

「是的,陛下!」养子耆婆回答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后,准备约五百头母象与应该被国王登上的龙象后,回报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

「陛下! 那些是已准备的象乘, 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158)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五百头母象上各自地使一女子登上后,登上应 该被登上的龙象后,在使火把被持下,以国王威力盛况从王舍城出发,前往养子耆婆的 芒果园。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芒果园不远处就变成害怕,变成僵硬状态,变成身毛竖立的。那时,害怕的、惊怖的、生起身毛竖立的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养子耆婆说这个:

「亲爱的耆婆!你没欺骗我吧?亲爱的耆婆!你没欺瞒我吧?亲爱的耆婆!你没把我给与敌人吧?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那么多的大比丘僧团怎么会既没有喷嚏声,也没有清喉咙声,也没有出声?」

「大王! 你不要害怕! 大王! 你不要害怕! 陛下! 我没欺骗你, 陛下! 我没欺瞒你, 陛下! 我没把你给与敌人, 大王! 请你前进, 大王! 请你前进, 在圆亭棚处, 这些灯火燃烧。」(159)

沙门果的问题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以龙象一直走到龙象所及之地、再下龙象后,就 步行去圆亭棚的门。抵达后,对养子耆婆说这个:

「亲爱的耆婆!那么,世尊在哪里?」

「大王! 这位是世尊, 大王! 这位是世尊: 靠着中央柱子面向东、在比丘僧团的前面坐著者。」(160)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 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环视一一保持沉默、如明净湖的比丘僧团后,吟出优陀那:

「愿我的男孩生贤具备这个寂静: 该寂静现在被比丘僧团具备。」

「大王! 你走入如是情爱。」

「大德!我有可爱的男孩生贤。大德!愿我的男孩生贤具备这个寂静:该寂静现在被比丘僧团具备。」(161)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向世尊问讯后,向比丘僧团合掌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 愿我就某点询问世尊, 如果世尊对我的问题解答给机会。」

「大王!请你询问,如果你希望。」(162)

「大德!如这些个个技能处,即:骑象兵、骑马兵、战车兵、弓箭兵、军旗兵、参谋、伙食兵、尊贵王族战士、突击兵、大龙战士、勇士、穿胸甲的战士、死忠奴隶兵(女奴隶之子)、厨师、理发师、浴仆、作甜食者、作花环者、洗染匠、编织匠、芦苇匠、制陶器者、会计师、查验员,又或凡其它也来到这样个个技能处,他们在当生中直接可见地依技能果生活,他们以那个使自己快乐、喜悦;使父母快乐、喜悦;使妻儿快乐、喜悦;使朋友同事快乐、喜悦,在沙门婆罗门们上使高的、导致生天的、安乐果报的、转起天界的供养创建。同样的,大德!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63)

「大王! 你记得(证知)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已询问这些问题吗?」

「大德! 我记得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已询问这些问题。」

「大王!那么,他们如怎样解答呢?如果对你不麻烦,请你说。」

「大德! 对我不麻烦, 如果于该处坐着的是世尊或世尊形色者。」

「大王! 那样的话,请你说。」(164)

富兰那迦叶之论

「大德!有这一次,我去见富兰那迦叶。抵达后与富兰那迦叶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对富兰那迦叶说这个: 『迦叶尊师!如这些个个技能处,即:骑象兵、骑马兵、战车兵、弓箭兵、军旗兵、参谋、伙食兵、尊贵王族战士、突击兵、大龙战士、勇士、穿胸甲的战士、死忠奴隶兵、厨师、理发师、浴仆、作甜食者、作花环者、洗染匠、编织匠、芦苇匠、制陶器者、会计师、查验员,又或凡其它也来到这样个个技能处,他们在当生中直接可见地依技能果生活,他们以那个使自己快乐、喜悦;使父母快乐、喜悦;使妻儿快乐、喜悦;使朋友同事快乐、喜悦,在沙门婆罗门们上使高的、导致生天的、安乐果报的、转起天界的供养创建。同样的,大德!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65)

大德! 在这么说时,富兰那迦叶对我说这个: 『大王! 作者、使他作者,切断者、使他切断者,折磨者、使他折磨者,造成悲伤者、使他造成悲伤者,造成疲劳者、使他造成疲劳者,造成悸动者、使他造成悸动者,杀生者,未被给与的拿取者、入侵人家

者、夺取(搬运)掠夺物者、作盗匪者、拦路抢劫者,通奸(走入)他人的妻子者,虚妄地说者:无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转成一肉聚、一肉堆,从那个因由没有恶的,没有恶的传来;如果走在恒河南岸,杀者、使他杀者,切断者、使他切断者,折磨者、使他折磨者,从那个因由没有恶的,没有恶的传来;如果走在恒河北岸,施与者、使他施与者,祭祀者、使他祭祀者,从那个因由没有福德,没有福德的传来;以布施,以调御,以抑制,以真实所言的,没有福德,没有福德的传来。』[SN.24.6,MN.76]大德!像这样,当富兰那迦叶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无作业。

大德! 犹如被询问芒果,解答波罗蜜果,或被询问波罗蜜果,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 当富兰那迦叶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无作业。大德! 我想这个: 『像我这样的,怎么会想住在领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应该被贬低?』大德! 那个我对富兰那迦叶的所说既不欢喜,也不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不悦意地不发不悦意之语,就对那个言语不拿起地、不倾覆地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66) 末迦利瞿舍罗之论

「大德!有这一次,我去见末迦利瞿舍罗。抵达后与末迦利瞿舍罗一起互相问候。 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对末迦利瞿舍罗说这个:『瞿舍罗尊师!如这些个个技能处......(中略)同样的,瞿舍罗尊师!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67)

大德!在这么说时,末迦利瞿舍罗对我说这个: 『大王! 对众生的污染,没有因没有缘,众生们无因无缘地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没有因没有缘,众生们无因无缘地变成清净,没有自作者,没有他作者,没有力,没有活力,没有人的力量,没有人的努力;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被命运、意外、本性变化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又有这一百四十万六千六百最上首之胎、五百种业、五种业、三种业、业、半业,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间劫、六等级、人之八地、四千九百种邪命外道、四千九百种游行者、四千九百种龙之住所、二千根、三千地狱、三十六尘界、七有想胎、七无想胎、七无结胎、七种天、七种人、七种恶鬼、七座湖、七种结节、七百种结节、七座断崖又七百座断崖、七种梦、七百种梦、八百四十万大劫,凡愚者与贤智者们流转轮回后,将作苦的终结,在那里,没有:「我将以这个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使未遍熟之业遍熟,或将以一再触达使已遍熟之业作终结。」确实不这样,对一桶量[固定]的苦乐,对作限制的轮回,没有减退、增加,没有优秀、贬抑,犹如在线球被投出时,当被解开时它就逃走[SN.24.8]。同样的,愚者或贤智者们流转轮回后,将作苦的终结。』[MN.76](168)

大德!像这样,当末迦利瞿舍罗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轮回的纯净。大德!犹如被询问芒果,解答波罗蜜果,或被询问波罗蜜果,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末迦利瞿舍罗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轮回的纯净。大德!我想这个:『像我这样的,怎么会想住在领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应该被贬低?』大德!那个我对末迦利瞿舍罗的所说既不欢喜,也不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不悦意地不发不悦意之语,就对那个言语不拿起地、不倾覆地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69)

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之论

「大德!有这一次,我去见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抵达后与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对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说这个:『阿夷多尊师!如这些个个技能处......(中略)同样的,阿夷多尊师!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70)

大德!在这么说时,阿夷多翅舍钦婆罗对我说这个: 『大王!没有施与的[果报],没有祭祀的,没有供养的,没有善作恶作业的果、果报,没有这个世间,没有其他世间,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没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凡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世间与其他世间。四大所成的这位男子当命终时,地没入、随行地身,水没入、随行水身,火没入、随行火身,风没入、随行风身,诸根转移到虚空,[四]人与长椅为第五擡走死者,直到墓地为止[哀悼]诸句被知道,骨头成为灰白色,祭品成为落下的,布施即被愚者安立的,凡任何说[布施之类]虚无论者,他们的[言论]全是空虚的、虚妄的、无价值的话,愚者与贤智者以身体的崩解被断灭、消失;死后不存在。』[SN.24.5, MN.76](171)

大德!像这样,当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断灭。大德!犹如被询问芒果,解答波罗蜜果,或被询问波罗蜜果,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断灭。大德!我想这个:『像我这样的,怎么会想住在领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应该被贬低?』大德!那个我对阿夷多翅舍钦婆罗的所说既不欢喜,也不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不悦意地不发不悦意之语,就对那个言语不拿起地、不倾覆地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72)浮陀迦旃延之论

「大德!有这一次,我去见浮陀迦旃延。抵达后与浮陀迦旃延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对浮陀迦旃延说这个:『迦旃延尊师!如这些个个技能处......(中略)同样的,迦旃延尊师!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73)

大德!在这么说时,浮陀迦旃延对我说这个: 『大王!有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之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不孕的、如山顶站立的、如石柱状态住立的,它们不摇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足以互相[起]或乐或苦或苦乐,哪七个? 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为第七,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之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不孕的、如山顶站立的、如石柱状态住立的,它们不摇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足以互相[起]或乐或苦或苦乐,在那里,无杀人者、屠杀者、听者、使之听者、所识者、使之识者,凡即使以锐利的刀切断头,他也没夺取任何生命,刀但就经七身的中间随进入。』[SN.24.8, MN.76](174)

大德!像这样,当浮陀迦旃延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无关的(以其他的解说其他的)。大德!犹如被询问芒果,解答波罗蜜果,或被询问波罗蜜果,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浮陀迦旃延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无关的。大德!我想这个:『像我这样的,怎么会想住在领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应该被贬低?』大德!那个

我对浮陀迦旃延的所说既不欢喜,也不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不悦意地不发不悦意之语,就对那个言语不拿起地、不倾覆地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75) 尼乾陀若提子之论

「大德!有这一次,我去见尼乾陀若提子。抵达后与尼乾陀若提子一起互相问候。 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对尼乾陀若提子说这个:『阿其威色那尊师!如这些个个技能处......(中略)同样的,阿其威色那尊师!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76)

大德! 在这么说时,尼乾陀若提子对我说这个: 『大王! 这里,尼乾陀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 尼乾陀如何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 大王! 这里,尼乾陀有被所有防止防止,被所有防止轭制,被所有防止除去,被所有防止遍满[MN.56],大王! 尼乾陀这么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 当尼乾陀这么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大王! 这被称为已自我达成、已自我抑制、已自我住立的尼乾陀。』(177)

大德!像这样,当尼乾陀若提子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四种禁戒的自制。大德!犹如被询问芒果,解答波罗蜜果,或被询问波罗蜜果,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尼乾陀若提子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四种禁戒的自制。大德!我想这个:『像我这样的,怎么会想住在领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应该被贬低?』大德!那个我对尼乾陀若提子的所说既不欢喜,也不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不悦意地不发不悦意之语,就对那个言语不拿起地、不倾覆地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78)散惹耶毘罗梨子之论

「大德!有这一次,我去见散惹耶毘罗梨子。抵达后与散惹耶毘罗梨子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对散惹耶毘罗梨子说这个:『散惹耶毘罗梨子尊师!如这些个个技能处......(中略)同样的,散惹耶尊师!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79)

大德!在这么说时,散惹耶毘罗梨子对我说这个:『像这样如果询问我:「有其他世间?」像这样如果我想:「有其他世间。」像这样我应该回答你:「有其他世间。」「这样」不被我[回答];「那样」也不被我;「另一种」也不被我;「不」也不被我;「非不」也不被我。没有其他世间……(中略)有且没有其他世间……(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死后如来存在 ……(中略)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 ……(中略)像这样如果询问我:「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像这样如果我想:「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像这样如果我想:「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像这样我应该回答你:「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我不说:「是这样。」「这样」不被我[回答];「那样」也不被我;「另一种」也不被我;「不」也不被我;「非不」也不被我。』(180)

大德!像这样,当散惹耶毘罗梨子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混乱。大德!犹如被询问芒果,解答波罗蜜果,或被询问波罗蜜果,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散惹耶毘罗梨子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解说混乱。大德!我想这个:『而这位是这些沙门婆罗门中最愚痴的、最愚昧的,当他被我询问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时,怎么会解说混乱呢?』大德!我想这个:『像我这样的,怎么会想住在领土中的沙门或婆罗门应该被贬低?』大德!那个我对散惹耶毘罗梨子的所说既不欢喜,也不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不悦意地不发不悦意之语,就对那个言语不拿起地、不倾覆地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81)

第一个当生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大德!那个我也询问世尊:『大德!如这些个个技能处,即:骑象兵、骑马兵、战车兵、弓箭兵、军旗兵、参谋、伙食兵、尊贵王族战士、突击兵、大龙战士、勇士、穿胸甲的战士、死忠奴隶兵、厨师、理发师、浴仆、作甜食者、作花环者、洗染匠、编织匠、芦苇匠、制陶器者、会计师、查验员,又或凡其它也来到这样个个技能处,他们在当生中直接可见地依技能果生活,他们以那个使自己快乐、喜悦;使父母快乐、喜悦;使妻儿快乐、喜悦;使朋友同事快乐、喜悦,在沙门婆罗门们上使高的、导致生天的、安乐果报的、转起天界的供养创建。同样的,大德!你能够告知在当生中直接可见的沙门果?』」(182)

「大王! 能够。大王! 那样的话, 就在这件事上我将反问你, 你就如对你能接受的 那样回答它。大王! 你怎么想它: 这里, 如果男子是你的奴仆、受雇者、先起床者、后 就寝者、任何行为都顺从者、合意行为者、可爱言语者、看人脸色者, 他这么想: 『实 在不可思议啊, 先生! 实在未曾有啊, 先生! [真是]诸福德的趣处、诸福德的果报, 这 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是人, 我也是人, 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赋有、 拥有五种欲自娱,看起来像天神,而我是奴仆、受雇者、先起床者、后就寝者、任何行 为都顺从者、合意行为者、可爱言语者、看人脸色者,那个我确实应该做诸福德。让我 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他过些时候剃除发须、裹上袈裟 衣后,会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成为这样出家者的他会住于被身自制,会住于被语自 制、会住于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为知足者、在独居处极喜乐者。如果他们这么告知你 那位男子: 『真的, 陛下! 你应该知道, 凡你的那位奴仆、受雇者、先起床者、后就寝 者、任何行为都顺从者、合意行为者、可爱言语者、看人脸色者男子, 陛下! 他剃除发 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成为这样出家者的他住于被身自制,住 于被语自制,住于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为知足者、在独居处极喜乐者。』是否你会这 么说: 『去! 令那位男子就再次成为我的奴仆、受雇者、先起床者、后就寝者、任何行 为都顺从者、合意行为者、可爱言语者、看人脸色者。』呢?」(183)

「大德!这确实不是,那时,我们只应该对他问讯,也应该以座位起立迎接,也应该邀请,也应该以衣服、施食、卧坐处、病人需物、医药必需品招待他,也应该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184)

「大王!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或否?」

「大德! 在存在这样时, 确实是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大王! 这是第一个当生直接可见的沙门果被我为你告知。」(185) 第二个当生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大德! 那么, 你还能够同样地告知其它当生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大王!能够大王!那样的话,就在这件事上我将反问你,你就如对你能接受的那样回答它。大王!你怎么想它:这里,如果男子是你的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他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诸福德的趣处、诸福德的果报,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是人,我也是人,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看起来像天神,而我是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那个我确实应该做诸福德。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

他过些时候舍弃(舍断)少的财富聚集,或舍弃大的财富聚集后;舍弃少的亲属圈,或舍弃大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会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成为这样出家者的他会住于被身自制,会住于被语自制,会住于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为知足者、在独居处极喜乐者。如果他们这么告知你那位男子:『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凡你的那位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男子,陛下!他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成为这样出家者的他住于被身自制,住于被语自制,住于被意自制,以最少衣食为知足者、在独居处极喜乐者。』是否你会这么说:『去!令那位男子就再次成为我的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呢?」(186)

「大德!这确实不是,那时,我们只应该对他问讯,也应该以座位起立迎接,也应该邀请,也应该以衣服、施食、卧坐处、病人需物、医药必需品招待他,也应该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187)

「大王!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或否? 」

「大德! 在存在这样时, 确实是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大王! 这是第二个当生直接可见的沙门果被为你我告知。」(188) 更胜妙的沙门果

「大德! 那么, 你还能够告知比这些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其它当生直接可见的沙门果?」

「大王! 能够大王! 那样的话, 你要听! 你要好好作意! 我将说。」

「是的,大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回答世尊。(189)

世尊说这个:

「大王! 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190)

屋主,或屋主之子,或在某个族姓中再生者听闻那个法。他听闻那个法后在如来处得到信,具备那个信之得到的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

露地。以居住的家,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的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191)

他过些时候舍弃(舍断)少的财富聚集,或舍弃大的财富聚集后;舍弃少的亲属圈,或舍弃大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192)

当成为这样出家者的他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他具备善的身业、语业,清净的生活维持,戒具足,在诸根上守护门,具备念与正知,已知足。(193)小戒

大王! 而怎样比丘是戒具足者? 大王! 这里, 比丘舍断杀生后, 是离杀生者, 住于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耻的、来到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 这是关于他的戒。

舍断未被给与的拿取后,是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给予而取者、施与物的期待者,以不盗取、以自己成为干净的而住,这也是关于他的戒。

舍断非梵行后,他是梵行者、行远离者、戒绝婬欲俗法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

舍断妄语后, 他是离妄语者、说真实者、随从真实者、可靠者、可信赖者、对世间 不诈欺者, 这也是关于他的戒。

舍断离间语后,是离离间语者:从这里听闻后,不是为了这些的分裂在那里说者,或从那里听闻后,不是为了那些的分裂在这里说者,像这样,是分裂的调解者,或和睦的随给与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言语之说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

舍断粗恶语后,是离粗恶语者:凡那个柔和的、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合意的、众人可意的言语,是像这样言语之说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

舍断杂秽语后,是离杂秽语者: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有价值(有贮藏)的言语之说者:在适当时机的、有理由的、有节制的、伴随利益的,这也是关于他的戒。

他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中略)是晚上停止、戒绝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是离跳舞、歌曲、音乐、表演观看者,是离花环、香料、涂油之持用与庄严、装饰状态者,是离高床、大床者,是离领受金银者,是离领受生谷者,是离领受生肉者,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是离买卖者,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194)

小戒终了。

中戒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破坏种子类、草木类,即:根种子、茎种子、枝种子、节种子,种子种子就为第五。像这样,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195)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受用物的保存,即:食物的保存,饮料的保存,衣服的保存,车乘的保存,卧具的保存,香料的保存,财物的保存等,像这样,是离受用物的保存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196)

又或如有些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的食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表演的观看,即:舞蹈、歌唱、音乐、戏剧、讲古、手铃、铙钹、大鼓、魔术、铁球戏、竹棒戏、特技、象打斗、马打斗、水牛打斗、公牛打斗、山羊打斗、公羊打斗、公鸡打斗、鹌鹑打斗、棍棒打斗、拳头打斗、摔角、演习、兵列、军阵、阅兵等,像这样,是离表演观看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197)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赌博放逸处,即: 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沿线踢石头)、石积戏(底部抽出堆栈在顶部)、骰子板、打木栓游戏、手型游戏、骰子、吹叶笛、玩具锄游戏、翻筋斗游戏、玩具风车游戏、玩具量器游戏、车游戏游戏、玩具弓箭游戏、猜字游戏、猜想法游戏、模仿瑕疵游戏等,像这样,是离赌博放逸处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198)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高床、大床,即: 高椅、长椅、山羊毛垫、拼色垫、白羊毛布垫、羊毛布垫、厚布垫、毛织垫、边缘有毛 缝的垫子、一边缘有毛缝的垫子、珠宝刺绣的绢织垫、绢布垫、毛织垫、象背毡垫、马 背毡垫、车上毡垫、羊皮编织物、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等, 像这样,是离高床、大床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199)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庄严装饰状态的实行,即: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镜子、涂眼膏、花环、香料、香膏、脸粉、涂脸膏、手镯、缎带发饰、杖、筒、剑、伞、彩色鞋、髻、珠宝、拂尘、长短白衣(泰国版)等,像这样,是离庄严装饰状态的实行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0)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街道流言)、水井论(井边流言)、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像这样,是离畜生论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1)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诤论,即: 『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应该先说的你后说,应该后说的你先说;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长时间熟练的是颠倒的;你已被论破(你的理论已被反驳),请你去救(使脱离)理论;你已被折伏,或请你解开,如果你能够。』等,像这样,是离诤论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2)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住于从事遣使行走的实行,即:为国王们、为国王的大臣们、为刹帝利们、为婆罗门们、为屋主们、为青年们:『在这里,请你去。在那里,请你返回。请你带这个。在那里,请你取这个。』等。像这样,是离遣使行走的实行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3)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是诡计、攀谈、暗示、讥讽、以利得换取其他利得者,像这样,是离诡计说话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4) 大戒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肢体相、天变地异的占相、梦的占相、男女相的占相、被老鼠咬破的占相、火的献供(护摩)、杓子的献供、稻壳的献供、米糠的献供、米粒的献供、熟酥的献供、油的献供、口的献供、血的献供、肢体明、宅地明、政治明、福咒明、鬼神明、土地明、蛇明、毒药明、蝎子明、老鼠明、鸟明、乌鸦明、算命、箭除之法、兽的领域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5)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宝石占相、衣服占相、棍棒占相、刀占相、剑占相、箭占相、弓占相、武器占相、女子占相、男子占相、童男占相、童女占相、奴仆占相、象占相、马占相、水牛占相、公牛占相、牛占相、山羊占相、公羊占相、鸡占相、鹌鹑占相、蜥蜴占相、耳环占相、龟占相、鹿占相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6)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有诸王的出发,将有诸王的不出发,将有内部诸王的到达,将有外部诸王的退却,将有外部诸王的到达,将有内部诸王的退却,将有内部诸王的胜利,将有外部诸王的败北,将有外部诸王的胜利,将有内部诸王的败北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7)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将有日月的常轨、将有日月的离常轨、将有星辰的常轨、将有星辰的离常轨、将有流星的陨落、将有天火、将有地震、将有天鼓、将有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屏蔽明净、月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离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离常轨将有这样的果报、流星陨落将有这样的果报、天火将有这样的果报、地震将有这样的果报、天鼓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屏蔽明净将有这样的果报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8)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是易下雨的、将是难下雨的、将是易乞食的(豊饶的)、将是难乞食的(饥馑的)、将有安稳、将有恐怖、将有疾病、将有无病、查验、会计、计算、诗作、世间论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09)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嫁娶[时间]、结婚、离婚、揭幕、讨债、贷出、开运、作恶运、堕胎、绑舌[咒术]、使腭被结缚[咒术]、[他人]手控制咒术、腭咒术、耳聋咒术、询问镜子[而得答案]、询问女孩[灵媒]、询问天、太阳崇拜、大[梵天]崇拜、口吐出火、招请幸运女神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10)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祈愿仪式、誓愿仪式、鬼神仪式、居地仪式、使元气旺盛仪式、使性无能仪式、房地仪式、房地准备仪式、洗净、沐浴、献供、催吐剂、泻药、向上泻药、向下泻药、头的泻药、耳油药、眼药水、灌鼻、药膏、涂油、眼科、外科、儿科、根药的随给与、药草的泻剂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211)

大王! 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戒的自制。大王! 犹如刹帝利灌顶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敌人。同样的,大王! 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戒的自制。他具备这个圣戒蕴,感受自身内无过失的安乐,大王! 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212)

大戒终了。

根的自制

大王! 而怎样比丘是在诸根上守护门者? 大王! 这里, 比丘以眼见色后, 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 因那个理由, 贪婪、忧诸恶不善法会流入那位住于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为了那个的自制, 守护眼根, 在眼根上来到自制; 以耳听声音后...... (中略)以鼻闻气味后...... (中略)以舌尝味道后...... (中略)以身触所触后...... (中略)以意识知法后, 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 因那个理由, 贪婪、忧诸恶不善法会流入那位住于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为了那个的自制, 保护意根, 在意根上来到自制。他具备这圣根自制, 感受自身内不受害的安乐, 大王! 这样, 比丘是在诸根上守护门者。(213)

念与正知

大王! 而怎样比丘具备念与正知? 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前视环视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肢体]屈伸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大衣、钵、衣服的受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状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大王! 这样, 比丘具备念与正知。(214)

知足

盖的舍断

大王!而怎样比丘是知足者?大王!比丘是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大王!比丘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为知足,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大王!这样,比丘是知足者。(215)

他具备这个圣戒蕴、[具备这个圣知足、]具备这个圣根自制、具备这个圣念与正知,亲近远离(独居)的卧坐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餐后已从施食返回、坐下、盘腿、定置端直的身体、创建面前的念后。(216)

他舍断世间中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净化。舍断恶意瞋怒后,住于 无瞋害心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使心从恶意瞋怒净化。舍断惛沈睡眠后,住 于离惛沈睡眠的、有光明想的、具念的、正知的,使心从惛沈睡眠净化。舍断掉举后悔 后,住于不掉举的、内心寂静的,使心从掉举后悔净化。舍断疑惑后,住于度脱疑惑的、在诸善法上无疑的,使心从疑惑净化。(217)

大王! 犹如男子拿借款后从事诸事业,他的那些事业成功,凡那些旧借款,对那些,他作终结,且更有剩余的为他妻子的扶养。他这么想: 『我之前拿借款后从事诸事业,那个我的那些事业成功,凡那些旧借款,对那些,那个我作终结,且更有剩余的为我妻子的扶养。』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218)

大王! 犹如男子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他喜欢,以及在他的身体中没有足够的力气。他过些时候从那个病被释放,食物使他喜欢,以及在他的身体中有足够力气。他这么想:『我之前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我喜欢,以及在我的身体中没有足够的力气,那个我现在从那个病被释放,食物使我喜欢,以及在我的身体中有足够的力气。』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219)

大王! 犹如男子被监禁在监狱中,他过些时候从那个监禁平安地、无恐惧地被释放,且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他这么想: 『我之前被监禁在监狱中,那个我现在从那个监禁平安地、无恐惧地被释放,且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220)

大王! 犹如男子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过些时候从那个奴隶境遇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脱离奴隶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这么想: 『我之前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那个我现在从那个奴隶境遇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脱离奴隶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221)

大王! 犹如有财富、有财产的男子走上饥馑的、有恐怖的旷野道路,他过些时候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安稳地、无恐怖地抵达村落边界,他这么想: 『有财富、有财产的我之前走上饥馑的、有恐怖的旷野道路,那个我现在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安稳地、无恐怖地抵达村落边界。』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222)

同样的,大王!比丘如借款、如疾病、如监狱、如奴隶、如旷野道路般这样看这些 在自己上未舍断的五盖。(223)

大王! 犹如{如-MN.39}无借款、如无疾病、如监禁释放、如脱离奴隶者、如安稳目的地,大王! 同样的,比丘看这些在自己上已舍断的五盖。(224)

对那位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者, 欣悦被生起; 对喜悦者, 喜被生起; 对意喜者, 身变得宁静; 身已宁静者感受乐; 对有乐者, 心入定。(225) 初禅

他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离而生喜、乐布满的。(226)

大王! 犹如熟练的浴仆或浴仆的徒弟在铜皿中撒布沐浴粉后,以水一一浇注地混合,那个这沐浴粉团成为跟随湿润的、到达湿润的,且内外被湿润遍布无漏出。同样的,大王! 比丘以离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

任何不被离而生喜、乐布满的。大王! 这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27)

第二禅

再者,大王! 比丘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乐布满的。(228)

大王! 犹如有涌泉的深水池,它在东方既没有水的入口,在西方也没有水的入口,在北方也没有水的入口,在南方也没有水的入口,且天不经常适当地随给与水流,那时,冷水水流就从那个水池涌出后,以冷水使那个水池满溢、灌满、充满、遍满,那个水池没有任何不被冷水布满的。同样的,大王! 比丘以定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乐布满的。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29)

第三禅

再者,大王!比丘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他以无喜的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无喜的乐布满的。(230)

大王! 犹如在青莲池中,或在红莲池中,或在白莲池中,一些在水中生的、在水中长的、跟随水沈在里面养育的青莲或红莲或白莲,那些从顶端直到根为止被冷水满溢、灌满、充满、遍满,那个全部青莲或红莲或白莲没有任何不被冷水布满的。同样的,大王! 比丘以无喜的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无喜的乐布满的。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31)

第四禅

再者,大王!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他以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就这个身布满后而坐,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布满的。(232)

大王! 犹如男子以白衣包含头地裹覆后而坐,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白衣布满的。同样的,大王! 比丘以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就这个身布满后而坐,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布满的。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33)

毘婆舍那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他这么知道: 『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积聚的、无常-涂身-按摩-破坏-分散法,还有,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234)

大王! 犹如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宝珠,在那里,它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

子放置它在手掌上后省察: 『这个是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宝珠,在那里,它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大王! 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于智与见,他这么知道: 『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积聚的、无常-涂身-按摩-破坏-分散法,还有,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35)意生神通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身体: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236)

大王! 犹如男子从芦苇拉出鞘,他这么想: 『这是芦苇,这是鞘; 芦苇是一, 鞘是另一个, 鞘被从芦苇拉出。』大王! 又或, 犹如男子从剑鞘拉出剑, 他这么想: 『这是剑, 这是剑鞘; 剑是一, 剑鞘是另一个, 剑被从剑鞘拉出。』大王! 犹如男子从蛇蜕拉起蛇, 他这么想: 『这是蛇, 这是蛇蜕; 蛇是一, 蛇蜕是另一个, 蛇被从蛇蜕拉起。』同样的, 大王! 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 他抽出心使转向于创造意生身: 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身体: 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的、不缺诸根的。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37)神通种类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神通种类:他体验各种神通种类:是一个后变成多个,又,是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盘腿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238)

大王! 犹如熟练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粘土中制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制品。大王! 又或,犹如熟练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象牙上制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制品。大王! 又或,犹如熟练的金匠或金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黄金上制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黄金制品。同样的,大王! 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神通种类: 他体验各种神通种类: 是一个后变成多个,又,是多个后变成一个; 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 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地上; 在空中以盘腿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 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39)

天耳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天耳界: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二者的声音:「天与人,以及在远处、近处。」(240)

大王! 犹如男子是旅途中的行走者,他能听到大鼓声、小鼓声、螺、小腰鼓、鑵鼓声,他这么想:『这是大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螺、小腰鼓、鑵鼓声。』同样的,大王! 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天耳界: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二者的声音:「天与人,以及在远处、近处。」大王!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41)他心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他心智:他对其他众生、其他个人以心熟知心后知道: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或知道离贪的心为『离贪的心』,或知道有瞋的心为『有瞋的心』,或知道离瞋的心为『离瞋的心』,或知道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或知道离痴的心为『离痴的心』,或知道收敛的心为『收敛的心』,或知道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或知道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或知道非广大的心为『非广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无更上的心为『无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脱的心为『已解脱的心』,或知道未解脱的心》。(242)

大王! 犹如年轻、年少、喜好装饰之类的女子或男子,当在镜中,或在遍净、洁净、清澈的水钵中省察自己的面相时,知道有黑痣为『有黑痣』,或知道无黑痣为『无黑痣』。同样的,大王! 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他心智: 他对其他众生、其他个人以心熟知心后知道: 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或知道离贪的心为『离贪的心』,或知道有瞋的心为『有瞋的心』,或知道离瞋的心为『离瞋的心』,或知道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或知道离痴的心为『离痴的心』,或知道收敛的心为『收敛的心』,或知道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或知道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或知道非广大的心为『非广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为『有更上的心为『,或知道无更上的心为『无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脱的心为『已解脱的心』,或知道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大王! 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43)

前世住处回忆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前世住处回忆智。他回忆(随念)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

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 『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 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 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 那位从那里死后被再生在这里。』像这样, 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244)

大王! 犹如男子从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又从那个村落走到其它村落,他从那个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他这么想:『我从自己的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这么沉默,又从那个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又在那里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这么沉默,那个我从那个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前世住处回忆智。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性氏、这样的存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由生在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大王!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45)

天眼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众生死亡往生智,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确实,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恶行、具备语恶行、具备意恶行,是对圣者斥责者、邪见者、邪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或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善行、具备语善行、具备意善行,是对圣者不斥责者、正见者、正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善趣、天界。』像这样,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246)

大王! 犹如在十字路中央的宫殿,有眼的男子们站在那里能看见进出家、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在十字路中央坐着的人们,他这么想:『这些人进入家;这些出去;这些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这些坐在十字路中央。』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众生死亡往生智,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确实,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恶行、具备语恶行、具备意恶行,是对圣者斥责者、邪见者、邪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或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善行、具备语善行、具备意善行,是对圣者不斥责者、正

见者、正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善趣、天界。』像这样,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大王!这也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47)

诸漏的灭尽智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诸漏的灭尽智。他如实知道: 『这是苦集。』如实知道: 『这是苦灭。』如实知道: 『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知道: 『这些是漏。』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灰。』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灰。』如实知道: 『这是异向漏灭道迹。』当他这样知、这样见时,心从欲漏被解脱,心也从有漏被解脱,心也从无明漏被解脱。在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知道: 『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248)

大王! 犹如在山谷中有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湖沼,在那里,在岸边站立的有眼男子看见牡蛎贝类,及砂砾小石,及行进的停止的鱼群,他这么想:『这个湖沼是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在那里,有这些牡蛎贝类,及砂砾小石,及行进的停止的鱼群。』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诸漏的灭尽智。他如实知道:『这是苦。』如实知道:『这是苦集。』如实知道:『这是苦灭。』如实知道:『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知道:『这是是漏。』如实知道:『这是苦灭。』如实知道:『这是导向清灭道迹。』当他这样知、这样见时,心从欲漏被解脱,心也从有漏被解脱,心也从无明漏被解脱。在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大王!这是比之前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与更胜妙的直接可见的沙门果。大王!而且,没有比这个直接可见的沙门果更卓越的或更胜妙的其他直接可见的沙门果。」(249)

阿阇世-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在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世尊说这个: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大德!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大德!罪过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我:凡我因统治权夺取如法法王的父亲的生命,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接受那个我的罪过为罪过。」(250)

「大王!确实,罪过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你:凡你因统治权夺取如法法王的父亲的生命。大王!但由于你看见罪过为罪过后如法忏悔,我们接受你的那个[忏悔]。大王!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凡看见罪过为罪过后如法忏悔,未来来到自制。」(251)

在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世尊说这个:

「好了,大德!而现在我们离开(走),我们有许多任务作、许多应该被做的。」 「大王!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252)

那时, 当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离开不久, 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位国王已被伤害,比丘们!这位国王已被损害,比丘们!如果这位国王没夺取如法法王的父亲的生命,就在这座位上,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

世尊说这个,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253)沙门果经第二终了。

DN 3/DN.3 安玻德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憍萨罗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名叫一奢能伽罗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254)玻科勒沙低的事

当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住在巫葛德: 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国王财产的,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听闻: 「先生! 在憍萨罗进行游行的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已到达一奢能伽罗,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 『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又,有像那样阿罗汉的看见,那就好了!」(255)安玻德学生婆罗门

当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徒弟,名叫安玻德的学生婆罗门是读诵者,持咒者,三 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在诸世间论、大丈夫相上无欠缺者,在自己老师三明的教语上被认可者、自称者:「你知道我知道的;我知道你知道的。」(256)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召唤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亲爱的安玻德!这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一奢能伽罗,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又,有像那样阿罗汉的看见,那就好了!来!亲爱的安玻德!请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你理解(知道)沙门乔达摩,那位乔达摩尊师就有着像那样的声音被传播,或者不像那样的;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或者不像那样的,我们将像那样知道(感受)那位乔达摩尊师。」(257)

「先生! 那么,如怎样我将理解那位乔达摩尊师,那位乔达摩尊师就有着像那样的声音被传播,或者不像那样的;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或者不像那样的?」

「亲爱的安玻德!三十二大丈夫相被来到我们的经典中,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无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

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亲爱的巫多罗!然而,我是经典的施与者,你是经典的领受者。」(258)

「是的,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回答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后,从座位起来、向玻科勒沙低婆罗门问讯后,作右绕、登上骡马车后,与许多学生婆罗门一起向一奢能伽罗丛林出发。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进入园林。当时。众多比丘在屋外经行。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去见比丘们。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说这个:「尊师!现在,那位乔达摩尊师住在哪里?因为我们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来这里。」(259)

那时,那些比丘想这个:「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有名家系者,同时也是有名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徒弟,那样的话,与像这样的善男子一起交谈对世尊是不麻烦的。」他们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安玻德!是这个门已关闭的住处。因为那样,小声地抵达、徐缓地进入玄关、清喉咙后,请你叩门闩,世尊将会为你开门。」(260)

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去那个门已关闭的住处。小声地抵达、徐缓地进入玄关、清喉咙后叩门闩,世尊开门,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进入,[其他]学生婆罗门们也进入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然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走动地与坐下的世尊交换某些某些友好交谈,也站立地与坐下的世尊交换某些某些友好交谈。(261)

那时, 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安玻德!你与年长、高龄的婆罗门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一起交谈是这样:像这样走动地、站立地与坐着的我交换某些某些友好交谈吗?」(262) 第一个卑俗说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乔达摩尊师!婆罗门适合行走地与行走的婆罗门一起交谈;乔达摩尊师!婆罗门适合站立地与站立的婆罗门一起交谈;乔达摩尊师!婆罗门适合坐下地与坐下的婆罗门一起交谈;乔达摩尊师!婆罗门适合躺卧地与躺卧的婆罗门一起交谈。乔达摩尊师!但凡那些卑俗的、黑的、亲族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与他们我才有这样交谈,如与乔达摩尊师。」

「安玻德!然而,这里的到来有你的目的,那么,如果你们就为了凡目的到来,就 应该好好作意那个目的。然而,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正是[修学]未完成有已完成慢心 者,除了未完成外还有什么!」(263)

那时,当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被世尊以未完成的言语说时,成为生气的、不悦意的,就斥责着世尊,就轻蔑着世尊,就责备着世尊:「先生!而沙门乔达摩对我将是恶者。」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释迦族的血统是凶恶的;乔达摩尊师!释迦族的血统是粗暴的;乔达摩尊师!释迦族的血统是轻率的;乔达摩尊师!释迦族的血统是饶舌的,是卑俗的,当是卑俗的时,不恭敬婆罗门们,不尊重婆罗门们,不尊敬婆罗门

们,不崇敬婆罗门们,不敬重婆罗门们。乔达摩尊师!那个这个是不适当的,那个这个是不相称的:凡这些释迦族是卑俗的,当是卑俗的时,不恭敬婆罗门们,不尊重婆罗门们,不尊敬婆罗门们,不崇敬婆罗门们,不敬重婆罗门们。」像这样,在这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扔出这第一个在释迦族上卑俗说。(264)

第二个卑俗说

「安玻德!那么,释迦族惹恼你什么呢?」

「乔达摩尊师!有这一次,我为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去迦毘罗卫,抵达释迦族的集会所。当时,众多释迦族连同释迦族童子坐在高座位上相互以手指戳刺地哄笑着、共嬉戏着,我想必然就是嘲笑着我,也不以任何座位邀请我,乔达摩尊师!那个这个是不适当的,那个这个是不相称的:凡这些释迦族是卑俗的,当是卑俗的时,不恭敬婆罗门们,不尊重婆罗门们,不尊敬婆罗门们,不崇敬婆罗门们,不敬重婆罗门们。」像这样,在这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扔出这第二个在释迦族上卑俗说。(265)

第三个卑俗说

「安玻德!即使鹌鹑的小鸟在自己的鸟巢中也是欲喋喋不休者,安玻德!而这是释迦族自己的[家]:凡这迦毘罗卫。安玻德尊者不值得以这种小量生气。」

「乔达摩尊师!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利、婆罗门、毘舍、首陀罗。乔达摩尊师!这四种阶级中的三种:刹帝利、毘舍、首陀罗,必然只变成婆罗门的侍者。乔达摩尊师!那个这个是不适当的,那个这个是不相称的:凡这些释迦族是卑俗的,当是卑俗的时,不恭敬婆罗门们,不尊重婆罗门们,不尊敬婆罗门们,不崇敬婆罗门们,不敬重婆罗门们。」像这样,在这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扔出这第三个在释迦族上卑俗说。(266)婢女之子说

那时,世尊想这个:「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极强烈地以卑俗说在释迦族上羞辱, 让我询问姓氏。」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安玻德!你的姓是什么?」

「乔达摩尊师! 我是黑路。」

「安玻德! 那么,以前,当回忆你的父母姓名时,释迦族是主人之子,你是释迦族的婢女之子,安玻德!又,释迦族置甘蔗王(欧葛葛)为祖先。

安玻德! 从前, 甘蔗王那位所爱的、合意的皇后想使她的儿子成熟王位, 从王国放逐年长的王子们: 欧葛木葛、葛勒耿达、哈低泥葛、西泥苏勒, 他们从王国被放逐到喜玛拉雅山边莲花池畔的大沙葛树丛。在那里, 他们建造住所, 他们以害怕血统混合, 与自己的姊妹们一起从事性交。

安玻德!那时,甘蔗王召大臣、侍臣们: 『先生!现在亲爱的王子们住在何处呢?』『陛下!在喜玛拉雅山边莲花池畔有大沙葛树丛,现在王子们住在那里,他们以害怕血统混合,与自己的姊妹们一起从事性交。』那时,甘蔗王吟出优陀那: 『先生!王子们确实是释迦族,先生!王子们确实是最上的释迦族。』安玻德!又,自此以后,释迦族被知道,而他是他们的祖先。

安玻德! 又, 甘蔗王有位名叫方位的婢女, 她生出名叫黑[的儿子], 出生的黑大声说: 『妈咪!请你洗净我, 妈咪!请你使我沐浴,请你使我从这个不净的解脱,我将对你们有利益。』安玻德! 又, 如现在人们看见鬼后, 称呼『鬼』。同样的, 安玻德!当时人们对鬼称呼『黑』, 他们这么说: 『这位出生者大声说, 黑已出生, 鬼已出生。』安玻德! 还有, 自此以后, 黑路被知道, 而他是黑路的祖先。安玻德! 像这样, 以前, 当回忆你的父母姓名时, 释迦族是主人之子, 你是释迦族的婢女之子。」(267)

在这么说时,那些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请乔达摩尊师不要极强烈地以婢女之子说羞辱安玻德,乔达摩尊师!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言说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能够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268)

那时,世尊对那些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如果你们学生婆罗门们这么想: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恶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非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少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不善言说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劣慧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不能够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请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停止,请你们与我一起在这言语上讨论,但,如果你们学生婆罗门们这么想: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言说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能够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请你们停止,请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与我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

「乔达摩尊师!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言说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能够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我们将会是沉默者,请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言语上对论。」(269)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安玻德!又,这个对你有理由的(如法的)、不想要的、应该被回答的问题到来,如果你将不回答,或将转向无关的,或将保持沉默,或将走开,就在此处你的头将七片地破裂。安玻德!你怎么想它: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是否被你听闻:黑路是从哪里起源的?以及黑路的祖先是谁?」

在这么说时,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保持沉默。

第二次,世尊又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 是否被你听闻: 黑路是从哪里起源的? 以及黑路的祖先是谁?」

第二次,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又保持沉默。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安玻德! 现在请你回答, 现在不是你沉默状态的时候, 安玻德! 凡任何有理由的问题被如来问到第三次不回答者, 就在这里他的头七片地破裂。」(270)

当时,金刚手夜叉[MN.35]拿起炽然的、燃烧的、发红的大铁槌后,已站在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的上空:「如果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对有理由的问题被世尊问到第三次将不回答,就在这里我将对头七片地破裂。」

又,世尊连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都看见那位金刚手夜叉。(271)

那时,害怕、惊怖、身毛竖立的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就成为对世尊救护所的寻求者,就成为对世尊庇护所的寻求者,就成为对世尊归依所的寻求者,靠近坐下后,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说这个什么?请乔达摩尊师再次地说。」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 是否被你听闻: 黑路是从哪里起源的? 以及黑路的祖先是谁?」

「乔达摩尊师!正是这样被我听闻,正如乔达摩尊师说,黑路是从那里起源的,以 及那位是黑路的祖先。」(272)

安玻德的种姓谈论

在这么说时,那些学生婆罗门成为吵杂的、高声的、大声的: 「先生!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确实是恶出生者,先生!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确实是非善男子,先生!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确实是释迦族的婢女之子,先生! 释迦族确实是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的主人之子,我们甚至想: 如法说的沙门乔达摩应该被贬抑。」(273)

那时,世尊想这个:「这些学生婆罗门极强烈地以婢女之子说羞辱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让我使之脱离。」那时,世尊对那些学生婆罗门说这个:「学生婆罗门们!你们不要极强烈地以婢女之子说羞辱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那位黑是伟大的仙人,他去南方地方、习得梵天咒术后,去见甘蔗王后,乞求[他的]女儿玛达露碧。甘蔗王对他[说]: 『咄!这位正是谁呢?当是我们婢女之子时,乞求女儿玛达露碧。』愤怒、不悦地拉满尖箭,他既不能够放出那支尖箭,也不能撤回。

学生婆罗门们!那时,大臣、侍臣们去见黑仙人后,说这个:『尊师!愿国王有平安,尊师!愿国王有平安。』『国王将有平安,但如果国王向下放出那支尖箭,国王领土所及的土地将被打裂。』『尊师!愿国王有平安,愿国土有平安。』『国王将有平安,国土将有平安,但如果国王向上放出那支尖箭,国王领土所及的天空将七年不下雨。』『尊师!愿国王有平安,愿国土有平安,以及愿天空下雨。』『国王将有平安,国土将有平安,以及天空将下雨,但请国王使尖箭在年长王子上停住,王子将有平安、安心。』学生婆罗门们!那时,大臣们告知甘蔗王:『请甘蔗王使尖箭在年长王子上停住,王子产生平安、安心。那时,甘蔗王国王使尖箭在年长王子上停住,王子产生平安、安心。那时,害怕、惊怖、身毛竖立的甘蔗王以恐惧梵罚,给与他的女儿玛达露碧。学生婆罗门!你们不要极强烈地以婢女之子说羞辱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那位黑是显赫的仙人。」(274)

刹帝利的最胜性

那时,世尊召唤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安玻德!你怎么想它:这里,如果刹帝利少年与婆罗门少女一起从事性交,随着他们的性交后,儿子被出生,凡那位被刹帝利少年与婆罗门少女出生的儿子,是否他在婆罗门们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尊师!得到。」

「是否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在一锅祭祀食物中,或在牺牲祭中,或在飨宴中使他享用呢?」

「乔达摩尊师! 使享用。」

「是否婆罗门们教导他经典,或否?」

「乔达摩尊师! 教导。」

「是否在女子们中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尊师!不被隔离。」

「是否刹帝利们以刹帝利的灌顶灌顶他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那是什么原因?乔达摩尊师!因为从母亲是不适合者。」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这里, 如果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利少女一起从事性交, 随着他们的性交后, 儿子被出生, 凡那位被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利少出生的儿子, 是否他在婆罗门们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尊师!得到。」

「是否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在一锅祭祀食物中,或在牺牲祭中,或在飨宴中使他享用呢?」

「乔达摩尊师! 使享用。」

「是否婆罗门们教导他经典,或否?」

「乔达摩尊师! 教导。」

「是否在女子们中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尊师!不被隔离。」

「是否剎帝利们以剎帝利的灌顶灌顶他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那是什么原因?乔达摩尊师!因为从父亲是不适合者。」(275)

「安玻德!像这样,女子比女子、男子比男子后,刹帝利就是最胜的,婆罗门是下劣的。安玻德!你怎么想它:这里,如果婆罗门们对婆罗门在某种场合上剃光头、以{谈话}[灰烬]袋处罚后,从王国或城市放逐,是否他在婆罗门们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是否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在一锅祭祀食物中,或在牺牲祭中,或在飨宴中使他享用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是否婆罗门们教导他经典,或否?」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是否在女子们中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尊师!被隔离。」

「安玻德!你怎么想它:这里,如果刹帝利们对刹帝利在某种场合上剃光头、以灰烬袋处罚后,从王国或城市放逐,是否他在婆罗门们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尊师!得到。」

「是否婆罗门们在亡者供养会中,或在一锅祭祀食物中,或在牺牲祭中,或在飨宴中使他享用呢?」

「乔达摩尊师! 使享用。」

「是否婆罗门们教导他经典,或否?」

「乔达摩尊师! 教导。」

「是否在女子们中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尊师!不被隔离。」(276)

「安玻德!这个情形是到达最下劣的刹帝利:凡刹帝利们对他剃光头、以灰烬袋处罚后,从王国或城市放逐。安玻德!像这样,当是到达最下劣的刹帝利时,那时,刹帝利还仍是最胜的,婆罗门是下劣的。安玻德!这个偈颂也被梵王常童子说:

『刹帝利在这人们中是最上的:凡依赖家系者们,

明行具足者, 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SN.6.11]』』

安玻德! 又,这个偈颂被那位梵王常童子善吟诵、非被恶吟诵;被善说,非被恶说;被伴随利益,非被伴随无利益,被我同意。安玻德! 因为我也这么说:

『刹帝利在这人们中是最上的:凡依赖家系者们,

明行具足者, 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277)

初诵分[终了]。

明行的谈论

「乔达摩尊师!那么、什么是那个行?还有、什么是那个明?」

「安玻德!对无上明行具足,非被称为血统说,或被称为种姓说,或被称为慢心说: 『你配得上(值得)我,或你不配得上我。』安玻德!在有娶或有嫁或有嫁娶之处,在这里这被称为『血统说』,及『或种姓说』,及『或慢心说』: 『你配得上我,或你不配得上我。』安玻德!凡任何被血统说系缚,或被种姓说系缚,或被慢心说系缚者,他们从无上明行具足远离。安玻德!舍断被血统说系缚、被种姓说系缚、被慢心说系缚、被嫁娶系缚后,有无上明行具足的作证。」(278)

「乔达摩尊师!那么、什么是那个行?以及、什么是那个明?」

「安玻德!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屋主,或屋主之子,或在某个族姓中再生者听闻那个法。他听闻那个法后在如来处得到信,具备那个信之得到的他像这样深虑:(中略)(应该依[MN.2]191[段]等不切断地那样使之被细说)。

他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中略)这是关于他的行。

再者,安玻德!比丘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这也是关于他的行。

再者,安玻德!比丘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中略)这也是关于他的行。

再者,安玻德!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中略)这也是关于他的行。安玻德!这是那个行。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中略)这是关于他的明。......(中略)他知道: 『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这也是关于他的明。安玻德!这是那个明。

安玻德!这位比丘被称为『明具足者』,及『行具足者』,及『明行具足者』。安玻德!没有其它明的具足、行的具足比这个明的具足、行的具足更上的或更胜妙的。(279)四个败散口

安玻德!有四个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败散口,哪四个?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拿起一佉梨重荷物的扁担后,进入林野处[而想]:『我将是落下果实为食物者。』他必然只变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第一个败散口。

再者,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拿锄头、篮子后,进入林野处:『我将是球根的根果实为食物者。』他必然只变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第二个败散口。

再者,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建造村落附近或城镇附近的火屋后,侍奉着火住留,他必然只变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第三个败散口。

再者,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火的侍奉未得到者,在十字路口建造四门的家屋后住留:『凡沙门或婆罗门将从这四方到来,我将依个人能力地、依个人力量地尊敬他。』他必然只变成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第四个败散口。安玻德!这些是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四个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败散口。(280)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连同老师的你以这个无上明行具足被看见呢? |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乔达摩尊师!任何人,连同老师的我,而谁有无上明行具足?乔达摩尊师!连同老师的我从无上明与行具足远离。」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连同老师的你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 担着一佉梨重荷物的扁担后, 进入林野处: 『我将是落下果实为食物者。』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连同老师的你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 拿锄头、篮子后, 进入林野处: 『我将是球根的根果实为食物者。』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连同老师的你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 建造村落附近或城镇附近的火屋后, 侍奉着火住留呢?」

「乔达摩尊师! 这确实不是。」

「安玻德!你怎么想它:是否连同老师的你是就这个无上明行具足未得到者、落下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球根的根果实为食物未得到者、火的侍奉未得到者,在十字路口建造四门的家屋后住留:『凡沙门或婆罗门将从这四方到来,我将依个人能力地、依个人力量地尊敬他。』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281)

「安玻德!像这样,连同老师的你就是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错失者,而有凡这个无上明行具足的四个败散口,以及从那里,连同老师的你是错失者,安玻德!然而,这些话被你的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谁是卑俗的、黑的、亲族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以及谁对三明婆罗门有交谈?』以自己连败散的也是未完成者,安玻德!看!而你的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这个罪过有多少。(282)

以前仙人状态的实践

安玻德! 还有, 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受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施物,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连对他面对面也不给与, 即使当与他商量时, 隔着布帘与他商量。安玻德! 然而, 如果他领受如法前往的施食, 如何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连对他面对面也不给与? 安玻德! 看! 而你的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这个罪过有多少。(283)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这里, 坐在象颈部, 或坐在马背上, 或站在车子地毯上的憍萨罗国波斯匿王, 如果与高级的武官或王族商量就某种商量, 他从那个地方离开后站在一旁。那时, 首陀罗或首陀罗奴仆到来, 在那个地方站立者就商量那个商量: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也这么说。』是否他说国王说的, 或商量国王的商量呢? 只这样他是国王, 或国王程度?」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284)

「安玻德!你正是这样,凡他们是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随诵它,跟随说它,随说所说的,使复诵所教导的,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

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 『连同老师的我习得那些经典。』就只那些你将成为『仙人或为了仙人目标的行者』, 这不存在可能性。(285)

安玻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被你听闻, 当婆罗门年长、高龄的婆罗门们, 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 凡他们是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 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 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 随诵它, 跟随说它, 随说所说的, 使复诵所教导的, 即: 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 他们这么被善浴, 被善涂油, 发须被整理, 被宝石耳环璎珞装饰, 穿白衣的, 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 犹如现在连同老师的你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中略)他们这么吃粳米饭、撒纯肉挑除黑粒的饭、各种咖喱、各种配菜, 犹如现在连同老师的你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中略)他们这么使以缠绕弯下侧面的女人们侍奉, 犹如现在连同老师的你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中略)他们这么以尾毛已被整理的骡马车、以长鞭棒打着诸运送兽遍行驶,犹如现在的连同老师的你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中略)他们这么在已挖掘护城河的、已落下门闩的城市的防备中,使以[持] 长剑武器男子们守护,犹如现在连同老师的你呢?」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安玻德!像这样,连同老师的你既不是仙人,也不是为了仙人目标的行者,安玻德!还有,凡于我的疑惑或怀疑,他对我以问题[问],我将以解答净化。」(286) 二相的未见

那时,世尊出住处后进行经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也出住处后进行经行。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对经行、来回走动的世尊,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项,在二个大丈夫相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287)

那时,世尊想这个: 「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看见我的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项,在二个大丈夫相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净信: 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那时,世尊造作像那样的神通作为,如是,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伸出舌头后碰触、反过来碰触两边耳孔,也碰触、反过来碰触两边鼻孔后,也以舌头覆盖整个额面。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想这个: 「沙门乔达摩具备完整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整。」他对世尊说这个: 「好了,乔达摩尊师! 而现在我们离开(走),我们有许多任务作、许多应该被做的。」

「安玻德! 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

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登上骡马车后离开。(288)

当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从巫葛德离开后,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坐在自己的园林正等待着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往自己的园林出发,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去见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抵达后,向玻科勒沙低婆罗门问讯后,在一旁坐下。(289)

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在一旁坐下的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亲爱的安玻德!是否你看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呢?」

「尊师!我们看见那位乔达摩尊师。」

「亲爱的安玻德!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就有着像那样的声音被传播,非相异地呢? 又,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非相异地呢?」

「尊师!那位乔达摩尊师就有着像那样的声音被传播,非相异地,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非相异地,且那位乔达摩尊师具备完整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整。」

「亲爱的安玻德!那么,你与沙门乔达摩一起有就某种任何交谈?」

「尊师! 我与沙门乔达摩一起有就某种交谈。」

「亲爱的安玻德!那么,如怎样你与沙门乔达摩一起有就某种交谈?」

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告诉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与世尊一起有交谈之所及的那一切。(290)

在这么说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啊!咄!安玻德确实是我们的假冒贤智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我们的假冒多闻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我们的假冒三明者,先生!听说以像这样行事的男子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安玻德!凡你就这么一再侮辱那位乔达摩尊师后说,然后,那位乔达摩尊师还这么一再导引我们后说。啊!咄!安玻德确实是我们的假冒贤智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我们的假冒多闻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我们的假冒三明者,先生!听说以像这样行事的男子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愤怒、不悦意地,就以脚踢(使滚动)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而想要立刻为了见世尊前往。(291)

玻科勒沙低的往见佛陀

那时,那些婆罗门对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这个: 「先生!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现在是极不适时的,现在,明天玻科勒沙低尊师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将前往。」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软食后,登上车乘后,在使火炬被持着下,从巫葛德出发,前往一奢能伽罗丛林。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292)

在一旁坐下的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这里, 我们的徒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来过吗?」

「婆罗门! 你的徒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来过。」

「乔达摩尊师!那么,你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就某种交谈?」

「婆罗门! 我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就某种交谈。」

「乔达摩尊师!那么,如怎样你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就某种交谈?」

那时,世尊告诉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交谈之所及的那一切。

在这么说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愚痴者,请乔达摩尊师原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

「婆罗门!愿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安乐的。」(293)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探查三十二大丈夫相。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项,在二个大丈夫相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294)

那时,世尊想这个:「这位玻科勒沙婆罗门看见我的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除了二项,在二个大丈夫相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那时,世尊造作像那样的神通作为,如是,玻科勒沙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伸出舌头后碰触、反过来碰触两边耳孔,也碰触、反过来碰触两边鼻孔后,也以舌头覆盖整个额面。(295)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想这个:「沙门乔达摩具备完整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整。」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同意我今日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296)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后,使[人]为世尊通知时间:「乔达摩尊师!是时间,食事已完成。」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以胜妙的硬食、软食亲手款待世尊,使满足,学生婆罗门也对比丘僧团。那时,对已食、手离钵的世尊,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297)

那时,世尊对坐在一旁的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诸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在离欲(出离)上的效益。当世尊知道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凡诸佛最胜的法的教说,说明那个:苦、集、灭、道,犹如纯净的、离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个座位上,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个全部是灭法。」(298)

玻科勒沙低-优婆塞身份的宣布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脱怀疑、已 离疑惑、已到达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说这个: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乔达摩尊师! 犹如扶正颠倒的, 或揭开隐藏的, 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 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 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乔达摩尊师! 这个我, 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 归依乔达摩尊师、法, 以及比丘僧团, 请乔达摩尊师记

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而如乔达摩尊师前往在巫葛德中其他优婆塞家、优婆夷家,同样的,请乔达摩尊师前往玻科勒沙低家。在那里,凡那些学生婆罗门或女学生婆罗门将对乔达摩尊师问讯,或将起立迎接,或将给与座位或水,或将使心净信,那对他们将有长久的利益、安乐。」

「婆罗门! 善的被说。」(299) 安玻德经第三终了。

DN 4/DN.4 犬杖经

瞻波城的婆罗门屋主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鸯伽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瞻波,在那里,世尊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

当时, 犬杖婆罗门住在瞻波: 众生增盛的, 有草、薪、水的, 有谷物的, 国王财产的, 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施与, 国王施与物, 尊贵施与的。(300)

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 在鸯伽进行游行的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已抵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 『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又,有像那样阿罗汉的看见,那就好了!」

那时,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从瞻波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去伽伽罗莲花 池。(301)

当时, 犬杖婆罗门在高楼上层午睡。犬杖婆罗门看见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从瞻波出去后, 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去伽伽罗莲花池。看见后, 召唤守护员:

「守护员先生! 为何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从瞻波出去后, 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去伽伽罗莲花池呢?」

「先生!有位在鸯伽进行游行的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已抵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们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往。」

「守护员先生!那样的话,请你去见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先生!犬杖婆罗门这么说:「请尊师们等候,犬杖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犬杖婆罗门后,去见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说这个:

「先生! 犬杖婆罗门这么说: 『请尊师们等候, 犬杖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302)

犬杖德行的谈论

当时,约五百位各国的婆罗门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居住在瞻波。那些婆罗门听闻:「听说犬杖婆罗门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那时,那些婆罗门去见犬杖婆罗门。抵达后,对犬杖婆罗门说这个:「传说是真的?犬杖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先生!我这么想:我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

「犬杖尊师不要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如果犬杖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犬杖尊师的名声将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增加。又,凡犬杖尊师的名声将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会增加,以这个理由,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犬杖尊师前来。

犬杖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又,凡犬杖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以这个理由,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犬杖尊师前来。

犬杖尊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中略)。

大杖尊师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 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在诸世间论、大丈夫相上无欠缺者......(中略)。

犬杖尊师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 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中略)。

犬杖尊师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者.....(中略)。

大杖尊师是善言语者、善言说者,具备优雅的、明了的、清晰的、义理令知的话语......(中略)。

大杖尊师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教导三百位学生婆罗门诸经典,又,许多各方、各地需要经典、想学习经典的学生婆罗门来到犬杖尊师面前......(中略)。

大杖尊师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龄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沙门乔达摩是年轻的,同时也出家资浅的......(中略)。

犬杖尊师被摩揭陀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犬杖尊师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犬杖尊师住在瞻波: 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国王财产的,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又,凡犬杖尊师住在瞻波: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国王财产的,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也以这个理由,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犬杖尊师前来。」(303)

佛陀德行的谈论

在这么说时, 犬杖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说这个: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也听我的,如是,我们正值得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非那位乔达摩尊师值得为了见我们前来。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

者。又,凡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也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反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往。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舍去大亲属众后出家.....(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舍去保存在地下的与保存在虚空的金币黄金后出家......(中略)。

先生! 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年轻的,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初期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即使父母是不愿意的、泪满面的、哭泣的,仍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持戒者、圣戒者、善戒者、具备善戒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善言语者、善言说者,具备优雅的、明了的、清晰的、 义理令知的言语者......(中略)。

先生! 确实,沙门乔达摩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灭尽欲贪者、离浮躁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业论者、[有]作业论者、对无恶婆罗门身分之人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高贵族姓、纯刹帝利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人们]从外国从外地到来询问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好几千名天神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 确实,沙门乔达摩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说欢迎你来的话者、言语和蔼者、亲切者、不皱眉者、口齿清晰者、先说话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四众的恭敬者、敬重者、尊重者、礼敬者、崇敬者......(中略)。

先生们!许多天神与人们对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极净信者.....(中略)。

先生!确实,凡沙门乔达摩在村落或城镇中住,诸非人不在那个村落或城镇中压迫......(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有团体者,有群众者,群众的老师,个个宗师中被告知最上者。先生!又,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像那样或像这样名声得到,然而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不这样被得到,那时,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以无上明行具足被得到......(中略)。

先生!确实,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被摩揭陀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已抵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先生!又,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来到我们的村落土地,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又,客人们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先生!又,凡沙门乔达摩确实已抵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沙门乔达摩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也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反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往。先生!我对那位乔达摩尊师学得仅这么多的称赞,但那位乔达摩尊师有非仅这么多的称赞,因为,那位乔达摩尊师有无量的称赞。」(304)

在这么说时, 那些婆罗门对犬杖婆罗门说这个:

「如犬杖尊师对沙门乔达摩称赞,即使那位沙门乔达摩住在离这里一百由旬处,以有信的善男子就足以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前往,即使以背包(肩袋)。」

「尊师!那样的话,我们将全部都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前往。」(305) 犬杖的深思

那时,犬杖婆罗门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前往伽伽罗莲花池。

那时,越过丛林的犬杖婆罗门这样心的深思生起:「又,如果我就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被这样问,婆罗门!这个问题就应该被这样问。』以那样,这个群众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者、不聪明者,不能够如理地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又,凡这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他的诸财富也减损:而我们的财富是以名声得到的。又,如果沙门乔达摩就问我问题,如果我以问题的回答不使他的心满意,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被这样回答,婆罗门!这个问题就应该被这样回答。』以那样,这个群众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者、不聪明者,不能够以问题的回答使沙门乔达摩的心满意。』又,凡这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他的诸财富也减损:而我们的财富是以名声得到的。又,如果我已这么来到附近,却不见沙门乔达摩后折返,以那样,这个群众会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者、不

聪明者、傲慢顽固者与害怕者,我们敢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怎么会当已这么来到附近时,不见沙门乔达摩后将折返。』又,凡这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他的诸财富也减损:而我们的财富是以名声得到的。」(306)

那时, 犬杖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 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 在一旁坐下。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一些向世尊问讯后, 在一旁坐下; 一些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 在一旁坐下; 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 在一旁坐下; 一些告知姓名后, 在一旁坐下; 一些沉默地在一旁坐下。(307)

在那里,就这个许多随寻思的犬杖婆罗门也坐下:「又,如果我就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被这样问,婆罗门!这个问题就应该被这样问。』以那样,这个群众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者、不聪明者,不能够如理地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又,凡这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他的诸财富也减损:而我们的财富是以名声得到的。又,如果沙门乔达摩就问我问题,如果我以问题的回答不使他的心满意,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被这样回答,婆罗门!这个问题就应该被这样回答。』以那样,这个群众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者、不聪明者,不能够以问题的回答使沙门乔达摩的心满意。』又,凡这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他的诸财富也减损:而我们的财富是以名声得到的。啊!愿沙门乔达摩问我在自己老师的三明上问题,我确实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308)婆罗门的安立

那时,世尊以心了知犬杖婆罗门心中的深思后,想这个:「这位犬杖婆罗门被自己的心恼害,让我问犬杖婆罗门在自己老师的三明上问题。」

那时,世尊对犬杖婆罗门说这个:「婆罗门!那么,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多少支,而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309)

那时, 犬杖婆罗门想这个: 「确实是想要的、希望的、欲求的、希求的: 『啊!愿沙门乔达摩问我在自己老师的三明上问题, 我确实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在那里, 沙门乔达摩问我在自己老师的三明上问题, 我确实将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310)

那时,犬杖婆罗门使身体直立、环视群众后,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婆罗门们安立具备五支的婆罗门当正确说时,应该说: 『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哪五支呢? 乔达摩尊师!这里,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在诸世间论、大丈夫相上无欠缺者;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者与有智能者、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乔达摩尊师!婆罗门

们安立婆罗门具备这五支,当正确说时,应该说: 『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

「婆罗门!那么,能够舍置这五支中的一支后,婆罗门们安立具备四支的婆罗门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

「乔达摩尊师!能够: 乔达摩尊师!舍置这五支中的容色支后。容色将作什么?乔达摩尊师! 当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在诸世间论、大丈夫相上无欠缺者;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者、有智能者、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乔达摩尊师!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这四支,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311)

「婆罗门!那么,能够搁置这四支中的一支后,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三支,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

「乔达摩尊师!能够: 乔达摩尊师! 舍置这四支中的经典支后。经典将作什么? 乔达摩尊师! 当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 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 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 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 是贤智者、有智能者、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 乔达摩尊师! 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这三支, 当正确说时, 应该说: 『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

「婆罗门!那么,能够搁置这三支中的一支后,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二支,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

「乔达摩尊师!能够: 乔达摩尊师!舍置这三支中的出生支后。出生将作什么? 乔达摩尊师! 当婆罗门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 是贤智者、有智能者、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 乔达摩尊师!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这二支, 当正确说时, 应该说: 『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312)

在这么说时,那些婆罗门对犬杖婆罗门说这个:「犬杖尊师不要这么说,犬杖尊师不要这么说,犬杖尊师就一向地斥责容色、斥责经典、斥责出生,犬杖尊师就跳入沙门乔达摩的言说。」(313)

那时,世尊对那些婆罗门说这个:「如果你们婆罗门们这么想:『犬杖婆罗门是少闻者、犬杖婆罗门是不善言说者、犬杖婆罗门是劣慧者、犬杖婆罗门不能够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请犬杖婆罗门停止,请你们与我一起在这言语上讨论,但,如果你们婆罗门们这么想:『犬杖婆罗门是多闻者、犬杖婆罗门是善言说者、犬杖婆罗门是贤智者、犬杖婆罗门能够与乔达摩尊师一起在这言语上对论。』请你们停止,请犬杖婆罗门与我一起在这言语上讨论。」(314)

在这么说时, 犬杖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请乔达摩尊师停止, 请乔达摩尊师保持 沉默, 我就将对他们如法地作回答。」

那时, 犬杖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说这个: 「尊师们!请你们不要这么说,尊师们!请你们不要这么说: 『犬杖尊师就一向地斥责容色、斥责经典、斥责出生,犬杖尊师就跳入沙门乔达摩的言说。』先生!我没斥责容色或经典或出生。」(315)

当时, 犬杖婆罗门的外甥, 名叫安额葛的学生婆罗门坐在那个群众中。那时, 犬杖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说这个: 「尊师们看见这位我的外甥, 安额葛学生婆罗门?」

「是的、尊师!」

「先生!安额葛学生婆罗门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除了沙门乔达摩外,比容色,在这个群众中他没有完全相同者。安额葛学生婆罗门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在诸世间论、大丈夫相上无欠缺者,在经典上我是他的教导者。安额葛学生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我知道他的父母。如果安额葛学生婆罗门杀生,也未被给与的拿取,也通奸(走入)他人的妻子,也说妄语,也饮酒,先生!在这里,现在,容色将作什么?经典呢?出生呢?先生!当婆罗门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者、有智能者、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先生!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这二支,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316)戒慧的谈论

「婆罗门!那么,能够搁置这二支中的一支后,婆罗门们安立婆罗门具备一支,当正确说时,应该说:『我是婆罗门。』而且不会来到妄语?」

「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处,在那里有慧,在慧之处,在那里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还有,戒慧在世间中被告知为最高的。乔达摩尊师!犹如以手洗净手,或以脚洗净脚。同样的,乔达摩尊师!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处,在那里有慧,在慧之处,在那里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还有,戒慧在世间中被告知为最高的。」

「这是这样,婆罗门!这是这样,婆罗门!婆罗门!确实,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处,在那里有慧,在慧之处,在那里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还有,戒慧在世间中被告知为最高的。婆罗门!犹如以手洗净手,或以脚洗净脚。同样的,婆罗门!慧被戒遍洗,戒被慧遍洗,在戒之处,在那里有慧,在慧之处,在那里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还有,戒慧在世间中被告知为最高的。(317)

婆罗门! 那么, 什么是那个戒呢? 什么是那个慧呢? 」

「乔达摩尊师!在这个义理上,我们最高就是这么多,请乔达摩尊师就说明这个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

「婆罗门!那样的话,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将说。」

「是的、先生!」犬杖婆罗门回答世尊。

世尊说这个:「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

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婆罗门!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婆罗门!这是那个戒。……(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这是关于慧……(中略)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这也是关于慧,婆罗门!这是那个慧。」(318) 大杖-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在这么说时, 犬杖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乔达摩尊师! 犹如扶正颠倒的, 或揭开隐藏的, 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 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 乔达摩尊师! 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这个我归依这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 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 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我明天的食事。」

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319)

那时, 犬杖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了后, 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 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犬杖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软食后,使[人]为世尊通知时间:「乔达摩尊师!是时间,食事已完成。」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犬杖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 犬杖婆罗门以胜妙的硬食、软食亲手款待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使满足。(320)

那时,对已食、手离钵的世尊,犬杖婆罗门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犬杖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而当我成为来到群众者时,如果我就从座位起来后问讯乔达摩尊师,以那样,那个群众轻蔑我。如果那个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那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他的诸财富也减损:而我们的财富是以名声得到的。乔达摩尊师!而当我成为来到群众者时,如果我合掌,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从座位起立迎接。乔达摩尊师!而当我成为来到群众者时,如果我解开头巾,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以头问讯。乔达摩尊师!而当我成为来到车上者时,如果我下车问讯乔达摩尊师,以那样,那个群众轻蔑我。如果那个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那个群众轻蔑,他的名声也减损。乔达摩尊师!而当我成为来到车上者时,如果我使[人]举起鞭棒,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下车。乔达摩尊师!而当我成为来到车上者时,如果我使[人]降下伞盖,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以头问讯。」(321)

那时,世尊对犬杖婆罗门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从座位起来后离 开。(322)

犬杖经第四终了。

DN 5/DN.5 古得旦得经

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摩揭陀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名叫柯奴 玛得的摩揭陀人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

当时,古得旦得婆罗门住在柯奴玛得: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 国王财产的,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

当时,大牲祭已为古得旦得婆罗门准备:七百头公牛、七百头小公牛、七百头小母牛、七百头山羊、七百头公羊为了牲祭已被带来祭坛的诸柱子。(323)

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 在摩揭陀进行游行的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已抵达柯奴玛得,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 『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又,有像那样阿罗汉的看见,那就好了!」(324)

那时,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柯奴玛得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去芒 果树苗圃。(325)

当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在高楼上层午睡。古得旦得婆罗门看见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 主们从柯奴玛得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去芒果树苗圃。看见后,召唤守护 员:「守护员先生!为何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柯奴玛得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 地、成群地去芒果树苗圃呢?」(326)

「先生!有位在摩揭陀进行游行的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已抵达柯奴玛得,住在芒果树苗圃中。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们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往。」(327)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想这个:「然而,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知道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然而,我不知道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但我想要祭大牲祭,让我去见沙门乔达摩后,询问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328)

那时, 古得旦得婆罗门召唤守护员:

「守护员先生!那样的话,请你去见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先生!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请尊师们等候,古得旦得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古得旦得婆罗门后,去见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说这个:

「先生! 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 『请尊师们等候, 古得旦得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329)

古得旦得德性的谈论

当时,好几百位婆罗门居住在柯奴玛得:「我们将参与古得旦得婆罗门的大牲祭。」那些婆罗门听闻:「听说古得旦得婆罗门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那时,那些婆罗门去见古得旦得婆罗门。(330)

抵达后,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说这个:「传说是真的?古得旦得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先生!我这么想:我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

「古得旦得尊师不要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如果古得旦得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古得旦得尊师的名声将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增加。又,凡古得旦得尊师的名声将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会增加,以这个理由,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古得旦得尊师前来。

古得旦得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又,凡古得旦得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也以这个理由,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古得旦得尊师前来。

古得旦得尊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财产资具者、多金银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读诵者, 持咒者, 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 圣句的通晓者, 文法家, 在诸世间论、大丈夫相上无欠缺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 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善言语者、善言说者,具备优雅的、明了的、清晰的、义理令知的言语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教导三百位学生婆罗门诸经典,又,许多 各方、各地需要经典、想学习经典的学生婆罗门来到古得旦得尊师面前......(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龄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沙门乔达摩是年轻的,同时也出家资浅的[DN.4]......(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被摩揭陀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住在柯奴玛得: 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国王财产的,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又,凡古得旦得尊师住在柯奴玛得: 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国王财产的,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也以这个理由,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古得旦得尊师前来。」(331)佛陀的种种谈说

在这么说时, 古得旦得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说这个: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也听我的,如是,我们正值得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前往,然而,非那位乔达摩尊师值得为了见我们前来。先生!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又,凡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反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往。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舍去大亲属众后出家.....(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舍去保存在地下的与保存在虚空的金币黄金后出家......(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年轻的,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初期从 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即使父母是不愿意的、泪满面的、哭泣的,仍剃除发须、 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持戒者、圣戒者、善戒者、具备善戒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善言语者、善言说者,具备优雅的、明了的、清晰的、 义理令知的言语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灭尽欲贪者、离浮躁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业论者、[有]作业论者、对无恶婆罗门身分之人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高贵族姓、纯刹帝利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确实,[人们]从外国从外地到来询问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好几千名天神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 确实,沙门乔达摩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说欢迎你来的话者、言语和蔼者、亲切者、不皱眉者、口齿清晰者、先说话者......(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四众的恭敬者、敬重者、尊重者、礼敬者、崇敬者......(中略)。

先生们!许多天神与人们对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极净信者.....(中略)。

先生!确实,凡沙门乔达摩在村落或城镇中住,诸<u>非人</u>不在那个村落或城镇中压迫......(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是有团体者,有群众者,群众的老师,个个宗师中被告知最上者。先生!又,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像那样或像这样名声得到,然而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不这样被得到,那时,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以无上明行具足被得到......(中略)。

先生!确实,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包含儿子、包含妻子、包含群众、包含大臣已以生命归依沙门乔达摩......(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被摩揭陀斯尼耶频毘沙罗王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中略)。

先生!确实,沙门乔达摩已抵达柯奴玛得,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先生!又,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来到我们的村落土地,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又,客人们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先生!又,凡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柯奴玛得,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沙门乔达摩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也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反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前往。先生!我对那位乔达摩尊师学得仅这么多的称赞,但那位乔达摩尊师有非仅这么多的称赞,因为,那位乔达摩尊师有无量的称赞。」(332)

在这么说时, 那些婆罗门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说这个:

「如古得旦得尊师对沙门乔达摩称赞,即使那位沙门乔达摩住在离这里一百由旬处,以有信的善男子就足以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前往,即使以背包(肩袋)。」

「尊师!那样的话,我们将全部都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前往。」(333) 大征服国王牲祭的谈论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往芒果树苗圃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一些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告知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沉默地在一旁坐下。(334)

在一旁坐下的古得旦得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知道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 然而,我不知道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但我想要祭大牲祭,请乔达摩尊师为我 教导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那就好了!」(335)

「婆罗门!那样的话,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将说。」

「是的, 先生!」古得旦得婆罗门回答世尊。

世尊说这个:

「婆罗门!从前,有一位名叫大征服的国王,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藏库仓库充满者。婆罗门!那时,独处独坐的大征服国王这样心的深思生起:『人的广大财富被我得到,我征服大土地圆周后居住,凡让我祭大牲祭: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336)

婆罗门!那时,大征服国王召唤祭司婆罗门后说这个:『婆罗门!这里,独处的、独坐的我这样心的深思生起:「人的广大财富被我得到,我征服大土地圆周后居住:凡让我祭大牲祭: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婆罗门!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教诫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337)

婆罗门!在这么说时,祭司婆罗门对大征服国王说这个:『国王尊师的国土是有荆棘的、压迫的:村落掠夺者被看见,城镇掠夺者也被看见,城市掠夺者也被看见,道路抢劫者也被看见。又,如果国王尊师在这么有刺的、有压迫的国土中升高税,国王尊师以那样是不尽义务者。又,如果国王尊师这么想:「我将以杀害,或以捕捉,或以没收,或以呵责,或以放逐根除这个贼难。」然而,这样,这个贼难的根除是不完全的:将有那些杀害残留者,他们之后将加害国王的国土。但,经由这个安排,这样,这个贼难的根除是完全的:国王尊师!那样的话,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在耕作畜牧上能够,请国王尊师对他们给与种子、食物,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在买卖上能够,请国王尊师对他们给与资金,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在王事上能够,请国王尊师为他们安排食物、薪水。那些热衷自己职业的人将不加害国王的国土,以及将有国王的大财蓄积、国土安稳住的、无荆棘的、无压迫的,喜悦的人们将确实住于喜悦的、抱着儿子们(使儿子们在胸部中)跳舞的、家不闭户的(住家开门的)。』

『是的,先生!』婆罗门!大征服国王回答祭司婆罗门后,凡在国王的国土中,在 耕作畜牧上能够,大征服国王尊师对他们给与种子、食物,以及凡在国王的国土中,在 买卖上能够,大征服国王尊师对他们给与资金,以及凡在国王的国土中,在王事上能 够,大征服国王尊师为他们安排食物、薪水。那些热衷自己职业的人不加害国王的国 土,以及有国王的大财蓄积、国土安稳住的、无荆棘的、无压迫的,喜悦的人们确实住 于喜悦的、抱着儿子们跳舞的、家不闭户的。

婆罗门!那时,大征服国王召唤祭司婆罗门后说这个:『尊师[说]的贼难被我根除,经由尊师的安排,我有大财蓄积、国土安稳住的、无荆棘的、无压迫的,喜悦的人们确实住于喜悦的、抱着儿子们跳舞的、家不闭户的。婆罗门!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教诫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338)四个资粮

『那样的话,国王尊师!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跟随的刹帝利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请国王尊师召唤他们:「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跟随的大臣、侍臣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中略)大财富婆罗门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中略)富有的屋主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请国王尊师召唤他们:「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

『是的,先生!』婆罗门!大征服国王回答祭司婆罗门后,凡在国王的国土中跟随的刹帝利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大征服国王召唤他们:『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国王尊师!请祭牲祭,大王!是牲祭的时机。』凡在国王的国土中跟随的大臣、侍臣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中略)大财富婆罗门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中略)富有的屋主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大征服国王召唤他们:『先生!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国王尊师!请祭牲祭,大王!是牲祭的时机。』

像这样,这四个同意党翼(侧)就是那个牲祭的资粮。(339) 八个资粮

大征服国王具备八支: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藏库仓库充满者;是有力量者:具备忠诚的、遵循教诫的四种军,看起来像在敌人中以名声征服;是有信的施与者、施主、不关闭门者,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成为供给者,作诸福德;是个个所闻生起的多闻者;还有,就个个所说的义理知道:『这是这个所说的知道,这是那(这)个所说的知道。』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现在义理者。大征服国王具备这八支,像这样,这八支也就是那个牲祭的资粮。(340)四个资粮

祭司婆罗门具备四支: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在世间论、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能

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祭司婆罗门具备这四支,像这样,这四支也就是 那个牲祭的资粮。(341)

三种

婆罗门!那时,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为大征服国王教导三种:『又,想要祭大牲祭的国王尊师就会有某种后悔:「我的大财富聚(蕴)确实将减少。」那个后悔不应该被国王尊师作。又,祭大牲祭的国王尊师就会有某种后悔:「我的大财富聚确实减少。」那个后悔不应该被国王尊师作。又,已祭大牲祭的国王尊师就会有某种后悔:「我的大财富聚确实已减少。」那个后悔不应该被国王尊师作。』婆罗门!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为大征服国王教导这三种。(342)

十行相

婆罗门!那时,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以十行相排除大征服国王在领受者上的后悔: 『杀生者及离杀生者将来到尊师的牲祭,在那里,凡杀生者,就以那个成为他们的。在那里,凡离杀生者,关于他们,请尊师供养(祭),请尊师送出(给与),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未被给与的拿取者及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将来到尊师的牲祭…… (中略)邪淫者及离邪淫者……妄语者及离妄语者……离间语者及离离间语者…… 粗恶语者及离粗恶语者…… 杂秽语者及离杂秽语者…… 贪婪者及不贪婪者…… 有瞋害心者及无瞋害心者…… 邪见者及正见者…… 在那里,凡邪见者,就以那个成为他们的。在那里,凡正见者,关于他们,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婆罗门!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以这十相排除大征服国王在领受者上的后悔。(343)

十六行相

婆罗门!那时,祭司婆罗门对祭大牲祭之大征服国王的心以十六行相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又,当国王尊师祭大牲祭时,就会有某位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不召唤他的跟随的刹帝利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国王尊师却像这样祭大牲祭。」对国王尊师这样说者没有合法性,然而,跟随的刹帝利们被国王尊师召唤: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以这个也请国王尊师知道这个: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还有,当国王尊师祭大牲祭时,就会有某位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不召唤他的跟随的大臣、侍臣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中略)大财富的婆罗门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中略)富有的屋主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国王尊师却像这样祭大牲祭。」对国王尊师这样说者也没有合法性:然而,跟随的富有屋主被国王尊师召唤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以这个也请国王尊师知道这个: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还有,当国王尊师祭大牲祭时,就会有某位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国王尊师却像这样祭大牲祭。」对国王尊师这样说者也没有合法性:然而,国王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

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以这个也请国王尊师知道这个: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还有,当国王尊师祭大牲祭时,就会有某位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不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容色者、有梵天威严者、无劣等外表看见者......(中略)不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藏库仓库充满者......(中略)不是有力量者:具备忠诚的、遵循教诫的四种军,看起来像在敌人中以名声征服......(中略)不是有信的施与者、施主、不关闭门者,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成为供给者,作诸福德......(中略)不是个个所闻生起的多闻者;还有,就个个所说的义理知道:『这是这个所说的知道,这是那个所说的知道。』......(中略)不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现在义理者,国王尊师却像这样祭大牲祭。」对国王尊师这样说者也没有合法性:然而,国王尊师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现在道理者。以这个也请国王尊师知道这个: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还有,当国王尊师祭大牲祭时,就会有某位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祭司婆罗门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国王尊师却像这样祭大牲祭。」对国王尊师这样说者也没有合法性:然而,国王尊师的祭司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出身者,直到第七代祖父世代血统完全纯净者,不被出生论推翻、非难者。以这个也请国王尊师知道这个: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还有,当国王尊师祭大牲祭时,就会有某位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祭司婆罗门不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包含字汇仪轨的、包含音韵论语源论的古传历史为第五的通晓者......(中略)不是圣句的通晓者,文法家;不是在世间论、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中略)不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者......(中略)不是贤智的、有智能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国王尊师却像这样祭大牲祭。」对国王尊师这样说者也没有合法性:然而,国王尊师的祭司婆罗门是贤智的、有智能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以这个也请国王尊师知道这个:请尊师供养,请尊师送出,请尊师喜悦,请尊师就使内心明净。

婆罗门!祭司婆罗门对祭大牲祭之大征服国王的心以这十六行相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344)

婆罗门!在这个牲祭中,既没诸牛被杀,也没诸山羊、羊被杀,也没诸鸡猪被杀,也没种种的生类来到杀戮,也没诸树为了绑牺牲兽的柱子被切断,也没诸吉祥草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又,凡他的『奴隶』或『仆人』或『工人』,他们也不被棍棒威胁,不被害怕威胁,不泪流满面地哭泣著作准备。那时,凡想要,他们做,凡不想要,他们不做。对凡想要,他们做它,对凡不想要,他们不做它。而那个牲祭就以酥、油、生酥、酪、蜂蜜、糖蜜走到完成。(345)

婆罗门!那时,跟随的刹帝利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跟随的大臣、侍臣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富有的屋主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拿起许多自己的所有物、来见大征服国王后,这么说:『陛下!这许多自己的所有物就对陛下指定被运来,请陛下接受它。』

『先生!够了!我的这许多自己的所有物也以如法收入(税)被准备,而愿那是你们的,且请你们从这里搬运(带走)更多的。』

他们被国王拒绝,离开到一旁后这么计划:『这对我们是不适当的:凡如果我们就再退这些自己的所有物回自己的家。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来吧,我们成为他的跟随供养者。』(346)

婆罗门!那时,跟随的刹帝利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以牲祭围栏的东方提供布施物,跟随的大臣、侍臣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以牲祭围栏的南方提供布施物,大财富婆罗门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以牲祭围栏的西方提供布施物,富有的屋主们:市镇的连同地方的,以牲祭围栏的北方提供布施物。

婆罗门!在这些供养中,也既没诸牛被杀,也没诸山羊、羊被杀,也没诸鸡猪被杀,也没种种的生类来到杀戮,也没诸树为了绑牺牲兽的柱子被切断,也没诸吉祥草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又,凡他的『奴隶』或『仆人』或『工人』,他们也不被棍棒威胁,不被害怕威胁,不泪流满面地哭泣著作准备。那时,凡想要,他们做,凡不想要,他们不做。对凡想要,他们做它,对凡不想要,他们不做它。而那个供养就以酥、油、生酥、酪、蜂蜜、糖蜜走到完成。

而像这样,四个同意党翼、大征服国王具备八支、祭司具备四支的婆罗门以及三种,婆罗门!这被称为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347)

在这么说时,那些婆罗门成为吵杂、高声、大声的:「啊!牲祭,啊!牲祭的具足。」然而,古得旦得婆罗门沉默地坐着。

那时,那些婆罗门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说这个:「那么,为何古得旦得尊师不大大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为善说呢?」

「先生!我非不大大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为善说,凡如果不大大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为善说,甚至他的头破裂。先生!但,我这么想:『沙门乔达摩不这么说:「这样被我听闻。」或「这样可能适合。」』而是,沙门乔达摩就这样说:『那时是这样;那时是像这样。』先生!那个我这么想:『确实,沙门乔达摩那时是牲祭主人大征服国王,或那个牲祭的司祭者祭司婆罗门。』又,乔达摩尊师记得(证知)祭或使祭这样的牲祭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

「婆罗门!我记得祭或使祭这样的牲祭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我那时是那个牲祭的司祭者祭司婆罗门。」(348)

经常性布施-随家牲祭

「乔达摩尊师! 又,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

「婆罗门!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 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

「乔达摩尊师! 又,哪个是那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呢?」

「婆罗门!又,凡那些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被指定施与诸持戒的出家人,婆罗门!这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

「乔达摩尊师!什么因、什么缘,以那个,那个随家牲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呢?」

「婆罗门!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进入阿罗汉道者不前往,那是什么缘因呢?婆罗门!因为,在那里,棍棒的殴打及脖子的扼住(捕捉)被看见,因此,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进入阿罗汉道者不前往,婆罗门!又,凡那些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被指定施与诸持戒的出家人,婆罗门!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进入阿罗汉道者前往,那是什么缘因呢?婆罗门!因为,在那里,棍棒的殴打及脖子的扼住没被看见,因此,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进入阿罗汉道者前往。婆罗门!这是因、这是缘,以那个,那个随家牲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349)

「乔达摩尊师! 又,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

「乔达摩尊师!又,哪个是那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指定四方僧团建造住处,婆罗门!这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350)

「乔达摩尊师! 又,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住处的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住处的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

「乔达摩尊师!又,哪个是那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住处的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净信心地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团,婆罗门!这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住处的布施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351)

「乔达摩尊师!又,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归依的前往)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

「乔达摩尊师!又,哪个是那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净信心地受持诸学处:杀生的戒绝,未被给与的拿取的戒绝,邪淫的戒绝,妄语的戒绝,榖酒、果酒、酒放逸处的戒绝,婆罗门!这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352)

「乔达摩尊师! 又,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这个学处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它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 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这个学处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 大效益。」

「乔达摩尊师!又,哪个是那个牲祭,比这个三种牲祭十六个资粮的具足、这个随家牲祭的经常性布施、这个住处的布施、这个归依、这个学处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呢?」

「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婆罗门!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婆罗门!这个牲祭比之前诸牲祭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婆罗门!这个牲祭也比之前诸牲祭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中略)婆罗门!这个牲祭也比之前诸牲祭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婆罗门!这个牲祭也比之前诸牲祭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婆罗门!这个牲祭也比之前诸牲祭有较少事情与较少劳力,但有较大果与较大效益。婆罗门!这个其它牲祭的具足比这个牲祭的具足更上的或胜妙的了。」(353)

古得旦得-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在这么说时, 古得旦得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乔达摩尊师! 犹如扶正颠倒的, 或揭开隐藏的, 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 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 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这个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

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乔达摩尊师!这个我释放七百头公牛、七百头小公牛、七百头小母牛、七百头山羊、七百头公羊,给与活命,同时也让牠们吃新鲜的草、让牠们喝凉水,让凉风对牠们吹。」(354) 入流果的作证

那时,世尊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诸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在离欲(出离)上的效益。当世尊知道古得旦得婆罗门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凡诸佛最胜的法的教说,说明那个:苦、集、灭、道,犹如纯净的、离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个座位上,古得旦得婆罗门的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个全部是灭法。」(355)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脱怀疑、已离疑惑、已到达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同意我的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356)

那时, 古得旦得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了后, 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 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古得旦得婆罗门在自己的牲祭处准备胜妙的硬食、软食后, 使[人]为世尊通知时间:「乔达摩尊师!是时间,食事已完成。」(357)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古得旦得婆罗门的牲祭处。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以胜妙的硬食、软食亲手款待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使满足。

那时,对已食、手离钵的世尊,古得旦得婆罗门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 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古得旦得婆罗门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从座位起来 后离开。(358)

古得旦得经第五终了。

DN 6/DN.6 摩诃里经

婆罗门使者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毘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当时,众多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居住在毘舍离。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住在毘舍离大林重阁讲堂,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又,有像那样阿罗汉的看见,那就好了!」(359)

那时,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去大林重阁讲堂。当时,尊者那提迦为世尊的侍者。那时,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去见尊者那提迦。抵达后,对尊者那提迦说这个:

「那提迦先生! 那位乔达摩尊师现在住在哪里? 因为我们是想要见那位乔达摩尊师者。」

「朋友们!这不是见世尊的时机,世尊已独坐。」

那时,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就在那里坐在一旁:「仅见到那位乔达摩尊师后,我们才将走。」(360)

离车族人欧德达的事

离车族人欧德达与大群离车群众一起也去大林重阁讲堂见尊者那提迦。抵达后,向尊者那提迦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离车人欧德达对尊者那提迦说这个:

「那提迦大德!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现在住在哪里?因为我们想要见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摩诃里! 这不是见世尊的时机, 世尊已独坐。」

离车族人欧德达也就在那里坐在一旁:「仅见到那位乔达摩尊师后,我才将走。」(361)

那时,狮子沙弥去见尊者那提迦。抵达后,向尊者那提迦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狮子沙弥对尊者那提迦说这个:

「迦叶大德!这些众多的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为了见世尊前来这里,离车族人欧德达与大群离车群众一起也为了见世尊前来这里,迦叶大德!让这个群众得到见世尊(对世尊的看见),那就好了!」

「狮子! 那样的话, 就请你通知世尊。」

「是的,大德!」狮子沙弥回答尊者那提迦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狮子沙弥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这些众多的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为了见世尊前来这里,离车族人欧德达与大群离车群众一起也为了见世尊前来这里,大德!让这个群众得到见世尊,那就好了!」

「狮子!那样的话,请你在住处阴影处设置座位。」

「是的、大德!」狮子沙弥回答世尊后、在住处阴影处设置座位。(362)

那时, 世尊从住处出去后, 在住处阴影处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那些众多的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离车族人欧德达与大群离车群众一起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363)

在一旁坐下的离车族人欧德达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 在较早的几天前,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对我说这个:『摩诃里! 我从依止世尊住以来近三年,看见诸天的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大德!离车人之子善星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或者不存在的呢?」(364)

单一边修习的定

「摩诃里! 离车人之子善星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非不存在的。」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以那个,离车人之子善星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非不存在的呢?」(365)

「摩诃里!这里,比丘有向(在)东方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他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在向东方单一边修习的定时,在东方看见诸天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么原因?摩诃里!在比丘有向东方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时,这确实是这样。(366)

再者,摩诃里!这里,比丘有向南方……(中略)向西方……向北方……上、下、横向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他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上、下、横向单一边修习的定时,上、下、横向看见诸天的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么原因?摩诃里!在比丘有上、下、横向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

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时,这确实是这样。(367)

摩诃里!这里,比丘有向东方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在向东方单一边修习的定时,在东方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没看见诸天的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么原因?摩诃里!在比丘有向东方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这确实是这样。(368)

再者,摩诃里!这里,比丘有向南方……(中略)向西方……向北方……上、下、横向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他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上、下、横向单一边修习的定时,上、下、横向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没看见诸天的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么原因?摩诃里!在比丘有上、下、横向单一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但非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时,这确实是这样。(369)

「摩诃里!这里,比丘有向东方两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在向东方两边修习的定时,在东方看见诸天的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么原因?摩诃里!在比丘有向东方两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时,这确实是这样。(370)

再者,摩诃里!这里,比丘有向南方……(中略)向西方……向北方……上、下、横向两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他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上、下、横向两边修习的定时,上、下、横向看见诸天的诸色: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那是什么原因?摩诃里!在比丘有上、下、横向两边修习的定:为了诸天诸色的看见: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以及为了诸天诸声音的听闻: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时,这确实是这样。摩诃里!这是因、这是缘,以那个,离车人之子

善星没听闻诸天的诸声音: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能被染的,正是存在的,非不存在的。(371)

「大德! 比丘们为了这些定之修习的作证之因在世尊处行梵行, 是吗?」

「摩诃里! 比丘们非为了这些定之修习的作证之原因在我处行梵行, 摩诃里! 正有更上的与更胜妙的其它诸法, 比丘们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因在我处行梵行。」(372) 四圣果

「大德! 那么,哪些是那些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因在世尊处行梵行呢?」

「摩诃里!这里,比丘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这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个的作证之原因在我处行梵行。

再者,摩诃里! 比丘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作苦的终结,这也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个的作证之原因在我处行梵行。

再者,摩诃里! 比丘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这也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个的作证之原因在我处行梵行。

再者,摩诃里! 比丘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这也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个的作证之原因在我处行梵行。摩诃里! 这些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在我处行梵行。」(373)

八支圣道

「大德! 那么, 为了这些法的作证, 有道、有道迹吗?」

「摩诃里!为了这些法的作证,有道、有道迹。」(374)

「大德! 那么, 为了这些法的作证, 哪个是道、哪个是道迹呢? 」

「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摩诃里!为了这些法的作证,这是道、这是道迹。(375)

二位出家者的事

摩诃里!有这一次,我住在憍赏弥瞿师罗园,那时,有两位出家者:游行者目地亚与木钵者的徒弟若里亚来见我。抵达后,与我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两位出家者对我说这个:『乔达摩朋友!如何,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呢?』(376)

『朋友们!那样的话,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

『是的,朋友!』那两位出家者回答我。

我说这个: 『朋友们! 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朋友们!这

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中略)。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 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世尊说这个, 悦意的离车族人欧德达欢喜世尊的所说。(377) 摩诃里经第六终了。

DN 7/DN.7 若里亚经

二位出家者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憍赏弥瞿师罗园。

当时,有两位出家者:游行者目地亚与木钵者的徒弟若里亚来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两位出家者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朋友!如何,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呢?」(378)

「朋友们!那样的话,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

「是的、朋友!」那两位出家者回答世尊。

世尊说这个:

「朋友们!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朋友们!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中略)。朋友们!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379)

他知道: 『出生已尽, 梵行已完成, 应该被作的已作, 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朋友们! 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 『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是他适当的言语吗?」

「朋友!凡比丘这么知、这么见,『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不?]是他适当的言语。」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世尊说这个,悦意的两位出家者欢喜世尊的所说。(380)若里亚经第七终了。

DN 8/DN.8 狮子吼大经

裸行者迦叶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巫鲁领之葛那葛得勒的鹿林。

那时,裸行者迦叶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 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裸行者迦叶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呵斥、责备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乔达摩尊师!凡他们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呵斥、责备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者,乔达摩尊师!是否他们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者,而且不以不实的诽谤世尊,以及法随法地解说,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我们不想诽谤乔达摩尊师。」(381)

「迦叶!凡他们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呵斥、责备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他们不是我的所说之说者,而且他们以不存在的、不实的诽谤我。迦叶!又,这里,我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某一类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迦叶!又,这里,我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某一类粗弊生活的苦行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382)

迦叶!这里,我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某一类处在少苦情况(少苦住)的苦行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迦叶!又,这里,我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某一类处在少苦情况的苦行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迦叶!凡我这么如实知道这些苦行者的来处、趣处、死没、往生,那个我怎么会呵责一切苦行,或一向地呵斥、责备一切粗弊生活的苦行者? (383)

迦叶! 有某些贤智的、聪敏的、知异论的[MN.27]、犀利的(马毛贯穿形色的)沙门婆罗门,他们确实以来到慧破坏着恶见云游。我的也与他们一起在某些地方同意,在某些地方不同意: 凡他们对某事说『好』,我们也对那个某事说『好』,凡他们对某事说『不好』,我们也对那个某事说『不好』,我们对那个某事说『不好』,凡他们对某事说『好』。

凡我们对某事说『好』,其他人们也对某事说『好』,凡我们对某事说『不好』,其他人们也对某事说『不好』,凡我们对某事说『不好』,其他人们对某事说『好』,凡我们对某事说『好』,其他人们也对某事说『不好』。(384)审问的谈论

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 『道友们!是否在那些地方不同意,让那些地方保持,在那些地方同意,在那里,请智者们以大师对大师、以僧团对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 『凡这些尊师们的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罪过的、名为有罪过的;不应该被实行

的、名为不应该被实行的;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谁无残留地舍断这些法后转起?沙门乔达摩?又或其他团体的老师尊师们?』(385)

迦叶! 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这么说: 『凡这些尊师们的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罪过的、名为有罪过的;不应该被实行的、名为不应该被实行的;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沙门乔达摩无残留地舍断这些法后转起:比凡又或其他团体的老师尊师们。』迦叶!像这样,在这里,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在那里就大多数称赞我们。(386)

其次, 迦叶! 也请智者们以大师对大师、以僧团对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 『凡这些尊师们的善法、名为善的; 无罪过的、名为无罪过的; 应该被实行的、名为应该被实行的; 圣者适当的、名为圣者适当的; 白的、名为白的, 谁无残留地受持后转起这些法? 沙门乔达摩? 又或其他团体的老师尊师们? 』(387)

迦叶! 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这么说: 『凡这些尊师们的善法、名为善的;无罪过的、名为无罪过的;应该被实行的、名为应该被实行的;圣者适当的、名为圣者适当的;白的、名为白的,沙门乔达摩无残留受持后转起这些法:比凡又或其他团体的老师尊师们。』迦叶!像这样,在这里,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在那里就大多数称赞我们。(388)

其次,也请智者们以大师对大师、以僧团对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 『凡尊师们的这些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罪过的、名为有罪过的;不应该被实行的、名为不应该被实行的;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谁无残留地舍断这些法后转起?乔达摩的弟子僧团?又或其他团体老师尊师们的弟子僧团?』(389)

迦叶! 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这么说: 『凡这些尊师们的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罪过的、名为有罪过的;不应该被实行的、名为不应该被实行的;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对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乔达摩的弟子僧团无残留地舍断这些法后转起:比凡又或其他团体老师尊师们的弟子僧团。』迦叶!像这样,在这里,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在那里就大多数称赞我们。(390)

其次, 迦叶! 也请智者们以大师对大师、以僧团对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 『凡尊师们的这些善法、名为善的; 无罪过的、名为无罪过的; 应实行的、名为应实行的; 圣者适当的、名为圣者适当的; 白的、名为白的, 谁在这些法上完整地受持后转起? 乔达摩的弟子僧团? 又或其他团体老师尊师们的弟子僧团? 』(391)

迦叶!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这么说:『凡这些尊师们的善法、名为善的;无罪过的、名为无罪过的;应该被实行的、名为应该被实行的;圣者适当的、名为圣者适当的;白的、名为白的,乔达摩的弟子僧团无残留受持后转起这些法:比凡又或其他团体的老师尊师们。』迦叶!像这样,在这里,审问的、质问的、追究的智者们在那里就大多数称赞我们。(392)

八支圣道

迦叶!有道、有道迹,如是行道者就将自己知道,将自己看见:『沙门乔达摩正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迦叶!哪个

道以及哪个道迹,如是行道者就将自己知道,将自己看见: 『沙门乔达摩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呢? 就是这八支圣道,即: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迦叶! 这是道、这是道迹,如是行道者就将自己知道,将自己看见: 『沙门乔达摩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393) 苦行着手的谈论

在这么说时,裸行者迦叶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道友!这些苦行着手是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名为沙门身分与名为婆罗门身分: 他是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来者、受邀不住立者。他受用非带来的、非被个别招请的、非邀请的。那个他不从瓮口领受,不从锅口领受,非门槛中间、非棍棒中间、非杵中间、非正在吃的两人、非从孕妇、非从授乳女、非从与男子生活女、非在饥馑时被收集的食物处、非狗出现的场所、非苍蝇群集的场所。非鱼、非肉,饮非榖酒、非果酒、非酸粥。那个他是一家一口团食者,或是二家二口团食者……(中略)或是七家七口者。以一处施物维生,也以二处施物维生……(中略),也以七处施物维生。一天吃一餐,也二天吃一餐……(中略)也七天吃一餐,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他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394)

乔达摩道友!这些苦行着手也是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名为沙门身分与名为婆罗门身分:他是食蔬菜者,或是食稗子者,或是食生米者,或是食大度拉米者,或是食苏苔者,或是食米糠者,或是食饭汁者,或是食胡麻粉者[,或食草者,MN.12,155段],或是食牛粪者,以树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落下果实为食物者。(395)

乔达摩道友!这些苦行着手也是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名为沙门身分与名为婆罗门身分:他穿麻的混织物,也穿裹尸布,也穿粪扫衣,也穿低力刀树皮,也穿羚羊皮,也穿羊皮,也穿茅草衣,也穿树皮衣,也穿木片衣,也穿发毛织物,也穿兽毛织物,也穿猫头鹰羽毛衣。也是拔发须者、拔发须致力实践者,也是常站立者、拒绝座位者,也是蹲踞者、蹲踞勤奋实践者。也躺卧睡在荆棘床垫上,也躺卧在板床上,也躺卧在坚硬地面上,也是单侧躺卧者、着尘垢者。也是住露地者、随处住者。也是吃污物者、腐坏食物的致力实践者,也是不喝饮料者、不喝饮料状态的实践者。也住于为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者。」(396)

苦行着手无益的谈论

「迦叶!即使是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他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而他的这个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未被修习、未被作证,那时他是从沙门身分远离的、从婆罗门身分远离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叶!即使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树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落下果实为食物者,而他的这个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未被修习、未被作证,那时他是从沙门身分远离的、从婆罗门身分远离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

且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叶!即使穿麻衣、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的,而他的这个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未被修习、未被作证,那时他是从沙门身分远离的、从婆罗门身分远离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397)

在这么说时,裸行者迦叶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迦叶!在世间中,这是一般的说法: 『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迦叶!即使是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他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迦叶!而如果以这个程度、以这个苦行着手,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极难做的,这不是适当的言语: 『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

还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仆也能够做这个:『来吧!我成为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我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

迦叶!但因为就在以这个程度之外、以这个苦行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极难做的,因此,这是适当的言语:『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叶!即使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落下果实为食物者,迦叶!而如果以这个程度、以这个苦行着手,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极难做的,这不是适当的言语:『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

还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仆也能够做这个:『来吧!我成为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我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食落下果实者践。』

迦叶!但因为就在以这个程度之外、以这个苦行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极难做的,因此,这是适当的言语: 『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迦叶! 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 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叶!即使穿麻衣、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的,迦叶!而如果以这个程度、以这个苦行着手,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极难做的,这不是适当的言语:『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

还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仆也能够做这个: 『来吧!我穿麻衣、麻的混织物......(中略)我住于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的。』

迦叶!但因为就在以这个程度之外、以这个苦行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极难做的,因此,这是适当的言语:『沙门身分是难做的,婆罗门身分是难做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398)

在这么说时,裸行者迦叶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迦叶!在世间中,这是一般的说法: 『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迦叶!即使是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他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迦叶!而如果以这个程度、以这个苦行着手,沙门或婆罗门是难知的、极难知的,这不是适当的言语: 『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

还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仆也能够知道这个: 『这位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他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

迦叶!但因为就在以这个程度之外、以这个苦行着手之外,沙门或婆罗门是难知的、极难知的,因此,这是适当的言语: 『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叶!即使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落下果实为食物者,迦叶!而如果以这个程度、以这个苦行着手,沙门或婆罗门是难知的、极难知的,这不是适当的言语:『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

还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仆也能够知道这个: 『这位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食落下果实者践。』

迦叶!但因为就在以这个程度之外、以这个苦行着手之外,沙门或婆罗门是难知的、极难知的,因此,这是适当的言语: 『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

迦叶!即使穿麻衣、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的,迦叶!而如果以这个程度、以这个苦行着手,沙门或婆罗门是难知的、极难知的,这不是适当的言语:『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

还有,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女仆也能够知道这个: 『他穿麻衣、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的。』

迦叶!但因为就在以这个程度之外、以这个苦行着手之外,沙门或婆罗门是难知的、极难知的,因此,这是适当的言语: 『沙门是难知的,婆罗门是难知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且以诸漏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及『婆罗门』。」(399)戒定慧的具足

在这么说时,裸行者迦叶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哪个是戒具足?哪个是心具足?哪个是慧具足?」「迦叶!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193[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他具备善的身业、语业,清净的生活维持,戒具足,在诸根上守护门,具备念与正知,已知足。(400)

「迦叶! 而怎样比丘是戒具足者? 迦叶! 这里, 比丘舍断杀生后, 是离杀生者, 住于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耻的、来到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 这是他的戒具足......(中略)(在简略中如同194-210[DN.2「小戒」段落])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祈愿仪式、誓愿仪式......(中略)(在简略中如同211[DN.2「大戒」段落])药草、泻剂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他的戒具足。

迦叶!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戒的自制。迦叶!犹如刹帝利灌顶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敌人。同样的,迦叶!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戒的自制。他具备这个圣戒蕴,感受自身内无过失的安乐,迦叶!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迦叶!这是戒具足.....(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这是他的心具足.....(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这也是他的心具足,迦叶!这是心具足。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这是他的慧具足......(中略)他知道: 『出生已尽, 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这也是他的慧具足,迦叶!这是慧具足。

迦叶!而没有其它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比这个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更上的或更胜妙的。(401)

狮子吼的谈论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戒论者,他们以种种法门称赞戒,迦叶!最高圣戒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好的?而在这里,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戒。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苦行与嫌恶论者,他们以种种法门称赞苦行与嫌恶,迦叶!最高圣苦行与嫌恶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好的?而在这里,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嫌恶。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慧论者,他们以种种法门称赞慧,迦叶!最高圣慧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好的?而在这里,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慧。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解脱论者,他们以种种法门称赞解脱,迦叶!最高圣解脱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好的?而在这里,我就是更好的,即:增上解脱。(402)

迦叶!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会说这个:『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但他在那屋中吼,非在群众中。』『不要这样[说]!』他们应该被回答。『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与在群众中吼。』迦叶!应该这么被回答。

迦叶! 这存在可能性: 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 『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与在群众中吼,但非自信地吼。』『不要这样!』他们应该被回答。『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与在群众中吼,以及自信地吼。』迦叶!应该这么被回答。

迦叶!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与在群众中吼,以及有自信地吼,但他们不询问他问题......(中略)以及他们询问他问题,但他不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中略)以及他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但他不以问题的回答使心喜欢......(中略)以及他以问题的回答使心喜欢,但他们认为不应该被听闻......(中略)以及他们认为应该被听闻,但听闻后他们不明净......(中略)以及听闻后他们不明净......(中略)以及听闻后他们不明净......(中略)以及听闻后他们不解着实行......(中略)以及他们照着实行,但不使实行们喜欢。』『不要这样!』他们应该被回答。『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在群众中吼、有自信地吼、他们询问他问题、他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他以问题的回答使心喜欢、他们认为应该被听闻,听闻后他们得明净、他们作净信的行为、他们照着实行、使实行们喜欢。』迦叶!应该这么被回答。(403)外道别住的谈论

迦叶!有这一次,我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在那里,某位名叫尼拘律的苦行梵行者在增上嫌恶上询问我问题,我在增上嫌恶上回答他询问的问题,而且,在回答的上对我成为极悦意的。」「大德!谁听闻世尊的法后,不会成为极悦意的呢?大德!我听闻世尊的法后,也成为极悦意的。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愿我得到具足戒。」(404)

「迦叶!凡先前为其他外道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别住四个月。经四个月后,发心的比丘们使出家;使受具足戒为比丘状态,但个人差异由我发现。」[SN.12.17]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者;希望受具足戒者别住四个月。经四个月后,发心的比丘们使之出家;使之受具足戒为比丘状态,我将别住四年。 经四年后,请发心的比丘们使出家;使受具足戒为比丘状态。」

裸行者迦叶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还有,已受具足戒不久,住於单独的、隐离的、不放逸的、热心的、自我努力的尊者迦叶不久就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然后尊者迦叶成为阿罗汉之一。(405)

狮子吼大经第八终了。

DN 9/DN.9 玻得播达经

游行者玻得播达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游行者玻得播达与约三百位游行者大游行者群众一起住在茉莉园的一会堂[MN.78],镇头迦树树皮(树群?)的教义议论所处。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406)

那时,世尊想这个:「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行走大致上还太早,让我去茉莉园的一会堂,镇头迦树树皮的教义议论所处去见游行者玻得播达。」那时,世尊去茉莉园的一会堂,镇头迦树树皮的教义议论所处。(407)

当时,游行者玻得播达与大游行者群众一起,吵杂地、高声地、大声地、谈论各种畜生论地坐着,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街道流言)、水井论(井边流言)、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408)

游行者玻得播达看见正从远处到来的世尊。看见后, 使自己的群众静止:

「请尊师们安静,请尊师们不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到来,那位尊者是安静的想要者、安静的称赞者,或许发现安静的群众后,会想应该被往见。」在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保持沉默。(409)

那时,世尊去见游行者玻得播达。那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请世尊来!大德! 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终于作这个安排,即:这里的到来。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

世尊在设置的座位坐下。游行者玻得播达也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游行者玻得播达说这个:

「玻得播达! 现在,在这里为了什么谈论共坐聚集呢?还有,你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是什么?」(410)

想灭的谈论

在这么说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 令这个谈论停止: 凡我们现在共坐谈论的, 大德! 这个谈论世尊之后也将有不难得到的听闻。大德! 在较早的几天前, 当各派沙门婆罗门们在论议堂共坐聚集时, 这个谈论中间出现: 『先生! 如何有想灭呢? 』在这里, 某些这么说: 『无因无缘人(男子)的诸想生起及被灭, 凡在生起时, 在那时是有想者, 凡在被灭时, 在那时是无想者。』像这样一些安立想灭。

其他人这么说它: 『先生!以我,这不会是这样,先生!想是人的真我,而它来到及离去,凡在来到时,在那时是有想者,凡在离去时,在那时是无想者。』像这样一些安立想灭。

其他人这么说它: 『先生!以我,这不会是这样,先生!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门婆罗门,他们拉入及拉走这个人的想,凡在拉入时,在那时是有想者,凡在拉走时,在那时是无想者。』像这样一些安立想灭。

其他人这么说它: 『先生!以我,这不会是这样,先生!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天神,祂们拉入及拉走这个人的想,凡在拉入时,在那时是有想者,凡在拉走时,在那时是无想者。』像这样一些安立想灭。

大德! 那个我关于世尊的忆念就生起: 『啊! 确实是世尊, 啊! 确实是善逝: 凡这些法的善熟练者。』大德! 世尊是熟练者, 世尊是想灭的本性的知者, 大德! 如何有想灭呢? (411)

想生灭有因的谈论

「玻得播达!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无因无缘人的诸想生起及被灭。』从开头他们就有过失,那是什么原因?玻得播达!因为,有因有缘人的诸想生起及被灭,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412)

而什么是学习呢?」世尊说:「玻得播达!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玻得播达!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当他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时,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起;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他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凡他之前的欲想,那个被灭,在那时有离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在那时就是离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

「再者, 玻得播达!比丘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凡他之前的离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那个被灭,在那时有定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在那时就是定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也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世尊说。

「再者, 玻得播达!比丘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 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 凡他之前的定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 那个被灭, 在那时有平静乐微细的真实想, 在那时就是平静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也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凡他之前的平静乐微细的真实想,那个被灭,在那时有不苦不乐微细的真实想,在那时就是不苦不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也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世尊说。

「再者, 玻得播达!比丘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凡他之前的色想,那个被灭,在那时有虚空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在那时就是虚空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也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世尊说。

「再者, 玻得播达!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凡他之前的虚空无边处想,那个被灭,在那时有识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在那时就是识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也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凡他之前的识无边处想,那个被灭,在那时有无所有处微细的真实想,在那时就是无所有处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也是学习:一个想以学习生起,一个想以学习被灭。」世尊说。(413)

「玻得播达!这里,当比丘自己是有想者,他一一从那里次第地触达想的顶点,那位在想的顶点住立者这么想:『当我思惟时是比较恶的,当我不思惟时是比较好的。还有,如果我仍思惟、造作,我的这些想会被灭,以及其他粗的诸想会生起,让我不思惟,同时也不造作。』他不思惟,同时也不造作。当他不思惟、不造作时,那个想被灭,同时也其他粗的想不生起,他触达灭。玻得播达!这样,有次第想灭正知的等至。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是否在这之前像这样从最先次第想灭正知的等至被你以前听闻呢? 」「大德! 这确实不是。大德! 我这么了知世尊所说: 『玻得播达! 这里, 当比丘自己是有想者时, 他一一从那里次第地触达想的顶点, 那位在想的顶点住立者这么想: 「当我思惟时是比较恶的, 当我不思惟时是比较好的。还有, 如果我仍思惟、造作, 我的这些想会被灭, 以及其他粗的诸想会生起, 让我不思惟, 同时也不造作。」他不思惟, 同时也不造作。当他不思惟、不造作时, 那个想被灭, 同时也其他粗的想不生起, 他触达灭。玻得播达! 这样, 有次第想灭正知的等至。』」「是的, 玻得播达!」(414)

「大德!世尊仅安立一个想的顶点,或者,也安立个个想的顶点?」

「玻得播达!我安立一个想的顶点,及安立个个想的顶点。」

「大德! 那么, 如怎样世尊安立一个想的顶点, 及安立个个想的顶点?」

「玻得播达!如一一触达灭,我那样一一安立想的顶点。玻得播达!这样,我安立一个想的顶点,也安立个个想的顶点。」(415)

「大德! 想先生起, 之后智, 或者, 智先生起, 之后想, 或者, 智与想同时生起呢?」

「玻得播达! 想先生起, 之后智。还有, 从想的生起有智的生起, 他这么知道: 『确实, 以这个缘, 我的智生起。』玻得播达! 以这个法门, 这能被知道: 如是, 『想先生起, 之后智。还有, 从想的生起有智的生起。』」(416) 想与真我的谈论

「大德! 想是人的真我, 或者, 想是一, 真我是另一呢? 」

「玻得播达!那么,你理解真我是什么?」

「大德! 我理解真我是粗的、有色的、四大的、物质食物为食的。」

「玻得播达!但,如果你的真我是粗的、有色的、四大的、物质食物为食的,玻得播达!当存在这样时,你的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那样,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就那个这个粗的、有色的、四大的、物质食物为食的真我住立,那时,这个人的一个想生起,以及另一个想被灭。玻得播达!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417)

「大德! 我理解真我是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的、不缺诸根的。」

「玻得播达!但,如果你的真我是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的、不缺诸根的,玻得播达!当存在这样时,你的想也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那样,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就那个这个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的、不缺诸根的真我住立,那时,这个人的一个想生起,以及另一个想被灭。玻得播达!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418)

「大德! 我理解真我是无色的、想所生的。」

「玻得播达!但,如果你的真我是无色的、想所生的,玻得播达!当存在这样时,你的想也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那样,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就那个这个无色的、想所生的真我住立,那时,这个人的一个想生起,以及另一个想被灭。玻得播达!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想正将是一,真我是另一。」(419)

「大德! 那么,以我,能够知道这个: 『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正是一,真我是另一。』吗?」

「玻得播达!以不同见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处修行的、在他处老师的你,这是难知的: 『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正是一,真我是另一。』」

「大德!如果以不同见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处修行的、在他处老师的我,那是难知的:『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正是一,真我是另一。』大德!那么,『世界是常恒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玻得播达!这不被我记说:『世界是常恒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大德!那么,『世界是非常恒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玻得播达!这也不被我记说:『世界是非常恒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大德!那么,『世界是有边的......(中略)世界是无边的......命即是身体.....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死后如来存在.....死后如来不存在.....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死后如来死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玻得播达!这也不被我记说:『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大德! 那么,为何这不被世尊记说?」「玻得播达! 因为,这是不伴随利益的,这是不伴随法的,这是非梵行基础的,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证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因此,这不被我记说。」

「大德!那么,什么被世尊记说?」「玻得播达!『这是苦』被我记说,『这是苦集』被我记说,『这是苦灭』被我记说,『这是导向苦灭道迹』被我记说。」

「大德!那么,为何这被世尊记说?」「玻得播达!因为,这是伴随利益的,这是伴随法的,这是梵行基础的,这对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对涅槃转起,因此,这被我记说。」

「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大德,现在是那个世尊考量的时间。」那时,世尊从座位起来后离开。(420)

那时,当世尊离开不久,那些游行者普遍地以尖刺言语讽刺游行者玻得播达: 「然而,就这样,这位玻得播达尊师对凡任何沙门乔达摩说的,他就对那个大大地随喜: 『这是这样,世尊! 这是这样,善逝! 』然而,我们不了知有任何沙门乔达摩的明确的法被教导: 『世界是常恒的。』或『世界是非常恒的。』或『世界是有边的。』或『世界是无边的。』或『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或『死后如来死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在这么说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那些游行者们说这个: 「先生!我也不了知有任何沙门乔达摩的明确的法被教导: 『世界是常恒的。』或『世界是非常恒的。』……(中略)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沙门乔达摩安立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道迹,还有,对安立的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道迹,像我这样的有智者,怎么会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的为善说的?」(421)

质多象舍利弗与玻得播达的事

那时,经过二、三天,质多象舍利弗与游行者玻得播达去见世尊。抵达后,质多象舍利弗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游行者玻得播达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当世尊离开不久,那些游行者普遍地以尖刺言语讽刺那个我: 『然而,就这样,这位玻得播达尊师对凡任何沙门乔达摩说的,他就对那个大大地随喜: 『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 』然而,我们不了知任何沙门乔达摩的明确的法被教导: 「世界是常恒的。」或「世界是非常恒的。」或「世界是有边的。」或「世界是无边的。」或「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存在。」。 大德!被这么说的我对那些游行者们说这个: 『先生!我也不了知任何沙门乔达摩的明确的法被教导: 「世界是常恒的。」或「世界是非常恒的。」……(中略)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沙门乔达摩安立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道迹,像我这样的有智者,怎么会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的善说的为善说的? 』」(422)

「玻得播达!这些游行者全部都是盲目者、无眼者,你才是他们中单独有眼者。玻得播达!因为明确的诸法被我教导、安立,不明确的诸法也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而哪些是那些不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世界是常恒的』是不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世界是非常恒的』是不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世界是有边的』……(中略)玻得播达!『世界是无边的』……玻得播达!『命即是身体』……玻得播达!『命是一身体是另一』……玻得播达!『死后如来存在』……玻得播达!『死后如来存在』……玻得播达!『死后如来存存。是不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而为何那些被我教导、安立为不明确的法?玻得播达!因为,这些是不伴随利益的、不伴随法的、非梵行基础的,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证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因此,那些被我教导、安立为不明确的法。(423)明确的法

玻得播达!而哪些是那些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呢?玻得播达!『这是苦』是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这是苦集』是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这是苦灭』是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这是导向苦灭道迹』是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而为何那些是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因为,这些是伴随利益的,这些是伴随法的,这些是梵行基础的,这些对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对涅槃转起、因此,那些是明确的法被我教导、安立。(424)

玻得播达!有一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如果被我这么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住于知道着、看见着一向乐的世界吗?』被像这样问,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认知一向乐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吗? 』被像这样问, 他们说: 『不。』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知道: 「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 这是道、这是道迹。」吗? 』被像这样问, 他们说: 『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听闻凡往生一向乐世界的那些天神祂们说话的声音: 「亲爱的先生! 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请你们善实行,亲爱的先生!请你们正直实行,亲爱的先生!我们也已这样实行,已往生一向乐的世界。」吗? 』被像这样问,他们说: 『不。』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呢?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425)

「玻得播达! 犹如男子这么说: 『凡在这个地方上的地方美女, 我想要她、欲求她。』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凡你想要、欲求地方上的美女, 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刹帝利或婆罗门或毘舍或首陀罗? 』被像这样问, 他说: 『不。』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你想要、欲求这地方上的美女, 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这样

的名字或这样的姓?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在像那样的村落或城镇或城市?』被像这样问,他说:『不。』他们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想要、欲求凡你不知道、没看见者?』被像这样问,他说:『是的。』[MN.79]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位男子说的成为无意义的呢?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玻得播达!凡那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如果被我这么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住于知道着、看见着一向乐的世界吗?』被像这样问,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认知一向乐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吗? 』被像这样问, 他们说: 『不。』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知道: 「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 这是道、这是道迹。」吗? 』被像这样问, 他们说: 『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听闻凡往生一向乐世界的那些天神祂们说话的声音: 「亲爱的先生! 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请你们善实行,亲爱的先生!请你们正直实行,亲爱的先生!我们也已这样实行,已往生一向乐的世界。」吗? 』被像这样问,他们说: 『不。』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呢?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426)

「玻得播达! 犹如男子在十字路口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凡你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你知道那个殿堂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 或上、下、中间? 』被像这样问, 他说: 『不。』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你为了登上那个殿堂建造阶梯: 凡你不知道、没看见的? 』被像这样问, 他说: 『是的。』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位男子说的成为无意义的呢?」「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玻得播达!凡那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如果被我这么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住于知道着、看见着一向乐的世界吗?』被像这样问,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认知一向乐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吗? 』被像这样问, 他们说: 『不。』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知道: 「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 这是道、这是道迹。」吗? 』被像这样问, 他们说: 『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 『尊者们! 但, 你们听闻凡往生一向乐世界的那些天神祂们说话的声音: 「亲爱的先生! 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请你们善实行,亲爱的先生!请你们

正直实行,亲爱的先生!我们也已这样实行,已往生一向乐的世界。」吗?』被像这样问,他们说:『不。』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呢?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427)

三种自我的获得

「玻得播达!有[这]三种{我的}自我的获得:粗的自我的获得、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无色的自我的获得。玻得播达!而哪个是粗的自我的获得?有色的、四大的、物质食物为食的,这是粗的自我的获得。哪个是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的、不缺诸根的,这是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哪个是无色的自我的获得呢?无色的、想所生的,这是无色的自我的获得。(428)

玻得播达! 我为了粗的自我的获得之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诸杂染法将被舍断,诸能清净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玻得播达! 又,你会这么想: 『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是「苦的住处」。』玻得播达! 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连同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将是喜悦,连同喜、宁静、念、正知、乐的住处。(429)

玻得播达!我也为了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之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玻得播达!又,你会这么想:『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是「苦的住处」。』玻得播达!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连同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将是喜悦,连同喜、宁静、念、正知的住处。(430)

玻得播达!我也为了无色的自我的获得之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玻得播达!又,你会这么想:『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是「苦的住处」。』玻得播达!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连同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将是喜悦,连同喜、宁静、念、正知的住处。(431)

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那么,哪个是那个粗的自我的获得你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被这么问,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那个粗的自我的获得我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

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 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432)

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那么,哪个是那个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你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被这么问,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那个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我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433)

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那么,哪个是那个无色的自我的获得你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被这么问,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那个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我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否所说的成为有意义的呢?」「大德!确实,在存在这样时,所说的成为有意义的。」(434)

「玻得播达! 犹如男子就在那殿堂下面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凡你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你知道那个殿堂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 或上、下、中间? 』他这么说: 『朋友! 这是那个殿堂我为了其登上建造阶梯: 就在那个殿堂下面。』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那位男子的所说是否成为有意义的呢?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有意义的。」(435)

「同样的,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那么,哪个是那个粗的自我的获得……(中略)那么,哪个是你们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中略)那么,哪个是那个无色的自我的获得你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被这么问,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那个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我们为了其舍断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杂染诸法将被舍断,能清净诸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

玻得播达!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否所说的成为有意义的呢?」「大德!确实,在存在这样时,所说成为有意义的。」(436)

在这么说时,质多象舍利弗对世尊说这个:「大德!凡在有粗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他的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是空虚的、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是空虚的,那时,他的粗的自我的获得是真实的?大德!或凡在有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他的粗的自我的获得是空虚的、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是空虚的,那时,他的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是真实的?大德!或凡在有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他的粗的自我的获得是空虚的、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是空虚的,那时,他的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是真实的?」

「质多!凡在有粗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既不名为(走到称呼)『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无色的自我的获得』,那时,只名为『粗的自我的获得』。质多!凡在有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无色的自我的获得』,那时,只名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那时,既不名为『粗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那时,只名为『无色的自我的获得』。(437)

质多!如果他们这么问你:『过去世你曾存在、你非曾不存在?未来世你将存在、你非将不存在?现在你存在、你非不存在?』质多!被这样问,你怎么回答?」

「大德!如果他们这么问我: 『过去世你曾存在、你非曾不存在? 未来世你将存在、你非将不存在? 现在你存在、你非不存在? 』大德!被这样问,我会这么回答: 『过去世我曾存在、我非曾不存在;未来世我将存在、我非将不存在;现在我存在、我非不存在。』大德!被这样问,我这么回答。」

「质多!那么,如果他们这么问你:『凡过去你有自我的获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未来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凡未来你有自我的获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过去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凡现在你有现在的自我的获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过去的是空虚的,未来的是空虚的?』质多!被这样问,你怎么回答?」

「大德!那么,如果他们这么问我:『凡过去你有自我的获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未来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凡未来你有自我的获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过去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凡现在你有现在的自我的获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过去的是空虚的,未来的是空虚的?』大德!被这样问,我会这么回答:『凡过去我有自我的获得,那就是在那时我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未来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凡未来我将有自我的获得,那就将是在那时我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过去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凡现在我有现在的自我的获得,那就是我的真实的自我的获得,过去的是空虚的,未来的是空虚的。』大德!被这样问,我会这么回答。」(438)

「同样的,质多!凡在有粗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既不名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无色的自我的获得』,那时,只名为『粗的自我的获得』。质多!凡在有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时……(中略)质多!凡在有无色的自我的获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那时,只名为『无色的自我的获得』。(439)

质多! 犹如从牛有牛乳; 从牛乳有凝乳; 从凝乳有生酥; 从生酥有熟酥; 从熟酥有熟酥醍醐, 凡在是牛乳时, 那时, 既不名为『凝乳』, 也不名为『生酥』, 也不名为『熟酥醍醐』, 那时, 只名为牛乳; 凡在是凝乳时……(中略)是生酥时……(中略)是熟酥时……(中略)质多!凡在是熟酥醍醐时, 那时, 既不名为『牛乳』,也不名为『凝乳』,也不名为『生酥』,也不名为『熟酥』,那时,只名为熟酥醍醐。同样的,质多!凡在有粗的自我的获得时……(中略)质多!凡在有意所生的自

我的获得时……(中略)质多!凡在有无色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自我的获得,也不名为意所生的自我的获得,那时,只名为无色的自我的获得。质多!这是世间的通称、世间的语言、世间的惯用语、世间的安立,如来以那些无执取地说。」(440)

在这么说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说这个: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 太师大了,大德!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441)质多象舍利弗的受具足戒

又,质多象舍利弗对世尊说这个:「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愿我得到具足戒。」(442)

质多象舍利弗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还有,已受具足戒不久,住於单独的、隐离的、不放逸的、热心的、自我努力的与群众一起的尊者质多象舍利弗不久就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然后尊者质多象舍利弗成为众阿罗汉之一。(443)

玻得播达经第九终了。

DN 10/DN.10 苏玻经

学生婆罗门苏玻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在世尊般涅槃不久, 尊者阿难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住在舍卫城。(444)

那时, 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召唤某位学生婆罗门:

「来! 学生婆罗门! 你去见沙门阿难, 抵达后, 请你以我的名义向沙门阿难询问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 『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询问阿难尊师: 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 』以及请你这么说: 『请阿难尊师出自怜愍, 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 那就好了! 』」(445)

「是的,尊师!」那位学生婆罗门回答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后,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学生婆罗门对尊者阿难说这个:「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询问阿难尊师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且这么说:『请阿难尊师出自怜愍,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那就好了!』」(446)

在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那位学生婆罗门说这个:「学生婆罗门!这不是适当的时机,今日有适量药物被我喝饮,或许明日取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去。」

「是的,尊师!」那位学生婆罗门回答学尊者阿难后,从座位起来后去见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抵达后,那位学生婆罗门对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说这个:「我以尊师的名义对那位阿难尊师说这个:『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询问阿难尊师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且这么说:「请阿难尊师出自怜愍,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那就好了!」』尊师!在这么说时,沙门阿难对我说这个:『学生婆罗门!这不是适当的时机,今日有适量药物被我喝饮,或许明日取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去。』尊师!这所作的也就只这个程度,因为那位阿难尊师都对明天的前来给机会。」(447)

那时,那夜过后,尊者阿难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以介达葛比丘为随从沙门,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尊者阿难说这个:

「阿难尊师是那位乔达摩尊师的长时间侍者、近侍者、近行者,阿难尊师会知道这个:那位乔达摩尊师是该诸法的称赞者,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住立)、确立,阿难尊师!乔达摩尊师是哪些法的称赞者,以及在哪里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448)

「学生婆罗门!世尊是三蕴的称赞者,以及在那里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哪三个?圣戒蕴、圣定蕴、圣慧蕴,学生婆罗门!那位世尊是这三蕴的称赞者,以及在那里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449)

戒蕴

「阿难尊师!那么,哪个是那个圣戒蕴: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其称赞者,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

「学生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屋主,或屋主之子,或在某个族姓中再生者听闻那个法。他听闻那个法后在如来处得到信,具备那个信之得到的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以居住的家,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的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他过些时候舍弃(舍断)少的财富聚集,或舍弃大的财富聚集后;舍弃少的亲属圈,或舍弃大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成为这样出家者的他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他具备善的身业、语业,清净的生活维持,戒具足,在诸根上守护门,具备念与正知,已知足。(450)

学生婆罗门! 而怎样比丘是戒具足者? 学生婆罗门! 这里, 比丘舍断杀生后, 是离杀生者, 住于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耻的、来到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学生婆罗门! 又, 凡比丘舍断杀生后, 是离杀生者, 住于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耻的、来到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 这是关于他的戒。(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4-210[DN.2「小戒」段落]使之被细说)

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祈愿仪式、誓愿仪式、鬼神仪式、居地仪式、使元气旺盛仪式、使性无能仪式、房地仪式、房地准备仪式、洗净、沐浴、献供、催吐剂、泻药、向上泻药、向下泻药、头的泻药、耳油药、眼药水、灌鼻、药膏、涂油、眼科、外科、儿科、根药的随给与、药草的泻剂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学生婆罗门!凡又或,如一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吃信施物后,他们像这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祈愿仪式、誓愿仪式……(中略)药草、泻剂等,像这样,是离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他的戒。(451)

学生婆罗门!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戒的自制。学生婆罗门!犹如刹帝利灌顶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敌人。同样的,学生婆罗门!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他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恐怖,即:从戒的自制。他具备这个圣戒蕴,感受自身内无过失的安乐,学生婆罗门!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452)

学生婆罗门! 这是那个圣戒蕴: 那位世尊是其称赞者, 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而在这里, 仍有更应该被作的。」

「不可思议啊,阿难尊师!未曾有啊,阿难尊师!阿难尊师!而那个这个圣戒蕴是圆满的,非不圆满,阿难尊师!而这么圆满的圣戒蕴,从这里之外,我没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看见。阿难尊师!而这么圆满的圣戒蕴,从这里之外的其他沙门婆罗门如果在自己上看见,他们就以那个程度成为悦意的:『这个情形足够,这个情形已作,我们的沙门义已达到,没有任何更应该被我们作的。』然而,阿难尊师这么说:『而在这里,仍有更应该被作的。』(453)

定蕴

阿难尊师!那么,哪个是那个圣定蕴: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其称赞者,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

「学生婆罗门! 而怎样比丘是在诸根上守护门者? 学生婆罗门! 这里, 比丘以眼见色后, 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 因那个理由, 贪婪、忧诸恶不善法会流入那位住于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为了那个的自制, 守护眼根, 在眼根上来到自制; 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 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 因那个理由, 贪婪、忧诸恶不善法会流入那位住于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为了那个的自制, 保护意根, 在意根上来到自制。他具备这个圣根自制, 感受自身内不受害的安乐, 学生婆罗门! 这样, 比丘是在诸根上守护门者。(454)

学生婆罗门! 而怎样比丘具备念与正知? 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前视环视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肢体]屈伸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大衣、钵、衣服的受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状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学生婆罗门! 这样, 比丘具备念与正知。(455)

学生婆罗门! 而怎样比丘是知足者? 学生婆罗门! 比丘是知足者: 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学生婆罗门! 比丘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为知足,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学生婆罗门! 这样,比丘是知足者。(456)

他具备这个圣戒蕴、[具备这个圣知足、]具备这个圣根自制、具备这个圣念与正知,亲近远离(独居)的卧坐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餐后已从施食返回,坐下,盘腿、定置端直的身体、创建面前的念后。(457)

他舍断世间中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净化。舍断恶意瞋怒后,住于无瞋害心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使心从恶意瞋怒净化。舍断惛沈睡眠后,住于离惛沈睡眠的、有光明想的、具念的、正知的,使心从惛沈睡眠净化。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的、内心寂静的,使心从掉举后悔净化。舍断疑惑后,住于度脱疑惑的、在诸善法上无疑的,使心从疑惑净化。(458)

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拿借款后从事诸事业, 他的那些事业成功, 凡那些旧借款, 对那些, 他作终结, 且更有剩余的为他妻子的扶养。他这么想: 『我之前拿借款后从事

诸事业,那个我的那些事业成功,凡那些旧借款,对那些,那个我作终结,且更有剩余的为我妻子的扶养。』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459)

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他喜欢,以及在他的身体中没有足够的力气。他过些时候从那个病被释放,食物使他喜欢,以及在他的身体中有足够力气。他这么想:『我之前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食物不使我喜欢,以及在我的身体中没有足够的力气,那个我现在从那个病被释放,食物使我喜欢,以及在我的身体中有足够的力气。』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460)

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被监禁在监狱中,他过些时候从那个监禁平安地、无恐惧地被释放,且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他这么想: 『我之前被监禁在监狱中,那个我现在从那个监禁平安地、无恐惧地被释放,且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461)

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过些时候从那个奴隶境遇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脱离奴隶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这么想: 『我之前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非去想要到的地方者,那个我现在从那个奴隶境遇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脱离奴隶者、去想要到的地方者。』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462)

学生婆罗门! 犹如有财富、有财产的男子走上饥馑的、有恐怖的旷野道路,他过些时候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安稳地、无恐怖地抵达村落边界,他这么想: 『有财富、有财产的我之前走上饥馑的、有恐怖的旷野道路,那个我现在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安稳地、无恐怖地抵达村落边界。』他从那个因由得到欣悦,到达喜悦。(463)

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如借款、如疾病、如监狱、如奴隶、如旷野道路般这样看这些在自己上未舍断的五盖。(464)

学生婆罗门! 犹如无借款、如无疾病、如监禁释放、如脱离奴隶者、如安稳目的地,大王! 同样的,比丘看这些在自己上已舍断的五盖。(465)

对那位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起;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466)

他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离而生喜、乐布满的。

学生婆罗门! 犹如熟练的浴仆或浴仆的徒弟在铜皿中撒布沐浴粉后,以水一一浇注 地混合,那个这沐浴粉团成为跟随湿润的、到达湿润的,且内外被湿润遍布无漏出。同 样的,学生婆罗门! 比丘以离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 全身没有任何不被离而生喜、乐布满的,学生婆罗门! 又,凡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 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就使这 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离而生喜、乐布满的,这是关 于他的定。(467)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乐布满的。

学生婆罗门! 犹如有涌泉的深水池,它在东方既没有水的入口,在西方也没有水的入口,在北方也没有水的入口,在南方也没有水的入口,且天不经常适当地随给与水流,那时,冷水水流就从那个水池涌出后,以冷水使那个水池满溢、灌满、充满、遍满,那个水池没有任何不被冷水布满的。同样的,学生婆罗门! 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 又,凡比丘从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定而生喜、乐布满的,这也是关于他的定。(468)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他以无喜的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无喜的乐布满的。

学生婆罗门! 犹如在青莲池中,或在红莲池中,或在白莲池中,一些在水中生的、在水中长的、跟随水沈在里面养育的青莲或红莲或白莲,那些从顶端直到根为止被冷水满溢、灌满、充满、遍满,那个全部青莲或红莲或白莲没有任何不被冷水布满的。同样的,学生婆罗门! 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 又,凡比丘从喜的褪去……(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三禅,他以无喜的乐就使这个身体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无喜的乐布满的,这也是关于他的定。(469)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他以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就这个身布满后而坐,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布满的。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以白衣包含头地裹覆后而坐,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白衣布满的。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又,凡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他以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就这个身布满后而坐,他的全身没有任何不被遍纯净的、皎洁的心布满的,这也是关于他的定。(470)

学生婆罗门!这是那个圣定蕴:那位世尊是其称赞者,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而在这里,仍有更应该被作的。」

「不可思议啊,阿难尊师!未曾有啊,阿难尊师!阿难尊师!而那个这个圣定蕴是圆满的,非不圆满,阿难尊师!而这么圆满的圣定蕴,从这里之外,我没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看见。阿难尊师!而这么圆满的圣定蕴,从这里之外的其他沙门婆罗门如果在自己上看见,他们就以那个程度成为悦意的:『这个情形足够,这个情形已作,我们的沙门义已达到,没有任何更应该被我们作的。』然而,阿难尊师这么说:『而在这里,仍有更应该被作的。』(471)

慧蕴

阿难尊师!那么,哪个是那个圣慧蕴: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其称赞者,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他这么知道: 『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积聚的、无常-涂身-按摩-破坏-分散法,还有,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

学生婆罗门! 犹如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宝珠,在那里,它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放置它在手掌上后省察: 『这个是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宝珠,在那里,它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学生婆罗门! 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于智与见,他这么知道: 『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的、父母生成的、米粥积聚的、无常-涂身-按摩-破坏-分散法,还有,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学生婆罗们! 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到达不动时,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他这么知道: 『……(中略)在这里被结缚。』这是关于他的慧。(472)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身体: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的、不缺诸根的。

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从芦苇拉出鞘,他这么想: 『这是芦苇,这是鞘;芦苇是一,鞘是另一个,鞘被从芦苇拉出。』学生婆罗门! 又或,犹如男子从剑鞘拉出剑,他这么想: 『这是剑,这是剑鞘;剑是一,剑鞘是另一个,剑被从剑鞘拉出。』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从蛇蜕拉起蛇,他这么想: 『这是蛇,这是蛇蜕;蛇是一,蛇蜕是另一个,蛇被从蛇蜕拉起。』同样的,学生婆罗门! 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 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身体:有色的、意所生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中略)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3)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神通种类: 他体验各种神通种类: 是一个后变成多个,又,是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盘腿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学生婆罗门! 犹如熟练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粘土中制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制品。学生婆罗门! 又或, 犹如熟练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在善作工的象牙上制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制品。学生婆罗门! 又或, 犹如熟练的金匠或金匠的徒

弟在善作工的黄金上制作、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黄金制品。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神通种类:他体验各种神通种类: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中略)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4)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天耳界: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二者的声音:「天与人,以及在远处、近处。」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是旅途中的行走者,他能听到大鼓声、小鼓声、螺、小腰鼓、鑵鼓声,他这么想:『这是大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螺、小腰鼓、鑵鼓声。』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天耳界: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二者的声音:「天与人,以及在远处、近处。」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5)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他心智:他对其他众生、其他个人以心熟知心后知道: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或知道离贪的心为『离贪的心』,或知道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或知道离痴的心为『离痴的心》,或知道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或知道离痴的心为『离痴的心』,或知道收敛的心为『收敛的心』,或知道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或知道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或知道非广大的心为『非广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无更上的心为『无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脱的心为『已解脱的心』,或知道未解脱的心》。

学生婆罗门! 犹如年轻、年少、喜好装饰之类的女子或男子,当在镜中,或在遍净、洁净、清澈的水钵中省察自己的面相时,知道有黑痣为『有黑痣』,或知道无黑痣为『无黑痣』。同样的,学生婆罗门! 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 又,凡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他心智:他对其他众生、其他个人以心熟知心后知道: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中略)知道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6)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前世住处回忆智。他回忆(随念)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被再生在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

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从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又从那个村落走到其它村落, 他从那个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他这么想:『我从自己的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 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这么沉默,又从那个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又在那里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这么沉默,那个我从那个村落就返回自己的村落。』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前世住处回忆智。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7)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众生死亡往生智,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确实,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恶行、具备语恶行、具备意恶行,是对圣者斥责者、邪见者、邪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或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善行、具备语善行、具备意善行,是对圣者不斥责者、正见者、正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善趣、天界。』像这样,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

学生婆罗门! 犹如在十字路中央的宫殿,有眼的男子们站在那里能看见进出家、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在十字路中央坐着的人们,他这么想:『这些人进入家;这些出去;这些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这些坐在十字路中央。』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众生死亡往生智,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8)

在心是这样入定的、遍纯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随杂染的、柔软的、适合作业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抽出心使转向诸漏的灭尽智。他如实知道: 『这是苦集。』如实知道: 『这是苦灭。』如实知道: 『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知道: 『这些是漏。』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灰。』如实知道: 『这是漏集。』如实知道: 『这是漏灰。』如实知道: 『这是异向漏灭道迹。』当他这样知、这样见时,心从欲漏被解脱,心也从有漏被解脱,心也从无明漏被解脱。在已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知道: 『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

学生婆罗门! 犹如在山谷中有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湖沼,在那里,在岸边站立的有眼男子看见牡蛎贝类,及砂砾小石,及行进的停止的鱼群,他这么想:『这个湖沼是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在那里,有这些牡蛎贝类,及砂砾小石,及行进的停止的鱼群。』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又,凡在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诸漏的灭尽智。他如实知道:『这是苦。』……(中略)如实知道:『这是导向漏灭道迹。』当他这样知、这样见时,心从欲漏被解脱,心也从有漏被解脱,心也从无明漏被解脱。在已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这也是关于他的慧。(479)

学生婆罗门! 这是那个圣慧蕴: 那位世尊是其称赞者, 以及于该处劝导这人们使安顿、确立。而在这里, 没有更应该被作的。」

「不可思议啊,阿难尊师!未曾有啊,阿难尊师!阿难尊师!而那个这个圣慧蕴是圆满的,非不圆满,阿难尊师!而这么圆满的圣慧蕴,从这里之外,我没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看见。而在这里,没有更应该被作的。太伟大了,阿难尊师!太伟大了,阿难尊师!阿难尊师!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阿难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阿难尊师!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阿难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480)

苏玻经第十终了。

DN 11/DN.11 给哇得经

屋主之子给哇得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那难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

那时,屋主之子给哇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之子给哇得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 这那烂陀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在世尊上极净信的,大德! 请世尊指示一位比丘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那就好了! 这那烂陀在世尊上将更多量地极净信。」

在这么说时, 世尊对屋主之子给哇得说这个:

「给哇得!我不对比丘们教导这样的法: 『比丘们!来!请你们对白衣在家人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481)

第二次,屋主之子给哇得又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我非攻击世尊,而是,我这么说:『大德!这那烂陀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在世尊上极净信的,大德!请世尊指示一位比丘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那就好了!这那烂陀在世尊上将更多量地极净信。』」

第二次, 世尊又对屋主之子给哇得说这个:

「给哇得!我不对比丘们教导这样的法: 『比丘们!来!请你们对白衣在家人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

第三次、屋主之子给哇得又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我非攻击世尊,而是,我这么说:『大德!这那烂陀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在世尊上极净信的,大德!请世尊指示一位比丘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那就好了!这那烂陀在世尊上将更多量地极净信。』」(482)神通神变

「给哇得!有这三种神变被我以证智自作证后宣说,哪三种?神通神变、读心(记心)神变、教诫神变。(483)

给哇得!而什么是神通神变呢?给哇得!这里,比丘体验各种神通种类:是一个后变成多个,又,是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盘腿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某位对那个有信者、净信者看见那位比丘正体验着各种神通种类:是一个后变成多个,又,是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盘腿

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那位对那个有信者、净信者告诉某位无信者、无净信者: 『实在不可思议啊, 先生! 实在未曾有啊, 先生! 沙门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 那个我看见比丘正体验着各种神通种类: 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 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中略)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那位对那个无信者、无净信者会对那位有信者、净信者这么说: 『先生! 有名叫见 达哩的咒(明),以那个,那位比丘体验各种神通种类: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 后变成一个......(中略)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给哇得!你怎么想它:是否那位对那个无信者、无净信者会对那位有信者、净信者这么说呢?」「大德!会说。」「给哇得!看见在神通神变上这个过患的我以神通神变厌恶、羞耻、嫌恶。(484)

读心神变

给哇得!而什么是读心神变呢?给哇得!这里,比丘告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寻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

某位对那个有信者、净信者看见那位比丘告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寻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 『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那位对那个有信者、净信者告诉某位无信者、无净信者: 『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门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 那个我看见比丘告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寻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 「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

那位对那个无信者、无净信者会对那位有信者、净信者这么说: 『先生! 有名叫摩尼葛的咒,以那个,那位比丘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也告知所寻思的,也告知所伺察的:「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

给哇得!你怎么想它:是否那位对那个无信者、无净信者会对那位有信者、净信者这么说呢?」「大德!会说。」「给哇得!看见在读心神变上这个过患的我以读心神变厌恶、羞耻、嫌恶。(485)

教诫神变

给哇得!而什么是教诫神变呢?给哇得!这里,比丘这么教诫: 『你们要这么寻思,你们不要这么寻思;你们要这么作意,你们不要这么作意;你们要舍断这个,你们要进入后住于这个。』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

再者,给哇得!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给哇得!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中略)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中略)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他知

道: 『出生已尽, 梵行已完成, 应该被作的已作, 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给哇得! 这也被称为教诫神变。给哇得! 这三种神变被我以证智自作证后宣说。(486) 大种灭寻求者比丘的事

给哇得!从前,就在这个比丘僧团中,某位比丘这样心的深思生起:『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487)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进入像这样的定,如是,在定中心中出现使至天的道路。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四大王天的天神们,抵达后,对四大王天的天神们说这个:『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在这么说时,四大王天的天神们对那位比丘说这个:『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有四大王,是比我们更优胜者与更胜妙者,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488)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四大王,抵达后,对四大王说这个: 『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给哇得!在这么说时,四大王对那位比丘说这个: 『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有名叫三十三天天神们,是比我们更优胜者与更胜妙者,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489)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三十三天天神们,抵达后,对三十三天天神们说这个: 『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给哇得!在这么说时,三十三天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说这个: 『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有名叫天帝释,是比我们更优胜者与更胜妙者,他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490)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天帝释,抵达后,对天帝释说这个:『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给哇得!在这么说时,天帝释对那位比丘说这个:『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有名叫焰摩天的天神……(中略)名叫善焰摩的天子……名叫兜率天的天神……名叫满足的天子……名叫化乐天的天神……名叫善化作的天子……名叫他化自在天的天神……名叫自在的天子,是比我们更优胜者与更胜妙者,他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491)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自在天子,抵达后,对自在天子说这个: 『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给哇得!在这么说时,自在天子对那位比丘说这个: 『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有名叫梵众天的天神们,是比我们更优胜者与更胜妙者,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492)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入像这样的定,如是,在定中心中出现使至梵天的道路,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梵众天的天神们,抵达后,对梵众天的天神们说这

个: 『朋友们!这四大,即: 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给哇得!在这么说时,梵众天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说这个: 『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 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有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是比我们更优胜者与更胜妙者,他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

『朋友们!那么,现在那位大梵天在哪里?』『比丘!我们也不知道梵天之处,或去梵天之处,或梵天在哪里,比丘!但如是诸相被看见:光明被生,光亮出现,梵天将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相,即:光明被生,光亮出现。』给哇得!那时,那位大梵天不久就出现。(493)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那位大梵天,抵达后,对那位大梵天说这个:『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给哇得!在这么说时,那位大梵天对那位比丘说这个:『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

给哇得!第二次,那位比丘又对那位大梵天说这个:『朋友!我不这么问你:「你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朋友!但我这么问你:「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第二次,那位大梵天又对那位比丘说这个:『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给哇得!第三次,那位比丘又对那位大梵天说这个:『朋友!我不这么问你:「你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朋友!但我这么问你:「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494)

给哇得!那时,那位大梵天在手臂捉住那位比丘后,离开在一旁后,对那位比丘说这个: 『比丘!这些梵众天的天神们这么知道我: 「没有任何梵天不知道的,没有任何梵天没见过的,没有任何梵天未发现的,没有任何梵天未作证的。」因此,我在他们的面前不回答。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残余地被灭之处,比丘!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凡你越过那位世尊后,在外面来到遍求这个问题的解答。比丘!请你去,就去见那位世尊后,请你问这个问题,而你应该如世尊为你解答那样忆持它。』(495)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我的面前。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向我问讯后,在一旁坐下。给哇得!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对我说这个:『大德!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496)

寻岸鸟的譬喻

给哇得!在这么说时,我对那位比丘说这个: 『比丘! 从前, 航海的商人们取寻岸鸟后,以船进入海洋,在未看见岸时,他们释放寻岸鸟。牠就走到东方,走到南方,走到西方,走到北方,走到上方,走到四方的中间方。如果牠无论在何处看见岸,就成为像这样去者。但如果牠无论在何处没看见岸,就返回那艘船[AN.6.54]。同样的,比丘!当你直到梵天世界为止遍求这个问题的解答未得到时,那时,就返回在我的面前。比丘!这个问题不应该被这么问: 「大德!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497)

比丘! 而这个问题应该被这么问:

「在哪里水与地,火与风不坚立(坚固站立)?

在哪里长与短,细粗、净不净,

在哪里名与色,被破灭无余?」(498)

在那里,解答是:

「识是不显现的, 无边的、全面光明的[MN.49],

在这里水与地,火、风不坚立。

在这里长与短,细粗、净不净,

在这里名与色,被破灭无余,

以识的灭,在这里这个被破灭。」』」(499)

世尊说这个, 悦意的屋主之子给哇得欢喜世尊的所说。(500)

给哇得经第十一终了。

DN 12/DN.12 罗希者经

罗希者婆罗门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憍萨罗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沙勒哇低 葛。

当时,罗希者婆罗门住在沙勒哇低葛: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 国王财产的,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501)

当时,罗希者婆罗门这样恶的恶见生起: 「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犹如就切断旧的系缚后,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这是恶贪法的具足,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502)

罗希者婆罗门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沙勒哇低葛,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他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又,有像那样阿罗汉的看见,那就好了!」(503)

那时, 罗希者婆罗门召唤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

「来! 亲爱的柔西葛! 你去见沙门乔达摩, 抵达后, 请你以我的名义询问沙门乔达摩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 『乔达摩尊师! 罗希者婆罗门询问乔达摩尊师: 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 』以及请你这么说: 『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罗希者婆罗门的明天的食事。』」(504)

「是的,先生!」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回答罗希者婆罗门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对世尊说这个:「大德!罗希者婆罗门向世尊询问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且这么说:『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罗希者婆罗门的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505)

那时,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知道世尊同意了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去见罗希者婆罗门,抵达后,对罗希者婆罗门说这个: 「我们以尊师的名义向那位世尊说: 『大德! 罗希者婆罗门向世尊询问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且这么说: 「大德! 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罗希者婆罗门的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506)

那时,那夜过后,罗希者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软食后,召唤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来!亲爱的柔西葛!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你通知沙门乔达摩时候已到:『乔达摩尊师!是时间,食事已完成。』」

「是的,先生!」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回答罗希者婆罗门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为世尊通知时间:「大德!是时间,食事已完成。」(507)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沙勒哇低葛。当时,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是紧紧在世尊后面跟随者。那时,理发师兼浴仆柔西葛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罗希者婆罗门这样恶的恶见生起:『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犹如就切断旧的系缚后,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这是恶贪法的具足,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请世尊使罗希者婆罗门从这个恶的恶见远离,那就好了!』

「柔西葛!或许会,柔西葛!或许会。」

那时, 世尊去罗希者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 在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罗希者婆罗门以胜妙的硬食、软食亲手款待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使满足。(508)

对罗希者婆罗门的质问

那时,对已食、手离钵的世尊,罗希者婆罗门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世 尊对在一旁坐下的罗希者婆罗门说这个:

「罗希者!传说是真的?你的这样恶的恶见生起:『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犹如就切断旧的系缚后,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这是恶贪法的具足,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是的、大德!」

「罗希者! 你怎么想它: 是否你居住在沙勒哇低葛呢? 」

「是的、大德!」

「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罗希者婆罗门居住在沙勒哇低葛,凡在沙勒哇低葛中有生起与生产者,罗希者婆罗门应该单独受用那个,不应该给与其他人。』他是这样说者。凡依你生活者,对他们是形成障碍者,或否?」

「乔达摩尊师!形成障碍者。」

「当是形成障碍者时,对他们是怜愍者,或不怜愍者?」

「乔达摩尊师!不怜愍者。」

「不怜愍者的在他们上慈的心被现起, 或敌对的?」

「乔达摩尊师! 敌对的。」

「在敌对的心被现起时,是邪见或正见?」

「乔达摩尊师!邪见。」

「罗希者!我说、邪见者有两个趣处中某个趣处:地狱或畜生界。」(509)

「罗希者!你怎么想它:是否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与憍萨罗呢?」「是的,大德!」

「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与憍萨罗,凡在迦尸与憍萨罗中有生起与生产者,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应该单独受用,不应该给与其他人。』他是这样说者。凡你们连同其他人依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生活者,对他们是形成障碍者,或否?」

「乔达摩尊师!形成障碍者。」

「当是形成障碍者时,对他们是怜愍者,或不怜愍者?」

「乔达摩尊师!不怜愍者。」

「不怜愍者的在他们上慈的心被现起,或敌对的?」

「乔达摩尊师! 敌对的。」

「在敌对的心被现起时,是邪见或正见?」

「乔达摩尊师! 邪见。」

「罗希者!我说, 邪见者有两个趣处中某个趣处: 地狱或畜生界。」(510)

「罗希者!确实,像这样,凡如果这么说: 『罗希者婆罗门居住在沙勒哇低葛,凡在沙勒哇低葛中生起与生产,罗希者婆罗门应该单独受用那个,不应该给与其他人。』他是这样说者。凡依你生活者,对他们是形成障碍者。当是形成障碍者时,是不怜愍者。不怜愍者的敌对的心被现起。在敌对的心被现起时,是邪见。同样的,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 『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犹如就……(中略)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他是这样说者。凡那些善男子们来如来宣说的法律中证得像这样卓越的特质: 作证入流果,及作证一来果,及作证不还果,及作证阿罗汉果,以及凡这些为了天状态的出生使天界胎遍熟者,对他们是形成障碍者,当是形成障碍者时,是不怜愍者。不怜愍者的敌对的心被现起。在敌对的心被现起时,是邪见。罗希者!我说,邪见者有两个趣处中某个趣处: 地狱或畜生界。(511)

罗希者!确实,像这样,凡如果这么说: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与憍萨罗,凡在迦尸与憍萨罗中有生起与生产者,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应该单独受用,不应该给与其他人。』他是这样说者。凡你们连同其他人依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生活者,对他们是形成障碍者。当是形成障碍者时,是不怜愍者。不怜愍者的敌对的心被现起。在敌对的心被现起时,是邪见。同样的,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 『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犹如就切断旧的系缚后,作另一个新的系缚……(中略)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他是这样说者。凡那些善男子们来如来宣说的法律中证得像这样卓越的特质: 作证入流果,及作证一来果,及作证不还果,及作证阿罗汉果,以及凡这些为了天状态的出生使天界胎遍熟者,对他们是形成障碍者,当是形成障碍者时,是不怜愍者,不怜愍者的敌对的心被现起,在敌对的心被现起时,是邪见。罗希者!我说,邪见者有两个趣处中某个趣处: 地狱或畜生界。(512)

三种应得呵责者

罗希者!有这三种大师,凡在世间中是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哪三种?罗希者!这里,某位大师凡为了利益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他的那个沙门义没被达到。他没达到那个沙门义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不想要听、不倾耳、不使诸了知对心现起,以及从大师的教说脱离后转起。他应该这么被呵责:『尊者为了利益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你的那个沙门义没被达到,你没达到那个沙门义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那个你的弟子们不想要听、不倾耳、不使诸了知对心现起,以及从大师的教说脱离后转起。犹如就在倒退者上追求(爬行上去),或抱拥脸转开者。同样的,我说,这样这是恶贪法的具足,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罗希者!这是第一种大师,凡在世间中是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513)

再者,罗希者!这里,某位大师凡为了利益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他的那个沙门义没被达到。他没达到那个沙门义后,对弟子们教导法: 『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想要听、倾耳、使诸了知对心现起,以及不从大师的教说脱离后转起。他应该这么被呵责: 『尊者为了利益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你的那个沙门义没被达到。你没达到那个沙门义后,对弟子们教导法: 「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那个你的弟子们想要听、倾耳、使诸了知对心现起,以及不从大师的教说脱离后转起。犹如就舍去自己的田后,想他人田应该被除草。同样的,我说,这样这是恶贪法的具足,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 』罗希者!这是第二种大师,凡在世间中是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514)

再者,罗希者!这里,某位大师凡为了利益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他的那个沙门义被达到,他达到那个沙门义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不想要听、不倾耳、不使诸了知对心现起,以及从大师的教说脱离后转起。他应该这么被呵责:『尊者为了利益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你的那个沙门义被达到。你达到那个沙门义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那个你的弟子们不想要听、不倾耳、不使诸了知对心现起,以及从大师的教说脱离后转起。犹如就切断旧的系缚后,作另一个新的系缚。同样的,我说,这样这是恶贪法的具足,因为,其他人将对其他人作什么?』罗希者!这是第三种大师,凡在世间中是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

罗希者!这些是三种大师,凡在世间中是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515) 不应得呵责的大师

在这么说时, 罗希者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那么,有任何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

「罗希者!有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

「乔达摩尊师!哪位是那位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

「罗希者!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罗希者!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罗希者!凡在大师处,弟子证得像这样卓越的特质,罗希者!这位是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中略)罗希者!凡在大师处,弟子证得像这样卓越的特质,罗希者!这位也是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他抽出心使转向智与见,罗希者!凡在大师处,弟子证得像这样卓越的特质,罗希者!这位也是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罗希者!这位也是大师,凡在世间中是不应得呵责者。还有,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那个可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516)

在这么说时,罗希者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 犹如男子在头发处抓住正跌落地狱断崖的男子后, 拉起后使住立在陆地上。同样的, 正掉落地狱断崖的我被乔达摩尊师拉起后已使住立在陆地上。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乔达摩尊师! 犹如扶正颠倒的, 或揭开隐藏的, 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 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 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这个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 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 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517)

罗希者经第十二终了。

DN 13/DN.13 三明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憍萨罗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名叫玛那沙葛德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住在玛那沙葛德北边玛那沙葛德的阿致罗筏底河畔芒果园中。(518)

当时,众多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居住在玛那沙葛德,即:郑计婆罗门、大鲁科婆罗门、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若奴索尼婆罗门、杜铁亚婆罗门以及其他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519)

那时,当学生婆罗门袜谢德与婆罗堕若步行状态散步、漫步时,在道非道上的谈论 生起。那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这么说: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凡这个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

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也这么说: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 这是笔直的路径, 是出离的, 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 凡这个被大鲁科婆罗门说。」

学生婆罗门袜谢德既不能够说服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也不能够说服学生婆罗门袜谢德。(520)

那时, 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召唤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

「婆罗堕若!这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住在玛那沙葛德北边玛那沙葛德的阿致罗筏底河畔芒果园中。又,对那位乔达摩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来!婆罗堕若尊师!我们将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我们将问沙门乔达摩这个道理,我们将如沙门乔达摩为我们解答那样忆持它。」

「是的, 尊师!」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回答学生婆罗门袜谢德。(521) 道非道的谈论

那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这里,当我们步行状态散步、漫步时,在道非道上的谈论生起。我这么说:『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凡这个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说这个:『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凡这个被大鲁科婆罗门说。』乔达摩尊师!在这里,在义理上就有争执,有争辩,有异执。」(522)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你这么说:『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凡这个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这么说:『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凡这个被大鲁科婆罗门说。』袜谢德!然而,你们的争执在哪里?争辩在哪里?异执在哪里?」(523)

「乔达摩尊师!在道非道上。乔达摩尊师!任何婆罗门都安立种种道:阿达哩亚婆罗门、低低哩亚婆罗门、陈兜葛婆罗门、玻哈哩若婆罗门,而那些全部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

乔达摩尊师! 犹如在村落或城镇的不远处,即使有许多种种道路,而那些全部是村落为会合。同样的,乔达摩尊师! 任何婆罗门都安立种种道: 阿达哩亚婆罗门、低低哩亚婆罗门、陈兜葛婆罗门、玻哈哩若婆罗门,而那些全部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524)

对学生婆罗门袜谢德的质问

「袜谢德!你说『他们引导』?」「乔达摩尊师!我说『他们引导』。」

「袜谢德!你说『他们引导』?」「乔达摩尊师!我说『他们引导』。」

「袜谢德!你说『他们引导』?」「乔达摩尊师!我说『他们引导』。」

「袜谢德!那么,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即使一位婆罗门,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袜谢德!那么,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即使一位老师,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袜谢德!那么,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即使一位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以那个,是梵 天当面见到者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袜谢德!那么,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直到第七祖师世代,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525)

「袜谢德!那么,又凡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随诵它,跟随说它,随说所说的,使复诵所教导的,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之处,或去梵天之处,或梵天在哪里。』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526)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即使一位婆罗门,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即使一位老师,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即使一位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中直到第七祖师世代,以那个,是梵天当面见到者;又凡确实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随诵它,跟随说它,随说所说的,使复诵所教导的,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

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之处,或去梵天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正这么说:『凡我们不知道、凡我们没看见,我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527)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否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呢? 」「乔达摩尊师!确实,在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

「好! 袜谢德! 袜谢德! 确实, 那些三明婆罗门, 凡他们不知道、凡他们没看见, 他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 这是笔直的路径, 是出离的, 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28)

袜谢德! 犹如依续抓住的盲者行列,最前面的没看见,中间的也没看见,最后面的也没看见。同样的,袜谢德! 婆罗门们的所说看起来像如依盲者行列,最前面的没看见,中间的也没看见,最后面的也没看见。这个那些三明婆罗门所说就变成好笑的,就变成无意义的,就变成空无的,就变成空虚的。(529)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三明婆罗门们还有其他众人看见日月, 当日月上升与在沈下处, 祈愿、称赞, 从事合掌礼拜着? 」

「是的, 乔达摩尊师!三明婆罗门们还有其他众人看见日月,当日月上升与在沈下处,祈愿、称赞、从事合掌礼拜着。」(530)

「袜谢德!你怎么想它:凡三明婆罗门们还有其他众人看见日月,当日月上升与在沈下处,祈愿、称赞、从事合掌礼拜着,三明婆罗门们能够教导与日月共住状态的道路:『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日月共住状态。』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凡三明婆罗门们还有其他众人看见日月,当日月上升与在沈下处,祈愿、称赞、从事合掌礼拜着,三明婆罗门们不能够教导与日月共住状态的道路:『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日月共住状态。』(531)

袜谢德!像这样,然而,梵天确实没被三明婆罗门们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老师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直到第七祖师世代当面看见,又凡确实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随诵它,跟随说它,随说所说的,使复诵所教导的,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之处,或去梵天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正这么说:『凡我们不知道、凡我们没看见,我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532)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否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呢?」「乔达摩尊师!确实,在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

「好! 袜谢德! 袜谢德! 确实, 那些三明婆罗门, 凡他们不知道、凡他们没看见, 他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 这是笔直的路径, 是出离的, 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33) 地方上美女的譬喻

袜谢德! 犹如男子这么说: 『凡在这个地方上的地方美女, 我想要她、欲求她。』 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凡你想要、欲求地方上的美女, 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 女是刹帝利或婆罗门或毘舍或首陀罗? 』被像这样问, 他说: 『不。』

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男子!你想要、欲求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这样的名字或这样的姓?(中略)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中略)『.....在像那样的村落或城镇或城市?』被像这样问,他说: 『不。』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男子!你想要、欲求凡你不知道、没看见者?』被像这样问,他说: 『是的。』(534)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位男子说的变成无意义的呢? 」「乔达摩尊师! 在存在这样时, 那位男子说的确实变成无意义的。」(535)

「同样的,袜谢德! 梵天确实没被三明婆罗门们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老师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直到第七祖师世代当面看见,又凡确实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 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随诵它,跟随说它,随说所说的,使复诵所教导的,即: 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看见这个: 梵天之处,或去梵天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正这么说: 『凡我们不知道、凡我们没看见,我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536)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否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呢? 」「乔达摩尊师!确实,在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

「好! 袜谢德! 袜谢德! 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凡他们不知道、凡他们没看见,他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37)阶梯的譬喻

袜谢德! 犹如男子在十字路口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 男子! 凡你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你知道那个殿堂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间? 』被像这样问, 他说: 『不。』

他们对他这么说: 『喂!男子!你为了登上那个殿堂建造阶梯:凡你不知道、没看见的?』被像这样问,他说:『是的。』(538)

袜谢德! 你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 是否那位男子说的成为无意义的呢?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539)

「同样的,袜谢德! 梵天确实没被三明婆罗门们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老师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确实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中直到第七祖师世代当面看见,又凡确实婆罗门们的以前仙人: 经典的作者、经典宣说者,现在婆罗门们对凡他们的这个往昔被唱诵、被解说、被合集的圣句,随诵它,跟随说它,随说所说的,使复诵所教导的,即: 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看见这个: 梵天之处,或去梵天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正这么说: 『凡我们不知道、凡我们没看见,我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这是笔直的路径,是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540)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是否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呢? 」「乔达摩尊师!确实,在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变成无意义的。」

「好! 袜谢德! 袜谢德! 确实, 那些三明婆罗门, 凡他们不知道、凡他们没看见, 他们教导那个的共住状态道路: 『这才是正直的道路, 这是笔直的路径, 是出离的, 引导那样行为者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41) 阿致罗筏底河的譬喻

袜谢德! 犹如这充满水的、满到边缘的、能被乌鸦喝饮的阿致罗筏底河, 那时, 欲求彼岸、寻求彼岸、去彼岸、想要渡越彼岸的男子到来, 站在此岸的他调用彼岸: 『来! 彼岸, 来! 彼岸。』(542)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那位男子的调用之因,或祈愿之因,或欲求之因,或欢喜之因,阿致罗筏底河的彼岸来到此岸呢?」「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543)

「同样的, 袜谢德! 三明婆罗门们凡婆罗门行为的诸法, 转起着舍弃(舍断)那些法后, 凡非婆罗门行为的诸法, 转起着受持后, 这么说: 『我们调用因陀罗, 我们调用苏摩, 我们调用伐卢那, 我们调用伊舍那, 我们调用生主神, 我们调用梵天, 我们调用大神通, 我们调用夜摩。』

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们凡婆罗门行为的诸法,转起着舍弃那些法后, 凡非婆罗门行为的诸法,转起着受持后,调用之因,或祈愿之因,或欲求之因,或欢喜 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44)

袜谢德! 犹如这充满水的、满到边缘的、能被乌鸦喝饮的阿致罗筏底河,那时,欲求彼岸、寻求彼岸、去彼岸、想要渡越彼岸的男子到来,他在此岸手被坚固的锁链在背后紧紧系缚地系缚。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那位男子从阿致罗筏底河的此岸去彼岸呢? 」「乔达摩尊师! 这确实不是。」(545)

「同样的, 袜谢德!这五种欲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锁链』,也被称为『系缚』,哪五个?能被眼识知的、想要的、喜爱的、合意的、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诱人的诸色,能被耳识知的......(中略)诸声音,能被鼻识知的......诸气味,能被舌识知的......诸

味道,能被身识知的、想要的、喜爱的、合意的、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诱人的诸所 触。

袜谢德!这五种欲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锁链』,也被称为『系缚』。袜谢德!三明婆罗门们绑定地、迷昏头地、有罪过地、不看见过患、无出离慧地受用这五种欲。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们凡婆罗门行为的诸法,转起着舍弃那些法后,凡非婆罗门行为的诸法,转起着受持后,绑定地、迷昏头地、有罪过地、不看见过患地、无出离慧、被欲锁链系缚系缚地受用着五种欲,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46)

袜谢德! 犹如这充满水的、满到边缘的、能被乌鸦喝饮的阿致罗筏底河,那时,欲求彼岸、寻求彼岸、去彼岸、想要渡越彼岸的男子到来,他在此岸覆盖头后躺下。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那位男子从阿致罗筏底河的此岸去彼岸呢? 」「乔达摩尊师! 这确实不是。」(547)

「同样的, 袜谢德! 这五盖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障碍』, 也被称为『盖』, 也被称为『覆蔽』, 也被称为『障盖』, 哪五个? 欲的意欲盖、恶意盖、惛沈睡眠盖、掉举后悔盖、疑惑盖, 袜谢德! 这五盖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障碍』, 也被称为『盖』, 也被称为『覆蔽』, 也被称为『障盖』。(548)

袜谢德!三明婆罗门们被这五盖障碍、覆盖、覆蔽、障盖,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们凡婆罗门行为的诸法,转起着舍弃那些法后,凡非婆罗门行为的诸法,转起着受持后,被这五盖障碍、覆盖、覆蔽、障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49)

会合的谈论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是否被你听闻: 当年长的、高龄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 梵天是有所有物(财产妻子)者, 或无所有物者呢? 」「乔达摩尊师! 是无所有物者。」

「是有怨恨心者或无怨恨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无怨恨心者。」

「是有瞋害心者或无瞋害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无瞋害心者。」

「是有污染心者或无污染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无污染心者。」

「是自在者或不自在者?」「乔达摩尊师!是自在者。」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三明婆罗门们是有所有物者,或无所有物者?」「乔达摩尊师! 是有所有物者。」

「是有怨恨心者或无怨恨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有怨恨心者。」

「是有瞋害心者或无瞋害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有瞋害心者。」

「是有污染心者或无污染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有污染心者。」

「是自在者或不自在者?」「乔达摩尊师!是不自在者。」(550)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三明婆罗门们是有所有物者,梵天是无所有物者,是否有所有物的三明婆罗门们与无所有物的梵天一起会合、集合呢?」「乔达摩尊师!这确

实不是。」「好! 袜谢德! 确实, 『那些有所有物的三明婆罗门们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将成为与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三明婆罗门们是有怨恨心者,梵天是无怨恨心者......(中略)三明婆罗门们是有瞋害心者,梵天是无瞋害心者......三明婆罗门们是有瞋害心者,梵天是无瞋害心者......三明婆罗门们是不自在者,梵天是自在者,不自在的三明婆罗门们与自在的梵天是否一起会合、集合呢?」「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

「好! 袜谢德! 确实, 『那些不自在的三明婆罗门们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将成为与 梵天共住状态。』这不存在可能性。(551)

袜谢德!又,这里,那些三明婆罗门们近坐后沉没,沉没后到达散逸,想渡越到更干的,因此,这被称为三明婆罗门们的『沙漠三明』,也被称为『荒地三明』,也被称为『不幸三明』。」(552)

在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这被我听闻: 『沙门乔达摩知道梵天们的共住状态道路。』」「袜谢德!你怎么想它: 玛那沙葛德在离这里近处,玛那沙葛德在离这里不远处?」「是的,乔达摩尊师!玛那沙葛德在离这里近处,玛那沙葛德在离这里不远处。」(553)

「袜谢德!你怎么想它:这里,如果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的男子刚刚从玛那沙葛德离开不久,他们询问他玛那沙葛德的道路,袜谢德!当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的那位男子被询问玛那沙葛德的道路时,有愚钝或犹豫吗?」「乔达摩尊师!这确实不是,那是什么原因?乔达摩尊师!因为,那位男子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对那个玛那沙葛德全部的道路都已善知道。」

「袜谢德! 当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的那位男子被询问玛那沙葛德道路时,可能有愚钝、犹豫。然而,当如来被询问梵天世界或导向梵天世界道迹时,没有愚钝或犹豫。袜谢德!而我知道梵天、梵天世界、导向梵天世界的道迹,以及知道那个:如是行者与往生梵天世界者。」(554)

在这么说时, 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这被我听闻: 『沙门乔达摩教导梵天们的共住状态道路。』请乔达摩尊师为我们教导梵天们的共住状态道路,请乔达摩尊救济婆罗门人们,那就好了!」

「袜谢德!那样的话,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将说。」

「是的, 尊师!」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回答世尊。(555) 梵天世界道路的教导

世尊说这个:

「袜谢德!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0-212[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被细说)袜谢德!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对那位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起;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

他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大、出众、 无量、无怨恨、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袜谢德! 犹如有力气的吹海螺者少困难地就使四方了知。同样的, 袜谢德! 当慈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 凡所作的有量业, 它在那里无残余, 它在那里不住立。袜谢德! 这是梵天们的共住状态道路。

再者, 袜谢德! 比丘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 像这样第二的, 像这样第三的, 像这样第四的, 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 以对一切如对自己, 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袜谢德! 犹如有力气的吹海螺者少困难地就使四方了知。同样的, 袜谢德! 当平静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 凡所作的有量业, 它在那里无残余, 它在那里不住立。袜谢德! 这[也]是梵天们的共住状态道路。(556)

袜谢德! 你怎么想它: 这么住的比丘是有所有物者, 或无所有物者? 」「乔达摩尊师! 是无所有物者。」

「是有怨恨心者或无怨恨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无怨恨心者。」

「是有瞋害心者或无瞋害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无瞋害心者。」

「是有污染心者或无污染心者?」「乔达摩尊师!是无污染心者。」

「是自在者或不自在者?」「乔达摩尊师!是自在者。」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比丘是无所有物者,梵天是无所有物者,是否无所有物的比丘与无所有物的梵天一起会合、集合呢?」「是的,乔达摩尊师!」「好!袜谢德!确实,『那位无所有物的比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与梵天共住状态。』这存在可能性。(557)

袜谢德!像这样,确实,比丘是无怨恨心者,梵天是无怨恨心者......(中略)比丘是无瞋害心者,梵天是无瞋害心者......比丘是无污染心者,梵天是无污染心者......比丘是自在者,梵天是自在者,是否自在的比丘与自在的梵天会合、集合在一起呢?」「是的,乔达摩尊师!」「好!袜谢德!确实,『那位自在的比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与梵天共住状态。』这存在可能性。」(558)

在这么说时, 学生婆罗门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对世尊说这个: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太伟大了, 乔达摩尊师! 乔达摩尊师! 犹如扶正颠倒的, 或揭开隐藏的, 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 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 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这些我们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 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 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559)

三明经第十三终了。

戒蕴品终了, 其摄颂:

「梵、沙门、安玻德, 犬、古得旦得、摩诃里、若里, 狮子、玻得播达、苏玻、给哇得, 罗希者、三明十三则。」

戒蕴品经典终了。

大品

DN 14/DN.14 阿波陀那大经

前世住处关联的谈论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的花林小屋群中。

那时,当众多比丘餐后已从施食返回时,在麝香玫瑰树圆亭棚共坐聚集,前世住处 关联的法的谈论出现:「像这样是前世住处,像这样也是前世住处。」(1)

世尊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见那些比丘的这些交谈。那时,世尊从座位起来后去花林圆亭棚。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现在,在这里为了什么谈论共坐聚集呢?还有,你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是什么?」

在这么说时, 那些比丘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 这里,当我们餐后已从施食返回,在麝香玫瑰树圆亭棚共坐聚集时,前世住处关联的法的谈论出现:『像这样是前世住处,像这样也是前世住处。』大德! 这是我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然后世尊抵达。」(2)

「比丘们! 你们会想要听闻前世住处关联的法的谈论吗?」

「世尊!是为了这个的适当时机,善逝!是为了这个的适当时机:凡如果世尊作前世住处关联的法的谈论,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

「比丘们!那样的话,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3)

世尊说这个:

「比丘们!在九十一劫前(从现在起那个在九十一劫时),凡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生起),比丘们!在三十一劫前,凡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就在那个三十一劫,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就在这贤劫,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就在这贤劫,如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就在这贤劫,如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就在这贤劫,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4)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比丘们! 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出生在婆罗门家,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出生在婆罗门家,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出生在婆罗门家,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婆罗门血统,出生在婆罗门家,比丘们! 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5)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如,比丘们! 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迦叶,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迦叶,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迦叶,比丘们! 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姓乔达摩。(6)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七万年,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六万年,比丘们! 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四万年,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三万年,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二万年,比丘们! 我现在的寿命量少、微、短: 凡长久地活命,他有百年,或少许更多的。(7)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波咤厘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分陀利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沙罗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 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金合欢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优昙钵果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尼拘律树下现正觉, 比丘们! 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在菩提树下现正觉。(8)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骞茶、低舍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阿毘浮、三巴哇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受那、郁多罗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 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威度乐(无可比拟者)、慎伎哇(复活者)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毕佑沙、郁多罗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低舍、婆罗堕若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 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舍利弗、目揵连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子。(9)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弟子们的聚集: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 有六百八十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十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八万比丘, 比 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 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弟子们的聚集: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十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八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七万比丘, 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

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弟子们的聚集: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 有八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七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六万比丘, 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

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四万比丘,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

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一次弟子们的聚集: 三万比丘, 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

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一次弟子们的聚集: 二万比丘, 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

比丘们! 我现在有一次弟子们的聚集: 一千二百五十比丘, 我的这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10)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无忧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 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安稳作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 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寂静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 比丘们! 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觉生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 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平安生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 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一切友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 比丘们! 我现在的名为阿难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11)

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邦都马的国王, 生母母亲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皇后, 邦都马国王的王都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王都。

比丘们! 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明相的国王, 生母母亲是名为有光明的皇后, 明相国王的王都是名为有明相的王都。

比丘们! 毘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善降落的国王, 生母母亲是名为有雨的皇后, 善降落国王的王都是名为优胜的王都。

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火施的婆罗门,生母母亲是名为枝条的婆罗门女,比丘们!那时的国王名为安稳(差摩),安稳国王的王都是名为有安稳的王都。

比丘们! 拘那含牟尼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牺牲施的婆罗门, 生母母亲是名为郁多罗的婆罗门女, 比丘们! 那时的国王名为净洁, 净洁国王的王都是名为有洁净的王都。

比丘们! 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梵施的婆罗门, 生母母亲是名为有财的婆罗门女, 比丘们! 那时的国王名为居居, 居居国王的王都是名为波罗奈的王都。

比丘们! 我现在的父亲是名为净饭的国王, 生母母亲是名为摩耶的皇后, 王都是名为迦毘罗卫的王都。

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从座位起来后进入住处。(12)

那时, 当世尊离开不久, 那些比丘的这个谈论中间出现:

「不可思议啊! 学友们! 未曾有啊! 学友们! 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 确实是因为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将会回忆血统, 也将会回忆名字, 也将会回忆家系, 也将会回忆寿命量, 也将会回忆双弟子, 也将会回忆弟子们的聚集: 『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解脱者。』

学友们!究竟是如来的颇善通达的这个法界,以该法界的善通达状态,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呢?或者,天神们告知如来这个义理,以那个,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善者……这样的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呢?」但这件事,这个那些比丘的谈论中间被中断。(13)

那时,世尊傍晚时,从独坐出来,去花林圆亭棚。抵达后,世尊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现在,在这里为了什么谈论共坐聚集呢?还有,你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是什么?」

在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这里,当世尊离开不久,我们的这个谈论中间出现: 『不可思议啊!学友们!未曾有啊!学友们!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确实是因为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已切断虚妄、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诸佛上将会回忆血统,也将会回忆名字,也将会回忆家系,也将会回忆寿命量,也将会回忆双弟子,也将会回忆弟子们的聚集: 「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及这样名字、这样姓氏、这样戒、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住处者……「那些世尊是这样解脱者。」学友们!究竟是如来的颇善通达的这个法界,以该法界的善通达状态,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 「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呢?或者,天神们告知如来这个义理,以那个,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 「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

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呢?」』大德!这是我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然后世尊抵达。」(14)

「比丘们!如来的颇善通达的这个法界,以该法界的善通达状态,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天神们也告知如来这个义理,以那个,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及『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

比丘们!你们会想要更进一步听闻前世住处关联的法的谈论吗?」「世尊!是为了这个的适当时机,善逝!是为了这个的适当时机:凡如果世尊更进一步作前世住处关联的法的谈论,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比丘们!那样的话,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15)

「比丘们!在九十一劫前,凡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波咤厘树下现正觉。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骞茶、低舍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弟子们的聚集: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十万比丘,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八万比丘,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无忧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邦都马的国王,生母母亲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皇后,邦都马国王的王都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王都。(16)

菩萨常法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兜率天死没后,具念地、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MN.123]。在这里,这是常法。(17)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从兜率天死没后进入母亲子宫时,那时,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就超越诸天的天威后,无量伟大的光明在世间出现,凡即使那些世界中间空无防护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于该处,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日月以光明也不经历,在那里,就超越诸天的天威后,也有无量伟大的光明在世间出现。又,凡在那里往生的众生,他们也以那个光明相互认知:『先生!在这里往生的其他众生确实也存在。』这个十千世界震动、大震动、

激烈震动,以及就超越诸天的天威后,无量神圣的光明在世间出现。在这里,这是常法。(18)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进入母亲子宫时,四位天子为四方的守护到达,不要人或非人或任何东西加害那位菩萨或菩萨的母亲。在这里,这是常法。(19)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进入母亲子宫时,菩萨的母亲自然地成为持戒者:离杀生,离未被给与的拿取,离邪淫,离妄语,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在这里,这是常法。(20)

比丘们!这是常法: 当菩萨进入母亲子宫时, 菩萨的母亲不在男子上生起伴随欲类的心意, 以及菩萨的母亲不能被任何染心的男子征服。在这里, 这是常法。(21)

比丘们!这是常法: 当菩萨进入母亲子宫时, 菩萨的母亲是得到五种欲者, 她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在这里, 这是常法。(22)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进入母亲子宫时,菩萨的母亲就不生任何病,菩萨的母亲是有乐者、身体不疲倦者。菩萨的母亲穿过子宫地看见全部大小肢体的、不缺诸根的菩萨,比丘们!犹如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宝珠,在那里,它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放置它在手掌上后省察:『这个是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宝珠,在那里,它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比丘们!当菩萨进入母亲子宫时,菩萨的母亲就不生任何病,菩萨的母亲是有乐者、身体不疲倦者。菩萨的母亲穿过子宫地看见全部大小肢体的、不缺诸根的菩萨。在这里,这是常法。(23)

比丘们!这是常法:在菩萨已出生七天,菩萨的母亲命终,往生兜率天身。在这里,这是常法。(24)

比丘们!这是常法:如其他女子们以子宫照顾胎儿九或十个月后生产,菩萨的母亲不这样生产菩萨,菩萨的母亲以子宫照顾胎儿整十个月后生产菩萨。在这里,这是常法。(25)

比丘们!这是常法:如其他女子们坐着或躺着生产,菩萨的母亲不这样生产菩萨,菩萨的母亲就站着生产菩萨。在这里,这是常法。(26)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亲子宫时,天神们先接他,后人们。在这里,这是常法。(27)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亲子宫时,菩萨还未到达地面,四位天子接他后,安置在母亲前:『皇后!请妳成为喜悦者,你的大影响力儿子已出生。』在这里,这是常法。(28)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亲子宫时,就明净地出来:没被水沾污,没被粘液沾污,没被血液沾污,没被任何不净的沾污,是纯净的、明净的,比丘们!犹如珠宝被放置在迦尸布上,珠宝既没沾污迦尸布,迦尸布也没沾污珠宝,那是什么原因?两者的纯净状态。同样的,比丘们!当菩萨出母亲子宫时,就明净地出来:没被水沾污,没被粘液沾污,没被血液沾污,没被任何不净的沾污,是纯净的、明净的。在这里,这是常法。(29)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亲子宫时,两道水流从空中出现:一冷一热,以那个对菩萨与母亲作水洗。在这里,这是常法。(30)

比丘们!这是常法:刚出生的菩萨平均地以两脚住立在地上后,在被白色伞跟随撑着下,面朝北交换走七步,环视全部方位,以及说如牛王的言语:『我是世间的最高者,我是世间的最胜者,我是世间的最上者,这是最后的出生,现在,没有再有。』在这里,这是常法。(31)

比丘们!这是常法:当菩萨出母亲子宫时,那时,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就超越诸天的天威后,无量伟大的光明在世间出现,凡即使那些世界中间空无防护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于该处,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日月以光明也不经历,在那里,就超越诸天的天威后,也有无量伟大的光明在世间出现。又,凡在那里往生的众生,他们也以那个光明相互认知:「先生!在这里往生的其他众生确实也存在。」这个十千世界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以及就超越诸天的天威后,无量神圣的光明在世间出现。在这里,这是常法。(32)

三十二大丈夫相

比丘们!在毘婆尸王子出生时,他们报告邦都马国王:『陛下!你的儿子已出生,请陛下看他。』比丘们!邦都马国王看毘婆尸王子。看见后,使召唤占相婆罗门们后,说这个:『请占相婆罗门尊师们看王子。』比丘们!占相婆罗门们看毘婆尸王子。看见后,对邦都马国王说这个:『陛下!请你成为喜悦者,你的大影响力儿子已出生,大王!是你的利得,大王!是你的善得的:凡在你的家中像这样的男孩已出生,陛下!因为这位王子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无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33)

陛下,这位王子具备哪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无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呢?(34)

陛下! 这位王子有扁平足。陛下! 又,凡这位王子有扁平足。陛下!这是大丈夫的 大丈夫相。

陛下! 在这位王子的脚掌下面生有轮子: 一千个辐条, 有轮框, 有轮轴圆心, 全部完整的相貌。陛下! 又, 凡在这位王子的脚掌下面生有轮子: 一千个辐条, 有轮框, 有轮轴圆心, 全部完整的相貌, 陛下! 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这位王子有广长脚后跟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长手指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柔嫩手脚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网状手脚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高脚踝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鹿小腿的......。

陛下! 这位王子当不弯曲时就站立的以两手掌触摸、碰触两膝......。

陛下! 这位王子有隐藏入鞘的阴部......。

陛下! 这位王子有黄金容色的, 如黄金皮肤的......。

陛下!这位王子有细滑皮肤的,以皮肤的细滑状态尘垢不沾染在身上.....。

陛下!这位王子有单独体毛的,单独的体毛被生在毛孔中.....。

陛下! 这位王子有竖立体毛的, 所生的竖立体毛是蓝黑色的, 环状旋转的, 右旋转 生起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梵天端直身体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七处隆满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狮子上半身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两肩之间饱满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榕树圆形的: 他的身高同他的两手伸展的长度; 他的两手伸展的 长度同他的身高......。

陛下! 这位王子有完全圆满肩膀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最好味觉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狮子下巴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四十颗牙齿.....。

陛下! 这位王子有平整牙齿的......。

陛下!这位王子有无缝隙牙齿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雪白牙齿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广长舌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梵天声[如]美声鸟诵出者......。

陛下! 这位王子有绀碧色眼睛的......。

陛下! 这位王子有公牛睫毛的......。

陛下!这位王子在眉毛中间有已生白色如柔软棉花的白毫。陛下!又,凡这位王子在眉毛中间有已生白色如柔软棉花的白毫,陛下!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陛下! 这位王子有肉髻头的。陛下! 又,凡这位王子有肉髻头的,陛下!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35)

陛下!这位王子具备这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无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

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36)

毘婆尸的称呼

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以新衣服使人使占相婆罗门们裹上后,以一切诸欲使满足。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任命毘婆尸王子的乳母们,一些使吸吮乳,另一些使沐浴,另一些使生活,另一些以腰揹行。比丘们!又,为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日连同夜撑白伞:『不要寒、热、草、尘、露使他伤害。』比丘们!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对众人是可爱的、合意的,比丘们,犹如青莲,或红莲,或白莲对众人是可爱的、合意的。同样的,比丘们!毘婆尸王子对众人是可爱的、合意的,这位他确实就以腰到腰被揹行。(37)

比丘们!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是美妙声音者、悦耳声音者、如蜜声音者、深情声音者,比丘们!犹如在喜马拉雅山中名为美声鸟品种是美妙声音者、悦耳声音者、如蜜声音者、深情声音者。同样的,比丘们!毘婆尸王子是美妙声音者、悦耳声音者、如蜜声音者、深情声音者。(38)

比丘们!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的业报生的天眼出现,以那个,日连同夜完全地看见一由旬。(39)

比丘们! 又,已出生的毘婆尸王子不眨眼地观看,犹如三十三天天神们。『王子不眨眼地观看。』比丘们! 毘婆尸王子的『毘婆尸(观慧者)、毘婆尸』称呼就出现。(40)

比丘们!那时,坐着的邦都马国王在裁判案件中使毘婆尸王子坐在膝上后在裁判上教诫,比丘们!在那里,在父亲膝上坐着的毘婆尸王子考察再考察后,以正理在裁判上评断,『毘婆尸王子考察再考察后,以正理在裁判上评断。』比丘们!毘婆尸王子的『毘婆尸、毘婆尸』称呼就更出现。(41)

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为毘婆尸王子建造三栋高楼:一栋是雨季的、一栋是夏季的、一栋是冬季的,使五种欲服侍,比丘们!在那里,毘婆尸王子在雨季的高楼中,在[雨季-MN.75, AN.3.39]四个月里被无男性的乐器[团]服侍着,不下到高楼下方。(42)初诵品[终了]。

年老的男子

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毘婆尸王子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请你准备一辆辆吉祥车,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准备一辆辆吉祥车后,回报毘婆尸王子:『殿下!你的一辆辆吉祥车已准备,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比丘们!那时,毘婆尸王子登上一辆吉祥车后,以一辆辆吉祥车向游乐园出发。(43)

比丘们!向游乐园出发的毘婆尸王子看见年老的、像椽木那样歪曲的、弯曲的、依靠拐杖的、颤抖着行走的、病苦、青春已逝的男子。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那么,这位男子怎么了(什么被作)?他的头发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身体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这位名为年老者。』『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怎样这位名为年老者?』『殿下!这位名为年老者,以那个,现在将是应该活不久者。』『亲爱的御车

手!那么,我也有老法,未超越老的吗?』『殿下!你与我们全部有老法者,未超越老者的。』『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今天、现在,在游乐园上够了!请你就从这里朝内宫出发。』『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就从那里朝内宫出发。比丘们!在那里,到达内宫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乐地深思(沉思):『唉!先生!看起来出生确实是讨厌,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知道。』(44)

那时,邦都马国王召唤御车手后,说这个: 『亲爱的御车手! 是否王子在游乐园极喜乐呢? 亲爱的御车手! 是否王子在游乐园是悦意的呢? 』『陛下! 王子在游乐园不极喜乐,陛下! 王子在游乐园是不悦意的。』『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当王子被带到游乐园时,看见什么呢? 』『陛下! 当王子被带到游乐园时,看见年老的、像椽木那样歪曲的、弯曲的、依靠拐杖的、颤抖着行走的、病苦、青春已逝的男子。看见后,对我说这个: 「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这位男子怎么了? 他的头发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身体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 这位名为年老者。」「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怎样这位名为年老者? 」「殿下! 这位名为年老者,以那个,现在将是应该活不久者。」「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我也有老法者,未超越老者的吗?」「殿下! 你与我们全部有老法者,未超越老者的。」「亲爱的御车手! 那样的话,今天、现在,在游乐园上够了! 请你就从这里朝内宫出发。」「是的,殿下! 」陛下! 我回答王子后,就从那里朝内宫出发。陛下! 在那里,到达内宫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乐地深思: 「唉! 先生! 看起来出生确实是讨厌,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知道。」』(45)

那时,邦都马国王想这个: 『不要就使毘婆尸王子不作国王,不要毘婆尸王子就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不要占相婆罗门们就会有真实的言语。』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更对毘婆尸王子服侍五种欲: 『如是,毘婆尸王子会作国王,如是,毘婆尸王子不会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如是,占相婆罗门们会有错误的言语。』

比丘们! 在那里,确实,毘婆尸王子赋有、拥有天的五种欲自娱。比丘们! 那时......好几年......毘婆尸王子......(中略)。(46)

比丘们!向游乐园出发的毘婆尸王子看见生病的、受苦的、重病的、已落入自己粪尿中躺卧着的、被他人使之起来的、被他人使之躺下的男子。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那么,这位男子怎么了?他的眼睛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声音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这位名为生病者。』『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怎样这位名为生病者?』『殿下!这位名为生病者,也许会从那个病痊愈。』『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我也是病法者,未超越病者吗?』『殿下!你与我们全部是病法者,未超越病者。』『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今天、现在,在游乐园上够了!请你就从这里朝向内宫出发。』『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就从那里朝向内宫出发。比丘们!在那里,到达内宫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乐地深思:『唉!先生!看起来出生确实是讨厌,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知道;病必将被知道。』(47)

那时,邦都马国王召唤御车手后,说这个:『亲爱的御车手!是否王子在游乐园极喜乐呢?亲爱的御车手!是否王子在游乐园是悦意的呢?』『陛下!王子在游乐园不极

喜乐,陛下! 王子在游乐园是不悦意的。』『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当王子被带到游乐园时,看见什么呢?』『陛下! 当王子被带到游乐园时,看见生病的、受苦的、重病的、已落入自己粪尿中躺卧着的、被他人使之起来的、被他人使之躺下的男子。看见后,对我说这个: 「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这位男子怎么了? 他的眼睛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声音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 这位名为生病者。」「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怎样这位名为生病者?」「殿下! 这位名为生病者,也许会从那个病痊愈。」「亲爱的御车手! 那么,我也是病法者,未超越病者吗?」「殿下! 你与我们全部有病法,未超越者。」「亲爱的御车手! 那样的话,今天、现在,在游乐园上够了! 请你就从这里朝内宫出发。」「是的,殿下!」陛下! 我回答王子后,就从那里朝内宫出发。陛下! 在那里,到达内宫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乐地深思: 「唉! 先生! 看起来出生确实是讨厌,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知道;病必将被知道。」』(48)已死的男子

那时,邦都马国王想这个: 『不要就使毘婆尸王子不作国王,不要毘婆尸王子就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不要占相婆罗门们就会有真实的言语。』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更对毘婆尸王子服侍五种欲: 『如是,毘婆尸王子会作国王,如是,毘婆尸王子不会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如是,占相婆罗门们会有错误的言语。』

比丘们!在那里, 毘婆尸王子赋有、拥有天的五种欲自娱。比丘们!那时......好几年......毘婆尸王子......(中略)。(49)

比丘们!向游乐园出发的毘婆尸王子看见集合的大群人,与种种染色布匹的担架被作着。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为什么集合的大群人,与种种染色布匹的担架被做呢?』『殿下!这位名为死者。』『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请你驱(发出)车去那位死者处。』『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驱车去那位死者处。比丘们!毘婆尸王子看见已故的死者。『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怎样这位名为死者?』『殿下!这位名为死者,现在,母亲或父亲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他,他也将看不到母亲或父亲或其他亲族血亲。』『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我也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啊?』『殿下!你与我们全部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你,你也将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今天、现在,在游乐园上够了!请你就从这里朝内宫出发。』『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就从那里朝内宫出发。比丘们!在那里,到达内宫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乐地深思:『唉!先生!看起来出生确实是讨厌,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知道;病必将被知道。』(50)

那时,邦都马国王召唤御车手后,说这个:『亲爱的御车手!是否王子在游乐园极喜乐呢?亲爱的御车手!是否王子在游乐园是悦意的呢?』『陛下!王子在游乐园不极喜乐,陛下!王子在游乐园是不悦意的。』『亲爱的御车手!那么,当王子被带到游乐园时,看见什么呢?』『陛下!当王子被带到游乐园时,看见集合的大群人,与种种染色布匹的担架被做着。看见后,对我说这个:「亲爱的御车手!为什么集合的大群人,

与种种染色布匹的担架被做呢?」「殿下!这位名为死者。」「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请你驱车去那位死者处。」「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毘婆尸王子后,驱车去那位死者处。陛下!毘婆尸王子看见已故的死者。看见后,对我说这个:「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怎样这位名为死者?」「殿下!这位名为死者,现在,母亲或父亲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他,他也将看不到母亲或父亲或其他亲族血亲。」「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我也是死法者,未超越死者,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陛下或皇后或其他亲族血亲。」「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今天、现在,在游乐园上够了!请你就从这里朝内宫出发。」「是的,殿下!」陛下!我回答王子后,就从那里朝内宫出发。陛下!在那里,到达内宫的毘婆尸王子痛苦地、不快乐地深思:「唉!先生!看起来出生确实是讨厌,确实是因为出生者的老必将被知道;病必将被知道;死必将被知道。」』(51)出家者

那时,邦都马国王想这个: 『不要就使毘婆尸王子不作国王,不要毘婆尸王子就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不要占相婆罗门们就会有真实的言语。』比丘们,那时,邦都马国王更对毘婆尸王子服侍五种欲: 『如是,毘婆尸王子会作国王,如是,毘婆尸王子不会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如是,占相婆罗门们会有错误的言语。』

比丘们!在那里,毘婆尸王子赋有、拥有天的五种欲自娱。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毘婆尸王子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请你准备一辆辆吉祥车,我们去游乐园看美景。』『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准备一辆辆吉祥车后,回报毘婆尸王子:『殿下!你的一辆辆吉祥车已准备,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比丘们!那时,毘婆尸王子登上一辆吉祥车后,以一辆辆吉祥车向游乐园出发。(52)

比丘们!向游乐园出发的毘婆尸王子看见年看见剃光头的、出家的、穿袈裟衣的男子。看见后,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那么,这位男子怎么了?他的头不如同其他人的,他的衣服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这位名为出家者。』『亲爱的御车手!那么,怎样这位名为出家者?』『殿下!这位名为出家者,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为、好的福业、好的无加害、好的生命类怜愍。』『亲爱的御车手!那位名为出家者,好!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为、好的福业、好的无加害、好的生命类怜愍。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请你驱车去那位出家者处。』『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驱车去那位出家者处。比丘们!那时,毘婆尸王子对那位出家者说这个:『亲爱的!那么,你怎么了?你的头不如同其他人的,你的衣服也不如同其他人的。』『殿下!我名为出家者。』『亲爱的!那么,怎样这位名为出家者?』『殿下!我名为出家者,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为、好的福业、好的无加害、好的生命类怜愍。』『亲爱的!你名为出家者,好!有好的法行、好的正行、好的善行为、好的福业、好的无加害、好的有企义怜愍。』(53)菩萨的出家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王子召唤御车手:『亲爱的御车手!那样的话,取车子后请你就从这里朝内宫出发,然而,我就在这里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的,殿下!』比丘们!御车手回答毘婆尸王子后,取车子后就从那里朝内宫出,然而,毘婆尸王子就在那里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54)

大群人的跟随出家

比丘们!在邦都马低王都中大群人:八万四千生类听闻:『毘婆尸王子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听闻后,他们想这个:『那确定不是低级的法律;那确定不是低级的出家:毘婆尸王子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之处。如果毘婆尸王子确实都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更何况是我们。』

比丘们! 那时,那个大群人:八万四千生类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跟随毘婆尸菩萨出家: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毘婆尸菩萨被那群群众围绕,在村落、城镇、地方、王都中进行游行。(55)

比丘们!那时,独处、独坐的毘婆尸菩萨这样心的深思生起:『这对我是不适当的:凡我住于杂乱的,让我住于从群众远离的单独者。』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过些时候住于从群众远离的单独者:那群八万四千出家者就另外地走,毘婆尸菩萨以另一道路。(56)

菩萨的执持

比丘们!那时,进入住处独处的、独坐的毘婆尸菩萨这样心的深思生起:『唉!这个世间确实已陷入苦难:被生、衰老、死去、死没、再生,然而,不知道这老死苦的出离,什么时候这老死苦的出离才将被知道?』[SN.12.4]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老死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老死(而老死存在)?』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生存在时老死存在;以生为缘有老死。』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生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生?』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有存在时生存在;以有为缘有生。』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有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有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取存在时有存在;以取为缘有有。』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取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取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渴爱存在时取存在;以渴爱为缘有取。』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渴爱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渴爱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受存在时渴爱存在;以受为缘有渴爱。』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受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受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触存在时受存在;以触为缘有受。』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触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触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六处存在时触存在;以六处为缘有触。』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六处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六处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名色存在时六处存在;以名色为缘有六处。』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名色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名色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识存在时名色存在;以识为缘有名色。』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存在时识存在呢?以什么为缘有识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名色存在时识存在;以名色为缘有识。』(57)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这个识从名色回转,不更进一步走[SN.12.65],就这个范围,会被生,或会被衰老,或会死去,或会死没,或会再生,即:以名色为缘有识;以识为缘有名色;以名色为缘有六处;以六处为缘有触;以触为缘有受;以受为缘有渴爱;以渴爱为缘有取;以取为缘有有;以有为缘有生;以生为缘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成,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58)

『集!集!』比丘们!在以前不曾听闻的诸法上,毘婆尸菩萨的眼生起,智生起, 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59)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老死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老死灭(而老死灭存在)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生不存在时老死不存在;以生灭有老死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生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生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有不存在时生不存在;以有灭有生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有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有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取不存在时有不存在;以取灭有有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取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取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渴爱不存在时取不存在;以渴爱灭有取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渴爱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渴爱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受不存在时渴爱不存在;以受灭有渴爱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受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受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触不存在时受不存在;以触灭有受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触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触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六处不存在时触不存在;以六处灭有触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六处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六处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名色不存在时六处不存在;以名色灭有六处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名色不存在呢?以什么灭有名色灭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识不存在时名色不存在;以识灭有名色灭。』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在什么不存在时识?以什么灭有识灭呢?』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从如理作意,以慧有现观:『在名色不存在时识不存在;从 名色灭有识灭。』(60)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想这个:『这为了觉的道路被我证得,即:从名色灭有识灭;以识灭有名色灭;以名色灭有六处灭;以六处灭有触灭;以触灭有受灭;以受灭有渴爱灭;以渴爱灭有取灭;以取灭有有灭;以有灭有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61)

『灭!灭!』比丘们!在以前不曾听闻的诸法上,毘婆尸菩萨的眼生起,智生起, 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62)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菩萨过些时候在五取蕴上住于随看生灭的:『像这样是色,像这样是色的集,像这样是色的灭没;像这样是受,像这样是受的集,像这样是受的灭没;像这样是想,像这样是想的集,像这样是相的灭没;像这样是诸行,像这样是诸行的集,像这样是诸行的灭没;像这样是识,像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当在五取蕴上住于随看生灭的时,不久就不执取后心从诸漏被解脱。(63)

第二诵品[终了]。

梵天劝请的谈论[SN.6.1]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想这个:『让我教导法。』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想这个:『被我到达(证得)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然而,这世代是乐于阿赖耶的、好于阿赖耶的、喜于阿赖耶的。又,对乐于阿赖耶的、好于阿赖耶的、喜于阿赖耶的世代,此处是难见的,即:特定条件性、缘起;此处也是难见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槃。那样的话,如果我教导法,对方不能了解我,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伤害。』(64)

于是,这些在以前前所未闻的,不可思议的偈颂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心中出现: 「被我困难到达,现在没必要说明,

以被贪瞋征服者们,这个法是不容易正觉的。

对逆流行走的、微妙的, 对甚深的、难见的、精细的,

被贪染著者们没看见:被大黑暗覆盖者们。|

在这里, 当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像这样深虑时, 心倾向不活动, 无法的教导。(65)

那时,某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心中的深思后,想这个: 『唉! 先生! 世界灭亡,唉! 先生! 世界消失,确实是因为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心倾向不活动,无法的教导。』比丘们! 那时,那位大梵王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比丘们! 那时,那位大梵王置(作)上衣到一边肩膀、右膝盖触地、向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合掌鞠躬后,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这个: 『大德! 请世尊教导法! 请善逝教导法! 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66)

比丘们!在这么说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那位大梵王说这个:『梵王!我想这个:「让我教导法。」梵王!我想这个:「被我到达的这个法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体验的。然而,这世代有阿赖耶的快乐,乐于阿赖耶,喜于阿赖耶。又,对有阿赖耶的快乐,乐于阿赖耶,喜于阿赖耶的世代,此处是难见的,即:特定条件性、缘起;此处也是难见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着的断念、渴爱的灭尽、离贪、灭、涅槃。那样的话,如果我教导法,对方不能了解我,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伤害。」梵王!于是,这在以前前所未闻的,不可思议的偈颂在我心中出现:

「被我困难到达, 现在没必要说明,

以被贪瞋征服者们,这个法是不容易正觉的。

对逆流行走的、微妙的, 对甚深的、难见的、精细的,

被贪染著者们没看见:被大黑暗覆盖者们。|

梵王! 当我像这样深虑时,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教导法。』(67)

比丘们!第二次,那位梵王又......(中略)第三次,那位梵王又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这个:『大德!请世尊教导法!请善逝教导法!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68)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知道梵天劝请后,缘于对众生的悲愍,以佛眼查看世间。比丘们!那时,当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佛眼查看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行相的、恶行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就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被生于水中,被长于水中,不被上升水中,被沈在内部养育的;一些青莲、红莲、白莲被生于水中,被长于水中,与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莲、红莲、白莲被生于水中,被长于

水中,从水中上升后住立,不被水污染。同样的,比丘们!当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佛眼查看世间时,看见少尘垢的、多尘垢的;利根的、弱根的;善行相的、恶行相的;易受教的、难受教的;一些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另一些不住于看见在其他世界的罪过与恐怖的众生。(69)

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心中的深思后,以偈颂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

『如在山顶岩石上站立者, 如是都会看见各处的人群,

极聪明者! 像这样的譬喻, 一切眼者! 登上法所成的高楼后,

离忧愁者对陷入忧愁的人们,请你向下注视被生老征服者。

英雄! 战场胜利者! 请你起来, 商队领袖! 无负债者! 请你在世间走动,

世尊!请你教导法,将会有了知者们。[SN.11.17]』(70)

比丘们! 那时,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偈颂对那位梵王说:

『不死之门已为他们打开:让凡有耳者们脱离[邪]信,

对诸恼害想的熟知者, 梵天! 我不在人间说胜妙法。』

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心想]:『对教导法,我已被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允许。』向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71)最上的双弟子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想这个:『我应该对谁第一个教导法呢?谁将迅速地了知这个法呢?』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想这个:『这位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中,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长时间少尘垢之类者,让我第一个为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教导法,他们将迅速地了知这个法。』(72)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波咤厘树下消失,出现在邦都马低王都的安稳(差摩)鹿林中。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召唤守林人:『来!亲爱的守林人!请你进入邦都马低王都后,对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说这个:「大德!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住在安稳鹿林中,他是想见你们者。」』『是的,大德!』比丘们!守林人回答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后,进入邦都马低王都,对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说这个:『大德!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的安稳鹿林中,他是想见你们者。』(73)

比丘们!那时,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准备一辆辆吉祥车、登上一辆辆 吉祥车后,以一辆辆吉祥车从邦都马低王都出发,前往安稳鹿林。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 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去见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抵达后,向毘婆尸 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后,在一旁坐下。(74)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诸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在离欲(出离)上的效益。当世尊知道他们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凡诸佛最胜的法的教说,说明那个:苦、集、

灭、道, 犹如纯净的、离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领受染色。同样的, 就在那个座位上, 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的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那个全部是灭法。』(75)

他们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脱怀疑、已离疑惑、已到达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这个: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些我们归依世尊、法,大德!愿我们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得到出家,愿我们得到具足戒。』(76)

比丘们!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得到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具足戒。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当他们被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时,不久就不执取后心从诸漏被解脱。(77)大群人的出家

比丘们!在邦都马低王都的大群人:八万四千生类听闻:『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住在安稳鹿林中,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听闻后,他们想这个:『那确定不是低级的法律;那确定不是低级的出家: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之处,如果国王的儿子骞茶与司祭的儿子低舍都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更何况是我们。』比丘们!那时,那个大群人:八万四千生类从邦都马低王都离去后,前往安稳鹿林去见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抵达后,向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后,在一旁坐下。(78)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他们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诸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在离欲上的效益。当世尊知道他们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凡诸佛最胜的法的教说,说明那个:苦、集、灭、道,犹如纯净的、离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个座位上,那些八万四千生类的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个全部是灭法。』(79)

他们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脱怀疑、已离疑惑、已到达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这个: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些我们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们在世尊的面前得到出家,愿我们得到具足戒。』(80)

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生类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具足戒。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

当他们被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时,不久就不执取后心从诸漏被解脱。(81)

最初出家者的法的现观

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最初出家者听闻:『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抵达邦都马低王都,住在安稳鹿林中教导法。』比丘们!那时,那些八万四千最初出家者前往安稳鹿林去见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抵达后,向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后,在一旁坐下。(82)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他们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诸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在离欲上的效益。当世尊知道他们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那时,凡诸佛最胜的法的教说,说明那个:苦、集、灭、道,犹如纯净的、离污染的衣服完全地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个座位上,那些八万四千出家者的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个全部是灭法。』(83)

他们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已度脱怀疑、已离疑惑、已到达无畏、住于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这个:『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些我们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们在世尊的面前得到出家,愿我们得到具足戒。』(84)

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出家者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具足戒。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他们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当他们被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时,不久就不执取后心从诸漏被解脱。(85)

游行的允许

比丘们!当时,六百八十万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比丘们!那时,独处的、独坐的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这样心的深思生起:『现在,六百八十万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让我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你们进行游行,不要两个同一地走[SN.4.5]。比丘们!请你们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请你们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每经过六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邦都马低王都应该被前往。』(86)

那时,某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心中的深思后,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置(作)上衣到一边肩膀、向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合掌鞠躬后,对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说这个:『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大德!现在,六百八十万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大德!请世尊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利益,

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你们进行游行,不要两个同一地走。比丘们!请你们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请你们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我们也将如比丘们每经过六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将前往邦都马低王都那样做。』比丘们!那位大梵王说这个,说这个后,那位大梵王向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87)

比丘们!那时,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傍晚时,从独坐出来,召唤比丘们:『比丘们!这里,独处的、独坐的我这样心的深思生起:「现在,六百八十万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让我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你们进行游行,不要两个同一地走。比丘们!请你们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请你们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每经过六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邦都马低王都应该被前往。』」

比丘们!那时,某位大梵王以心了知我心中的深思后,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我的面前。比丘们!那时,那位大梵王置上衣到一边肩膀、向我合掌鞠躬后,对我说这个:『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大德!现在,六百八十万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居住在邦都马低王都,大德!请世尊允许比丘们:「比丘们!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你们进行游行,不要两个同一地走。比丘们!请你们教导......法......(中略)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我们也将如比丘们每经过六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将前往邦都马低王都那样做。』比丘们!那位大梵王说这个,说这个后,那位大梵王向我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

比丘们!我允许: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你们进行游行,不要两个同一地走。比丘们!请你们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请你们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有少尘垢之类的众生以法的未听闻情况而退失,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此外,每经过六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邦都马低王都应该被前往。』比丘们!那时,比丘们大多数就在一天中出发到乡下(地方)游行。(88)

当时,在阎浮洲有八万四千个住处,在一年已结束(已离去)时,天神们使听到声音: 『亲爱的先生!一年已结束,现在有五年剩余,经过五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邦都马低王都应该被前往。』在二年已结束时……在三年已结束时……在年四已结束时……在五年已结束时,天神们使听到声音: 『亲爱的先生!五年已结束,现在有一年剩余,经过一年,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邦都马低王都应该被前往。』在六年已结束时,天神们使听到声音: 『亲爱的先生!六年已结束,现在,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

邦都马低王都应该被前往。』比丘们!那时,比丘们一些以自己的神通威力,一些以天神们的神通威力,就在一天中为了波罗提木叉的诵说,前往邦都马低王都。』(89)

比丘们! 在那里,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比丘僧团中这么诵说波罗提木叉:

『忍辱、忍耐是最高的苦行, 诸佛说涅槃是最高的,

出家者确实是不恼害他人者,沙门是不压迫他人者。

一切恶的不作,善的具足,

自心净化, 这是诸佛的教说。

无斥责、无恼害的, 以及在波罗提木叉中自制,

在食物上知量,以及对边地卧坐处,

以及在增上心上努力,这是诸佛的教说。』[Dhp.14, 183-185偈, ~AA.48.2](90) 天神的告知

比丘们! 有这一次, 我住在屋葛德幸运林沙罗王树下。比丘们! 独处的、独坐的我 这样心的深思生起: 『那个众生住处是不易获得的形色: 凡经这长时间除了净居天外以 前未被我轮回者, 让我去净居天。』比丘们! 那时, 我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 的手臂, 或弯曲伸直的手臂, 就像这样在屋葛德幸运林沙罗王树下消失, 出现在无烦天 中。比丘们! 在那个天部类中, 好几千位天神、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 向我问 讯后,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对我说这个:『亲爱的先生!在九 十一劫前,凡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比丘们!毘婆尸世尊、阿罗 汉、遍正觉者是刹帝利血统, 出生在刹帝利家。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 者姓憍陈如。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亲爱的先 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波咤厘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 阿罗汉、遍正觉者名为骞茶、低舍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 罗汉、遍正觉者有三次弟子们的聚集: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弟子 们的聚集有十万比丘,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八万比丘,比丘们!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 遍正觉者的这三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亲爱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罗 汉、遍正觉者的名为无忧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 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邦都马的国王, 生母母亲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皇后, 邦都马国王的 王都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王都。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这样离 家、这样出家、这样勤奋、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 那些我们在毘婆尸 世尊处行梵行,在诸欲上使欲的意欲离染后往生这里。』......(中略)

比丘们!在那个天部类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对我说这个:『亲爱的先生!就在这贤劫,现在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亲爱的先生!世尊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亲爱的先生!世尊姓乔达摩。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寿命量少、微、短:凡长久地活命,他有百年,或少许更多的。亲爱的先生!世尊在菩提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世尊名为舍利弗、目揵连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亲爱的先生!世尊有一次弟子

们的聚集: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亲爱的先生!世尊的这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名为阿难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亲爱的先生!世尊的父亲是名净饭的国王,生母母亲是名为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为迦毘罗卫的王都。亲爱的先生!世尊是这样离家、这样出家、这样勤奋、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那些我们世尊处行梵行后、在诸欲上使欲的意欲离染后往生这里。』(91)

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烦天天神们一起去无热天......(中略)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烦天天神们、无热天天神们一起去往善现天......(中略)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烦天天神们、无热天天神们、善现天天神们一起前往善见天......(中略)比丘们!那时,我与无烦天天神们、无热天天神们、善现天天神们、善见天天神们一起前往阿迦腻咤天,比丘们!在那个天部类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站立。

比丘们! 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对我说这个: 『亲爱的先生! 在九十一劫前, 毘婆 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是刹帝利血统, 出生在刹帝利家。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姓憍陈 如。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寿命量是八万年。亲爱的先生! 毘 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波咤厘树下现正觉。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 汉、遍正觉者名为骞茶、低舍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亲爱的先生!毘婆尸世尊、阿罗 汉、遍正觉者有三次弟子们的聚集: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六百八十万比丘,一次弟子们 的聚集有十万比丘, 一次弟子们的聚集有八万比丘, 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 汉、遍正觉者的这三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 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名为无忧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 汉、遍正觉者的父亲是名为邦都马的国王,生母母亲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皇后,邦都马国 王的王都是名为邦都马低的王都。亲爱的先生! 毘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这样 离家、这样出家、这样勤奋、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 那些我们在毘婆 尸世尊处行梵行后、在诸欲上使欲的意欲离染后往生这里。』比丘们! 在那个天部类 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 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对我说这个: 『亲爱的先生! 在三十一劫前, 凡尸弃世尊...... (中 略) 亲爱的先生! 那些我们在尸弃世尊处[......(中略)]亲爱的先生! 就在那个三十一 劫, 毘舍浮世尊......(中略) 亲爱的先生! 那些我们在毘舍浮世尊处行梵行.....(中略) 亲爱的先生!就在这贤劫,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世尊.....(中略)亲爱的先生! 那些我们在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世尊处行梵行,在诸欲上使欲的意欲离染后往生 这里。』(92)

比丘们!就在那个天部类中,好几千位、好几万位天神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站立。比丘们!在一旁站立的那些天神对我说这个:『亲爱的先生!就在这贤劫,现在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亲爱的先生!世尊是刹帝利血统,出生在刹帝利家。亲爱的先生!世尊姓乔达摩。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寿命量少、微、短:凡长久地活命,他有百年,或少许更多的。亲爱的先生!世尊在菩提树下现正觉。亲爱

的先生!世尊名为舍利弗、目揵连双弟子是最上的双贤。亲爱的先生!世尊有一次弟子们的聚集: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亲爱的先生!世尊的这一次弟子们的聚集全部都是漏已灭尽者。亲爱的先生!世尊的名为阿难比丘侍者是最上的侍者。亲爱的先生!世尊的父亲是名净饭的国王,生母母亲是名为摩耶的皇后,王都是名为迦毘罗卫的王都。亲爱的先生!世尊是这样离家、这样出家、这样勤奋、这样现正觉、这样转法轮。亲爱的先生!那些我们在世尊处行梵行,在诸欲上使欲的意欲离染后往生这里。』(93)

比丘们!像这样,如来的颇善通达的这个法界,以该法界的善通达状态,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的法......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

天神也告知如来这个义理,以那个,如来在过去已般涅槃的、已切断虚妄的、已切断路径的、已终结轮回的、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上回忆血统,也回忆名字,也回忆家系,也回忆寿命量,也回忆双弟子,也回忆弟子们的聚集: 『那些世尊是这样血统。』这样姓氏者……这样戒者……这样的法……这样意者……这样的住处者……『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

世尊说这个,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94) 阿波陀那大经第一终了。

DN 15/DN.15 因缘大经

缘起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俱卢国, 名叫葛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

那时, 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 向世尊问讯后, 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

「不可思议啊, 大德! 未曾有啊, 大德! 大德! 这缘起是多么甚深与显现甚深, 然而, 对我, 看起来像明显明显的。」

「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这缘起是甚深与显现甚深的。阿难!由于这个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世代变成纠缠线轴的、变成打结线球的,成为芦草与灯心草团的,不超越苦界、恶趣、下界、轮回。[SN.12.60](95)

阿难! 『老死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老死(而老死存在)?』『以生为缘有老死。』应该被回答。

阿难! 『生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生?』『以有为缘有生。』应该被回答。

阿难! 『有有特定条件?』『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有?』『以取为缘有有。』应该被回答。

阿难! 『取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取?』『以渴爱为缘有取。』应该被回答。

阿难! 『渴爱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渴爱?』『以受为缘有渴爱。』应该被回答。

阿难! 『受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受?』『以触为缘有受。』应该被回答。

阿难! 『触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触?』 『以名色为缘有触。』应该被回答。

阿难! 『名色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名色?』『以识为缘有名色。』应该被回答。

阿难! 『识有特定条件?』当被像这样问, 『有。』应该被回答。如果像这样说: 『以什么为缘有识?』『以名色为缘有识。』应该被回答。(96)

阿难!像这样,以名色为缘有识;以识为缘有名色;以名色为缘有触;以触为缘有受;以受为缘有渴爱;以渴爱为缘有取;以取为缘有有;以有为缘有生;以生为缘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成,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97)

『以生为缘有老死。』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以生为缘有老死:阿难!而如果生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

无论谁上不存在,即:在天状态下诸天的,或在干达婆状态下诸干达婆的,或在夜叉状态下诸夜叉的,或在鬼状态下诸鬼的,或在人状态下人们的,或在四只脚状态下诸四只脚的,或在有翅膀状态下诸有翅膀的,或在爬行类状态下诸爬行类的,阿难!而如果在那个状态下一一那些众生的生不存在,在生完全不存在时,以生的灭,是否老死被知道?」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老死,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 生。(98)

『以有为缘有生。』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 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 关于以有为缘有生: 阿难! 而如果有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 谁上不存在,即: 欲有、色有、无色有,在有完全不存在时,以有的灭,是否生被知 道? 」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生,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有。(99)

『以取为缘有有。』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 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 关于以取为缘有有:阿难!而如果取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 谁上不存在,即:欲取、见取、<mark>戒禁取</mark>、[真]我论取,在取完全不存在时,以取的灭, 是否有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有,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取。(100)

『以渴爱为缘有取。』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 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以渴爱为缘有取: 阿难! 而如果渴爱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即: 色的渴爱、声的渴爱、气味的渴爱、味道的渴爱、所触的渴爱、法的渴爱, 在渴爱完全不存在时, 以渴爱的灭, 是否取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取,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渴爱。(101)

『以受为缘有渴爱。』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以受为缘有渴爱:阿难!而如果受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即:眼触所生受、耳触所生受、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所生受,在受完全不存在时,以受的灭,是否渴爱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渴爱,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受。(102)

阿难!又,像这样,缘于这个受而有渴爱;缘于渴爱而有遍求;缘于遍求而有得到;缘于得到而有判断;缘于判断而有意欲贪;缘于意欲贪而有取着;缘于取着而有占有;缘于占有而有悭吝;缘于悭吝而有守护;因为守护,执杖、执刀、争吵、争执、诤论、冲突、离间语、妄语种种恶不善法生成。[DN.34,1359段 AN.9.23](103)

『因为守护,执杖、执刀、争吵、争执、诤论、冲突、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生成。』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因为守护,执杖、执刀、争吵、争执、诤论、冲突、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生成:阿难!而如果守护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守护完全不存在时,以守护的灭,是否执杖、执刀、争吵、争执、诤论、冲突、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会生起?」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执杖、执刀、争吵、争执、诤论、冲突、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的生起,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守护。(104)

『缘于悭吝而有守护。』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悭吝而有守护:阿难!而如果悭吝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悭吝完全不存在时,以悭吝的灭,是否守护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守护,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悭吝。(105)

『缘于占有而有悭吝。』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占有而有悭吝:阿难!而如果占有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占有完全不存在时,以占有的灭,是否悭吝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悭吝,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占有。(106)

『缘于取着而有占有。』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取着而有占有:阿难!而如果取着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取着完全不存在时,以取着的灭,是否占有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占有,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取着。(107)

『缘于意欲贪而有取着。』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意欲贪而有取着:阿难!而如果意欲贪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意欲贪完全不存在时,以意欲贪的灭,是否取着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取着,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意欲贪。(108)

『缘于判断而有意欲贪。』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判断而有意欲贪:阿难!而如果判断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判断完全不存在时,以判断的灭,是否意欲贪被知道?」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意欲贪,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判断。(109)

『缘于得到而有判断。』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得到而有判断:阿难!而如果得到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得到完全不存在时,以得到的灭,是否判断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判断,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得到。(110)

『缘于遍求而有得到。』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遍求而有得到:阿难!而如果遍求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遍求完全不存在时,以遍求的灭,是否得到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得到,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遍求。(111)

『缘于渴爱而有遍求。』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缘于渴爱而有遍求:阿难!而如果渴爱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谁上不存在,在渴爱完全不存在时,以渴爱的灭,是否遍求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遍求,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渴爱。

阿难!像这样,这些二法以一对在受上合流成为一个。(112)

『以触为缘有受。』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 关于以触为缘有受:阿难!而如果触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无论谁的、在无论 谁上不存在,即: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在触完全不存在时,以触的 灭,是否受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受,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触。(113)

『以名色为缘有触。』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 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以名色为缘有触: 阿难! 凡以诸行相,凡以诸特征,凡以诸相,凡以诸说示有名

身的安立,在那些行相、那些特征、那些相、那些说示不存在时,是否在色身上名称触会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凡以诸行相,凡以诸特征,凡以诸相,凡以诸说示有色身的安立,在那些行相……(中略)那些说示不存在时,是否在名身上有对触会被知道?」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凡以诸行相......(中略)凡以诸说示有名身与色身的安立,在那些行相......(中略)那些说示不存在时,是否名称触或有对触会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凡以诸行相……(中略)凡以诸说示有名色的安立,在那些行相……(中略)那些说示不存在时,是否触会被知道?」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触,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名 色。(114)

『以识为缘有名色。』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以识为缘有名色:阿难!而如果识不进入到母亲子宫,是否名色在母亲子宫中增大呢?」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而识进入到母亲子宫后如果脱离,是否名色在此处[轮回]的状态中生起呢?」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而识当还是幼的时如果被切断,是否幼童或幼女的名色来到成长、增长、成满呢?」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名色,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识。(115)

『以名色为缘有识。』而像这样这个被说,阿难!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关于以名色为缘有识:阿难!而如果识在名色中没得到立足处,是否未来的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被知道?」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对识,这就是因,这是因缘,这是集,这是缘,即:名 色。

阿难!就这个范围,会被生,或会被衰老,或会死去,或会死没,或会再生,就这个范围有名称道,就这个范围有言语道,就这个范围有安立道,就这个范围有慧的领域,就这个范围对这样[轮回]状态的安立转起轮转,即:名色与识一起互相为缘的状态转起。(116)

真我的安立

阿难!而安立者从哪方面安立真我?阿难!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少的。』阿难!或安立者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无量的。』阿难!或安立者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色的、少的。』阿难!或安立者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色的、无量的。』(117)

阿难! 在那里,凡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现在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或来世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像这样想:『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对存在这样者,『有色的、少的真我随见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

阿难! 在那里,凡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现在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或来世那位安立者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又或他像这样想: 『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 对存在这样者, 『有色的、无量的真我随见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

阿难!在那里,凡那位安立者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现在那位安立者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或来世那位安立者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像这样想:『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对存在这样者,『无色的、少的真我随见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

阿难!在那里,凡那位安立者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现在那位安立者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或来世那位安立者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又或他像这样想:『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对存在这样者,『无色的、无量的真我随见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118) 真我的不安立

阿难!而不安立者从哪方面不安立真我?阿难!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少的。』阿难!或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有色的、无量的。』阿难!或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色的、少的。』阿难!或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色的、无量的。』(119)

阿难!在那里,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现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或来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不像这样想:『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对存在这样者,『有色的、少的真我随见不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

阿难!在那里,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现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或来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有色的、无量的真我,又或他不像这样想:『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对存在这样者,『有色的、无量的真我随见不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

阿难! 在那里,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现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或来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少的真我,又或他不像

这样想: 『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 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 对存在这样者, 『无色的、少的真我随见不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

阿难!在那里,凡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现在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或来世那位不安立者不安立无色的、无量的真我,又或他不像这样想:『即使现在的是不真实的,我将使之达成真实的状态。』阿难!对存在这样者,『无色的、无量的真我随见不潜伏。』像这样是适当的言语。(120)真我的认为

阿难!而认为者从哪方面认为真我?阿难!认为者认为受是真我:『受是我的真我。』阿难!或像这样,认为者认为真我:『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感受者。』阿难!或像这样,认为者认为真我:『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无感受者,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121)

阿难!在那里,凡他么说:『受是我的真我。』他应该被这么回答:『朋友!有这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三受中哪个你认为是真我?』阿难!凡在感受乐受时,在那时既不感受苦受,也不感受不苦不乐受,在那时只感受乐受;阿难!凡在感受苦受时,在那时既不感受乐受,也不感受不苦不乐受,在那时只感受苦受;阿难!凡在感受不苦不乐受时,在那时既不感受乐受,也不感受苦受,在那时只感受不苦不乐受。(122)

阿难! 乐受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阿难! 苦受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阿难! 不苦不乐受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当他感受乐受时[,想]: 『这是我的真我。』就以那个乐受的灭[,想]: 『我的真我消失。』当他感受苦受时: 『这是我的真我。』就以那个苦受的灭: 『我的真我消失。』当他感受不苦不乐受时: 『这是我的真我。』就以那个不苦不乐受的灭: 『我的真我消失。』像这样,那位认为者认为真我在当生中是无常的、乐苦混合的、生起与消散法的:凡他么说: 『受是我的真我。』阿难!因此,在这里,以这个,这不容忍:认为『受是我的真我。』(123)

阿难!在那里,凡他么说:『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是无感受者。』他应该被这么回答:『朋友!那么,完全没有感受的之处,在那里是否会有「我是这个」?』」「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以这个,这不容忍:认为『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 是无感受者。』(124)

阿难!在那里,凡他么说:『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也不是无感受者,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他应该被这么回答:『朋友!如果诸受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无残余地被灭,在诸受完全不存在时,以受的灭,在那里是否有「我是这个」?』」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因此,在这里,以这个,这不容忍:认为『受就不是我的真我,我的真我 也不是无感受者,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125)

阿难!当比丘既不认为受是真我,也不认为真我是无感受者,也不认为:『我的真我感受,我的真我是受法。』那位不这么认为者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不执取者不战栗,不战栗者就自己证涅槃,他知道:『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阿难!对这样心解脱的比丘凡如果这么说:『「死后如来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死后如来不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那是什么原因?阿难!名称之所及,名称道之所及,言语之所及,言语道之所及,安立之所及,安立道之所及,慧之所及,慧的领域之所及,轮转之所及,转起之所及,证知它后,比丘为解脱者。[说:]『证知它后已解脱的比丘「不知、不见」是他的见。』那是不适当的。(126)

阿难!有七识住、二处,哪七个?阿难!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这是第一识住。阿难!有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犹如:以第一[禅]往生的梵众天,这是第二识住。阿难!有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光音天,这是第三识住。阿难!有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犹如:遍净天,这是第四识住。阿难!有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到达虚空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五识住。阿难!有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识是无边的』,到达识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六识住。阿难!有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什么都没有』,到达无所有处的众生,这是第七识住。无想众生处、非想非非想处正是第二的。(127)

阿难!在这里,凡在这第一识处: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阿难!凡知道它、知道它的集起、知道它的灭没、知道它的乐味、知道它的过患、知道它的出离,适合以那个欢喜它吗?」

「大德!这确实不是。」……(中略)

「阿难!在这里,凡这个无想众生处,阿难!凡知道它、知道它的集起、知道它的 灭没、知道它的乐味、知道它的过患、知道它的出离,适合以那个欢喜它吗?」

「大德!这确实不是。」

「阿难!在这里,凡这个非想非非想处,阿难!凡知道它、知道它的集起、知道它的灭没、知道它的乐味、知道它的过患、知道它的出离,适合以那个欢喜它吗?」

「大德! 这确实不是。」

「阿难!当比丘如实知道这七识住与这二处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 不执取后成为解脱者,阿难!这被称为<u>慧解脱</u>的比丘。(128) 八解脱

阿难! 有这八解脱,哪八个? 有色者看见诸色,这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者看见外诸色,这是第二解脱。只志向『清净的』,这是第三解脱。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

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 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 这是第四解脱。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 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 这是第五解脱。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 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 这是第六解脱。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 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 这是第七解脱。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后, 进入后住于想受灭, 这是第八解脱。(129)

阿难! 当比丘对这八解脱顺地进入,也逆地进入,也顺逆地进入,在想要之处、在想要之时、就想要之所及进入及出来时,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阿难!这被称为俱分解脱的比丘。阿难!没有其它俱分解脱比这个俱分解脱更上的或更胜妙的。」

世尊说这个,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的所说。(130) 因缘大经第二终了。

DN 16/DN.16 般涅槃大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当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他这么说[AN.7.22]:

「我将要破坏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跋耆, 我将要使跋耆灭亡, 我将要使跋耆人来到不幸、灾难。」(131)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召唤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

「来!婆罗门!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请你询问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大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他询问: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以及请你这么说:『大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他这么说:「我将要破坏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跋耆,我将要使跋耆灭亡,我将要使跋耆人来到不幸、灾难。」』如世尊对你回答,善把握它后,你应该告诉我,因为诸如来不说离真实的。」(132)

作雨者婆罗门

「是的,先生!」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回答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后,准备一辆辆吉祥车、登上一辆辆吉祥车后,以一辆辆吉祥车从王舍城出发,前往耆阇崛山。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以头礼拜乔达摩尊师的足,他询问:少病、少病苦、起居轻快、有力、安乐住?乔达摩尊师!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想要攻打跋耆,且这么说:『我将要破坏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跋耆,我将要使跋耆灭亡,我将要使跋耆人来到不幸、灾难。』」(133)

国王的不衰退法

当时,尊者阿难站在世尊的背后对世尊搧着风。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将是经常聚集的、多聚集的?」「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将是经常聚集的、多聚集的。』」「阿难!只要跋耆人将是经常聚集的、多聚集的,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来,和合地作跋耆人应该做的事?』」「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来,和合地作跋耆人应该做的事。』」「阿难!只要跋耆人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来,和合地作跋耆人应该做的事,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后转起?』」「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后转起。』」「阿难!只要跋耆人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往昔跋耆人所安立的法受持后转起,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高龄者,且认为他们的应该被听闻?』」「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高龄者,且认为他们的应该被听闻。』」「阿难!只要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高龄者,且认为他们的应该被听闻,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不对那些良家妇人、良家少女拉、强迫后使居住?』」「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不对那些良家妇人、良家少女拉、强迫后使居住。』」「阿难!只要跋耆人不对那些良家妇人、良家少女拉、强迫后使居住,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庙: 内部的连同外部的,且不使那些先前施与的、先前作的合法的供品衰损?』」「大德! 这被我听闻:『跋耆人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庙:内部的连同外部 的,且不使那些先前施与的、先前作的合法的供品衰损。』」「阿难!只要跋耆人恭 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跋耆的跋耆塔庙:内部的连同外部的,且不使那些先前施与 的、先前作的合法的供品衰损,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阿难!是否被你听闻:『跋耆人在阿罗汉上有如法的、善安排的守护、防护、保护:如何未到达的阿罗汉会来到跋耆,已到达的阿罗汉会在跋耆住于安乐?』」「大德!这被我听闻:『跋耆人在阿罗汉上有如法的、善安排的守护、防护、保护:如何未到达的阿罗汉会来到跋耆,已到达的阿罗汉会在跋耆住于安乐?』」「阿难!只要跋耆人在阿罗汉上有如法的、善安排的守护、防护、保护:如何未到达的阿罗汉会来到跋耆,已到达的阿罗汉会在跋耆住于安乐?阿难!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134)

那时,世尊召唤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婆罗门!有这一次,我住在毘舍离沙愣达达塔庙。婆罗门!在那里,我教导跋耆人这七不衰退法。婆罗门!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跋耆中住立,以及跋耆人在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见,婆罗门!跋耆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在这么说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对世尊说这个: 「乔达摩尊师!即使只具备一不衰退法,跋耆的增长就能被预期,非减损,更不用说七不衰退法。乔达摩尊师! 跋耆就不应该被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做,即: 以战争,除非以欺骗,除非以失和。好了,乔达摩尊师!而现在我们离开(走),我们有许多任务作、许多应该被做的。」「婆罗门!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那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35)

比丘的不衰退法

那时,在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离开不久,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请你去,比丘依止王舍城住之所及,请你使他们全部集合到讲堂。」「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比丘依止王舍城住之所及,使他们全部集合到讲堂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比丘僧团已经集合,大德!现在是那个世尊考量的时间。」

那时,世尊去讲堂。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比丘们[AN.7.23]:「比丘们!我将为你们教导七不衰退法,你们要听它!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说这个:「比丘们!只要比丘们将是经常聚集的、多聚集的,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和合地聚集、和合地出来、和合地作比丘应该做的事,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不安立没被安立的,不断绝已被安立的,依所安立的学处受持后转起,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那些有经验的、长久出家的上座比丘、僧团父、僧团指导者,且认为他们的应该被听闻,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不走入已生起、导致再有的渴爱的控制,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是在诸林野住处上的期待者,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就使各自的念现起: 是否未到达的美善同梵行者会到来, 已到达的美善同梵行者会住于安乐,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 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见,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136)

比丘们! 其次, 我还将为你们教导七不衰退法, 你们要听它! 你们要好好作意! 我将说。」「是的, 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工作者、不好于工作者、不致力喜于工作者,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AN.7.24]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谈话者、不好于谈话者、不致力喜于谈话者,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睡眠者、不好于睡眠者、不致力喜于睡眠者,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是不乐于聚会者、不好于聚会者、不致力喜于聚会者,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是不恶欲求者、不落入诸恶欲求控制者,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没有恶的朋友、恶的同伴、恶的亲密朋友, 比丘们! 比丘们的 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不以低劣量殊胜的到达来到终结的中途,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 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见,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137)

比丘们!其次,我还将为你们教导另外的七不衰退法......(中略)[AN.7.25]。比丘们!只要比丘们是有信者......(中略)是有惭者......(中略)是有愧者......(中略)是多闻者......(中略)是活力已发动者......(中略)是念已现起者......(中略)是有慧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比丘们!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138)

比丘们! 其次, 我还将为你们教导七不衰退法, 你们要听它! 你们要好好作意! 我将说。」「是的, 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修习念觉支......(中略)修习择法觉支......修习活力觉支...... 修习喜觉支......修习宁静觉支......修习定觉支......修习平静觉支,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AN.7.26]。

比丘们! 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 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见,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139)

比丘们! 其次, 我还将为你们教导七不衰退法, 你们要听它! 你们要好好作意! 我将说。」「是的, 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

「比丘们!只要比丘们修习无常想......(中略)修习无我想......修习不净想......修习 过患想......修习舍断想......修习离贪想......修习灭想,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AN.7.27]。

比丘们! 只要这七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 以及诸比丘在这七不衰退法上被看见,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140)

比丘们! 我将为你们教导六不衰退法, 你们要听它! 你们要好好作意! 我将说。」「是的, 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AN.6.11]: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对同梵行者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使慈身业现起,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对同梵行者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使慈语业现起......(中略)对同 梵行者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使慈意业现起,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凡那些如法所得的如法利得,乃至连钵里(钵系属)的量,比丘们是以像这样利得平等受用者、与持有同梵行者共同受用者,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比丘们!凡那些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称赞的、不取着的、转起定的戒,只要比丘们在像这样的诸戒上与同梵行者们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住于戒达到一致的,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

比丘们! 只要比丘们对所有这圣的、出离的见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 比丘在像这样的见上与同梵行者们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住于见达到一致的, 比丘们! 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 非减损。

比丘们!只要这六不衰退法在诸比丘中住立,以及诸比丘在这六不衰退法上被看见,比丘们!比丘们的增长能被预期,非减损。」(141)

在那里,当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时,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 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42)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王舍城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芒果树苗圃。」「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芒果树苗圃。在那里,世尊住在国王的芒果树苗圃。在那里,当世尊住在国王的芒果树苗圃时,就也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43)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国王的芒果树苗圃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那烂陀。」「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去那烂陀。在那里,世尊住在那烂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144)舍利弗的狮子吼

那时,尊者舍利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说这个[SN.47.12, DN.28, 141-143段]: 「大德!我在世尊上有这样的净信:不曾有与将没有,以及现在不存在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即:正觉。」「舍利弗!这伟大的、取一向的、吼狮子吼的如牛王之语被你说: 『大德!我在世尊上有这样的净信:不曾有与将没有,以及现在不存在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的证智,即:正觉。』

舍利弗!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那些世尊是这样戒者。』……这样法者……这样慧者……这样住处者……『那些世尊是这样解脱者。』吗?」「大德!这确实不是。」

「舍利弗!又,凡那些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那些世尊将有这样的戒。』这样的法.....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那些世尊将是这样的解脱者。』吗?」「大德!这确实不是。」

「舍利弗! 又,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被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 『世尊有这样的戒。』这样的法......这样慧者......这样的住处者...... 『那些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吗?」「大德!这确实不是。」

「舍利弗!而在这里,你在过去、未来、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们上没有他心智,舍利弗!那么,那样的话,为何伟大的、取一向的、吼狮子吼的如牛王之语被你

说: 『大德! 我在世尊上有这样的净信: 不曾有与将没有, 以及现在不存在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的证智, 即: 正觉。』呢?」(145)

「大德!我在过去、未来、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们上没有他心智,但法的模拟被我知道。大德!犹如国王边境的城市,有坚固的壁垒,坚固的城墙与城门,只有一个门,在那里,有贤智的、聪明的、有智能的、对不认识的制止的、对认识的使进入的守门人。沿那个城市全部环绕道路走的他没看见甚至连猫出去大小的城墙间隙或裂口,他这么想: 『凡任何粗大的生物进入或出去这个城市,他们全部仅经由这个门进入或出去。』同样的,大德!法的模拟被我知道: 『大德!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些世尊全部舍断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的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创建,如实修习七觉支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大德!凡那些将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些世尊全部也舍断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创建,如实修习七觉支后,将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大德!现在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也舍断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创建,如实修习七觉支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

又,在那里,当世尊住在那烂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时,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47)

破戒的过患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那烂陀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巴咤厘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巴咤厘村。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听闻[Ud.76]:「听说世尊已抵达巴咤厘村。」那时,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请世尊同意[到]我们的招待所。」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那时,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知道世尊同意了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去招待所。抵达后,铺设招待所的一切铺设物、设置诸座位、使水瓶设立、悬挂油灯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对世尊说这个:「大德!招待所的一切铺设物已铺设,诸座位已设置,已使水瓶设立,油灯已悬挂,大德!现在是那个世尊考量的时间。」那时,世尊傍晚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招待所。抵达后,使脚洗涤、进入招待所后,依止中央柱子面向东坐下,比丘僧团也使脚洗涤、进入集会所后,依止西边墙壁面向东,置世尊在前面后坐下,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使脚洗涤、进入招待所后,依止东边墙壁面向西,面对世尊坐下。(148)

那时,世尊召唤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屋主们!有这破戒者以戒坏失的五种过患[AN.5.213],哪五种?屋主们!这里,破戒者、戒坏失者因为放逸而遭受大财产的损失,这是第一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以戒坏失的恶名声传播,这是第二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坏失者往见任何群众:不论刹帝利众,不论婆罗门众,不论屋主众,不论沙门众,他无自信地、羞愧地往见,这是第三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坏失者痴昧地命终,这是第四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 患。

再者,屋主们!破戒者、戒坏失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是第五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屋主们!这是破戒者以戒坏失的五种过患。(149)

持戒的效益

屋主们!有这持戒者以戒具足的五种效益,哪五种?屋主们!这里,持戒者、戒具足者因为不放逸而到达大财产的聚集,这是第一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 持戒者、戒具足者的好名声传播,这是第二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往见任何群众:不论刹帝利众,不论婆罗门众,不论屋主众,不论沙门众,他有自信地、不羞愧地往见,这是第三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不痴昧地命终,这是第四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

再者,屋主们!持戒者、戒具足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这是第五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屋主们!这是持戒者以戒具足的五种效益。(150)

那时,世尊对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大部分夜晚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使离开:「屋主们!夜已过,现在是那个你们考量的时间。」「是的,大德!」巴咤厘村的优婆塞们回答世尊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那时,世尊在巴咤厘村优婆塞们离开不久,进入空屋。(151)

华氏城的建筑

当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为了防止跋耆人,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市。当时,众多的,甚至千位天神在巴咤厘村占取诸宅地:凡在大影响力天神占取宅地处,大影响力国王、国王大臣的心倾向在那里建筑住处;凡在中等天神占取宅地处,中等[影响力]国王、国王大臣的心倾向在那里建筑住处;凡在低等天神占取宅地处,低等国王、国王大臣的心倾向在那里建筑住处。世尊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在巴咤厘村占取宅地的那些甚至千位天神。那时,世尊在破晓时起来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谁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市呢?」「大德!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为了防止跋耆人,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市。」「阿难!犹如与三十三天一起商量后,阿难!就这样,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为了防止跋耆人,在巴咤厘村建筑城市。阿难!这里,我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众多的,甚至千位天神在巴咤厘村占取诸宅地:凡在大影响力天神占取

宅地处,大影响力国王、国王大臣的心倾向在那里建筑住处;凡在中等天神占取宅地处,中等国王、国王大臣的心倾向在那里建筑住处;凡在低等天神占取宅地处,低等国王、国王大臣的心倾向在那里建筑住处。阿难!亚利安人之所及处;贸易(商人路)之所及,这将是第一城市,华氏城将是财货集散地。阿难!华氏城的三个障碍将是:火[灾],或水,或失和。」(152)

那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对世尊说这个:「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我们的今天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那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知道世尊同意后,回自己的住处。抵达后,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软食,使[人]为世尊通知时间:「乔达摩尊师!是时间,食事已完成。」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那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以胜妙的硬食、软食亲手款待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使满足。那时,对已食、手离钵的世尊,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世尊以这些偈颂感谢在一旁坐下的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

「在凡地方建造, 贤智类者们住所,

在这里宴请持戒者们、已抑制者们、梵行者们。

凡在那里已有诸天神, 应该为祂们献上供养,

那些被供养者供养,被服侍者服侍他。

因此祂们怜悯他, 如母亲对亲生的儿子,

诸天神怜悯的人,经常看见诸吉祥。」

那时,世尊以这些偈颂感谢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后,从座位起来后离 开。(153)

当时,摩揭陀国大臣苏尼大与作雨者在世尊后面紧跟随:「现在,凡沙门乔达摩将离开所经之门,那个门将名为乔达摩门;凡将渡恒河所经之渡场,那个渡场将名为乔达摩渡场。」那时,世尊离开所经之门,那个门名为乔达摩门。那时,世尊去恒河之渡场。当时,恒河是满的、满到边缘的、能被乌鸦喝饮的。一些人遍求船,一些人遍求筏,一些人捆绑笼筏,想要从此岸到彼岸。那时,世尊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恒河此岸消失,与比丘僧团一起出现在恒河彼岸。那时,世尊看见那些人:一些人遍求船,一些人遍求筏,一些人捆绑笼筏,想要从此岸到彼岸。那时,世尊知道这件事后,那时候吟出优陀那:

「凡渡过河流湖泊:建造桥后舍离泥沼后,

人人捆绑笼筏,有智能的人已渡过。」(154)

初诵分[终了]。

圣谛的谈论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拘利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拘利村。在那里,世尊住在拘利村。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SN.56.21]:

「比丘们!以四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哪四个?比丘们!以苦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以苦寒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以苦灭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以导向苦灭道迹圣谛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比丘们!那个这个苦圣谛已随觉、已通达,苦集圣谛已随觉、已通达,苦灭圣谛已随觉、已通达,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已随觉、已通达,有的渴爱已切断,有之导引已灭尽,现在,没有再有。」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以四圣谛的,不如实看见,

被长时间轮回:就在个个出生中。

那些这些已看见, 有之导引已根除,

苦的根已切断,现在没有再有。」

又,在那里,当世尊住在拘利村时,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55)不还者、以正觉为彼岸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拘利村后,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亲戚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亲戚村。又,在那里,世尊住在亲戚村的砖屋中。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SN.55.8-SN.55.10]: 「大德!名叫萨哈的比丘在亲戚村已命终,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善施的优婆塞在亲戚村已命终,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善施的优婆塞在亲戚村已命终,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善生的优婆夷在亲戚村已命终,她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当生的优婆塞在亲戚村已命终,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公鸡的优婆塞在亲戚村已命终,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大德!名叫如低沙哈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满足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满足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满足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满足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声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吉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古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古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古祥的优婆塞——(中略)大德!名叫善古祥的优婆塞在亲戚村已命终,他的趣处是什么?来世是什么?」(156)

「阿难! 萨哈比丘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阿难! 难陀比丘尼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阿难! 善施优婆塞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阿难! 善生优婆夷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阿难! 公鸡优婆塞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

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阿难! 迦哩巴优婆塞……(中略)阿难! 尼迦达优婆塞……(中略)阿难! 迦低沙哈优婆塞……(中略)阿难! 满足优婆塞……(中略)阿难! 善满足优婆塞……(中略)阿难! 吉祥优婆塞……(中略)阿难! 善吉祥优婆塞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阿难! 超过五十位在亲戚村死去的优婆塞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阿难! 九十多位在亲戚村死去的优婆塞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阿难! 超过五百位在亲戚村死去的优婆塞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157)

法镜之法的教说

阿难!又,这是非不可思议的:凡生为人的会命终。在他已命终时,都来见如来后你们询问这件事,阿难!这对如来确实是伤害。阿难!因此,在这里,我将教导名叫法镜之法的教说,凡具备的圣弟子,当希望时,就以自己对自己记说:『我是地狱已尽者,畜生界已尽者,饿鬼界已尽者,苦界、恶趣、下界已尽者,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158)

阿难!而什么是法镜之法的教说,凡具备的圣弟子,当希望时,就以自己对自己记说:『我是地狱已尽者,畜生界已尽者,饿鬼界已尽者,苦界、恶趣、下界已尽者,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呢?

阿难!这里,圣弟子在佛上具备不坏净:『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

圣弟子在法上具备不坏净: 『被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

在僧团上具备不坏净: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者,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直行者,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真理行者,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方正行者, 即: 四双之人、八辈之士, 这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应该被奉献者、应该被供奉者、应该被供养者、应该被合掌者、世间的无上福田。』

具备圣者喜爱的诸戒: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称赞的、不取着的、转起定的。

阿难!这是那个法镜之法的教说,凡具备的圣弟子,当希望时,就以自己对自己记说:『我是地狱已尽者,畜生界已尽者,饿鬼界已尽者,苦界、恶趣、下界已尽者,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

又, 在那里, 当世尊住在亲戚村的砖屋时, 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

「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 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 漏、无明漏。」(159)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亲戚村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毘舍离。」「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毘舍离。那时,世尊住在蓭婆巴利园。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SN.47.2]:

「比丘们! 比丘应该住于具念的、正知的,这是我们为你们的教诫。比丘们! 而怎样比丘是具念? 比丘们! 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中略)在心上随看心地......(中略)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比丘们! 这样,比丘是具念的。

比丘们! 而怎样比丘是正知? 比丘们! 这里, 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前视环视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肢体]屈伸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大衣、钵、衣服 的受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的行为者; 在大小便动作时是 正知的行为者; 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状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比丘们! 这样, 比丘是正知的。比丘们! 比丘应该住于具念的、正知的, 这是我们为你们的教 诫。」(160)

艺妓蓭婆巴利

艺妓蓭婆巴利听闻:「听说世尊已到达毘舍离,住在毘舍离我的芒果园中。」那时,艺妓蓭婆巴利准备一辆辆吉祥车、登上一辆辆吉祥车后,以一辆辆吉祥车从毘舍离出发,前往自己的园林。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艺妓蓭婆巴利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那时,艺妓蓭婆巴利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我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那时,艺妓蓭婆巴利知道世尊同意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

思舍离的离车族人听闻:「听说世尊已到达毘舍离,住在毘舍离蓭婆巴利的园林中。」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准备一辆辆吉祥车、登上一辆辆吉祥车后,以一辆辆吉祥车从毘舍离出发。在那里,一些离车族人是青色的:青色的容色、青色的衣服、青色的装饰;一些离车族人是黄色的:黄色的容色、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装饰;一些离车族人是红色的:红色的容色、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装饰;一些离车族人是白色的:白色的容色、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装饰。那时,艺妓蓭婆巴利对一个个年轻的离车族人以车轴对车轴、以车轮对车轮、以轭对轭逆转。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对艺妓蓭婆巴利说这个:「喂!蓭婆巴利!为何对一个个年轻的离车族人以车轴对车轴、以车轮对车轮、以轭对轭逆转?」「贵族之子!像这样,因为,而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被我邀请明天的食事。」「喂!蓭婆巴利!以十万,请你给与这个食事。」「贵族之子!即使如果你们给与我毘舍离连同其食物的,这样我也不给与那个食事。」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弹指:「先生!我们确实被阿姨打败。」

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往蓭婆巴利的园林出发。世尊看见正从远处到来的那些离车族人。看见后,召唤比丘们:「比丘们!对凡三十三天以前没见过的比丘们,比丘们!请

你们查看离车族群众,比丘们!请你们注视离车族群众,比丘们!请你们置离车族群众为三十三天等同的。」那时,那些离车族人以车辆一直走到车辆所及之地、再下车后,就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那些离车族人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那时,那些离车族人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我们明天的食事。」那时,世尊对那些离车族人说这个:「离车族人!我已同意艺妓蓭婆巴利明天的食事。」那时,那些离车族人弹指:「先生!我们确实被阿姨打败,先生!我们确实被阿姨打败。」那时,那些离车族人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161)

那时,那夜过后,艺妓蓭婆巴利在自己的园林里准备胜妙的硬食、软食后,使[人]为世尊通知时间:「大德!是时间,食事已完成。」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去艺妓蓭婆巴利的园林。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的座位坐下。那时,艺妓蓭婆巴利以胜妙的硬食、软食亲手款待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使满足。那时,对已食、手离钵的世尊,艺妓蓭婆巴利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艺妓蓭婆巴利对世尊说这个:「大德!我将对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施与这个园林。」世尊接受园林。那时,艺妓蓭婆巴利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从座位起来后离开。又,在那里,当世尊住在毘舍离蓭婆巴利的园林中时,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62)

木瓜树村雨季安居的进入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蓭婆巴利的园林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木瓜树小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木瓜树小村,在那里,世尊住在木瓜树小村中。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SN.47.9]:「来!比丘们!请你们全部在毘舍离依朋友、依熟人、依亲近者进入雨季安居,我就在木瓜树小村这里进入雨季安居。」「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后,全部在毘舍离依朋友、依熟人、依亲近者进入雨季安居,世尊就在木瓜树小村那里进入雨季安居。(163)

那时,当世尊已进入雨季安居时,重病生起,激烈的、濒临死亡的诸感受转起。世尊具念、正知、不被恼害地忍受它们。那时,世尊想这个:「这对我是不适当的:凡我没召唤随侍们、没通知比丘僧团后应该般涅槃。让我以活力挡开这个病、决意寿行后住。」那时,世尊以活力挡开那个病、决意寿行后住。那时,世尊止息那个病。那时,从病痊愈的世尊从病痊愈不久,从住处出去后,在住处阴影处设置的座位坐下。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世尊的安乐被我看见;大德!能被世尊忍受被我看见。大德!此外,以世尊的生病,我的身体如变成酒醉的,我的诸方向也不清晰,诸法也不在我心中

出现。大德! 但我就有某种程度的安心: 『世尊将不会就只那样般涅槃: 只要世尊未说 出关于比丘僧团的就任何事。』」(164)

「阿难!但比丘僧团于我期待什么呢?阿难!不作内外后,法被我教导,阿难!如 来在法上没有师傅留一手, 阿难! 凡确实如果这么想: 『我将照顾比丘僧团。』或『比 丘僧团是指定我的。』阿难! 他确实应该说出关于比丘僧团的就任何事。阿难! 如来不 这么想: 『我将照顾比丘僧团。』或『比丘僧团是指定我的。』阿难! 那个如来为何将 会说出关于比丘僧团的就任何事? 阿难! 又, 我现在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龄的、老年 的、到达老年的: 我的八十岁转起, 阿难! 犹如老旧货车以包缠物复合的使之存续。同 样的,阿难!如来的身体看起来像以包缠物复合的使之存续。阿难!如来凡在以一切相 的不作意、以一些受的灭、进入后住于无相心定时, 阿难! 那时, 如来的身体成为较安 乐的。阿难!因此,在这里,你们要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 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阿难!而怎样比丘住于以自己为岛,以 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阿难!这 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 诸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热心的、正知的、有念 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阿难!比丘这样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 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阿难!现在或我死后,凡任何 人将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 其他为归依、阿难!那些比丘将是我的凡任何欲学者最第一的。」(165)

第二诵分[终了]。

征相暗示的谈论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毘舍离。在毘舍离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召唤尊者阿难[AN.8.70]:「阿难!请你取坐垫布,为了白天的住处我们将去价玻勒塔庙」「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取坐垫布,在世尊后面紧跟随。那时,世尊去价玻勒塔庙。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尊者阿难向世尊问讯后,也在一旁坐下。(166)

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说这个:「阿难! 毘舍离是能被喜乐的,优跌那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乔答摩葛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七芒果树塔庙是能被喜乐的,多子塔庙是能被喜乐的,沙愣达达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价玻勒塔庙是能被喜乐的。阿难! 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 如来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阿难! 当如来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尊者阿难即使这么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如有那个被魔缠缚的心。第二次,世尊又……(中略)第三次,世尊又召唤尊者阿难:「阿难! 毘舍离是能被喜乐的,优跌那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乔答摩葛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七芒果树塔庙是

能被喜乐的,多子塔庙是能被喜乐的,沙愣达达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价玻勒塔庙是能被喜乐的。阿难!凡任何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者,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如来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阿难!当如来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尊者阿难即使这么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如有那个被魔缠缚的心。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请你走,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坐在不远处某棵树下。(167)

魔要求的谈论

那时,魔波旬在尊者阿难离开不久,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魔波旬对世尊说这个:「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大德!又,这个言语被世尊说:『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又,现在,世尊的比丘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大德!又,这个言语被世尊说:『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尼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又,现在,世尊的比丘尼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大德!又,这个言语被世尊说:『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优婆塞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又,现在,世尊的优婆塞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

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大德!又,这个言语被世尊说:『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优婆夷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又,现在,世尊的优婆夷弟子们是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大德! 又,这个言语被世尊说: 『波旬! 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这个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大德! 又,现在,世尊的梵行是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大德! 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 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

在这么说时,世尊对魔波旬说这个:「波旬!请你成为放心的,不久,如来将般涅槃,从现在起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168) 寿行的放弃

那时,世尊在价玻勒塔庙具念地、正知地放弃寿行。而在世尊放弃寿行时,有恐怖的、共身毛竖立的大地震,且天鼓破裂。那时,世尊知道这个义理后,那时候吟出优陀那:

「权衡不可比的与存在, 牟尼放弃有行,

自身内乐者、入定者,破裂如铠甲般自己的存在。」[SN.51.10, Ud.51](169) 大地震之因

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这个地震确实是大的,这个地震确实是很大的、恐怖的、共身毛竖立的,且天鼓破裂。什么因、什么缘有大地震的出现呢?」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个地震确实是大的,大德!这个地震确实是很大的、恐怖的、共身毛竖立的,且天鼓破裂。大德!什么因、什么缘有大地震的出现呢?」(170)

「阿难!有这八因、八缘,有大地震的出现,哪八个?阿难!这大地住立于水上,水住立于风上,风住立于空中。阿难!有那个时候:凡大风吹。当大风吹时,使水震动,被震动的水使地震动。这是第一因、第一缘,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有有神通的、心达自在的沙门或婆罗门,或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天神,小地想、无量水想被他修习,他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二因、第二缘,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 当菩萨从兜率天死没后, 具念地、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时, 那时, 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三因、第三缘, 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 当菩萨具念地、正知地出母胎时,那时,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 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四因、第四缘,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 当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时,那时,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五因、第五缘,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 当如来使无上法轮随转动时,那时,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六因、第六缘,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 当如来具念地、正知地放弃寿行时,那时,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七因、第七缘,有大地震的出现。

再者,阿难! 当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时,那时,使这个地震动、完全震动、大震动、激烈震动。这是第八因、第八缘,有大地震的出现。阿难! 这是八因、八缘,有大地震的出现。(171)

八众

阿难!有这八众[AN.8.69],哪八个?刹帝利众、婆罗门众、屋主众、沙门众、四大王天众、三十三天众、魔众、梵天众。阿难!又,我记得(证知)是好几百名刹帝利众拜访者。又,在那里,被我共坐以前,连同共语以前、进入交谈以前,在那里,他们的容色是怎样的,我的容色就像那样的,他们的声音是怎样的,我的声音就像那样的。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而他不知道讲说的我:『这位是谁讲说呢?天或人?』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消失。而他不知道消失的我:『这位消失者是谁呢?天或人?』阿难!又,我记得是好几百个婆罗门众......(中略)屋主众.....沙门众.....四大王天众......魔众......梵天众拜访者。又,在那里,被我共坐以前,连同共语以前、进入交谈以前,在那里,他们的容色是怎样的,我的容色就像那样的,他们的声音是怎样的,我的声音就像那样的。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而他不知道讲说的我:『这位是谁讲说呢?天或人?』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消失。而他不知道消失的我:『这位消失者是谁呢?天或人?』阿难!这是八众。(172)

八胜处

阿难!有这八胜处[AN.10.29],哪八个?某位内有色想者看见少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一个胜处。

某位内有色想者看见无量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二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少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 我看见。』这是第三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无量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四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亚麻花;又或犹如那个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五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黄花树花;又或犹如那个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六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朱槿花;又或犹如那个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东股。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七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太白星;又或犹如那个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八个胜处。阿难!这是八胜处。(173)

八解脱

阿难!有这八解脱[AN.8.66],哪八个?有色者看见诸色,这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者看见外诸色,这是第二解脱。只志向『清净的』,这是第三解脱。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解脱。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这是第五解脱。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这是第六解脱。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解脱。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后,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第八解脱,阿难!这是八解脱。(174)

阿难!有这一次,初现正觉的我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畔牧羊人的榕树处。那时,魔波旬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魔波旬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在这么说时,我对魔波旬说这个:

『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

波旬! 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尼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

波旬! 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优婆塞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

波旬! 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优婆夷弟子们将成为聪明的、已被教导的、有自信的、多闻的、持法的、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把握自己老师的后将告知、教导、使知、创建、开显、解析、阐明,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将教导有神变的法。

波旬! 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这个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175)

阿难!现在,就在这里;在价玻勒塔庙,魔波旬来见我。抵达后在一旁站立,阿难!在一旁站立的魔波旬对我说这个:『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大德!又,这被世尊说:「波旬!我将不般涅槃,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比丘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优婆塞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优婆塞弟子们成为......(中略)除非直到我的这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大德!又,现在,世尊的梵行是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大德!现在,请世尊般涅槃,请善逝般涅槃,大德!现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时机。』(176)

在这么说时,我对魔波旬说这个: 『波旬!请你成为放心的,不久,如来将般涅槃,从现在起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阿难!现在,就在这里;在价玻勒塔庙,如来具念地、正知地放弃寿行。」(177)

阿难要求的谈论

在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大德!请世尊住留一劫,大德!请善逝住留一劫。」

「够了,阿难!不要求如来,阿难!现在不是要求如来的时机。」第二次,尊者阿难又……(中略)第三次,尊者阿难又对世尊说这个:「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大德!请世尊住留一劫,大德!请善逝住留一劫。」

「阿难!你相信如来的觉吗?」「是的,大德!」「阿难!那么,那样的话为何你 压迫如来直到第三次的?」「大德!这被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领受:『阿难!凡任何 人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 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如来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你相信?」「是的,大德!」「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凡你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要求如来,如来仅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178)

阿难!有这一次,我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王舍城是能被喜乐的,耆阇崛山是能被喜乐的。阿难!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如来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阿难!当如来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即使这么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要求如来,如来仅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179)

阿难!有这一次,我就住在王舍城乔达摩尼拘律树那里……(中略)我就住在王舍城盗贼崖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毘婆波世山七叶窟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仙吞山坡的黑岩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寒林蛇头岩洞窟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温泉园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那里……我就住在耆婆的芒果园那里……我就住在王舍城嘛痞姑七的鹿林那里,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王舍城是能被喜乐的,耆阇崛山是能被喜乐的,乔达摩尼拘律树是能被喜乐的,盗贼崖是能被喜乐的,毘婆波世山七叶窟是能被喜乐的,仙吞山坡的黑岩是能被喜乐的,寒林蛇头岩洞窟是能被喜乐的,温泉园是能被喜乐的,栗鼠饲养处的竹林是能被喜乐的,耆婆的芒果园是能被喜乐的,嘛痞姑七的鹿林是能被喜乐的。阿难!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中略)阿难!当如来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即使这么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要求如来,如来仅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180)

阿难!有这一次,我就住在这毘舍离优跌那塔庙,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毘舍离是能被喜乐的,优跌那塔庙是能被喜乐的。阿难!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如来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

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阿难! 当如来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 即使这么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 『大德! 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 如果你要求如来,如来仅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 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181)

阿难!有这一次,我就住在这毘舍离乔答摩葛塔庙……(中略)我住在这毘舍离七芒果树塔庙……(中略)我住在这毘舍离多子塔庙……(中略)我住在这毘舍离沙愣达达塔庙……(中略)阿难!现在,我住在这毘舍离价玻勒塔庙,阿难!在那里,我也召唤你:『阿难!毘舍离是能被喜乐的,优跌那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乔答摩葛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七芒果树塔庙是能被喜乐的,多子塔庙是能被喜乐的,沙愣达达塔庙是能被喜乐的,价玻勒塔庙是能被喜乐的。阿难!凡任何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者,当他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如来的四神足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阿难!当如来希望时,会住留一劫或一劫的剩余。』阿难!即使这么在被世尊作粗大的征相、作粗大的暗示时,不能够通达,没要求世尊:『大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请世尊住留一劫,请善逝住留一劫。』阿难!如果你要求如来,如来仅会拒绝你的言语两次,而第三次会同意,阿难!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182)

阿难!这被我就预先告知,不是吗:与就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阿难!在这里,那如何可得:『凡那个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败坏之法,那个不要被破坏。』这不存在可能性。阿难!又,凡寿行被如来舍、吐、释放、舍断、断念、放弃,以一向已说的言语:『不久,如来将般涅槃,从现在起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而活命之因如来再逆吞回那个,这不存在可能性。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大林重阁讲堂。」「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世尊与尊者阿难一起去大林重阁讲堂。抵达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请你去,比丘依止毘舍离住之所及,请你使他们全部集合到讲堂。」「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比丘依止毘舍离住之所及,使他们全部集合到讲堂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比丘僧众已经集合,大德!现在是那个世尊考量的时间。」(183)

那时,世尊前往讲堂。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因此,在这里,凡那些被我证知后教导的法,那些被你们善把握后,应该被实行、应该被修习、应该被多作,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的、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比丘们!而哪些是那些被我证知后教导的法,凡被你们善把握后,应该被实行、应该被修习、应该被多作,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的、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呢?

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比丘们!这些是被我证知后教导的法,凡被你们善把握后,应该被实行、应该被修习、应该被多作,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的、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184)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好了,比丘们!现在,我召唤你们:『诸行是消散法,你们应该以不放逸使[目标]完成。』不久,如来将般涅槃,从现在起三个月后,如来将般涅槃。」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我的年纪已遍熟, 我的生命是少的,

舍断后我将离开你们,对归依自己已被我做。

不放逸的、有念的, 比丘们! 你们要成为善戒者,

以善得定的志向, 你们要随守护自心。

凡在这个法律中,将住于不放逸者,

舍断老死后,将作苦的终结。」(185)

第三诵分[终了]。

如龙象回视般的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毘舍离。在毘舍离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如龙象回视般地回视毘舍离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这将是如来对毘舍离的最后一看。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货物村。」「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货物村,在那里,世尊住在货物村中。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AN.4.1]: 「比丘们!以四法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哪四法呢?比丘们!因为对圣戒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因为对圣慧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因为对圣慧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因为对圣解脱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被我连同你们长时间地流转、轮回。比丘们!那个这个圣戒已随觉、已通达;圣定已随觉、已通达;圣慧已随觉、已通达;圣解脱已随觉、已通达,有的渴爱已切断,有之导引已灭尽,现在,没有再有。」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戒、定慧, 以及无上解脱,

这些法,被有名声的乔达摩随觉。

像这样证知后, 佛告知比丘们法,

苦的作终结之大师,有眼者已般涅槃。」

又,在那里,当世尊住在货物村时,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86)四大场所的谈论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货物村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象村、去芒果树村、去阎浮村、去财富城。」「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财富城,在那里,世尊住在那个财富城的阿难塔庙。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我将为你们教导这四大场所[~AN.4.180],你们要听它!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187)

世尊说这个:「比丘们!这里,比丘会这么说:『学友们!这被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领受:「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说。」』比丘们!那位比丘的所说既不应该被赞同,也不应该被拒绝,不赞同、不拒绝后,善把握那些文句后,应该在经中能使被进入,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在律中对照时,既不在经中进入,也不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言语,同时也是这位比丘的恶把握的。』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在律中对照时,在经中进入,同时也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言语,同时也是这位比丘的善把握的。』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一大场所。

比丘们!又,这里,比丘会这么说:『有上座、有上首的僧团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被我从那个僧团的面前听闻、领受:「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说。」』比丘们!那位比丘的所说既不应该被赞同,也不应该被拒绝,不赞同、不拒绝后,善把握那些文句后,应该在经中能使被进入,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在律中对照时,既不在经中进入,也不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个僧团的恶把握的。』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在律中对照时,在经中进入,同时也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个僧团的正确把握。』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二大场所。

比丘们!又,这里,比丘会这么说:『众多多闻、通晓阿含的、持法的、持律的、持本母的上座比丘们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被我从那些上座的面前听闻、领受:「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说。」』比丘们!那位比丘的所说既不应该被赞同,也不应该被拒绝,不赞同、不拒绝后,善把握那些文句后,应该在经中能使被进入,应该在律中能被对照。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在律中对照时,既不在经中进入,也不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确实,这不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些上座们的恶把握的。』比丘们!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在律中对照时,在经中进入,同时也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确实,这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些上座们的正确把握。』比丘们!你们应该忆持这第三大场所。

比丘们!又,这里,比丘会这么说:『某位多闻、通晓阿含的、持法的、持律的、 持本母的上座比丘住在名叫像那样的住处,被我从那位上座的面前听闻、领受:「这是 法,这是律,这是大师的教说。」』比丘们!那位比丘的所说既不应该被赞同......(中 略)也不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 『确实,这不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位上座的恶把握的。』比丘们! 像这样,你们应该舍弃它。如果那些当在经中使进入……(中略)同时也在律中被看见,在这里,应该被走到结论: 『确实,这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之语,这是那位上座的正确把握。』比丘们! 你们应该忆持这第四大场所。比丘们! 这是四大场所。」

又,在那里,当世尊住在财富城的阿难塔庙时,就对比丘们多作这个法说:「像这样是戒,像这样是定,像这样是慧。戒被遍修习,定有大果、大效益;定被遍修习,慧有大果、大效益;慧被遍修习,心就完全地从诸漏被解脱,即:欲漏、有漏、无明漏。」(188)

铁匠之子纯陀的事

那时,世尊如其意地住在财富城后,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波婆城。」「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波婆城,在那里,世尊住在波婆城铁匠之子纯陀的芒果园中[Ud.75]。铁匠之子纯陀听闻:「听说世尊已到达波婆城,住在我的芒果园中。」那时,铁匠之子纯陀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铁匠之子纯陀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那时,铁匠之子纯陀被世尊的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我明天的食事。」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那时,铁匠之子纯陀知道世尊同意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铁匠之子纯陀在自己的住处使胜妙的硬食、软食,以及很多猪喜欢的菇蕈类准备后,使[人]为世尊通知时间:「大德!是时间,食事已完成。」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去铁匠之子纯陀的住处。抵达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铁匠之子纯陀:「纯陀!凡那些已准备的猪喜欢的菇蕈类,请你以那个给我吃,而凡其它已准备的硬食、软食,请你以那个给比丘僧团吃。」「是的,大德!」铁匠之子纯陀回答世尊后,凡已准备的猪喜欢的菇蕈类给世尊吃,而凡其它已准备的硬食、软食给比丘僧团吃。那时,世尊召唤铁匠之子纯陀:「纯陀!凡那些剩下的猪喜欢的菇蕈类请你掩埋在坑中。纯陀!我不见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间;在包括沙门婆罗门,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凡那个受用者会完全地走到消化它,除了如来以外。」「是的,大德!」铁匠之子纯陀回答世尊后,凡是剩下的猪喜欢的菇蕈类,那个掩埋在坑中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铁匠之子纯陀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从座位起来后离开。(189)

那时,已食铁匠之子纯陀食物的世尊的严重血痢病生起,激烈的、濒死的感受转起,世尊具念地、正知地忍受它,不被恼害着。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拘尸那罗。」「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被我听闻:吃『锻工』纯陀的食物后,明智者接触疾病:激烈的、濒死的。

而以猪喜欢的菇蕈类对已食者,大师的激烈病生起,

下痢的世尊说: 我去拘尸那罗城。」(190)

饮水的带来

那时,世尊离开道路后,去某棵树下。抵达后,召唤尊者阿难:「来吧,阿难!请你为我折大衣成四折,阿难!我已疲倦,我将要坐下。」「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折大衣成四折,世尊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下后,世尊召唤尊者阿难:「来吧,阿难!请你为我带来饮水,阿难!我已渴,我将要喝。」在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现在,约五百辆穿越的货车,那个车轮切过的浅水被搅动,混浊地流动,大德!这葛古踏河在不远处,有清澈的水、能被喜乐的水、清凉的水、透明的水、美丽堤岸的、能被喜乐的,在那里,世尊将喝饮水,以及将产生(作)清凉的肢体。」

第二次,世尊又召唤尊者阿难:「来吧,阿难!请你为我带来饮水,阿难!我已渴,我将要喝。」

第二次,尊者阿难又对世尊说这个:「大德!现在,约五百辆穿越的货车,那个车轮切过的浅水被搅动,混浊地流动,大德!这葛古踏河在不远处,有清澈的水、能被喜乐的水、清凉的水、透明的水、美丽堤岸的、能被喜乐的,在那里,世尊将喝饮水,以及将产生清凉的肢体。」

第三次,世尊又召唤尊者阿难:「来吧,阿难!请你为我带来饮水,阿难!我已渴,我将要喝。」「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取钵后,去那条河。那时,那条车轮切过的、被搅动的、混浊流动的小河,在尊者阿难抵达时,清澈、清净、不混浊地流动。那时,尊者阿难想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因为那条车轮切过的、被搅动的、混浊流动的小河,在我抵达时,清澈、清净、不混浊地流动。」以钵拿取水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对世尊说这个:「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大德!现在,那条车轮切过的、被搅动的、混浊流动的小河,在我抵达时,清澈、清净、不混浊地流动。世尊!请喝饮水,善逝!请喝饮水。」那时,世尊喝饮水。(191)

末罗人之子晡古色的事

当时,阿拉勒-葛拉么的弟子,末罗人之子晡古色是从拘尸那罗到波婆城旅途道路行走者。末罗人之子晡古色看见坐在某棵树下的世尊。看见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对世尊说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出家者们确实以寂静的住处住。大德!从前,旅途道路行走的阿拉勒-葛拉么离开道路后,坐在不远处的某棵树下为了白天的住处。大德!那时,约五百辆货车一一在附近经过。大德!那时,紧从那个货车商队的后面到来的某位男子去见阿拉勒-葛拉么。抵达后,对阿拉勒-葛拉么说这个:『大德!是否你看见经过的约五百辆货车?』『朋友!我没看见。』『大德!那么,你听到声音吗?』『朋友!我没听到声音。』『大德!那么,你已睡着吗?』『朋友!我没已睡着。』『大德!那么,你是有意识的(有想的)吗?』『是的,朋友!』『大德!那个你一

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对一一在附近经过的约五百辆货车,你既没看见,还没听到声音,大德!是否你的大衣被灰尘散布呢?』『是的,朋友!』大德!那时,那位男子想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先生!出家者们确实以寂静的住处住,确实是因为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对一一在附近经过的约五百辆货车,既没看见,还没听到声音。』告知在阿拉勒-葛拉么上崇高的净信后离开。」(192)

「晡古色!你怎么想它:哪个是更难作的,或更难达到的:凡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对一一在附近经过的约五百辆货车,会既没看见,还会没听到声音,或凡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在天空下着雨、天空隆隆响着、闪电出现着、雷电爆裂着时,会既没看见,还会没听到声音?」「大德!五百辆货车或六百辆货车或七百辆货车或八百辆货车或九百辆货车或一万辆货车将会作什么?那时,这正是更难作的,同时也更难达到的:凡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在天空下着雨、天空隆隆响着、闪电出现着、雷电爆裂着时,会既没看见,还会没听到声音。」

「晡古色!有这一次,我住在阿都玛的糠屋中,当时,在天空下着雨、天空隆隆响着、闪电出现着、雷电爆裂着时,在糠屋不远处二位农夫兄弟与四头牛被杀害。晡古色!那时,在阿都玛的大群人出去后,去见被杀害的那二位农夫兄弟与四头牛。晡古色!当时,我从糠屋出去后,在糠屋不远处的屋外经行。晡古色!某位男子从那个大群人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站立。晡古色!我对在一旁站立的那位男子说这个:『朋友!为何有这集合的大群人呢?』『大德!现在,在天空下着雨、天空隆隆响着、闪电出现着、雷电爆裂着时,二位农夫兄弟与四头牛被杀害,在这件事上(在这里),有这集合的大群人。大德!那么,你是在哪里?』『朋友!我就是在这里。』『大德!那么,你看见吗?』『朋友!我没看见。』『大德!那么,你听到声音吗?』『朋友!我没听到声音。』『大德!那么,你已睡着吗?』『朋友!我没已睡着。』『大德!那么,你是有意识的吗?』『是的,朋友!』『大德!那个你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在天空下着雨、天空隆隆响着、闪电出现着、雷电爆裂着时,既没看见,还没听到声音吗?』『是的,朋友!』

晡古色!那时,那位男子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先生!出家者们确实以寂静的住处住,确实是因为一直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在天空下着雨、天空隆隆响着、闪电出现着、雷电爆裂着时,既没看见,还没听到声音。』告知于我崇高的净信后,对我问讯、作右绕后离开。」

在这么说时,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 这个我凡我在阿拉勒-葛拉 么上的净信,对那个,令我在大风中吹走,或令我在湍急的水流中冲走。大德! 太伟 大了,大德! 太伟大了,大德! 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 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193)

那时, 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召唤某位男子: 「喂!我说,请你为我取出一对金色绢衣。」「是的,大德!」那位男子回答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后,取出那一对金色绢衣。那

时,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将那一对金色绢衣给与世尊:「大德!这是一对金色绢衣,请世尊对我出自怜愍接受它。」「晡古色!那样的话,请你以一件使我穿上,以一件对阿难。」「是的,大德!」末罗人之子晡古色回答世尊后,以一件使世尊穿上,以一件对尊者阿难。那时,世尊对末罗人之子晡古色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那时,被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的末罗人之子晡古色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194)

那时,在末罗人之子晡古色离开不久,尊者阿难将那一对金色绢衣给与世尊的身体。被给与世尊的身体的它看起来像如光焰被破坏。那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如来的肤色是多么遍纯净的、皎洁的,大德!被给与世尊身体的这一对金色绢衣看起来像如火焰被破坏。」「这是这样,阿难!这是这样,阿难!在二种时候如来的身体肤色极度地成为遍纯净的、皎洁的,在哪二种?凡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之夜,与凡在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之夜,阿难!在这二种时候如来的身体肤色极度地成为遍纯净的、皎洁的。阿难!又,今日,在后夜,在拘尸那罗的乌玻瓦达那,末罗的沙罗树林双沙罗树中间如来将般涅槃。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去葛古踏河。」「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一对金色衣、晡古色使人带来、

以那个使被穿上、金色的大师辉耀。」(195)

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去葛古踏河。抵达后,进入葛古踏河、沐浴、喝饮、再出来后,去芒果园。抵达后,召唤尊者纯陀葛:「来吧!纯陀葛!请你为我折大衣成四折,纯陀葛!我已疲倦,我将要躺下。」

「是的,大德!」尊者纯陀葛回答世尊后,折大衣成四折。那时,世尊[左]脚放在[右]脚上、作意起来想后,具念正知地以右胁作狮子卧,而就在那里,尊者纯陀葛坐在世尊前面。

「佛陀走到葛古踏小河后,清澈水的、有悦意水的、明净的,

极疲倦形色的大师进入, 在世间中无比肩的如来。

沐浴与喝饮后大师出来,在比丘众中被置于前面,

这里诸法被[大师-Ud.75]世尊转起,大仙去芒果园。

召唤名叫纯陀葛的比丘:四折成为我躺下的垫子,

那位纯陀被已自我修习者督促, 就急速地铺四折,

极疲倦形色的大师躺下,在那里纯陀也在前面坐下。」(196)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会有人使铁匠之子纯陀的后悔生出:『纯陀学友!是那个你的无利得,是那个你的恶得的:凡如来食用你的最后施食后,般涅槃。』阿难!铁匠之子纯陀的后悔应该这么被排除:『纯陀学友!是那个你的利得,是那个你的善得的:凡如来食用你的最后施食后,般涅槃。纯陀学友!这被我在世尊的前面听闻、在前面领受:『对我二种施食有完全相同的果、相同的果报,比其它施食有极更大果与更大效益,哪二种?凡食用施食后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与凡食用施食后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这二种施食有完全相同的果、相同的果报,比其它施食有极更大果

与更大效益:转起寿命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积聚;转起美貌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积聚;转起安乐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积聚;转起名声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积聚;转起天界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积聚;转起权力的业被尊者铁匠之子纯陀积聚。』阿难!铁匠之子纯陀的后悔应该这么被排除。」那时,世尊知道这个义理后,那时候吟出优陀那:

「施与者的福德增长,自我抑制者的怨恨不被堆积, 善者舍断恶的,以贪瞋痴的灭尽成为有寂灭者。」(197) 第四诵分[终了]。

双沙罗树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我们走,我们将往希连禅河对岸,去拘尸那罗的乌玻瓦达,末罗的沙罗树林。」「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往希连禅河对岸,去拘尸那罗的乌玻瓦达,末罗的沙罗树林。抵达后,召唤尊者阿难:「来吧,阿难!请你为我在双沙罗树中间,头朝北铺设卧床,阿难!我已疲倦,我将要躺下。」「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在双沙罗树中间,头朝北铺设卧床。那时,世尊[左]脚放在[右]脚上后,具念正知地以右胁作狮子卧。

当时,双沙罗树以非时节的花全部盛开,它们为了对如来的供养散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曼陀罗花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供养散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栴檀粉末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供养散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乐器也为了对如来的供养在空中被演奏;天的合唱也为了对如来的供养在空中转起。(198)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双沙罗树以非时节的花全部盛开,它们为了对如来的供养散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曼陀罗花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供养散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栴檀粉末也从空中落下,它们为了对如来的供养散落、散布、撒满如来的身体;天的乐器也为了对如来的供养在空中被演奏;天的合唱也为了对如来的供养在空中转起,阿难!只这个程度,如来没被恭敬,或被敬重,或被尊重,或被崇敬,或被敬重。阿难!凡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住于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他以最高的尊敬对如来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敬重。阿难!因此,在这里,『我们将住于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阿难!应该被你们这么学。」(199)

优波哇那上座

当时,尊者优波哇那站在世尊的前面对世尊搧着风。那时,世尊使尊者优波哇那离去:「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的前面。」那时,尊者阿难想这个:「这位尊者优波哇那长时间为世尊的随侍者、近侍者、近从者,然而,世尊在最后时,却使尊者优波哇那离去:『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的前面。』什么因、什么缘凡世尊使尊者优波哇那离去:『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的前面。』呢?」那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这位尊者优波哇那长时间为世尊的随侍者、近侍者、近从者,然而,世尊在最后时,却使尊者优波哇那离去:『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的前面。』大

德!什么因、什么缘凡世尊使尊者优波哇那离去: 『比丘!请你离开,不要站在我的前面。』呢?」「阿难!在十个世间界中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如来(为了如来的看见)已聚集,阿难!在拘尸那罗的乌玻瓦达那,末罗的沙罗树林十二由旬各处之所及,没有即使毛尖点可贯穿大小的地方未被有大影响力的天神布满,阿难!天神们嫌责: 『而我们为了见如来从远处来,偶尔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就在今日后夜,如来将般涅槃,而这位有大影响力的比丘站在世尊的前面阻挡,我们得不到在最后时对如来的看见。』」(200)

「大德!那么,怎样之类的天神们世尊作意?」「阿难!有在虚空有地想的天神们 弄乱头发后号哭,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转、转回):『世尊太快地 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

阿难!有在地上有地想的天神们弄乱头发后号哭,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

但,凡那些已离贪的天神们,祂们正知、具念地忍受:『诸行是无常的,在这里,那如何可得。』」(201)

四个能使被激起宗教心的地方

「大德!以前,在四方雨季安居的比丘们为了见如来到来,我们得到看见、得到恭敬那些值得尊敬的比丘们,大德!但,世尊去逝后,我们得不到看见、得不到恭敬那些值得尊敬的比丘们。」

「阿难!有这四个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见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AN.4.118],哪四个?『这里,如来被出生。』阿难!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见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这里,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阿难!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见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这里,无上法轮被如来转起。』阿难!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见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这里,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阿难!是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见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阿难!这是四个有信善男子的能被看见的、能被使激起宗教心的地方。

阿难!有信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们将来到:『这里,如来被出生。』及『这里,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及『这里,无上法轮被如来转起。』及『这里,如来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阿难!凡任何塔庙巡礼(旅行)者当漫游时,如果以净信心地死去,他们全部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往生善趣、天界。」(202)阿难问题的谈论

「大德!我们如何在妇人上行动?」「阿难!不见。」

「大德! 在当看见时, 应该被如何行动? 」「阿难! 不交谈。」

「大德!但,与交谈,应该被如何行动?」「阿难!应该使念被创建。」(203)

「大德!我们如何在如来的遗体上行动?」「阿难!请你们对如来的遗体供养是不经营事务的。来吧!阿难!请你们在内核利益上努力,请你们在内核利益上实践,请你们在内核利益上住于不放逸的、热心的、自我努力的。阿难!有在如来上极净信的贤智的刹帝利,及贤智的婆罗门,及贤智的屋主,他们将作如来的遗体供养。」(204)

「大德!那么,如何在如来的遗体上应该被行动?」「阿难!如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这样,在如来的遗体上应该被行动。」「大德!那么,如何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阿难!以新的布包卷转轮王的遗体,以新的布包卷后,以起绒毛的绵包卷,以起绒毛的棉包卷后,以新的衣服包卷,以这个方法成对地包卷转轮王的遗体五百次后,放入铁油槽中、以另一个铁槽使包覆、制作(作)全部芳香的火葬用柴堆后,使转轮王的遗体火葬,在十字路口建转轮王的塔。阿难!这样,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阿难!如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这样,在如来的遗体上应该被行动。阿难!在十字路口如来的塔应该被建,在那里,凡将献上花环或香料或香粉,或将问讯,或将使心明净,那个将对他们将有长久的利益、安乐。(205)

值得塔的人

阿难! 有这四种值得塔者[AN.4.247], 哪四种? 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值得塔者; 辟支佛是值得塔者; 如来的弟子是值得塔者; 转轮王是值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值得塔者呢?『这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净信(明净)。在那里,他们使心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是值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辟支佛是值得塔者呢?『这是那位世尊辟支佛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辟支佛是值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如来的弟子是值得塔者呢?『这是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弟子的塔。』阿难!众人使心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如来的弟子是值得塔者。

阿难!缘于什么理由,转轮王是值得塔者呢?『这是那位如法法王的塔。』阿难! 众人使心净信。在那里,他们使心净信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阿难!缘于这个理由,转轮王是值得塔者。阿难!这是四种值得塔者。」(206) 阿难的未曾有法

那时,尊者阿难进入住处、靠着门闩后,站立哭泣着: 「但我是个有应该要作的有学,而我的大师将般涅槃: 凡对我怜愍者。」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阿难在哪里?」「大德! 这位尊者阿难进入住处、靠着门闩后,站立哭泣着: 『但我是个有应该要作的有学,而我的大师将般涅槃: 凡对我怜愍者。』」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 比丘! 你以我的名义召唤阿难: 『阿难学友! 大师召唤你。』」「是的,大德!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对尊者阿难说这个: 「阿难学友! 大师召唤你。」「是的,学友! 」尊者阿难回答那位比丘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说这个: 「够了,阿难! 你不要悲伤,你不要悲泣,阿难! 这被我就事先告知,不是吗: 就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SN.47.13]。阿难! 在这里,那如何可得: 『凡那个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坏散之法,甚至那个如来的身体不要被破坏。』这不存在可能性。阿难!

如来被你长时间以慈身业有益地、安乐地、无二地、无量地;以慈语业有益地、安乐地、无二地、无量地;以慈意业有益地、安乐地、无二地、无量地侍奉,阿难!你确实已作福德,请你实践勤奋,你将急速地成为无漏者。」(207)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都有那些世尊的这最上的侍者,犹如我的阿难;凡那些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也都有那些世尊的这最上的侍者,犹如我的阿难。比丘们!阿难是贤智者,比丘们!阿难是有智能者,知道:『为了见如来前往,这是比丘们的时机;这是比丘尼的时机;这是优婆塞的时机;这是优婆夷的时机;这是国王、国王大臣们、外道们、外道弟子们的时机。(208)

比丘们!有这四种关于阿难的不可思议之未曾有法[AN.4.129],哪四种?比丘们!如果比丘众为了见阿难前往,那个[众]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阿难沉默,比丘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比丘尼众为了见阿难前往,那个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阿难沉默,比丘尼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优婆塞众为了见阿难前往,那个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阿难沉默,优婆塞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优婆夷众为了见阿难前往,那个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阿难沉默,优婆夷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这是四种关于阿难的不可思议之未曾有法。

比丘们!有这四种关于转轮王的不可思议之未曾有法[AN.4.130],哪四种?比丘们!如果刹帝利众为了见转轮王前往,那个[众]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转轮王讲说,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转轮王沉默,刹帝利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婆罗门众......(中略)比丘们!如果屋主众......(中略)比丘们!如果沙门众为了见转轮王前往,那个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转轮王讲说,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转轮王沉默,沙门众就成为不满足的。同样的,比丘们!有这四种关于阿难的不可思议之未曾有法:比丘们!如果比丘众为了见阿难前往,那个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阿难沉默,比丘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如果比丘尼众......(中略)优婆塞众.....(中略)优婆夷众为了见阿难前往,那个经由看见成为悦意的。在那里,如果阿难说法,那个也经由所说的成为悦意的。比丘们!有时,阿难沉默,优婆夷众就成为不满足的。比丘们!这是四种关于阿难的不可思议之未曾有法。」(209)

大善见经的宣说

在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DN.17]:「大德!世尊不要在这个小的小城市、贫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般涅槃,大德!有其他大城市,即:瞻波城、王舍城、舍卫城、娑鸡多城、憍赏弥城、波罗奈城,请世尊在那里般涅槃。在那里,有许多在如来上极净信的大财富刹帝利们、大财富婆罗门们、大财富屋主们,他们将作如来的遗体

供养。」「阿难!你不要这么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小的小城市、贫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

阿难!从前,名叫大善见王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阿难!大善见王的王都是这个拘尸那罗,名叫咕萨瓦帝,东西有十二由旬长,南北有七由旬宽。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阿难!犹如名叫阿勒葛曼大天神们的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同样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日夜未被十种声音远离,即:象声、马声、车声、大鼓声、小鼓声、琵琶琴声、歌声、法螺声、铙钹声、手铜锣声,『请你吃、请你喝、请你嚼。』为第十种声音。

阿难!请你去,进入拘尸那罗后,请你召唤拘尸那罗的末罗人: 『袜谢德们!今日,在后夜,如来将般涅槃,袜谢德们!请你们前进,袜谢德们!请你们前进,你们不要之后成为后悔者:如来的般涅槃是在我们的村落土地,我们在最后时得不到对如来的看见。』」「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后,穿衣、拿起衣钵后,自己为第二人(与同伴)进入拘尸那罗。(210)

末罗人的礼拜

游行者须跋陀的事

当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在集会所已聚集。那时,尊者阿难去 拘尸那罗末罗人的集会所。抵达后,召唤拘尸那罗的末罗人:「袜谢德们!今日,在后 夜,如来将般涅槃,袜谢德们!请你们前进,袜谢德们!请你们前进,你们不要之后成 为后悔者: 如来的般涅槃是在我们的村落土地, 我们在最后时得不到对如来的看见。」 听闻尊者阿难的这个言语后,末罗人、末罗人的儿子们、末罗人的媳妇们、末罗人的妻 子们成为有痛苦的、不快乐的、具备心苦的,一些弄乱头发后号哭、伸出手臂后号哭, 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 「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 地将消失。」那时,有痛苦的、不快乐的、具备心苦的末罗人的末罗人、末罗人的儿子 们、末罗人的媳妇们、末罗人的妻子们往乌玻瓦达那, 末罗的沙罗树林, 去见尊者阿 难。那时,尊者阿难想这个:「如果我使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一个一个礼拜世尊,世尊未 被拘尸那罗的末罗人礼拜[完毕],那时,这夜变明亮。让我置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家族 团、家族团后, 使之礼拜世尊: 『大德! 像这样名字的末罗人, 包含儿子的, 包含妻子 的、包含群众的、包含朋友的、以头礼拜世尊的足。』」那时、尊者阿难置拘尸那罗的 末罗人家族团、家族团后,使之礼拜世尊:「大德!像这样名字的末罗人,包含儿子 的,包含妻子的,包含群众的,包含朋友的,以头礼拜世尊的足。」那时,尊者阿难以 这个方法,就在初夜使拘尸那罗的末罗人礼拜世尊[完毕]。(211)

当时,名叫须跋陀的游行者住在拘尸那罗。游行者须跋陀听闻:「听说在今日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游行者须跋陀想这个:「又,当游行者的年长者、很老者、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讲说时,这被我听闻:『偶尔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就在今日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而我有这个生起的疑法,我在沙门乔达

摩上是这样净信者: 『沙门乔达摩能够为我教导这样的法,如是,我会舍断这个疑惑法。』」那时,游行者须跋陀往乌玻瓦达那,末罗的沙罗树林,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对尊者阿难说这个: 「阿难尊师! 当游行者的年长者、很老者、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讲说时,这被我听闻: 『偶尔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就在今日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而我有这个生起的疑法,我在沙门乔达摩上是这样净信者: 『沙门乔达摩能够为我教导这样的法,如是,我会舍断这个疑惑法。』阿难尊师!愿我得到沙门乔达摩的看见,那就好了!」在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游行者须跋陀说这个:「够了!须跋陀道友!你不要烦扰如来,世尊已疲累。」第二次,游行者须跋陀又……(中略)。第三次,游行者须跋陀又对尊者阿难说这个:「阿难尊师!当游行者的年长者、很老者、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讲说时,这被我听闻:『偶尔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就在今日后夜,沙门乔达摩将般涅槃,而我有这个生起的疑法,我在沙门乔达摩上是这样净信者: 『沙门乔达摩的看见,那就好了!」第三次,尊者阿难又对游行者须跋陀说这个:「够了!须跋陀道友!不要烦扰如来,世尊已疲累。」(212)

世尊听到尊者阿难与游行者须跋陀一起的这个交谈。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够了!阿难!你不要阻挡须跋陀,令须跋陀得到世尊的看见,凡须跋陀将问我任何事,那全部都将问完全智能被期待的,非伤害能被期待的,而凡我将回答他询问的,他都将急速地了知。」那时,尊者阿难对游行者须跋陀说这个:「须跋陀道友!请你去,世尊允许你。」那时,游行者须跋陀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游行者须跋陀对世尊说这个:「乔达摩尊师!凡这些有团体的、有群众的、群众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被众人认定善的沙门婆罗门,即:富兰那迦叶、末迦利瞿舍罗、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浮陀迦旃延、散惹耶毘罗梨子、尼乾陀若提子,他们对自己自称的全部证知?全部都不证知?或者一些证知,一些不证知?」「够了!须跋陀!别理会这个:『他们对自己自称的全部证知?全部都不证知?或者一些证知,一些不证知?』须跋陀!我将为你教导法,须跋陀!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将说。」「是的,大德!」游行者须跋陀回答世尊。(213)

世尊说这个:「须跋陀!凡在法律中八支圣道不被发现,在那里面,沙门不被发现;在那里,第二沙门也不被发现;在那里,第三沙门也不被发现;在那里,第四沙门也不被发现。须跋陀!而凡在法律中八支圣道被发现,在那里,沙门被发现;在那里,第二沙门也被发现;在那里,第三沙门也被发现;在那里,第四沙门也被发现。须跋陀!在这法律中八支圣道被发现,这里就有沙门;这里有第二沙门;这里有第三沙门;这里有第四沙门,{异论者以其他诸沙门是空的}[其他异论者以诸沙门是空的]。须跋陀!而如果这些比丘正住,世间以阿罗汉们会是不空的。

须跋陀! 年二十九, 凡随寻求什么是善的我出家,

须跋陀! 从那时出家的我, 已超过五十年,

正理法的范围实行者, 从这里外没有沙门。

也没有第二沙门,也没有第三沙门,也没有第四沙门,其他异论者以沙门是空的。 须跋陀!而如果这些比丘正住,世间以阿罗汉们会是不空的。」(214)

在这么说时,游行者须跋陀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愿我得到具足戒。」「须跋陀!凡先前为其他外道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别住四个月。经四个月后,发心的比丘们使出家;使受具足戒为比丘状态,但个人差异由我发现。」「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者;希望受具足戒者别住四个月。经四个月后,发心的比丘们使之出家;使之受具足戒为比丘状态,我将别住四年。经四年后,请发心的比丘们使出家;使受具足戒为比丘状态。」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那样的话,请你使须跋陀出家。」「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那时,游行者须跋陀对尊者阿难说这个:「阿难学友!是你们的利得,阿难学友!是你们的善得的:凡在这里,在大师的面前以内住弟子之灌顶被灌顶。」游行者须跋陀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还有,已受具足戒不久,住於单独的、隐离的、不放逸的、热心的、自我努力的尊者须跋陀不久就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被作的已作,不再有此处[轮回]的状态。」然后尊者须跋陀成为众阿罗汉之一,他是世尊最后的直接弟子。(215)

第五诵分[终了]。

如来最后的言语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阿难!又,你们会这么想:『大师的教语已过去,我们没有大师了。』阿难!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阿难!凡被我为你们教导、告知的法与律,那是我死后你们的大师。阿难!又,如现在,比丘们以学友之语互相称呼,我死后不应该被这样称呼,阿难!较资浅的比丘应该被较资深的比丘以名字,或以姓氏,或以学友之语称呼;较资深的比丘应该被较资浅的比丘称呼『大德!』或『尊者!』阿难!我死后,当希望时,请僧团废除诸小随小学处,阿难!我死后,应该对阐陀比丘施与梵罚。」「大德!那么,什么是梵罚?」「阿难!阐陀比丘可以尽情说,他既不应该被比丘们讲说,也不应该被教诫、不应该被训诫。」(216)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又,某位比丘仍然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团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迹上会有怀疑或疑惑,比丘们! 请你们问,你们不要以后成为后悔者: 『我们的大师是面对者,我们没能够在世尊的面前反问。』」在这么说时,那些比丘保持沉默。第二次,世尊又……(中略)。第三次,世尊又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又,某位比丘仍然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团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迹上会有怀疑或疑惑,比丘们! 请你们问,你们不要以后成为后悔者: 『我们的大师是面对者,我们没能够在世尊的面前反问。』」第三次,那些比丘又保持沉默。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又,会有也以大师的敬重,你们不问,比丘们! 也请同伴告知同伴。」

在这么说时,那些比丘保持沉默。那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我是这样净信者:『在这个比丘僧团中,没有一位比丘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团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迹上仍然有怀疑或疑惑。』」「阿难!你以净信说,阿难!在这里,如来就有智:在这个比丘僧团中,没有一位比丘在佛上,或在法上,或在僧团上,或在道上,或在道迹上仍然有怀疑或疑惑。阿难!因为,这五百位比丘中,凡最低的比丘,他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AN.4.76](217)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SN.6.15]:「好了,比丘们!现在,我召唤你们:『诸行是消散法,你们应该以不放逸使[目标]完成。』这是如来最后的话。」(218) 般涅槃的谈论

那时,世尊进入初禅,从初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记无边处,从识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等至出来后,进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等至出来后,进入想受灭。

那时,尊者阿难对尊者阿那律说这个:「阿那律大德!世尊已般涅槃。」「阿难学友!世尊没般涅槃,他已入想受灭。」

那时,世尊从想受灭等至出来后,进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想非非想处等至出来后,进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等至出来后,进入识无边处,从识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空无边处,从空无边处等至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初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出来后,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来后,世尊直接(无间)地般涅槃。(219)

在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有恐怖的、共身毛竖立的大地震,且天鼓破裂。 在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梵王娑婆主说这个偈颂:

「全部都将舍弃:世间中生类对身体(集聚),

于该处像这样的大师, 世间中无与伦比者,

得到力量的如来,正觉者已般涅槃。」(220)

在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天帝释说这个偈颂: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的,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寂灭是乐。」(221)

在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尊者阿那律说这个偈颂:

「没有入息出息,心已住立的像这样者,

不动者发动寂灭后, 凡命终的牟尼。

以不动摇的心, 忍受痛苦(受),

如灯火的熄灭,是心的解脱。」[~Thag.104,905-906偈](222)

在世尊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尊者阿难说这个偈颂:

「那时是凡恐怖的, 那时是身毛竖立的:

在具有一切殊胜行相的,正觉者般涅槃时。」(223)

在世尊般涅槃时,在那里,凡那些未离贪的比丘,一些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但,凡那些已离贪的比丘,他们正知、具念地忍受:「诸行是无常的,在这里,那如何可得。」(224)

那时,尊者阿那律召唤比丘们:「够了,学友们!你们不要悲伤,你们不要悲泣,学友们!这被如来就事先告知,不是吗:就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学友们!在这里,那如何可得:『凡那个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坏散之法,甚至那个如来的身体不要被破坏。』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们!天神们嫌责。」「大德!那么,怎样之类的天神们尊者阿那律作意?」

「阿难学友!有在虚空有地想的天神们弄乱头发后号哭,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阿难学友!有在地上有地想的天神们弄乱头发后号哭,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但,凡那些已离贪的天神们,祂们正知、具念地忍受:『诸行是无常的,在这里,那如何可得。』」那时,尊者阿那律与尊者阿难以法谈度过那夜剩余的。(225)

那时,尊者阿那律召唤尊者阿难:「阿难学友!请你去,进入拘尸那罗后,请你召唤拘尸那罗的末罗人:『袜谢德们!世尊已般涅槃,现在是那个你们考量的时间。』」「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尊者阿那律后,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自己为第二人进入拘尸那罗。当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在集会所已聚集。那时,尊者阿难去拘尸那罗末罗人的集会所。抵达后,召唤拘尸那罗的末罗人:「袜谢德们!世尊已般涅槃,现在是那个你们考量的时间。」听闻尊者阿难的这个言语后,末罗人、末罗人的儿子们、末罗人的媳妇们、末罗人的妻子们成为有痛苦的、不快乐的、具备心苦的,一些弄乱头发后号哭、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226)佛遗体的供养

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命令男子们:「那样的话,我说,请你们使尸那罗的香料花环与全部乐器聚集。」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拿取香料花环、全部乐器、五百套白布后,往乌玻瓦达那,末罗的沙罗树林去见世尊遗体。抵达后,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建造(做)着诸遮阳篷、准备着诸圆亭棚,度过一天。

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想这个: 「使世尊的遗体火葬,今天是极不适时的,现在,我们将在明天使世尊的遗体火葬。」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建造着诸遮阳篷、准备着诸圆亭棚,又度过第二个白天……又度过第三个白天……又度过第三个白天……又度过第五个白天……又度过第六个白天。

那时,第七个白天,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想这个:「我们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我们将向南边搬运到城市的南边后,向外面到城市外面,在南边使世尊的遗体火葬。」(227)

当时,八位洗头的、穿新衣的末罗人首领: 「我们将举起世尊的遗体。」他们不能够举起。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对尊者阿那律说这个: 「阿那律大德! 什么因、什么缘,以那个,这八位洗头的、穿新衣的末罗人首领: 『我们将举起世尊的遗体。』他们不能够举起? 」「袜谢德们! 你们的意图是一种,天神们的意图是另一种。」「大德!那么,天神们的意图是什么? 」「袜谢德们! 你们的意图是: 『我们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我们将向南边搬运到城市的南边后,向外面到城市外面,在南边使世尊的遗体火葬。』天神们的意图是: 『我们以天的舞蹈、歌唱、奏乐、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我们将向北边搬运到城市的北边、经北门使进入城市、向中央搬运到城的中央、经东门出城市后,在城市的东边,名叫系冠,末罗人的塔庙,在那里,使世尊的遗体火葬。』」「大德! 令如天神们的意图那样。」(228)

当时,拘尸那罗之所及,间隙、下水道、垃圾堆,被落下的曼陀罗花以深及膝高范围散布。那时,天神们与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以天的与人的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世尊的遗体,向北边搬运到城市的北边、经北门使进入城市、向中央搬运到城的中央、经东门出城市后,在城市的东边,名叫系冠,末罗人的塔庙,在那里,放下世尊的遗体。(229)

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对尊者阿难说这个:「阿难大德!如何在世尊的遗体上应该被行动?」「袜谢德们!如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这样,在如来的遗体上应该被行动。」「阿难大德!那么,如何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袜谢德们!以新的布包卷转轮王的遗体,以新的布包卷后,以起绒毛的绵包卷,以起绒毛的棉包卷后,以新的衣服包卷,以这个方法成对地包卷转轮王的遗体五百次后,放入铁油槽中、以另一个铁槽使包覆、制作全部芳香的火葬用柴堆后,使转轮王的遗体火葬,在十字路口建转轮王的塔。袜谢德们!这样,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袜谢德们!如在转轮王的遗体上行动,这样,在如来的遗体上应该被行动。袜谢德们!在十字路口如来的塔应该被建,在那里,凡将献上花环或香料或香粉,或将问讯,或将使心明净,那个将对他们将有长久的利益、安乐。」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命令男子们:「那样的话,我说,请你们使尸那罗的起绒毛的绵聚集。」

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以新的布包卷世尊的遗体,以新的布包卷后,起绒毛的绵包卷,以起绒毛的绵包卷后,以新的布包卷.....以这个方法成对地包卷世尊的遗体五百次后,放进铁油槽、以另一个铁槽使包覆、制作全部芳香的火葬用柴堆后,使世尊的遗体登上火葬用柴堆。(230)

大迦叶上座的事

当时,尊者大迦叶与大比丘僧团约五百位比丘一起是从波婆城到拘尸那罗旅途道路行走者。那时,尊者大迦叶离开道路后,坐在某棵树下。当时,某位邪命外道拿曼陀罗

花后,是从拘尸那罗到波婆城旅途道路行走者。尊者大迦叶看见正从远处走来的那位邪命外道。看见后,对那位邪命外道说这个:「道友!是否你知道我们的大师?」「是的,道友!我知道,今天,沙门乔达摩已般涅槃七天,这个曼陀罗花被我从那里拿取。」在那里,凡那些未离贪的比丘,一些伸出手臂后号哭,如脚被切断地倒下打滚:「世尊太快地将般涅槃,善逝太快地将般涅槃,世间之眼太快地将消失。」但,凡那些已离贪的比丘,他们正知、具念地忍受:「诸行是无常的,在这里,那如何可得。」(231)

当时,名叫善吉祥的年老出家者坐在那个群众中。那时,善吉祥年老出家者对那些比丘说这个:「够了,学友们!你们不要悲伤,你们不要悲泣,我们比那位大沙门已善解脱,我们被逼苦恼:『这被适合你们,这不被适合你们。』然而,现在,我们将做凡我们将想要;我们将不作凡我们将不想要。」那时,尊者大迦叶召唤比丘们:「够了,学友们!你们不要悲伤,你们不要悲泣,学友们!这被如来就事先告知,不是吗:就与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学友们!在这里,那如何可得:『凡那个被生的、存在的、有为的、坏散之法,甚至那个如来的身体不要被破坏。』这不存在可能性。」(232)

当时,四位洗头的、穿新衣的末罗人首领:「我们将点燃世尊的火葬用柴堆。」他们不能够点燃。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对尊者阿那律说这个:「阿那律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以那个这四位洗头的、穿新衣的末罗人首领:『我们将点燃世尊的火葬用柴堆。』他们不能够点燃?」「袜谢德们!天神们的意图是另一种。」「大德!那么,天神们的意图是什么?」「袜谢德们!天神们的意图是:『这位尊者大迦叶与大比丘僧团约五百位比丘一起是从波婆城到拘尸那罗旅途道路行走者,世尊的火葬用柴堆将不完全燃烧,直到尊者大迦叶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为止。」「大德!令如天神们的意图那样。」(233)

那时,尊者大迦叶前往拘尸那罗名叫系冠的末罗人塔庙,去世尊的火葬用柴堆。抵达后,置(作)衣服到一边肩膀、合掌鞠躬、作右绕火葬用柴堆三次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那五百位比丘也置衣服到一边肩膀、合掌鞠躬、作右绕火葬用柴堆三次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还有,在被尊者大迦叶与那五百位比丘礼拜时,世尊的火葬用柴堆就自己被点燃。(234)

当世尊的遗体燃烧时,凡「外皮」,或「皮肤」,或「肉」,或「筋腱」,或「关节液」,既没有灰被看到,也没有灰末,只诸遗骨被留下。犹如当酥或油燃烧时,既没有灰被看到,也没有灰末。同样的,当世尊的遗体燃烧时,凡「外皮」,或「皮肤」,或「肉」,或「筋腱」,或「关节液」,既没有灰被看到,也没有灰末,只诸遗骨被留下。还有,那五百套布只有二块布没被燃烧:凡最内部的与凡外面的。在世尊的遗体已被燃烧时,从空中出现水流后,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灭;也从沙罗树涌现水后,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灭;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也以一切香水使世尊的火葬用柴堆熄灭。那时,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对世尊的遗骨在集会所处建造(作)矛栅栏后,使弓栅栏包围后,以舞蹈、歌唱、奏乐、花环、香料恭敬、尊重、尊敬、崇敬七天。(235)

遗骨的分配

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也是刹帝利,我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我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毘舍离的离车族人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毘舍离的离车族人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我们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住在迦毘罗卫的释迦人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迦毘罗卫的释迦人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我们的最上的亲族,我们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我们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阿勒葛玻的布勒人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阿勒葛玻的布勒人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我们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辣么村的拘利人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罗摩村的拘利人 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也值得世尊遗 骨的分配,我们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毘留提的婆罗门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 毘留提的婆罗门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 我也是婆罗门, 我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 我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波婆城的末罗人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波婆城的末罗人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我们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在这么说时, 拘尸那罗的末罗人对那些群众说这个: 「世尊在我们的村落土地般涅槃, 我们将不给与世尊遗骨的分配。」(236)

在这么说时, 兜那婆罗门对那些群众、团体说这个:

「请尊师们听我一语,我们的佛陀有忍耐之语,

确实是不好的-凡对最上人的,遗骨在分配上如果有冲突。

尊师们! 让我们就全部和睦地、和合地,和谐地作八部分,

让在广泛的四方有塔、众人是有眼者的净信者。」(237)

「婆罗门!那样的话,就请你区分世尊遗骨为八等份。」「是的,先生!」兜那婆罗门回答那些群众、团体后,区分世尊遗骨为八等份后,对那些群众、团体说这个:「请尊师们给与我这个[装世尊遗骨的]容器,我也将作容器的塔与祭祀。」他们给与兜那婆罗门容器。

胡椒林的摩利亚人听闻:「听说世尊在拘尸那罗已般涅槃。」那时,胡椒林的摩利亚人对拘尸那罗的末罗人派遣使者:「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也是刹帝利,我们也值得世尊遗骨的分配,我们也将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没有世尊遗骨的分配,世尊遗骨已区分,请你们从这里带走炭火。」他们从那里带走炭火。(238)

遗骨塔的供养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王舍城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毘舍离的离车族人也在毘舍离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住在迦毘罗卫的释迦人也在迦毘罗卫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阿勒葛玻的布勒人也在阿勒葛玻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辣么村的拘利人也在辣么村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毘留提的婆罗门也在毘留提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波婆城的末罗人也在波婆城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拘尸那罗的末罗人也在拘尸那罗作世尊遗骨的塔与祭祀; 兜那婆罗门也作容器的塔与祭祀; 胡椒林的摩利亚人也在胡椒林作炭火的塔与祭祀。像这样,有八个遗骨塔,第九为容器塔,第十为炭火塔,从前,这是这样的。」(239)

「八桶有眼者的遗骨,七桶在赡部洲使祭祀, 一桶殊胜最上人的,在辣么村被龙王祭祀。 一颗牙齿被三十三天祭祀,又一颗在健陀罗城使祭祀, 再一颗在迦陵伽王的领土,又一颗龙王使祭祀。 这个大地就以它的光辉,大地被最胜的供物装饰, 这样这位有眼者的遗骨,被一一恭敬者善恭敬。 被天王、龙王、人王祭祀,就像这样被人间最上的王祭祀, 得到后请你们合掌后礼拜他,佛陀确实是百劫难得的。」 「四十颗平整的牙齿,头发与体毛全部, 天神们带走一颗,铁围山的相传。」(240) 般涅槃大经第三终了。

DN 17/DN.17 大善见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拘尸那罗的乌玻瓦达那, 末罗的沙罗树林双沙罗树中间, 在般涅槃时。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世尊不要在这个小的小城市、贫瘠的小城市、分枝小城市般涅槃,大德!有其他大城市,即:瞻波城、王舍城、舍卫城、娑鸡多城、憍赏弥、波罗奈城,请世尊在那里般涅槃。在那里,有许多在如来上极净信的大财富刹帝利们、大财富婆罗门们、大财富屋主们,他们将作如来的遗体供养。」(241)

「阿难!你不要这么说,阿难!你不要这么说:『小的小城市、贫瘠的小城市、分 枝小城市。』

咕萨瓦帝王都

阿难!从前,名叫大善见王是刹帝利灌顶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阿难!大善见王的王都是这个拘尸那罗,名叫咕萨瓦帝,东西有十二由旬长,南北有七由旬宽。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阿难!犹如名叫阿勒葛曼大天神们的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同样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阿难!咕萨瓦帝王都日夜未被十种声音远离,即:象声、马声、车声、大鼓声、小鼓声、琵琶琴声、歌声、法螺声、铙钹声、手铜锣声,『请你吃、请你喝、请你嚼。』为第十种声音。[DN.16,210段]

阿难! 咕萨瓦帝王都被七面城墙围绕: 城墙一面是金制的, 一面是银制的, 一面是琉璃制的, 一面是水晶制的, 一面是红宝石制的, 一面是琥珀制的, 一面全是宝物制的。阿难! 咕萨瓦帝王都有四种容色的大门: 一个门是金制的, 一个是银制的, 一个是玻璃的, 一个是水晶制的, 在每个门处被埋入七根三人的肢体三人的身高埋入的、高十二人的身高的石柱: 石柱一根是金制的, 一根是银制的, 一根是琉璃制的, 一根是水晶制的, 一根是红宝石制的, 一根是琥珀制的, 一根全是宝物制的。阿难! 咕萨瓦帝王都被七棕榈树列围绕: 棕榈树列一列是金制的, 一列是银制的, 一列是琉璃制的, 一列是水晶制的, 一列是红宝石制的, 一列是琥珀制的, 一列全是宝物制的。金制的棕榈树有金制的树干, 银制的叶子与果实; 银制的棕榈树有银制的树干, 金制的叶子与果实; 琉璃制的棕榈树有琉璃制的树干, 水晶制的叶子与果实; 水晶制的棕榈树有水晶制的树干, 琉璃制的叶子与果实; 红宝石制的棕榈树有红宝石制的树干, 琥珀制的叶子与果实; 琥珀制的棕榈树有琥珀制的树干, 红宝石制的叶子与果实; 全是宝物制的棕榈树有琥珀制的树干, 红宝石制的叶子与果实; 全是宝物制的棕榈树有琥珀制的树干, 红宝石制的叶子与果实; 全是宝物制的棕榈树有全是宝物制的树干, 全是宝物制的叶子与果实。阿难! 又,当棕榈树列被风吹时,它们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难! 犹如被善训练者善弹奏、

被非常有技术者打击五种乐器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同样的,阿难!当棕榈树列被风吹时,它们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难!又,凡那时在咕萨瓦帝王都中是赌博者、酒醉如泥者、酒鬼,当那些棕榈树列被风动时,他们以声音自娱。(242) 轮宝

阿难!大善见王具备七宝与四种成就,哪七个?阿难!这里,当大善见王在十五那个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殊胜高楼上层时,千辐的、有外轮圈的、有轮毂的、全部行相完备的天之轮宝出现。看见后,大善见王想这个:『而这被我听闻:「凡当刹帝利灌顶王在十五那个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殊胜高楼上层时,千辐的、有外轮圈的、有轮毂的、全部行相完备的天之轮宝出现,他是转轮王。」我会是转轮王吗?』(243)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从座位起来、置(作)上衣到一边肩膀、以左手拿起水罐后,以右手洒轮宝:『请轮宝尊师转起,请轮宝尊师征服。』阿难!那时,那个轮宝对东方转起,大善见王与四种军一起随后。阿难!又,凡轮宝停住处,在那里,大善见王与四种军来到停留。阿难!又,凡东方的敌对国王们,那些国王来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请你教诫。』大善见王这么说:『生命不应该被杀,未给与的不应该被取,邪淫不应该被行,虚妄不应该被说,酒不应该被饮,以及请你们如应该吃的吃。』阿难!又,凡东方的敌对国王们,他们成为大善见王的小王(跟随者)。阿难!那时,那个轮宝进入东方的海后,出来后,对南方转起……(中略)进入南方的海后,出来后,对西方转起……进入西方的海后,出来后,对北方转起,大善见王与四种军一起随后。阿难!又,凡轮宝停住处,在那里,大善见王与四种军来到停留。阿难!又,凡北方的敌对国王们,那些国王来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请你教诫。』大善见王这么说:『生命不应该被杀,未给与的不应该被取,邪淫不应该被行,虚妄不应该被说,酒不应该被饮,以及请你们如应该吃的吃。』阿难!又,凡北方的敌对国王们,他们成为大善见王的小王。(244)

阿难!那时,那个轮宝征服海洋为边界的土地后,就回到咕萨瓦帝王都后,看起来像轮轴般住立在大善见王的内宫门上,美化着大善见王的内宫门。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轮宝出现。(245)

象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象宝出现:是全白的、七处齐整的、有神通的、空中行走的,名叫布萨的象王。看见牠后,大善见王心欢喜:『先生!确实是善的象骑,如果来到调御。』阿难!那时,那头象宝就犹如长时间善遍调御的贤骏象,就这样来到调御。阿难!从前,就对那头象宝考察的大善见王午前时登上后,访问海洋为边界的土地后,就回到咕萨瓦帝王都后用早餐。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象宝出现。(246)马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马宝出现:全白的、黑色头的、毛如文阇草的、有神通的、空中行走的、名叫雷云的马王。看见牠后,大善见王心欢喜:『先生!确实是善的

马骑,如果来到调御。』阿难!那时,那匹马宝就犹如长时间善遍调御的贤骏马,就这样来到调御。阿难!从前,就对那匹马宝考察的大善见王午前时登上后,访问海洋为边界的土地后,就回到咕萨瓦帝王都后用早餐。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马宝出现。(247)珠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珠宝出现,那是美丽的、纯正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清澈的、明净的、不混浊的、全部行相具足的琉璃宝珠,阿难!又,那个珠宝的光明完全地遍满一由旬。阿难!从前,就对那个珠宝考察的大善见王武装四种军后,使宝珠挂上旗顶后,在漆黑的夜晚出发。阿难!又,凡是各处村落,认为是『白天』的他们以那个光明从事诸工作。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珠宝出现。(248)女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女宝出现:她是美丽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者、不过高者、不过矮者,不过瘦者、不过胖者,不过黑者、不过白者、超过人的美貌未达天的容色者。阿难!又,那位女宝有像这样的身触:就犹如绵絮或木棉絮。阿难!那女宝的肢体在热天时是冷的,在冷天时是热的。阿难!又,从那位女宝的身体散发檀香气味,从嘴巴散发青莲气味。阿难!又,那位女宝是比大善见王先起床者、后就寝者、任何行为都顺从者、合意行为者、可爱言语者。阿难!又,那位女宝不以意违犯大善见王,又从哪里以身?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女宝出现。(249)屋主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屋主宝出现,他业报所生的天眼出现,以那个看见有主人及无主人的伏藏,他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成为放心的,我将为你作财物应作的事。』阿难!从前,就对那位屋主宝考察的大善见王登上船后,进入恒河河流中间后,对屋主宝说这个:『屋主!我以金币黄金有需要。』『大王!那样的话,令船靠一边岸。』『屋主!就在这里我以金币黄金有需要。』阿难!那时,屋主宝以两手伸入水中后,抓起满壶的金币黄金后,对大善见王说这个:『大王!这个程度足够?大王!这个程度已做?大王!这个程度已供养?』大善见王这么说:『屋主!这个程度足够,屋主!这个程度已做,屋主!这个程度已供养。』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屋主宝出现。(250)

主兵臣宝

再者,阿难!大善见王的主兵臣宝出现: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是对大善见王使应该被接近者能被接近的、不应该被接近者不能被接近的、应该被停留者能被停留的有能力者。他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成为放心的,我将教诫。』阿难!大善见王像这样的主兵臣宝出现。

阿难! 大善见王具备这七宝。(251)

具备四种成就

阿难! 大善见王具备四种成就,哪四种成就呢?阿难! 这里,大善见王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备最美的容色者,超过其它人。阿难! 大善见王具备这第一种成就。

再者,阿难!这里,大善见王是长寿者、久住者,超过其它人。阿难!大善见王具备这第二种成就。

再者,阿难!这里,大善见王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备等熟力的消化力:不过寒的、不过热的,超过其它人。阿难!大善见王具备这第三种成就。

再者,阿难!这里,大善见王是婆罗门与屋主们的可爱者、合意者,阿难!犹如父亲是儿子们的可爱者、合意者。同样的,阿难!大善见王是婆罗门与屋主们的可爱者、合意者。阿难!婆罗门与屋主们也是大善见王的可爱者、合意者,阿难!犹如儿子们也是父亲的可爱者、合意者。同样的,阿难!婆罗门与屋主们也是大善见王的可爱者、合意者。阿难!从前,大善见王与四种军出发到游乐园,阿难!那时,婆罗门与屋主们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不急地走,让我们更久地看你。』阿难!大善见王也召唤御车手:『御车手!请你不急地发出车,如是,让我更久地看婆罗门与屋主们。』阿难!大善见王具备这第四种成就。阿难!大善见王具备这四种成就。(252)达摩宫殿的莲花池

阿难! 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让我在这些棕榈树中间的每一百弓处建造一个莲花池。』

阿难! 大善见王在这些棕榈树中间的每一百弓处建造了一个莲花池。阿难! 又, 那些莲花池被四种容色的瓷砖堆积: 瓷砖一种是金制的, 一种是银制的, 一种是琉璃制的, 一种是水晶制的。

阿难!又,在那些莲花池中,每个有四个四种容色梯子:梯子一个是金制的,一个是银制的,一个是琉璃制的,一个是水晶制的。金制的梯子有金制的杆,银制的横杆(小闩)与顶板(笠木);银制的梯子有银制的杆,金制的横杆与顶板;琉璃制的梯子有琉璃制的杆,水晶制的横杆与顶板;水晶制的梯子有水晶制的杆,琉璃制的横杆与顶板。阿难!又,那些莲花池被二种栏杆围绕,栏杆一种是金制的,一种是银制的,金制的栏杆有金制的杆,银制的横杆与顶板;银制的栏杆有银制的杆,金制的横杆与顶板。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让我在这些莲花池中使像这样的花鬘种植:青莲、赤莲、黄莲、白莲,是所有季节的、对所有人容易接近的。』阿难!大善见王在那些莲花池中使像这样的花鬘种植:青莲、赤莲、黄莲、白莲,是所有季节的、所有人容易接近的。(253)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让我在这些莲花池畔使男浴仆设立,凡每位来的人将使沐浴。』阿难!大善见王在那些莲花池畔使男浴仆设立,凡每位来的人使沐浴。

阿难! 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让我在这些莲花池畔使像这样的布施提供:需要食物者的食物、需要饮料者的饮料、需要衣服者的衣服、需要车乘者的车乘、需要卧具者的卧具、需要女子者的女子、需要金条者的金条、需要黄金者的黄金。』阿难!大善见王在那些莲花池畔使像这样的布施提供:需要食物者的食物、需要饮料者的饮料、需要衣服者的衣服、需要车乘者的车乘、需要卧具者的卧具、需要女子者的女子、需要金条者的金条、需要黄金者的黄金。(254)

阿难!那时,婆罗门与屋主们取很多财产(自己的所有物)、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陛下!这很多财产就指定陛下被运来,请陛下领受它。』『够了!先生!这里,我的这很多财产被如法税收准备,让那个是你们的,以及请你们从这里带走更多的。』他们被国王拒绝,到一旁后,这么计划: 『这对我们是不适当的: 凡我们的这些财产应该就再带回自己家,让我们为大善见王建筑住处。』他们去见大善见王后这么说: 『陛下!我们将要为你建筑住处。』阿难!大善见王以沉默状态同意。(255)

阿难!那时,天帝释以心了知大善见王心中的深思后,召唤工艺天天子: 『来!亲爱的工艺天!请你为大善见王建筑名叫达摩宫殿住处。』『是的,你的[话]是吉祥的。』阿难!那时,工艺天天子回答天帝释后,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三十三天消失,出现在大善见王的面前。阿难!那时,工艺天天子对大善见王说这个: 『陛下!我将要为你建筑名叫达摩宫殿住处。』阿难!大善见王以沉默状态同意。

阿难!工艺天子为大善见王建筑名叫达摩宫殿住处。阿难!达摩宫殿东西长有一由旬,南北宽有半由旬。阿难!达摩宫殿的基础高有三人的身高,被四种容色的瓷砖堆积:瓷砖一种是金制的,一种是银制的,一种是琉璃制的,一种是水晶制的。

阿难! 达摩宫殿有八万四千支四种容色柱子: 柱子一种是金制的, 一种是银制的, 一种是琉璃制的, 一种是水晶制的。阿难! 达摩宫殿被四种容色板铺设: 板一种是金制的, 一种是银制的, 一种是琉璃制的, 一种是水晶制的。

阿难! 达摩宫殿有二十四个四种容色梯子: 梯子一种是金制的, 一种是银制的, 一种是琉璃制的, 一种是水晶制的。金制的梯子有金制的杆, 银制的横杆与顶板; 银制的梯子有银制的杆, 金制的横杆与顶板; 琉璃制的梯子有琉璃制的杆, 水晶制的横杆与顶板; 水晶制的梯子有水晶制的杆, 琉璃制的横杆与顶板。

阿难! 达摩宫殿有八万四千个四种容色楼阁: 楼阁一种是金制的,一种是银制的,一种是琉璃制的,一种是水晶制的。金制的楼阁被设置银制的床座;银制的楼阁被设置琉璃制的床座。金制的床座;琉璃制的楼阁被设置水晶制的床座;水晶制的楼阁在入口(门)处被住立一棵银制的棕榈树,它有银制的树干,金制的叶子与果实;银制的楼阁在入口处被住立一棵金制的棕榈树,它有金制的树干,银制的叶子与果实;琉璃制的楼阁在入口处被住立一棵水晶制的棕榈树,它有水晶制的树干,琉璃制的叶子与果实;水晶制的楼阁在入口处被住立一棵琉璃制的棕榈树,它有琉璃制的树干,水晶制的叶子与果实。(256)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让我在大数组重阁入口处建筑全部金制的棕榈树林,我将为了白天的住处坐下。』阿难!大善见王在大数组重阁入口处建筑全部金制的棕榈树林,于该处为了白天的住处坐下。阿难!达摩宫殿被两道栏杆围绕,一道栏杆是金制的;一道栏杆是银制的。金制的栏杆有金制的杆,银制的横杆与顶板;银制的栏杆有银制的杆,金制的横杆与顶板。(257)

阿难! 达摩宫殿被两道铃当网围绕, 网一道是金制的; 一道是银制的。金制的网有银制的铃当; 银制的网有金制的铃当。阿难! 又, 当铃当网被风吹动时, 它们的声音是

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难! 犹如被善训练者善弹奏、被非常有技术者打击五种乐器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同样的,阿难! 当铃当网被风吹动时,它们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难! 又,凡那时在咕萨瓦帝王都中是赌博者、酒醉如泥者、酒鬼,当那些铃当网被风动时,他们以声音自娱。阿难! 又,完成的达摩宫殿是难看见的,对眼睛炫目。阿难! 犹如在雨季的最后一个月,在秋天季节晴朗无云的天空,当太阳上升到天空时,是难看见的,对眼睛炫目。同样的,阿难! 达摩宫殿是难看见的,对眼睛炫目。(258)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让我在达摩宫殿前面建筑名叫达摩的莲花池。』阿难!大善见王在达摩宫殿前面建筑名叫达摩的莲花池。阿难!达摩莲花池东西长有一由旬,南北宽有半由旬。阿难!达摩莲花池被四种容色的瓷砖堆积:瓷砖一种是金制的,一种是银制的,一种是琉璃制的,一种是水晶制的。

阿难! 达摩莲花池有二十四个四种容色梯子: 梯子一种是金制的, 一种是银制的, 一种是琉璃制的, 一种是水晶制的。金制的梯子有金制的杆, 银制的横杆与顶板; 银制的梯子有银制的杆, 金制的横杆与顶板; 琉璃制的梯子有琉璃制的杆, 水晶制的横杆与顶板; 水晶制的梯子有水晶制的杆, 琉璃制的横杆与顶板。

阿难! 达摩莲花池有二种栏杆, 栏杆一种是金制的, 一种是银制的, 金制的栏杆有金制的杆, 银制的横杆与顶板; 银制的栏杆有银制的杆, 金制的横杆与顶板。阿难! 达摩莲花池被两道栏杆围绕, 栏杆一道是金制的; 一道是银制的。金制的栏杆有金制的杆, 银制的横杆与顶板; 银制的栏杆有银制的杆, 金制的横杆与顶板。

阿难! 达摩莲花池被七排棕榈树列围绕: 棕榈树列一列是金制的,一列是银制的,一列是琉璃制的,一列是水晶制的,一列是红宝石制的,一列是琥珀制的,一列全是宝物制的。金制的棕榈树有金制的树干,银制的叶子与果实; 银制的棕榈树有银制的树干,金制的叶子与果实; 琉璃制的棕榈树有琉璃制的树干,水晶制的叶子与果实; 水晶制的棕榈树有水晶制的树干,琉璃制的叶子与果实; 红宝石制的棕榈树有红宝石制的树干,琥珀制的叶子与果实; 琥珀制的棕榈树有琥珀制的树干,红宝石制的叶子与果实; 全是宝物制的棕榈树有全是宝物制的树干,全是宝物制的叶子与果实。阿难! 又,当棕榈树列被风吹时,它们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难! 犹如被善训练者善弹奏、被非常有技术者打击五种乐器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同样的,阿难! 当棕榈树列被风吹时,它们的声音是悦耳的、诱人的、能被接受的、能被陶醉的。阿难! 又,当时,凡在咕萨瓦帝王都中的暴恶人都变得沈醉、渴望,他们都被那棕榈树树列被风吹的声音服侍。

阿难!又,在达摩宫殿完成与达摩莲花池完成时,大善见王凡在那时被尊敬的沙门中的沙门们或被尊敬的婆罗门中的婆罗门们,以一切诸欲使他们满足后,[他]登上达摩宫殿。(259)

初诵分[终了] 禅的到达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我的什么业的果,什么业的果报,以那个,现在这个我有这样的大神通力、大威力呢?』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这里,我的三种业的果,三种业的果报,以那个,现在这个我有这样的大神通力、大威力,即:布施、调御、抑制。』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去大数组重阁。抵达后,站在大数组重阁入口处吟出优陀那:『欲寻!请你停止,恶意寻!请你停止,加害寻!请你停止,欲寻只这个程度,恶意寻只这个程度,加害寻只这个程度。』(260)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进入大数组重阁后,在金制的床座上坐下,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261)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离开大数组重阁后,进入金制的楼阁后,在银制的床座上坐下,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262)八万四千城市

阿难!大善见王有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八万四千重阁,大数组重阁为上首;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上首;八万四千位女人,善吉祥皇后为上首;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八万四千头乳牛:[配戴]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八万四千俱胝[SN.22.96]衣服: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阿难!大善见王有)八万四千锅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养食物被带来。(263)

阿难!当时,大善见王的八万四千头象傍晚与清晨来伺候。阿难!那时,大善见王想这个:『我的这八万四千头象傍晚与清晨来伺候,如果经过每一百年让四万二千头象来伺候一次如何?』阿难!那时,大善见王召唤主兵臣宝:『亲爱的主兵臣宝!我的这八万四千头象傍晚与清晨来伺候,亲爱的主兵臣宝!那样的话,经过每一百年令四万二

千头象来伺候一次。』『是的,陛下!』阿难!主兵臣宝回答大善见王。阿难!那时,大善见王过些时候经过每一百年四万二千头象来伺候一次。(264) 善吉祥皇后的到来

阿难!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善吉祥皇后想这个:『大善见王 被我长久[前]看见,让我为了大善见王的看见前往。』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召唤后 宫妇们: 『来!请你们洗头,穿上黄衣,大善见王被我们长久[前]看见,我们将为了为 了大善见王的看见前往。』『是的, 主人!』阿难!后宫妇们回答善吉祥皇后后, 洗 头,穿上黄衣后,去见善吉祥皇后。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召唤主兵臣宝:『亲爱的 主兵臣宝!请你准备四种军,大善见王被我们长久[前]看见,我们将为了为了大善见王 的看见前往。』『是的,皇后!』阿难!主兵臣宝回答善吉祥皇后后,使四种军准备 后,回报善吉祥皇后: 『皇后! 四种军已准备好,现在是那个你考量的时间。』阿难! 那时,善吉祥皇后与四种军、宫妇们一起去达摩宫殿。抵达达摩宫殿后,登上大数组重 阁后往数组重阁。抵达后, 抓住大数组重阁的门柱后站立。阿难! 那时, 大善见王听到 声音后: 『为什么有像大人群的声音呢? 』当从大数组重阁出去时, 看见抓住大数组重 阁的门柱后站立的善吉祥皇后。看见后,对善吉祥皇后说这个: 『皇后! 就站在这里, 不要进来。』阿难! 那时, 大善见王召唤某位男子: 『喂!来! 男子! 从大数组重阁取 出金制的床座后,请你设置在全金制的棕榈树林中。』『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 大善见王后, 从大数组重阁取出金制的床座后, 设置在全金制的棕榈树林中。阿难! 那 时,大善见王[左]脚放在[右]脚上后,具念正知地以右胁作狮子卧。(265)

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想这个:『大善见王的诸根是明净的,肤色是遍纯净的、 皎洁的,大善见王不要就命终。』对大善见王说这个:『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城市, 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 请你作期待。陛下! 你 的这八万四千宫殿, 达摩宫殿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 请你作 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重阁, 大数组重阁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 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 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 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 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头象: 黄金装饰, 黄金旗帜, 被金丝网覆盖的, 布萨象王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 请你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匹马, 黄 金装饰, 黄金旗帜, 被金丝网覆盖的, 雷云马王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 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 围绕, 黄毛毯围绕, 黄金装饰, 黄金旗帜, 被金丝网覆盖的, 最胜车为上首, 陛下! 在 这里,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 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 请你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位 女人, 女宝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 请你作期待。陛下! 你的 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 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 主兵臣宝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

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配戴]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锅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养食物被带来,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生起意欲,请你作期待。』(266)

阿难! 在这么说时, 大善见王对善吉祥皇后说这个: 『皇后! 你对我长久地以想要 的、所爱的、可爱的、合意的实行,然而,在最后时,你对我以不想要的、非所爱的、 不可爱的、不合意的实行。』『陛下!那样的话,我对你怎样实行?』『皇后!请你对 我这样实行: 「陛下! 与就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陛下! 你不要有期 待地命终。有期待的命终是苦的,且有期待的命终是被呵责的。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 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 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宫殿, 达摩宫殿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 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数组重阁为上首,陛下!在这 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床座:金制的、 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 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 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 网覆盖的, 布萨象王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 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匹马, 黄金装饰, 黄金旗帜, 被金丝网覆盖的, 雷云马王为 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 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 金丝网覆盖的, 最胜车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 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宝珠, 宝珠宝石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 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位女人,女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 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 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 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 [配戴]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陛下! 在这 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 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陛下!在这 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锅煮好的食物, 早上、傍晚供养食物被带来,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 待。」』(267)

阿难!在这么说时,善吉祥皇后哭泣、流泪。阿难!那时,善吉祥皇后擦去眼泪后,对大善见王说这个:『陛下!与就一切所爱的、合意的分离、别离、异离,陛下!你不要有期待地命终。有期待的命终是苦的,且有期待的命终是被呵责的。陛下!你的

这八万四千城市, 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 不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宫殿, 达摩宫殿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 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数组重阁为上首,陛 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床座: 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 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 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头象:黄金装饰,黄金旗帜, 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 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匹马, 黄金装饰, 黄金旗帜, 被金丝网覆盖的, 雷云马 王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 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 帜,被金丝网覆盖的,最胜车为上首,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 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宝珠, 宝珠宝石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 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位女人,女宝为上首,陛下!在 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 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 四千刹帝利随从, 主兵臣宝为上首, 陛下! 在这里, 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 请你不要 作期待。陛下! 你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 [配戴]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陛下! 在这 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 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 陛下! 在这 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待。陛下!你的这八万四千锅煮好的食物, 早上、傍晚供养食物被带来,陛下!在这里,请你在生命上舍断意欲,请你不要作期 待。』(268)

梵天世界的到达

阿难!那时,大善见王不久就命终。阿难!犹如已食美食的屋主或屋主的儿子有餐后的睡意。同样的,阿难!大善见王有濒死的感受。阿难!已命终的大善见王往生善趣的梵天世界。阿难!大善见王玩八万四千年男童游戏,使做八万四千年副王位[MN.83],使做八万四千年王位,在达摩宫殿在家行梵行八万四千年,修习四梵住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成为到达梵天世界者。(269)

又,你会这么想: 『那时的大善见王是别人。』阿难! 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我是那时的大善见王。我的这八万四千城市,咕萨瓦帝王都为上首; 我的这八万四千宫殿,达摩宫殿为上首; 我的这八万四千重阁,大数组重阁为上首; 我的这八万四千床座: 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长羊毛覆盖的、白羊毛布覆盖的、绣花毛织布覆盖的、顶级羚鹿皮覆盖的、有顶篷的,两端有红色枕垫; 我的这八万四千头象: 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布萨象王为上首; 我的这八万四千匹马,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的,雷云马王为上首; 我的这八万四千辆车,狮子皮围绕,老虎皮围绕,豹皮围绕,黄毛毯围绕,黄金装饰,黄金旗帜,被金丝网覆盖

的,最胜车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宝珠,宝珠宝石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位女人,女宝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屋主,屋主宝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刹帝利随从,主兵臣宝为上首;我的这八万四千头乳牛:[配戴]黄麻系绳,青铜牛奶桶;我的这八万四千俱胝衣服:精致的亚麻衣、精致的木绵衣、精致的丝绸衣、精致的毛衣、精致的木绵衣;我的这八万四千锅煮好的食物,早上、傍晚供养食物被带来。(270)

阿难!然而那些八万四千城市中,那时我只住一个城市,即:咕萨瓦帝王都;而那些八万四千宫殿中,那时我只住一个宫殿,即:达摩宫殿;而那些八万四千重阁中,那时我只住一个重阁,即:大数组重阁;而那些八万四千床座中,那时我只住一个床座,即:金制的、银制的、象牙制的、木心材制的;而那些八万四千头象中,那时我只登上一头象,即:布萨象王;而那些八万四千匹马中,那时我只登上一匹马,即:雷云马王;而那些八万四千辆马车中,那时我只登上一辆马车,即:最胜车;而那些八万四千位女人中,那时只有一位女人侍候我,即:或刹帝利女,或毘舍女;而那些八万四千俱胝衣服中,那时我只穿一套衣服,即:或精致的亚麻衣,或精致的丝绸衣,或精致的毛衣,或精致的木绵衣;而那些八万四千锅煮好的食物中,只有那一锅煮好的食物,从那里我吃最多一拿哩的饭与放进那个的咖喱。(271)

阿难!看!那一切诸行已过去;已被灭;已变易。阿难!诸行是这么无常的;阿难!诸行是这么不坚固的;阿难!诸行是这么不安的。阿难!到那个程度,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厌,足以离染,足以解脱。

阿难!又,我记得(证知)在这个地方已放下遗体六次,而当就成为那位如法的法 王、四端边征服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的转轮王时,这是第七次遗体的放 下。阿难!又,我不见那个地方: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间;在包括沙门 婆罗门,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于该处如来会第八次放下遗体。

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的、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寂灭是乐。」[SN.1.11](272)

大善见经第四终了。

DN 18/DN.18 人牛王经

亲戚村的记说等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亲戚村的砖屋中。

当时,世尊全面地在往生上记说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么佳(婆蹉)、苏拉西那:「那位已往生在那里,那位已往生在那里:超过五十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九十多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五百余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273)

亲戚村的侍奉者听闻: 「世尊全面地在往生上记说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之往生: 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么佳、苏拉西那: 『那位已往生在那里, 那位已往生在那里: 超过五十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 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 九十余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 以贪、瞋、痴薄的状态, 为一来者, 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 将作苦的终结; 五百余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 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因为那样, 亲戚村的侍奉者们听闻世尊的问题解答(记说)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274)

尊者阿难听闻:「世尊全面地记说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之往生: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么佳、苏拉西那:『那位已往生在那里,那位已往生在那里:超过五十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九十余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五百余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因为那样,亲戚村的侍奉者们听闻世尊的问题解答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275)

阿难的委婉话语

那时,尊者阿难想这个:「又,也有这些摩揭陀许多长期存在的,同时也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鸯伽、摩揭陀以鸯伽、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看起来像空无的。又,他们也是在佛上净信者、在法上净信者、在僧团上净信者、在诸戒上完全的实行者,已死去、已命终的他们没被世尊记说,如果也有对他们的记说,那就好了!众人明净,从那里,走到善趣。又,这位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也是如法法王,对婆罗门、屋主们、镇民们连同地方住民们有利益者,人们确实也住于称赞样子的:『这

样,那位如法法王使我们变得幸福后命终,这样,我们在那位如法法王的王国中住于安乐。』又,他也是在佛上净信者、在法上净信者、在僧团上净信者、在诸戒上完全的实行者,人们确实也这么说:『直到死时都对世尊称赞样子的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已命终。』已死去、已命终的他没被世尊记说,如果也有对他们的记说,那就好了!众人明净,从那里,走到善趣。又,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于该处:又,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世尊对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们没记说?又,如果世尊对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们没记说,以那个,摩揭陀的侍奉者们是心悲惨的。以凡:又,摩揭陀的侍奉者们是心悲惨的,为什么世尊没记说他们?」(276)

这位尊者阿难一个人独处思惟这个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后, 在破晓时起来后, 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 个: 「大德! 这被我听闻: 『世尊全面地在往生上记说在各地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 之往生: 在迦尸、憍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么佳、苏拉西 那: 『那位已往生在那里, 那位已往生在那里: 超过五十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 奉者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九十余 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 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五百余位亲戚村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 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因为那样,亲戚村的 侍奉者们听闻世尊的问题解答后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大德!又, 也有这些摩揭陀许多长期存在的,同时也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鸯伽、摩揭陀以鸯 伽、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看起来像空无的。又,他们也是在佛上净信者、在 法上净信者、在僧团上净信者、在诸戒上完全的实行者,已死去、已命终的他们没被世 尊记说, 如果也有对他们的记说, 那就好了! 众人明净, 从那里, 走到善趣。又, 这位 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也是如法法王,对婆罗门、屋主们、镇民们连同地方住民们 有利益者,人们确实也住于称赞样子的:『这样,那位如法法王使我们变得幸福后命 终,这样,我们在那位如法法王的王国中住于安乐。』又,他也是在佛上净信者、在法 上净信者、在僧团上净信者、在诸戒上完全的实行者,人们确实也这么说:『直到死时 都对世尊称赞样子的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毘沙罗王已命终。』已死去、已命终的他没被世 尊记说,如果也有对他们的记说,那就好了! 众人明净,从那里,走到善趣。又,世尊 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于该处:又,世尊的正觉是在摩揭陀国,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 世尊对摩揭陀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们没记说?又,如果世尊对摩揭陀已死去、已命 终的侍奉者们没记说,以那个,摩揭陀的侍奉者们是心悲惨的。以凡:又,摩揭陀的侍 奉者们是心悲惨的,为什么世尊没记说他们?」这位尊者阿难在世尊的面前作关于摩揭 陀侍奉者们委婉话语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277)

那时,在尊者阿难离开不久,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亲戚村。在亲戚村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洗脚、进入砖屋后,对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作目标后、作意后、全心注意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我将要知道他们的

趣处、来世:那些尊师们的凡诸趣处、凡诸来世。」世尊看见摩揭陀的侍奉者们:「那些尊师们的凡诸趣处、凡诸来世。」那时,世尊傍晚时,从独坐出来,从砖屋出去后,在住处阴影处设置的座位坐下。(278)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世尊能被看见寂静的,世尊的脸色如辉耀:以诸根的明净状态。大德!世尊今日以寂静的住处住吗?」「阿难!就当你在我面前作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委婉话语后,从座位起来后已离开时,那个我就在亲戚村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洗脚、进入砖屋中后,对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作目标后、作意后、全心注意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我将要知道他们的趣处、来世:那些尊师们的凡诸趣处、凡诸来世。』阿难!我看见摩揭陀的侍奉者们:『那些尊师们的凡诸趣处、凡诸来世。』(279)

人牛王夜叉

阿难!那时,有隐没的夜叉说出声音:『世尊!我是人牛王,善逝!我是人牛王。』阿难!你记得(证知)以前曾听过人牛王像这样的名字吗?」

「大德!我不记得在这之前听过像这样的名字,即:『人牛王』。大德!但,听闻『人牛王』名字后,我的身毛竖立。大德!我想这个:『他当然将不是下级的夜叉,即:像这样的名字被善安立者,即:人牛王。』」「阿难!从声音出现立即显赫容色的夜叉出现在我的面前。又说出第二个声音:『世尊!我是频毘沙罗,善逝!我是频毘沙罗。大德!这是第七次我往生毘沙门大王们的共住状态,那个已从人间国王死没的我能够变成。

从这里七从那里七,十四轮回,

我记得住处:之前我的已住之处。(280)

大德!我长时间是不堕恶趣者,我认知不堕恶趣的。又,我的希望是住立于斯陀含位。』『这是尊者人牛王夜叉的不可思议,这是尊者人牛王夜叉的未曾有:你说:「大德!我长时间是不堕恶趣者,我认知不堕恶趣的。」以及你说:「又,我的希望是住立于斯陀含位。」那么,从哪个因由,尊者人牛王夜叉认知像这样优胜特质的到达?』『世尊!非从你的教说之他处,善逝!非从你的教说之他处。大德!从我在世尊上有一向的极净信以来,大德!自此以后,我长时间是不堕恶趣者,我认知不堕恶趣的。又,我的希望是住立于斯陀含位。大德!这里,我正以某些应该被作的被毘沙门大王派遣到增长大王的面前,在途中看见世尊进入砖屋中后,对关于摩揭陀的侍奉者们作目标后、作意后、全心注意后,已坐下:「我将要知道他们的趣处、来世:那些尊师们的凡诸趣处、凡诸来世。」大德!又,这是非不可思议的:凡当毘沙门大王在那些群众中说时,被在面前听闻、被在面前领受:「那些尊师们的凡诸趣处、凡诸来世。」大德!我想这个:「我见世尊,以及我将告知世尊这件事。」大德!这是二个缘,为了见世尊前来。(281)

天神会堂

大德! 在较早的几天前,在十五那个布萨雨季开始的满月夜晚,几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在周边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 在东方处诸天置于前面后持国大王面向西坐下、在南方处诸天置于前面后增长大王面向北坐下、在西方处诸天置于前面后广目大王面向东坐下、在北方处诸天置于前面后毘沙门大王面向南坐下。大德! 当几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在周边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座位上,这是他们的,然后,后面是我们的座位。大德! 凡那些在世尊处行梵行后,最近往生三十三天身的天神们,他们以容色连同名声比其他天神们更辉耀。因为那样,确实,三十三天天神们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 「使天族充满,阿修罗族被减损。」大德! 那时,天帝释知道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净信后,以这些偈颂随喜:

「先生! 天神们喜悦: 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 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着新天神们:有美貌的、有名声的,

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者。

他们以容色名声寿命, 比其他天神更辉耀,

广慧的弟子们,这里来到殊胜。

看见这件事后欢喜: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以及法的善法性。」

大德!因为那样,确实,三十三天天神们成为更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使天族充满,阿修罗族被减损。」大德!那时,凡以事情天神们在善法堂集合共坐,思虑那个事情后,商议那个事情后,四大王在那个事情上有被说的言语,四大王在那个事情上也有被训诲的言语,一一站立在自己的座位处没离开:

「那些王有被说的言说, 接受教诫后,

明净意地寂静地,站立在自己的座位处。」(282)

大德! 那时,显赫的光明被从北方生起,光出现:超过诸天众的天威后。大德! 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亲爱的先生!如是诸相被看见:显赫的光明生起,光出现,梵天将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出现。」

「如是诸相被看见, 梵天将出现,

因为这是梵天的相,广大的大光。」(283) 常童子的谈论

大德!那时,三十三天天神们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让我们知道这个光:凡将有结果,就证明(作证)后,我们将走到那个。」四大王也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让我们知道这个光:凡将有结果,就证明后,我们将走到那个。」听闻这个后,三十三天天神们达到一致(一境):「让我们知道这个光:凡将有结果,就证明后,我们将走到那个。」

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 化作粗大的个体后出现。大德! 又, 凡梵天的自然容色, 那个不能被到达到三十三天天神们的视野(眼路)。大德! 当梵 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他以形色连同名声比其他天神更辉耀。大德! 犹如黄金的身体比人的身体更辉耀。同样的,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他以形色连同名声比其他天神更辉耀。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在那群天神中没有任何天神问讯,或起立迎接,或以座位邀请,全部都保持沉默、合掌地盘腿而坐: 「现在,凡天神们的床座他如果想要,梵王常童子将在那位天神的床座上坐下。」

大德!又, 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 那位天神得到广大信受的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喜悦的获得。大德! 犹如刚刚被王位灌顶的刹帝利灌顶王, 他得到广大信受的获得; 他得到广大喜悦的获得。同样的, 大德! 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 那位天神得到广大信受的获得; 那位天神得到广大喜悦的获得。大德! 那时, 梵王常童子化作粗大的个体后, 成为五髻童子形色后, 对三十三天天神们显现。他上升到虚空后, 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大德! 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在被善铺设的床座上或在平整的土地上盘腿而坐。同样的, 大德! 梵王常童子上升到虚空、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知道三十三天天神的净信后, 以这些偈颂随喜:

「先生! 天神们喜悦: 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 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着新天神们:有美貌的、有名声的,

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者。

他们以容色名声寿命, 比其他天神更辉耀,

广慧的弟子们,这里来到殊胜。

看见这件事后欢喜: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以及法的善法性。」(284)

大德! 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声音具备八支:明了的、能被识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简洁的、不乱的、深沈的、宏亮的。大德! 又, 梵王常童子以声音使群众了知,且祂的声音不出现在群众的外部。大德! 又,这样,凡其声音具备八支者,那被称为「梵音」。

大德!那时,梵王常童子化作三十三天个体、在三十三天天神们各自的床座上盘腿而坐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先生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怎么想它:那位世尊是多么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的行者,先生!因为,凡任何人已归依佛、已归依法、已归依僧团、在诸戒上是完全的实行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一些往生他化自在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化乐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兜率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焰摩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忉利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四大王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凡使最低身完成者,他们使干达婆身完成。」(285)

大德! 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 天神们都认为声音: 「凡这位是在我的床座上, 那个这位仅一个说。」

在一个说时,全部化作的说,

在一个沉默地坐着时, 他们全部成为沉默,

那时天神们认为: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凡这位是在我的床座上, 那个这位仅一个说。

大德! 那时, 梵王常童子以一个收集自己, 以一个收集自己后, 在天帝释的床座上盘腿而坐后, 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 (286) 所修习的神足

「先生们!三十三天的天神怎么想它:多么被善告知:这四神足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神通的可能性,为了流出种种的神通,为了神通变化性告知,哪四个?先生!这里,比丘修习具备意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活力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心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考察定勤奋之行的神足,先生!这是四神足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神通的可能性,为了流出种种的神通,为了神通变化性告知。

先生!凡任何过去世的沙门或婆罗门曾体验各种神通种类,他们全部是以就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习、已自我多作;先生!又,凡任何未来世的沙门或婆罗门将体验各种神通种类,他们全部是以就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习、已自我多作;先生!又,凡任何现在的沙门或婆罗门体验各种神通种类,他们全部是以就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习、已自我多作。先生们!三十三天天神们也看见我这个像这样的神通威力?」「是的,大梵王!」「先生!我也都是以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习、已自我多作,有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287)

三种空间的到达

「先生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怎么想它:这三种空间的到达多么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安乐的到达随觉,哪三种?先生!这里,某位住于被诸欲参杂,被诸恶不善法参杂。他过些时候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由于圣法的听闻,如理的作意,法、随法的实行,他住于不被诸欲参杂,不被诸恶不善法参杂。当他住于不被诸欲参杂,不被诸恶不善法参杂时,安乐生起,以安乐有更多的喜悦。先生!犹如欣悦被喜悦产生。同样的,先生!当他住于不被诸欲参杂,不被诸恶不善法参杂时,安乐生起,以安乐有更多的喜悦。先生!这是第一种空间的到达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安乐的到达随觉。

再者,先生!这里,某位有未止息的粗身行,有未止息的粗语行,有未止息的粗心行。他过些时候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由于圣法的听闻,如理的作意,法、随法的实行,他的粗身行止息,粗语行止息,粗心行止息。以他的粗身行的止息,粗语行的止息,粗心行的止息,安乐生起,以安乐有更多的喜悦。先生!犹如欣悦被喜悦产生。同样的,先生!以他的粗身行的止息,粗语行的止息,粗心行的止息,安乐生起,以安乐有更多的喜悦。先生!这是第二种空间的到达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安乐的到达随觉。

再者,先生!这里,某位不如实知道『这是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不善的』,不如实知道『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这是应该被实行的;这是不应该被实行的,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这是黑白有对比的。』他过些时候听闻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由于圣法的听闻,如理的作意,法、随法的实行,他如实知道『这是善的』,如实知道『这是不善的』,如实知道『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这是应该被实行的;这是不应该被实行的,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这是黑白有对比的。』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无明被舍断,明生起。他的以无明的褪去,以明的生起,安乐生起,以安乐有更多的喜悦。先生!犹如欣悦被喜悦产生。同样的,先生!以无明的褪去,以明的生起,安乐生起,以安乐有更多的喜悦。先生!这是第三种空间的到达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安乐的到达随觉。先生!这些是三种空间的到达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安乐的到达随觉。」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288)四念住

「先生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怎么想它:多么被善告知:这四念住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善的证得告知,哪四个?先生!这里,比丘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者在那里完全入定,完全明净。在那里完全入定的、完全明净的他在外部其他的身上使智见生起。在自身内的诸受上随看受地住……(中略)在外部其他的诸受上使智见生起。在自身内的心上随看心地住……(中略)在外部其他的心上使智见生起。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地住者在那里完全入定,完全明净。在那里完全入定的、完全明净的他在外部其他的诸法上使智见生起。先生!这些是四念住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善的证得告知。」大德!梵王常童子说了这件事。大德!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289)

「先生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怎么想它:多么被善告知:这七个定的资助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为了正定的遍修习,为了正定的圆满告知,哪七个?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先生!凡被这七支准备的心一境性,先生!这被称为圣正定的『有近因』及『有资粮』。先生!正见者的正志生起,正志者的正语生起,正语者的正业生起,正业者的正命生起,正命者的正精进生起,正精进者的正念生起,正念者的正定生起,正定者的正智生起,正智者的正解脱生起[MN.117]。先生!凡当正确说它时,应该说『被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打开不死之门的』,那就是这个,当正确说时,应该说。先生!因为,被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打开不死之门的。

七个定的资助

先生! 凡任何在佛上具备不坏净, 在法上具备不坏净, 在僧团上具备不坏净, 在圣者喜爱的诸戒上具备不坏净, 以及凡这些化生者, 被法教导者, 超过二百四十万摩揭陀

已死去、已命终的侍奉者,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甚至在这里有斯陀含者。

{有}[而]这其他人,是我心(意)中的『福分者』,

我甚至不能够计算:对妄语的愧。[SN.6.13]」(290)

大德! 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 毘沙门大王这样心的深思生起: 「实在不可思议啊, 先生! 实在未曾有啊, 先生! 甚至竟然将有像这样伟大的大师、像这样伟大的法之讲述、像这样伟大的特质之到达将被知道。」大德! 那时, 梵王常童子以心了知毘沙门大王心中的深思后, 对毘沙门大王说这个: 「尊师! 毘沙门大王怎么想它: 过去世也有像这样伟大的大师、像这样伟大的法之讲述、像这样伟大的特质之到达被知道; 未来世也有像这样伟大的大师、像这样伟大的法之讲述、像这样伟大的特质之到达将被知道。」(291)

大德! 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说这件事,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说这件事时, 被毘沙门大王在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 告知自己的群众。』」

当毘沙门大王对自己的群众说这件事时,被人牛王夜叉在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告知世尊。世尊在人牛王夜叉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这件事后,且自己证知后告知尊者阿难。尊者阿难在世尊的面前听闻、在面前领受这件事后,告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此,这个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292)

人牛王经第五终了。

DN 19/DN.19 大总管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那时,在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干达婆之子五髻使整个王舍城耆阇崛山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干达婆之子五髻对世尊说这个:「大德!凡被我在三十三天面前听闻、领受,我告诉世尊那个。」世尊说:「五髻!请你诉我。」(293)

天神会堂

「大德!在较早的几天前,在十五那个布萨自恣目的满月夜晚,几乎全部三十三天 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在周边坐下,四方四大王坐下:在东方处诸天置于前面 后持国大王面向西坐下、在南方处诸天置于前面后增长大王面向北坐下、在西方处诸天 置于前面后广目大王面向东坐下、在北方处诸天置于前面后毘沙门大王面向南坐下。大 德!当几乎全部三十三天天神在善法堂集合共坐,大天众在周边坐下,四方四大王坐 下,在座位上,这是他们的,然后,后面是我们的座位。

大德! 凡那些在世尊处行梵行后,最近往生三十三天身的天神们,他们以容色连同名声比其他天神们更辉耀。因为那样,确实,三十三天天神们成为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使天族充满,阿修罗族被减损。」(294)

大德! 那时, 天帝释知道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净信后, 以这些偈颂随喜:

『先生! 天神们喜悦: 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 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着新天神们:有美貌的、有名声的,

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者。

他们以容色名声寿命, 比其他天神更辉耀,

广慧的弟子们,这里来到殊胜。

看见这件事后欢喜: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以及法的善法性。』

大德!因为那样,确实,三十三天天神们成为更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使天族充满,阿修罗族被减损。」(295)

八种如实称赞

大德!那时,天帝释知道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净信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会想要听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吗?』『亲爱的先生!我们想要听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大德!那时,天帝释对三十三天天神们陈述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的称赞:『尊师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怎么想它:那位世尊是多么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的行者。这样

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的行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被那位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这样能引导的法的教导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 「这是善的。」被那位世尊善告知; 「这是不善的。」被善告知; 「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 这是应该被实行的、这是不应该被实行的, 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 这是黑白有对比的。」被善告知。这样善的不善的、有罪过的无罪过的、应该被实行的不应该被实行的、下劣的胜妙的、黑白有对比的法的告知者, 具备这部分的大师, 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 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涅槃与道迹会合。犹如恒河河水与耶牟那河河水会合、集合。同样的,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涅槃与道迹会合。这样导向涅槃道迹的告知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确实,刹帝利们住于爱慕的形色之所及,那位世尊的利得已完成,名声已完成,但那位世尊离憍慢地吃食物。这样离憍慢吃食物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那位世尊得到的同伴:对有学的行者们,同样地对漏已灭尽者已完成者们,世尊不排除他们后,住于乐於单独从事者。这样乐於单独从事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那位世尊是行如其语者(如说者那样行为者);语如其行者,像这样,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这样法、随法行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那位世尊是度脱怀疑者、离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结意向者。这样度脱怀疑者、离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结意向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296)

大德! 天帝释对三十三天天神们陈述这些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的称赞。大德! 听闻对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后,因为那样,确实,三十三天天神们成为更悦意的、喜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大德! 在那里,一些天神这么说: 『啊! 亲爱的先生! 愿四位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生起),以及教导法,就如世尊,那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一些天神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 搁置四位遍正觉者,啊! 亲爱的先生! 愿三位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教导法,就如世尊,那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一些天神这么说: 『亲爱的先生! 搁置三位遍正觉者,啊! 亲爱的先生! 愿有二位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教导法,就如世尊,那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297)

大德!在这么说时,天帝释对三十三天天神们说这个:『亲爱的先生!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凡二位阿罗汉、遍正觉者同时出现在一个世间界中,这不存在可能性。亲爱的先生!愿那位世尊无病地、少病苦地、长时间地住留(住立),那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大德!那时,凡以事情天神们在善法堂集合共坐,思虑那个事情后,商议那个事情后,四大王在那个事情上有被说的言语,四大王在那个事情上也有被训诲的言语,一一站立在自己的座位处没离开:

『那些王有被说的言说, 接受教诫后,

明净意地寂静地,站立在自己的座位处。』(298)

大德! 那时,显赫的光明被从北方生起,光出现:超过诸天众的天威后。大德! 那时,天帝释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亲爱的先生!如是诸相被看见:显赫的光明生起,光出现,梵天将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出现。』

『如是诸相被看见, 梵天将出现,

因为这是梵天的相,广大的大光。』(299)

常童子的谈论

大德! 那时,三十三天天神们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 『让我们知道这个光: 凡将有结果,就证明(作证)后,我们将走到那个。』四大王也如是在自己的座位坐下: 『让我们知道这个光: 凡将有结果,就证明后,我们将走到那个。』听闻这个后,三十三天天神们达到一致(一境): 『让我们知道这个光: 凡将有结果,就证明后,我们将走到那个。』

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化作粗大的个体后出现。大德! 又,凡梵天的自然容色,那个不能被到达到三十三天天神们的视野(眼路)。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他以形色连同名声比其他天神更辉耀。大德! 犹如黄金的身体比人的身体更辉耀。同样的,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他以形色连同名声比其他天神更辉耀。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对三十三天天神们出现时,在那群天神中没有任何天神问讯,或起立迎接,或以座位邀请,全部都保持沉默、合掌地盘腿而坐: 『现在,凡天神们的床座他如果想要,梵王常童子将在那位天神的床座上坐下。』大德! 又,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那位天神得到广大信受的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喜悦的获得。大德! 犹如刚刚被王位灌顶的刹帝利灌顶王,他得到广大信受的获得;他得到广大喜悦的获得。同样的,大德! 梵王常童子在凡天神的床座上坐下,那位天神得到广大信受的获得;那位天神得到广大喜悦的获得。大德! 那时,隐没的梵王常童子知道三十三天天神们的欢喜后,以这些偈颂随喜:

『先生! 天神们喜悦: 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 以及法的善法性。

看着新天神们:有美貌的、有名声的,

在善逝处行梵行后,来到这里者。

他们以容色名声寿命, 比其他天神更辉耀,

广慧的弟子们,这里来到殊胜。

看见这件事后欢喜:三十三天的与帝释一起的,

礼敬着如来,以及法的善法性。』(300)

大德! 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大德! 当梵王常童子说这件事时,声音具备八支:明了的、能被识知的、美妙的、和雅的、简洁的、不乱的、深沈的、宏亮的。大德! 又,梵王常童子以声音使群众了知,且祂的声音不出现在群众的外部。大德! 又,这样,凡其声音具备八支者,那被称为『梵音』。那时,三十三天天神们对梵王常童子说这个:『好!大梵天!我们就考量这个后喜悦,有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被天帝释说,以及我们考量那些后喜悦。』(301)

八种如实称赞

大德! 那时, 梵王常童子对天帝释说这个: 『好! 天帝! 我们也愿听闻对那位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是的, 大梵天!』大德! 天帝释对梵王常童子陈述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

『尊师!大梵天怎么想它:那位世尊是多么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的行者。这样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的行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被那位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这样能引导的法的教导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 「这是善的。」被那位世尊善告知; 「这是不善的。」被善告知; 「这是有罪过的、这是无罪过的, 这是应该被实行的、这是不应该被实行的, 这是下劣的、这是胜妙的, 这是黑白有对比的。」被善告知。这样善的不善的、有罪过的无罪过的、应该被实行的不应该被实行的、下劣的胜妙的、黑白有对比的法的告知者, 具备这部分的大师, 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 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涅槃与道迹会合。犹如恒河河水与耶牟那河河水会合、集合。同样的,导向涅槃道迹被那位世尊对弟子们善告知,涅槃与道迹会合。这样导向涅槃道迹的告知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确实,刹帝利们住于爱慕的形色之所及,那位世尊的利得已完成,名声已完成,但那位世尊离憍慢地吃食物。这样离憍慢吃食物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那位世尊得到的同伴:对有学的行者们,同样地对漏已灭尽者已完成者们,世 尊不排除他们后,住于乐於单独从事者。这样乐於单独从事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 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那位世尊是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像这样,行如其语;语如其行者。这样法、随法行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

又,那位世尊是度脱怀疑者、离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结意向者。这样度脱怀疑者、离疑惑者、最初梵行意志完结意向者,具备这部分的大师,在过去我们既没看见,而现在除了那位世尊外也没。』(302)

大德! 天帝释对梵王常童子陈述这些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大德! 梵王常童子听闻世尊的八种如实称赞后,因为那样,确实,成为悦意的、欢悦的、生起喜与喜悦的。大德! 那时,梵王常童子化作粗大的个体后,成为五髻童子形色后,对三十三天天神们显现。他上升到虚空后,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大德! 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在被善铺设的床座上或在平整的土地上盘腿而坐。同样的,大德! 梵王常童子上升到虚空、在虚空空间中盘腿而坐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 (303)

『先生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怎么想它:那位世尊有多么长时间就是大智能者?先生!从前,有名叫四方主的国王,四方主国王的辅相是名叫总管的婆罗门,四方主国王的儿子是名叫雷奴的王子,总管婆罗门的儿子是名叫护光的学生婆罗门。像这样,国王儿子雷奴与护光学生婆罗门以及其他六位刹帝利,像这样这八位是同伴。先生!那时,经过诸日夜,总管婆罗门命终。在总管婆罗门命终时,四方主国王悲泣:「先生!凡在我们完全委托一切应该被作的事于总管婆罗门后,我们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时,那时,我们的总管婆罗门已命终。」先生!在这么说时,国王儿子雷奴对四方主国王说这个:「陛下!关于总管婆罗门已命终,你不要极强烈地悲泣。陛下!总管婆罗门有儿子名叫护光的学生婆罗门,是比父亲更贤智者,同时也比父亲更足以看见利益者,凡他的父亲教诫诸事,那些也都被护光学生婆罗门教诫。」「王子!这样?」「是的!陛

下! 」(304) 大总管的事

总管婆罗门的事

先生!那时,四方主国王召唤某位男子:「喂!男子!来!请你去见名叫护光的学生婆罗门,抵达后,请你对护光学生婆罗门说这个:『愿护光尊师幸福!四方主国王召唤护光学生婆罗门尊师者。』」「是的,陛下!」先生!那位男子回答四方主国王后,去见护光学生婆罗门。抵达后,对护光学生婆罗门说这个:「愿护光尊师幸福!四方主国王召唤护光学生婆罗门尊师,四方主国王是想要见护光学生婆罗门尊师,四方主国王是想要见护光学生婆罗门尊师。」「是的,先生!」先生!护光学生婆罗门回答那位男子后,去见四方主国王。抵达后,与四方主国王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先生!在一旁坐下的四方主国王对护光学生婆罗门说这个:「请护光尊师教诫我们,护光尊师不要在教诫上拒绝我们,我将置你于父亲位置,我将在总管上灌顶。」「是的,先生!」先生!护光学生婆罗门回答四方主国王。先生!那时,四方主国王对护光学生婆罗门在总管上灌顶,置他于父亲的位置。在总管上被灌顶的、被置于父亲位置的护光学生婆罗门凡他的父亲教诫诸事,他也教诫那些事,

凡他的父亲没教诫诸事,他也教诫那些事,凡他的父亲达成诸工作,他也达成那些工作,凡他的父亲没达成工作,他也达成那些工作。人们这么说他:「先生!婆罗门确实是总管,先生!婆罗门确实是大总管。」先生!以这个理趣,护光学生婆罗门的「总管、大总管」称呼就生起。(305)

王国的分享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那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说这个:「先生!四方主国王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龄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这存在可能性:凡在四方主国王已命终时,国王推举者会在王位上灌顶国王儿子雷奴。来!尊师们!请你们去见国王儿子雷奴。抵达后,请你们对国王儿子雷奴这么说:『尊师!我们是雷奴可爱的、合意的、不厌逆的同伴,凡尊师有安乐,我们有那个安乐;凡尊师有苦,我们有那个苦。四方主国王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龄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这存在可能性:凡在四方主国王已命终时,国王推举者会在王位上灌顶雷奴尊师,如果雷奴尊师得到王位,请你以王国分享我们。』」「是的,先生! 」先生!那六位刹帝利回答大总管婆罗门后,去见国王儿子雷奴。抵达后,对国王儿子雷奴这么说:『尊师!我们是雷奴可爱的、合意的、不厌逆的同伴,凡尊师有安乐,我们有那个安乐;凡尊师有苦,我们有那个苦。四方主国王是衰老的、年老的、高龄的、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这存在可能性:凡在四方主国王已命终时,国王推举者会在王位上灌顶雷奴尊师,如果雷奴尊师得到王位,请你以王国分享我们。』『先生!在我的王国中,除了尊师们外,其他谁应该有快乐呢?先生!如果我得到王位,我将以王国分享你们。』(306)

先生! 那时,经过诸日夜,四方主国王命终。在四方主国王已命终时,国王推举者在王位上灌顶国王儿子雷奴。雷奴被王位灌顶,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先生! 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那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说这个:「先生!四方主国王已命终,被王位灌顶的雷奴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谁还知道诸欲陶醉者呢?来!尊师们!请你们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请你们对雷奴国王这么说:『先生!四方主国王已命终,雷奴尊师被王位灌顶,尊师记得那个言语吗?』」(307)

「是的,先生!」先生!那六位刹帝利回答大总管婆罗门后,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对雷奴国王说这个:「先生!四方主国王已命终,雷奴尊师被王位灌顶,尊师记得那个言语吗?」「先生!我记得那个言语。谁能够分开这块北宽南[狭如]车面的大地为善分配的七等分呢?」「先生!除了大总管婆罗门以外,其他谁能呢?」先生!那时,雷奴国王召唤某位男子:「喂!来!男子!请你去见大总管婆罗门,抵达后,请你这么说:『大德!雷奴国王召唤你。』」「是的,陛下!」先生!那位男子回答雷奴国王后,去见大总管婆罗门。抵达后,对大总管婆罗门说这个:「大德!雷奴国王召唤你。」「是的,先生!」先生!大总管婆罗门回答那位男子后,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与雷奴国王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先生!雷奴国王对在一旁坐下的大总管婆罗门说这个:「来!请总管尊师分开这块北宽南[狭如]车面的大地为善分配的七等分。」「是的,陛下!」大总管婆罗门分开这块北

宽南[狭如]车面的大地为善分配的七等分,他创建全部[如]车面,在那里,雷奴国王的国土是在中央。(308)

『迦陵伽-象牙城, 与阿湿伽-波大那,

阿槃提-大自,与酥摩-罗鲁葛,

毘提诃-弥低拉,与在鸯伽处瞻波被建造,

以及迦尸-波罗奈,这些被总管建造。』(309)

先生! 那时, 那六位刹帝利如是以自己的利得成为悦意的、意向完成的: 『被我们凡想要的、凡希望的、凡意趣的、凡欲求的, 那个被我们得到。』

『沙大不与婆罗门达度, 毘舍不连同沙哈,

雷奴与两个持国,那时是七位负担者。』(310)

初诵分终了。

名声的传播

先生!那时,那六位刹帝利去见大总管婆罗门。抵达后,对大总管婆罗门说这个:「如总管尊师是雷奴国王可爱的、合意的、不厌逆的同伴。同样的,总管尊师也是我们可爱的、合意的、不厌逆的同伴。请总管尊师教诫我们,总管尊师不要在教诫上拒绝我们。」「是的,先生!」先生!大总管婆罗门回答那六位刹帝利。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在统治上教诫七位刹帝利灌顶王国王,与教导七位大财富婆罗门,以及使七百位净行者诵诸圣典。(311)

先生! 大总管婆罗门过些时候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 「大总管婆罗门当面看见诸梵天; 大总管婆罗门当面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 那时,大总管婆罗门想这个: 「我的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 『大总管婆罗门当面看见诸梵天; 大总管婆罗门当面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 但我没看见梵天, 我没与梵天交谈, 我没与梵天共语, 我没与梵天商量。又, 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 这被我听闻: 『凡在雨季独坐四个月, 修悲禅, 他看见梵天、与梵天交谈、与梵天共语、与梵天商量, 让我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 修悲禅。』」(312)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对雷奴国王说这个:「先生!我的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大总管婆罗门当面看见诸梵天;大总管婆罗门当面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又,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这被我听闻:『凡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他看见梵天、与梵天交谈、与梵天共语、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先生!我想要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我不应该被任何人来见,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现在是那个总管尊师考量的时间。」(313)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那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说这个:「先生!我的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大总管婆罗门当面看见诸梵天;大总管婆罗门当面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又,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

时,这被我听闻: 『凡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他看见梵天、与梵天交谈、与梵天共语、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先生!我想要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我不应该被任何人来见,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现在是那个总管尊师考量的时间。」(314)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那七位大财富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抵达后,对那七位大财富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说这个:「先生!我的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大总管婆罗门当面看见诸梵天;大总管婆罗门当面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先生!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又,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这被我听闻:『凡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他看见梵天、与梵天交谈、与梵天共语、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先生!那样的话,请你们如听闻的、如学得的圣典详细地作诵读,以及请你们互相教导圣典,先生!我想要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我不应该被任何人来见,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现在是那个总管尊师考量的时间。」(315)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四十位相同的妻子。抵达后,对四十位相同的妻子说这个:「女士们!我的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大总管婆罗门当面看见诸梵天;大总管婆罗门当面与梵天交谈、共语、商量。』女士们!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又,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这被我听闻:『凡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他看见梵天、与梵天交谈、与梵天共语、与梵天商量,让我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女士们!我想要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我不应该被任何人来见,除了以一位送食物外。」「现在是那个总管尊师考量的时间。」(316)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在城东使人建造新集会所后,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这里,确实没任何人来见他,除以一位带来食物者外。先生!那时,经过四个月,大总管婆罗门就有失望、战栗:「又,当高龄的、老年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婆罗门们说时,这被我听闻:『凡在雨季中独坐四个月,修悲禅,他看见梵天、与梵天交谈、与梵天共语、与梵天商量。』但我没看见梵天,我没与梵天交谈,我没与梵天共语,我没与梵天商量。」(317)

与梵天的交谈

先生!那时,梵王常童子以心了知大总管婆罗门心中的深思后,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大总管婆罗门的面前。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就变成害怕、变成僵硬状态、变成身毛竖立的:如看见那个以前没看见的形色后那样。先生!那时,恐惧、惊慌、身毛竖立的大总管婆罗门以偈颂对梵王常童子说:

『有美貌的、有名声的、有吉瑞的,亲爱的先生!你是谁呢?我们问不认识的你,我们应该如何知道你?』 『他们确实知道我:在梵天世界中永远的童子, 全部天神们知道我,总管!请你这么知道。』 『座位、洗脚水、以及为梵天的{蜂蜜蔬菜}[熟蜜],

在供物上我们询问尊师,请尊师使用(作)我们的供物。』

『我们接受你的供物, 总管! 凡你说,

对当生的利益,与来世的安乐,

已允许-请你问,任何希求的。』(318)

先生! 那时, 大总管婆罗门想这个: 「我被梵王常童子允许, 我应该问梵王常童子当生的利益或来世的安乐呢?」先生! 那时, 大总管婆罗门想这个: 「我是当生利益的善巧者, 其他人还问我当生的利益, 就让我问梵王常童子来世的安乐。」先生! 那时, 大总管婆罗门以偈颂对梵王常童子说:

『我问梵天的常童子:在诸异端说上疑惑者对无疑惑者,

在何处住立者与在哪里学习者,不免一死的人到达不死的梵天世界?』

『婆罗门! 在人间舍断我所执后, 成为单一的、悲胜解的,

无恶臭的、从婬欲戒绝的, 在这里住立者与在这里学习者,

不免一死的人到达不死的梵天世界。』(319)

『我了知尊师的「舍断我所执后」:这里,某人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像这样我了知尊师的「舍断我所执后」。我了知尊师的「成为单一的」:这里,某人亲近远离(独居)的卧坐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像这样我了知尊师的「成为单一的」。我了知尊师的「悲胜解的」:在这里,某人以与悲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悲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像这样我了知尊师的「悲心胜解的」。但我不了知尊师说的「在恶臭处」。

梵天! 在人间谁是恶臭者? 明智者! 这里无智者请你讲述这些:

被什么覆盖人们散发气味,令作苦界者、梵天世界覆盖者?』

『愤怒、妄语、诈欺、欺瞒, 贪婪、极慢、嫉妒,

欲求、种种欲、恼害他人、贪、瞋恚、憍慢、愚痴,

在这些上被上轭的非无恶臭者,令作苦界者、梵天世界覆盖者。』

『如我了知尊师说的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尊师!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现在是那个总管尊师考量的时间。』(320) 雷奴国王的商量

先生! 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雷奴国王。抵达后,对雷奴国王说这个: 『现在,请尊师遍求其他辅相:凡将教诫尊师的统治。尊师!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 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尊师!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

对国王商量: 我对大地的主人雷奴,

请你知道以统治,我在辅相上不喜乐。』

『如果你以诸欲有不足的, 我使它们变得完全, 凡杀害你者我阻挡, 我是大地军队的主人, 你是父亲我是儿子, 总管! 请你不要舍弃我们。』 『我以诸欲没有不足的, 我的杀害者不存在, 听闻非人类言语后,因此我在家上不喜乐。』 『非人类有怎样的形色, 他对你怎么说利益, 凡听闻后你舍弃我们,诸家与全部的我们?』 『在之前当我入布萨, 我忆念想要祭祀时, 火被点燃, 吉祥草的叶子被遍散布。 之后永远的梵天对我出现: 从梵天世界, 他解答我的问题, 听闻那个后我在家上不喜乐。』 『我相信尊师的: 总管! 凡你说, 听闻非人类言语后, 无论怎样你以别的方法使转起, 我们将随转起你的那个,总管!尊师是我们的大师。 如宝珠琉璃:无污的、离垢的、清净的, 这样我们将以信实行: 在总管的教诫下。』

『如果总管尊师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321) 六位刹帝利的商量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六位刹帝利。抵达后,对那六位刹帝利说这个:『现在,请尊师们遍求其他辅相:凡将教诫尊师们的统治。尊师!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如我了知梵天说的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尊师!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先生!那时,那六位刹帝利离开到一旁后这么计划:『这些婆罗门确实是财物贪求者,让我们以财物说服大总管婆罗门。』他们去见大总管婆罗门后,这么说:『先生!在这七个王国中,存在很多财富,从那里尊师的需要以多少请拿多少。』『够了!先生!正由于尊师们,我也有这很多财产,舍断全部那个后,我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尊师!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先生!那时,那六位刹帝利离开到一旁后这么计划:『这些婆罗门确实是女人贪求者,让我们以女人说服大总管婆罗门。』他们去见大总管婆罗门后,这么说:『先生!在这七个王国中,存在很多女人,从那里尊师的需要以多少请带来多少。』『够了!先生!我也有这四十位相同的妻子,我也全部舍断她们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尊师!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322)

『如果总管尊师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 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如果你们舍弃诸欲:在那里一般人被黏着, 请你们努力请你们成为坚固者,忍耐力定置者。 这是道、正直道, 这是无上道,

是被善人守护的正法、为了梵天世界的往生。』

『那样的话,请总管尊师等候七年,七年后我们也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七年过长,我不能够等候尊师们七年,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来世应该被去,聪慧者应该被觉醒,善的应该被作,梵行应该被实行,生者没有不死的。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样的话,请总管尊师等候六年……(中略)请等候五年……请等候四年……请等候三年……请等候二年……请等候一年,一年后我们也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先生!一年过长,我不能够等候尊师们一年,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来世应该被去,聪慧者应该被觉醒,善的应该被作,梵行应该被实行,生者没有不死的。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样的话,请总管尊师等候七个月,七个月后我们也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先生!七个月过长,我不能够等候尊师们七个月,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来世应该被去,聪慧者应该被觉醒,善的应该被作,梵行应该被实行,生者没有不死的。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样的话,请总管尊师等候六个月……(中略)请等候五个月……请等候四个月……请等候三个月……请等候一个月……请等候半个月,半个月后我们再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

『先生!半个月过长,尊师们!我不能够等候尊师们半个月,先生!谁又知道寿命呢?来世应该被去,聪慧者应该被觉醒,善的应该被作,梵行应该被实行,生者没有不死的。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样的话,请总管尊师等候七天,直到我们以王位教诫自己的儿子、兄弟,七天后我们也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处。』『先生!七天不长,我将等候尊师们七天。』(323)

大财富婆罗门等的商量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七位大财富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抵达后,对七位大财富婆罗门与七百位净行者说这个:『现在,请尊师们遍求其他老师:凡为尊师们教导圣典,先生!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总管尊师不要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尊师!出家者是少影响力的与少利得的,婆罗门是大影响力的与大利得的。』『尊师们!你们不要这么说:「出家者是少影响力的与少利得的,婆罗门是大影响力的与大利得的。」先生!除了我外,谁是更有大影响力的,或大利得的呢?先生!现在,我对国王们如国王;对婆罗们们如梵王;对屋主们如天神,舍断全部那个后,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

住者压制,先生!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如果总管尊师将从在家出家成为 无家者,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那个也将是我们的去 处。』(324)

妻子们的商量

先生! 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去见四十位相同的妻子。抵达后,对四十位相同的妻子说这个: 『女士们中凡想要:或请去自己的亲族家,或遍求其他丈夫,女士们!我想要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如被我听闻梵天说关于恶臭,那些不易被在家居住者压制,女士们!我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你就是我们想要亲族的亲族,你又是我们想要丈夫的丈夫。如果总管尊师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我们也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那时,凡你的去处,也将是我们的去处。』(325)

大总管的出家

先生!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在那个的七天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又,对出家的大总管婆罗门,七位刹帝利灌顶王、七位大财富婆罗门、七百位净行者、四十位相同的妻子、好几千位刹帝利、好几千位婆罗门、好几千位屋主、许多后宫妇女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跟随大总管婆罗门的出家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大总管婆罗门被那群群众围绕,在村落、城镇、王都中进行游行。先生!又,凡那时大总管婆罗门前往村落或城镇,在那里,对国王们如国王;对婆罗们们如梵王;对屋主们如天神。当时,人们打喷嚏或跌倒,他们这么说:『愿礼敬大总管婆罗门!愿礼敬七[国]辅相!』(326)

先生! 大总管婆罗门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 像这样第二的, 像这样第三的, 像这样第四的, 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 以对一切如对自己, 以与慈俱行之心, 以广大、出众、无量、无怨恨、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事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之心……(中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为弟子们教导与梵天界共住的道路。(327)

先生!又,凡当时大总管婆罗门的弟子们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说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梵天世界,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说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一些往生他化自在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化乐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兜率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烟摩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忉利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一些往生四大王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凡使最低身完成者,他们使干达婆身完成。先生!像这样,所有那些善男子的出家都是不空虚的、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实的。』(328)

世尊你记得这个?」「五髻!我记得。当时,我是大总管婆罗门,我为那些弟子教导与梵天世界共住的道路。五髻!又,我的那个梵行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证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最多只有梵天世界的往生。

五髻!又,我的这个梵行对一向的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 对涅槃转起。五髻!而什么是那个梵行对一向的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 对正觉、对涅槃转起?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 便、正念、正定, 五髻! 这是那个梵行对一向的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对涅槃转起。(329)

五髻! 凡我的弟子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说者,他们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 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说者,他们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 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说者,一些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 凡非全部完全地了知教说者,一些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五髻! 像这样,所有这些善男子的出家是不空虚的、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实的。」

世尊说这个, 悦意的干达婆之子五髻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 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 就在那里消失。(330)

大总管经第六终了。

DN 20/DN.20 大集会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全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释迦族的迦毘罗卫城大林中,而从十个世间界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世尊与比丘僧团已聚集。那时,四位净居天的天神想这个:「这位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全部都是阿罗汉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释迦族的迦毘罗卫城大林中,而从十个世间界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世尊与比丘僧团已聚集,也让我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世尊的面前各自说偈颂。」(331)

那时,那些天神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净居天消失,出现在世尊的面前。那时,那些天神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说这个偈颂:

「在丛林中的大集会, 天群已聚集,

我们来到这个法的集会, 见不败的僧团。」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说这个偈颂:

「在那里比丘们入定,端正自己的心,

如御车手握持缰绳(引导物)后, 贤智者们守护诸根。」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说这个偈颂:

「切断标柱、切断横木后, 移除因陀罗柱后无扰动的,

他们清净地离垢地行,小龙象被有眼者善调御。」

那时,另一位天神在世尊的面前说这个偈颂:

「凡任何已归依佛者, 他们将不去苦界之地,

舍弃人身后,将使天身充满。|[SN.1.37](332)

天神的聚集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在十个世间界中的大部分天神,为了见如来与比丘僧团已聚集。比丘们!凡过去世那些曾是阿罗汉、遍正觉者们,那些世尊们也都有这最上的天神们聚集,犹如现在我有(我的);比丘们!凡未来世那些将是阿罗汉、遍正觉者们,那些世尊们也都有这最上的天神们聚集,犹如现在我有。比丘们!我将告知天群的名字;我将宣布天群的名字;我将教导天群的名字,你们要听它!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333)

世尊说这个:

「我将诵出诗偈,于该处有陆栖者们-依止那个的:

凡依止山窟、自我努力的入定者们。

个个如隐遁的狮子,对身毛竖立承受者(征服者?),

以白的、纯净的、明净的、不浊的心。

知道五百多位, 在迦毘罗卫的林中,

之后大师召唤, 喜乐于教说的弟子们:

天群已前来, 比丘们! 请你们了知祂们,

而他们起热心: 听闻佛陀的教说后。

他们的智出现: 非人们的看见,

- 一些看见百位, 千位又七十。
- 一些看见, 非人十万位,
- 一些看见无量的, 所有方位被遍满。

证知这全部后,有眼者确定,

之后大师召唤, 喜乐于教说的弟子们:

天群已前来,比丘们!请你们了知祂们,

凡我将为你们宣布:以言辞顺序地。(334)

七千位夜叉, 他们是迦毘罗卫陆栖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六千位喜马拉雅山, 种种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 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三千位悦山的[Sn.9],种种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 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像这样这一万六千位,种种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五百位毘舍咪德, 种种容色的夜叉,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王舍城的棍逼拉, 是毘富罗的居住者,

一万多位夜叉, 服侍祂,

王舍城的棍逼拉, 祂到达集会林。(335)

以及统治东方, 持国天王,

祂是干达婆的君主, 有名声的大王。

及祂的众多儿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以及统治南方, 那位增长天王,

祂是鸠槃荼的君主, 有名声的大王。

及祂的众多儿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 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以及统治西方, 广目天王,

祂是龙的君主,有名声的大王。

及祂的众多儿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以及统治北方, 多闻天王,

祂是夜叉的君主,有名声的大王。

及祂的众多儿子,以有大力量的因陀罗之名,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 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东方持国天王, 在南方增长天王,

在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这四大王, 在全部四方,

辉耀地站立: 在迦毘罗卫林。(336)

祂们伪诈的奴仆到来, 欺瞒的、狡猾的:

玛雅、古垫度、威垫度, 连同威堵与威堵达。

降达那、葛玛谢德, 与仅尼额度、尼额度,

玻那达、欧玻玛领, 与天神驾御者马达利。

以及干达婆基德谢那, 那罗王、若内沙玻,

五髻到来,连同丁玻鲁、太阳辉耀的[跋陀]。

这些与其他的王,干达婆连同诸王,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337)

然后那额沙[湖]诸龙到来: 尾沙拉连同达车葛,

更巴拉、沙德拉、播亚额连同诸亲族到来。

以及亚木那[河]达德拉德,有名的龙到来,

大龙依拉哇, 祂到达集会林。

凡对诸龙王祂们快速地带走, 天的、两次生的、有翼的、有清澈眼睛的,

祂们从空中已到达林中央, 美丽的金翅鸟像这样是祂们的名字。

那些龙王是不害怕的: 佛从金翅鸟作安稳,

以柔和的言语呼唤着、龙、金翅鸟归依佛。(338)

被手持金刚杵者征服的, 依止大海的阿修罗,

这袜瑟哇的兄弟、是有神通者、有名声者。

大恐怖的葛拉葛, 以及达纳尾额阿修罗,

尾玻基低与苏基低、玻哈拉达连同那目基。

玻利百位儿子的,全部名叫尾罗价的,

玻利军队武装后, 到达贤善的勒乎处: 尊师! 现在是时机: 那些比丘们的集会林。(339) 水与地, 火风天神们到来, 天神哇鲁那、哇乐那, 以及受末连同亚沙。 慈、悲群的,有名声的天神们到来, 这十个十种群,全部是种种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天神尾度与沙哈利, 阿沙玛与两位亚玛, 近依月的天神们, 置月于前面后到来。 近依日的天神们,置日于前面后到来, 置星于前面后, 慵懒云到来。 哇苏的最上者袜瑟哇,城市施与者[SN.11.12]帝释到来, 这十个十种群、全部是种种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 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然后沙哈布天神到来, 如火燃烧的火焰, 阿哩达葛与露若,有亚麻花光泽的。 哇鲁那与沙哈达摩, 阿朱德与阿内若葛, 苏累雅、鲁其蜡到来, 袜沙哇内西那到来, 这十个十种群,全部是种种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沙玛那、摩诃沙玛那, 玛奴沙、玛奴苏达玛, 栖达玻都西葛到来, 玛诺玻都西葛到来。 然后哈勒亚天神到来, 以及凡红色衣著者, 玻勒额、摩诃玻勒额、有名声的天神到来, 这十个十种群,全部是种种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苏葛、葛勒玻、阿鲁那,连同尾额那沙到来, 以欧达德额亚为上首者, 威者柯那天神们到来。 沙达玛德、哈勒额若, 以及有名声的咪沙葛, 打雷的玻朱那到来:凡诸方下雨, 这十个十种群,全部是种种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给咪亚、兜率天、焰摩天, 以及有名声的葛德葛,

拉必德葛、拉玛谢德, 肉低那玛与阿沙袜,

化乐天到来, 然后他化天到来,

这十个十种群,全部是种种容色者。

是有神通者、有光辉者,有美貌者、有名声者,

喜悦地前来, 比丘的集会林。

这六十天群,全部有种种容色,

以名字顺序(随行)到来, 以及凡其他相同的一起:

{已下雨}[已离]出生的、无荒芜的、越过暴流的、无漏的、

我们要见渡过暴流的龙象,如征服黑暗的月亮。(340)

须婆罗门与玻勒玛德, 连同有神通的儿子们,

沙难古玛勒与低沙, 祂来到集会林。

千个梵天世界,大梵天特立,

拥有光辉的,恐怖身体的衪是有名声者。

在这里十个自在天到来,各个有自在力者,

以及在祂们的中央、被围绕的哈哩德到来。(341)

而祂们已全部前来,包括帝释的包括梵天的诸神,

魔军前来,看!黑暗的愚钝者:

来! 你们要捉住你们要系缚: 令他被贪系缚,

你们要全部包围, 你们不要释放那任何一个。

像这样在那里,大将军命令黑暗军,

以手击地后,产生恐怖声后:

如下雨的雨云, 打雷的有闪光的,

然后祂撤退,在无自主权上发怒者。(342)

而证知这全部后,有眼者确定后,

之后大师召唤, 喜乐于教说的弟子们:

魔军已前来, 比丘们! 请你们了知祂们,

而他们起热心: 听闻佛陀的教说后,

祂们以离贪离开,他们的身毛仍没被摇动。

全部是战场上战胜者,超越害怕者、有名声者,

他们与生命类一起喜悦,那些弟子是在人们中已听闻者。」(343)

大集会经第七终了。

DN 21/DN.21 帝释的询问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当时,天帝释见世尊的热心生起。那时,天帝释想这个: 「现在,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住在哪里?」天帝释看见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的世尊。看见后,召唤三十三天天神们: 「亲爱的先生!这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亲爱的先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愿我们前往见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的,你的[话]是吉祥的。」那些三十三天天神回答天帝释。(344)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天子五髻:「亲爱的五髻!这位世尊住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北边能知山因陀沙罗树洞中,亲爱的五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愿我们前往见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的,你的[话]是吉祥的。」干达婆天子五髻回答天帝释后,拿起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后,来到帝释的随行。(345)

那时,被置于前面的天帝释被三十三天神们、干达婆天子五髻跟随,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就像这样在三十三天消失,出现在摩揭陀国王舍城东方,名叫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北边能知山。当时,能知山与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变成非常光亮,如以那个诸天的天威,以至于在村落周围的人们这么说:「确实今日能知山被点燃,确实今日能知山燃烧,确实今日能知山辉耀,为什么确实今日能知山与芒果林的婆罗门村落变成非常光亮?」他们变成惊怖的、生起身毛竖立的。(346)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天子五髻:「亲爱的五髻!有禅的、爱好禅的、{那个独坐中的}[无间独坐的]如来,以像我这样的是难往见的。五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愿你先使世尊欢喜。亲爱的!被你先使欢喜,之后愿我们前往见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是的,你的[话]是吉祥的。」干达婆天子五髻回答天帝释后,拿起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后,去因陀沙罗树洞处。抵达后[心想]:「就在这范围,世尊与我将是既不在过远处,也不在过近处,且他将听到我的声音。」他在一旁站立。(347)

五髻歌唱的偈颂

在一旁站立的干达婆天子五髻使听到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以及说这些与佛有关的,与法有关的,与僧团有关的,与欲有关的偈颂:

「跋陀!我礼拜你的父亲,太阳辉耀者!丁玻鲁,美女的你以他被出生,我的喜欢产生。如风对流汗者是可爱的,如饮水对口渴者,你对我是可爱的天女,如法对阿罗汉。

如药物对病苦者,如食物对饥饿者,

跋陀!请你使我变寂静,如以水对燃烧的。

对冷水的莲花池: 以成双的花糸花粉,

如被热干枯的象, 愿投入你的乳房腹部。

如超出钩棍的象, 戳刺棒枪被我征服,

我不知道原因,被特征腿迷醉。

我有在你上贪求的心,心已变易,

我不能够舍弃, 如已吞钩的鱼。

美腿的跋陀!请你拥抱我,温柔眼睛者!请你拥抱我,

美女! 拥抱我, 这被我希求。

唉! 我的欲是少的: 在有卷发者上,

种种情况生起, 如在阿罗汉上的供养。

凡我有所做的福德, 在像这样的阿罗汉们上,

所有肢体美者! 我的那个, 与你一起被结果实。

凡我有所做的福德, 在这大地圆周,

所有肢体美者! 我的那个, 与你一起被结果实。

如释迦之子以禅, 专一、明智、具念,

牟尼是不死欲求者:太阳辉耀者!我对你。

又如牟尼会欢喜, 到达最高的正觉后,

美女! 这样我会欢喜, 已与你到达性交。

如果帝释会给与我愿望, 三十三天的主宰者,

跋陀!我们会选择你,我的欲是这么坚固的。

对如花盛开不久的沙罗树: 极聪明者! 对你的父亲,

礼拜的我礼敬,凡有像这样的她之后裔者。」(348)

在这么说时,世尊对干达婆天子五髻说这个:「五髻!你的弦声与歌声以及歌声与弦声合流,五髻!而且,你的弦声对歌声以及歌声对弦声不超越,五髻!那么,什么时候这些与佛有关的,与法有关的,与僧团有关的,与欲有关的偈颂被你聚集?」「大德!有这一次,初现正觉的世尊住在优楼频螺,尼连禅河畔牧羊人的榕树处。大德!当时,我欲求(期待)那位干达婆王丁玻鲁的女儿,名叫跋陀-太阳辉耀者,大德!然而,那位姊妹是其他的有欲者:战车御车手摩得利的儿子,名叫冠毛。大德!由于我以任何方式都没得到那位姊妹,那时,我拿起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后,去干达婆王丁玻鲁的住处。抵达后,使听到淡黄色的橡木琵琶琴,以及说这些与佛有关的,与法有关的,与僧团有关的,与欲有关的偈颂:

『跋陀!我礼拜你的父亲,太阳辉耀者!丁玻鲁,

以他美女的你被出生, 我的喜欢产生。

.....(中略)

对如花已盛开不久的沙罗树: 极聪明者! 对你的父亲,

礼拜的我礼敬、凡有像这样的她之后裔者。』

大德!在这么说时,跋陀-太阳辉耀者对我说这个:『亲爱的先生!那位世尊没被我当面看见,但是,那位世尊在三十三天善法堂就被跳舞的我听闻。亲爱的先生!由于你称赞那位世尊,愿今天我们有聚集。』大德!那就有我们与那位姊妹的一起聚集。但,从那次之后到现在没有。」(349)

帝释请你前往

那时,天帝释想这个:「干达婆天子五髻与世尊以及世尊与五髻互相问候。」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天子五髻:「亲爱的五髻!请你为我向世尊问讯:『大德!天帝释包含大臣包含侍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是的,你的[话]是吉祥的。」干达婆天子五髻回答天帝释后,向世尊问讯:『大德!天帝释包含大臣包含侍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五髻!这样,愿天帝释包含大臣包含侍从有乐,因为诸天、人们、诸阿修罗、诸龙、诸干达婆,以及凡其他存在的个个种类是想要乐的。」(350)

而且,诸如来也这样对像这样大影响力的夜叉欢迎。被欢迎的天帝释进入世尊的因 陀沙罗树洞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三十三天天神们也进入因陀沙罗树洞后, 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干达婆天子五髻也进入因陀沙罗树洞后,向世尊问讯后, 在一旁站立。

当时,因陀沙罗树洞有不平整的变成平整的,有障碍的变成宽敞的,在洞窟中黑暗消失,光明生起,如以那个诸天的天威。(351)

那时,世尊对天帝释说这个:「对多么许多任务作的、许多应该被做的尊者憍尸 迦, 这是不可思议的, 对尊者憍尸迦, 这是未曾有的, 即: 这里的到来。」「大德! 我 长久地想要来见世尊, 但对三十三天, 一一以某些应该被作的义务成为忙碌的, 这样, 我不能够来见世尊。大德! 有这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沙勒勒树屋。大德! 那时,我去 舍卫城见世尊。大德! 当时, 世尊以某个定坐着, 而毘沙门天王名叫布若滴的侍者对世 尊合掌礼敬地站立,为侍奉者着。大德!那时,我对布若滴说这个:『姊妹!请你为 我向世尊问讯:「大德!天帝释包含大臣包含侍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在 这么说时, 那位布若滴对我说这个: 『亲爱的先生! 对见世尊是非适当时机, 世尊已 独坐。』『姊妹!那样的话,当世尊从那个禅出来,那时,请你以我的名义向世尊问 讯:「大德!天帝释包含大臣包含侍从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那位姊妹是否为 我向世尊问讯?世尊记得那位姊妹的言语?」「天帝!那位姊妹向我问讯,我记得那位 姊妹的言语。此外, 以尊者的车辋声, 我从那个定中出来。」「大德! 凡那些比我更先 往生的三十三天身,从他们的面前被我听闻,从面前被领受: 『当诸如来、阿罗汉、遍 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使天族充满,阿修罗族被减损。』大德! 这被我当面看见它: 当如 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使天族充满,阿修罗族被减损。(352) 守护者的事

大德! 这里,就在迦毘罗卫城有一位名叫守护者的释迦族女孩,她是在佛上净信者,在法上净信者,在僧团上净信者,在诸戒上完全的实行者,她使女子的状态脱离、修习男子的状态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们的共住状态,来

到我们儿子的状态,在那里,他们也这么知道他『守护者天子,守护者天子』。大德!还有其他三位在世尊处行梵行的比丘往生下劣的干达婆身,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的他们来到我们的侍者、我们的侍奉。守护者天子斥责来到我们的侍者、我们的侍奉的他们:『亲爱的先生!而脸向哪里:你们听闻那位世尊的法?我只是位女子:在佛上净信者,在法上净信者,在僧团上净信者,在诸戒上完全的实行者,使女子的状态脱离、修习男子的状态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们的共住状态,来到天帝释儿子的状态,这里,他们也这么知道我「守护者天子,守护者天子」。亲爱的先生!然而,你们在世尊处行梵行后,往生下劣的干达婆身。先生!我们确实看到难看的形色:凡我们看到同法者们往生下劣的干达婆身。』大德!被守护者天子斥责的他们中,二位天神就在当生得到念,成为梵辅天身,然而,一位还居住在欲处。」(353)

「我是有眼的优婆夷, 我的名字也是『守护者』,

是在佛与法上极净信者, 而我以净信心侍奉僧团。 就以那位世尊的善法性, 我成为帝释的大威力儿子, 有光辉者往生三十三天,这里他们也知道我『守护者』。 那时我看见在以前所见的比丘们, 走入干达婆身的住者, 与这几位那些乔达摩弟子: 而凡我们在以前是生为人的。 我们以食物饮料侍奉,在自己的住处善待脚后, 而这些尊师的脸向哪里: 领受佛的诸法? 法应该被各自体验:被有眼者随觉的、善教导的, 我就侍奉着你们, 听闻圣者善说的后。 我成为帝释的大威力儿子, 有光辉者往生三十三天, 但跟随(侍奉)最上者的你们, 行无上的梵行后, 尊师们往生下劣身:有不适当的往生。 我们确实看到难看的形色, 同法者们往生下劣身, 尊师们走到干达婆身, 你们来到对诸天侍奉。 属于在家居住的我,请看这个殊胜状态, 是女子后今日我确实是男天神、具备天界的诸欲。」 「他们被乔达摩弟子呵责,来到急迫感同意守护者: 来吧! 让我们奋进, 让我们奋进, 不要我们是服侍他人的。 他们中两位发动活力,回忆着乔达摩诸教说, 就在此处使诸心离染后,在诸欲上看见过患。 那些欲结缚系缚,波旬束缚(轭)是难超越的, 如龙象切断沉没的绳索后,两位超越三十三天天神。 包括帝释天的包括生主神的, 在善法堂近坐的全部, 超越那些坐着的, 英雄们是离贪离尘的作者。 看见他们后袜瑟哇作急迫感, 征服天在一群天神的当中: 『以这些那些往生下劣身者,超越三十三天天神们。』 倾听生起急迫感之语后,那位守护者对袜瑟哇说:

『在人的世界中佛是人类的因陀罗, 欲的征服者被知道为『释迦牟尼』。

他们正是他失去念的儿子,被我督促的他们得到念,

他们三位中一位住在这里, 走到干达婆身的住者,

而两位是正觉之路的随行者,以入定的状态他们都轻蔑诸天。

像这样在这里有法的显示,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弟子不怀疑什么,

渡过暴流者、切断疑者, 让我们礼敬佛-胜利者、人类的因陀罗。

凡他们在这里知道法后, 他们到达殊胜,

梵辅身:他们中两位到达殊胜者。

为了那个法的获得, 亲爱的先生! 我们到来,

被世尊允许,亲爱的先生!愿我们问问题。」(354)

那时,世尊想这个:「这位夜叉长久是清净的,凡祂将问我任何问题,祂将全部问只伴随利益的,非伴随无益的,且凡我将解答祂的问题,祂都将快速地了知。」(355)那时,世尊以偈颂对天帝释说:

「袜瑟哇!请你问我问题:凡任何你在心(意)中想要,

就对一一那个问题, 我为你作终结。」(356)

初诵分终了。

被世尊允许的天帝释问世尊这第一个问题:

「亲爱的先生!以什么结,那些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以及凡其他存在的个个种类,像这样,他们想:『愿我们住于无怨恨的、无棍棒的、无敌对的、无瞋害的、无敌意的。』然而他们却住于有怨恨的、有棍棒的、有敌对的、有瞋害的、有敌意的?」在这里,天帝释问世尊问题。世尊解答他所问的问题:

「天帝!以嫉妒悭吝结,那些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以及凡其他存在的个个种类,像这样,他们想:『愿我们住于无怨恨的、无棍棒的、无敌对的、无瞋害的、无敌意的。』然而他们却住于有怨恨的、有棍棒的、有敌对的、有瞋害的、有敌意的。」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闻世尊的问题解说后,我的怀疑已度脱,疑惑已消失。」(357)

像这样, 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后, 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那么,嫉妒悭吝,什么为因?什么为集?什么生的?什么为根源呢?在什么存在时嫉妒悭吝存在?在什么不存在时嫉妒悭吝不存在?」「天帝!嫉妒悭吝,可爱的不可爱的为因,可爱的不可爱的为集,可爱的不可爱的生的,可爱的不可爱的为根源,在可爱的不可爱的存在时嫉妒与悭吝存在;在可爱的不可爱的不存在时嫉妒与悭吝不存在。」

「亲爱的先生!那么,可爱的不可爱的,什么为因?什么为集?什么生的?什么为根源?在什么存在时可爱的不可爱的存在?在什么不存在时可爱的不可爱的不存在?」

「天帝!可爱的不可爱的,意欲为因,意欲为集,意欲生的,意欲为根源,在意欲存在时可爱的不可爱的存在;在意欲不存在时可爱的不可爱的不存在。」

「亲爱的先生! 那么, 意欲, 什么为因? 什么为集? 什么生的? 什么为根源? 在什么存在时意欲存在? 在什么不存在时意欲不存在? 」「天帝! 意欲, 寻为因, 寻为集, 寻生的, 寻为根源, 在寻存在时意欲存在; 在寻不存在时意欲不存在。」

「亲爱的先生!那么,寻,什么为因?什么为集?什么生的?什么为根源?在什么存在时寻存在?在什么不存在时寻不存在?」「天帝!寻,虚妄想之部分为因,虚妄想之部分为集,虚妄想之部分生的,虚妄想之部分为根源,在虚妄想之部分存在时寻存在;在虚妄想之部分不存在时寻不存在。」

「亲爱的先生!那么,怎样行道的比丘是适合导向虚妄想之部分灭道迹的行者?」(358)

受之业处

「天帝!我以二种说喜悦: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忧: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平静: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359)

『天帝!我以二种说喜悦: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而像这样这个被说,缘于什么这个被说?在那里,凡如果知道喜悦:『当我实行这个喜悦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的喜悦不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知道喜悦:『当我实行这个喜悦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的喜悦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有寻、有伺,凡如果无寻、无伺,凡那些无寻、无伺是更胜妙的。『天帝!我以二种说喜悦:应该被实行、不应该被实行。』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360)

『天帝!我也以二种说忧: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而像这样这个被说,缘于什么这个被说?在那里,凡如果知道忧:『当我实行这个忧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的忧不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知道忧:『当我实行这个忧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的忧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有寻、有伺,凡如果无寻、无伺,凡那些无寻、无伺是更胜妙的。『天帝!我也以二种说忧:应该被实行、不应该被实行。』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361)

『天帝!我也以二种说平静: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而像这样这个被说,缘于什么这个被说?在那里,凡如果知道平静:『当我实行这个平静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的平静不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知道平静:『当我实行这个平静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的平静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有寻、有伺,凡如果无寻、无伺,凡那些无寻、无伺是更胜妙的。『天帝!我也以二种说平静:应该被实行、不应该被实行。』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362)

天帝! 这样行道的比丘是适合导向虚妄想之部分灭道迹的行者。」世尊如此地解答 天帝释所问的问题。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 「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闻世尊的问题解说后,我的怀疑已度脱,疑惑已消失。」(363)

波罗提木叉自制

像这样, 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后, 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那么,怎样行道的比丘是为了波罗提木叉自制的行者?」「天帝!我以二种说身行为: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语行为: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遍求: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

『天帝!我以二种说身行为: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而像这样这个被说,缘于什么这个被说?在那里,凡如果知道身行为:『当我实行这个身行为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身行为不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知道身行为:『当我实行这个身行为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的身行为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以二种说身行为:应该被实行、不应该被实行。』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

『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语行为: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而像这样这个被说,缘于什么这个被说?在那里,凡如果知道语行为:『当我实行这个语行为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语行为不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知道语行为:『当我实行这个语行为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的语行为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语行为:应该被实行、不应该被实行。』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

『天帝!我也以二种说遍求: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而像这样这个被说,缘于什么这个被说?在那里,凡如果知道遍求:『当我实行这个遍求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的遍求不应该被实行。在那里,凡如果知道遍求:『当我实行这个遍求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的遍求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遍求:应该被实行、不应该被实行。』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

天帝!这样行道的比丘是为了波罗提木叉自制的行者。」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闻世尊的问题解说后,我的怀疑已度脱,疑惑已消失。」(364)根自制

像这样, 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后, 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那么,怎样行道的比丘是为了根自制的行者?」「天帝!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能被耳识知的声音: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天帝!我也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被实行及不应该被实行。」

在这么说时, 天帝释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我这样详细地了知被世尊以简要说的这个义理:大德!如这样,当实行能被眼识知的色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不应该被实行。

大德!以及如这样,当实行能被眼识知的色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被实行。大德!以及如这样,当实行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实行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实行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实行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当实行能被意识知的法时,诸不善法增加,诸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不应该被实行。大德!以及如这样,当实行能被意识知的法时,诸不善法衰退,诸善法增加,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被实行。

大德! 当我这样详细地了知被世尊以简要说的这个义理时, 听闻世尊的问题解说后, 我的怀疑已度脱, 疑惑已消失。」(365)

像这样, 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后, 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亲爱的先生!一切沙门婆罗门都是单一论说者、单一戒者、单一意欲者、单一取著者吗?」「天帝!一切沙门婆罗门不是单一论说者、单一戒者、单一意欲者、单一取著者。」

「亲爱的先生!那么,为何一切沙门婆罗门不是单一论说者、单一戒者、单一意欲者、单一取著者?」「天帝!世间有许多界、种种界。在那个许多界、种种界的世间中,众生们不论就什么界执着,他们就对一一那个刚毅地、执取地执着后断定(说):『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因此,一切沙门婆罗门不是单一论说者、单一戒者、单一意欲者、单一取著者。」

「亲爱的先生!一切沙门婆罗门都是究竟终结者、究竟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结者吗?」「天帝!一切沙门婆罗门不是究竟终结者、究竟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结者。」「亲爱的先生!那么,为何一切沙门婆罗门不是究竟终结者、究竟轭安稳者、究竟禁行者、究竟完结者?」「天帝!凡渴爱之灭尽解脱的比丘们,他们是究竟终结者、究竟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结者。因此,一切沙门婆罗门不是究竟终结者、究竟轭安稳者、究竟梵行者、究竟完结者。」世尊如此地解答天帝释所问的问题。悦意的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所说:「这是这样,世尊!这是这样,善逝!在这里,听闻世尊的问题解说后,我的怀疑已度脱,疑惑已消失。」(366)

像这样, 天帝释欢喜、随喜世尊的所说后, 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大德! 扰动是病, 扰动是肿瘤, 扰动是箭, 扰动拉这位男子入就一一那个有的生出处, 因此, 这位男子来到高的低的。大德! 对诸问题, 凡在这里外的其他沙门婆罗门处, 我都没得到允许。那些被世尊为我解答。还有, 我的长久潜伏的怀疑、疑惑之箭, 而那个被世尊拔除。」

「天帝!你记得(证知)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已问这些问题吗?」「大德!我记得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已问这些问题。」「天帝!那么,他们如怎样解答?如果对你不麻烦,请你说。」「大德!对我不麻烦,如果于该处坐着的是世尊或世尊形色者。」「天帝!那样的话,请你说。」「大德!那个我认为凡住在林野的、住边地的沙门婆罗门,我去见他们后问这些问题,他们不解说被我问的。不解说者们反问我:『尊者是什么名字?』我回答他们问的:『亲爱的先生!我是天帝释。』他们就更进一步反问我:『帝释!那么,尊者作什么业后到达这个状态(处)?』我在他们处教导如是听闻的、如是学

得的法,他们仅以那样程度成为悦意的: 『天帝释被我们看见,以及凡确实我们问,而他为我们解答。』既然那样,他们就变成我的弟子,而非我变成他们的。大德! 然而,我是世尊的弟子,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367) 喜悦的获得之谈论

「天帝! 你记得在这之前有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吗?」「大德! 我记得在这之前有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天帝! 那么,如怎样你记得在这之前有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大德! 从前,神、阿修罗的战斗已群集。大德! 又,在那场战斗中,天神们战胜,阿修罗们败北。大德! 打胜那场战斗后,战胜战斗的那个我想这个: 『现在,凡天的滋养素,连同凡阿修罗的滋养素,这两者诸天将受用。』大德! 但,那个我的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是有棍棒的领域、有刀剑的领域,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正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大德! 但,听闻世尊的法后,凡我的这个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是无棍棒的领域、无刀剑的领域,对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正智、对正觉、对涅槃转起。」(368)

「天帝! 那么,看见什么义理的你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呢?」「大德! 看见六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当就住立在这里, 我是天神生命类时,

以及更进一步寿命被我得到, 亲爱的先生! 请你这么知道。

大德!看见这第一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从天身死没的我, 舍弃非人的寿命后,

我将不痴地入(去)胎,于该处我的心(意)喜乐。

大德!看见这第二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不痴慧的那个我, 住于在教说上爱好的,

我将以真理住, 正知的、朝向念的。

大德!看见这第三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而当我以真理行时,如果将有正觉,

我将住于了知者, 那就将有终结。

大德!看见这第四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从人身死没的我,舍弃人的寿命后,

我将再成为天神, 在世界中最高天的天神。

大德!看见这第五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他们是更胜妙的天神,有名声的色究竟天,

在最后存在时,那个将是住处。

大德!看见这第六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大德!看见这六个义理的我告知像这样信受的获得、喜悦的获得。 | (369)

「意向未完成者, 怀疑者、有疑惑者,

我长时间地伺察, 探求着如来。

我认为凡如果是沙门们:独居的居住者,

我认为确实是『正觉者』,我去接近他们。

怎样是成功? 怎样是失败?

像被这样问他们不解说:在道与诸道迹上。

当他们确实知道我, 天帝释已到来,

他们确实还问我: 作什么后你到达这个。

我如听闻的教导他们法: 在人们处听闻的,

他们以那个成为悦意的: 『而我们已看见袜瑟哇。』

但当我看见佛陀时, 有怀疑的度脱,

今日那个我是离害怕者: 侍奉正觉者后。

对渴爱之箭的破坏者, 对无与伦比的佛陀,

我应该礼拜大英雄, 太阳族人的佛陀。

等同凡我们应该对梵天做[礼拜],亲爱的先生!与天神们,

所以今日我们将对你做,来吧!我们要亲自对你做。

你就是正觉者, 你是无上的大师,

在包括天的世间中,没有与你对等者。」(370)

那时,天帝释召唤干达婆天子五髻:「亲爱的五髻!你对我是多助益者:凡你先使世尊欢喜,亲爱的!被你先使欢喜,之后我前往见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我或将置[你]于父亲的位置(处)上,你将成为干达婆王,且我将施与你跋陀-太阳辉耀者,因为她被你希求。」

那时,天帝释以手碰触地后,吟出优陀那三次:「对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礼敬。」

还有,在当这个解说被说时,天帝释的离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个全部是灭法。」以及其他八千位天神的。像这样,凡被天帝释希求的诸问题被问,那些被世尊解说,因此,「帝释的询问」就为这个解说的「名称」。(371)

帝释的询问经第八终了。

DN 22/DN.22 念住大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卢国,名叫葛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372) 总说

「比丘们!为了众生的清净、为了愁悲的超越、为了苦忧的灭没、为了方法的获得、为了涅槃的作证,这是无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哪四个?比丘们!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心上随看心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

总说终了。(373)

身的随看.入出息节

比丘们!而怎样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比丘们!这里,到林野的,或到树下的,或到空屋的比丘坐下,盘腿、定置端直的身体、创建面前的念后,他只具念地吸气、只具念地呼气:当吸气长时,知道:『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知道:『我呼气长。』或当吸气短时,知道:『我呼气短。』或当呼气短时,知道:『我呼气短。』学习:『经验一切身地,我将呼气。』学习:『经验一切身地,我将呼气。』学习:『使身行宁静地,我将呼气。』

比丘们! 犹如熟练的绞车工或绞车工的徒弟,当拉长的时,知道: 『我拉长的。』当拉短的时,知道: 『我拉短的。』同样的,比丘们! 比丘当吸气长时,知道: 『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知道: 『我呼气长。』或当吸气短时,知道: 『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知道: 『我呼气短。』学习: 『经验一切身地,我将吸气。』学习: 『经验一切身地,我将吸气。』学习: 『使身行宁静地,我将吸气。』学习: 『使身行宁静地,我将吸气。』学习: 『使身行宁静地,我将呼气。』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外部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内外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身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身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身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身体』,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入出息节终了。(374)

身的随看:举止行为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当行走时,知道:『我行走。』或当站立时,知道:『我站立。』或当坐下时,知道:『我坐下。』或当躺着时,知道:『我躺着。』又或一一如身体被定置的那样知道它。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外部的身上随看

身地住,或在内外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身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身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身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身体』,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举止行为节终了。(375)

身的随看·正知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在前视环视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在[肢体]屈伸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在大衣、钵、衣服的受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状态时是正知的行为者。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中略)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正知节终了。(376)

身的随看:厌逆作意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就这个身体从脚掌之上,从发梢之下,皮肤为边界,有种种种类不净充满的,省察:『在这个身体中有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

比丘们! 犹如两端开口的袋子有种种谷物充满的,即:山米(粳米)、红米、绿豆,豌豆,胡麻,白米,有眼的男子发布后省察它:『这些是山米,这些是红米,这些是绿豆,这些是豌豆,这些是胡麻,这些是白米。』同样的,比丘们! 比丘就这个身体从脚掌之上,从发梢之下,皮肤为边界,有种种种类不净充满的,省察: 『在这个身体中有头发、体毛……(中略)尿。』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中略)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厌逆作意节终了。(377)

身的随看.界作意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就这个身体如是住立的、如是定置的从界省察: 『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比丘们! 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 杀牛后, 一片一片地分解后, 坐在大的十字路口。同样的, 比丘们! 比丘就这个身体如是住立的、如是定置的从界省察: 『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中略)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界作意节终了。(378)

身的随看.九墓地节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已死一天,或已死二天,或已死三天,肿胀的、青瘀的、生脓烂的,他就这个身体比较:『这个身体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的,未超越这样的。』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中略)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再者,比丘们! 犹如比丘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被乌鸦吃着,或被鹰吃着,或被秃鹰吃着,或被苍鹭吃着,或被狗吃着,或被虎吃着,或被豹吃着,或被狐狼吃着,或被许多种生出的虫吃着,他就这个身体比较: 『这个身体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的,未超越这样的。』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中略)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有血肉的、链接筋的骨锁……(中略)无肉染血的、链接筋的骨锁……(中略)离血肉的、链接筋的骨锁……(中略)离链接的、四面八方散乱的骸骨:手骨一处,脚骨一处,脚踝骨一处,小腿骨一处,大腿骨一处,腰骨一处,肋骨一处,脊椎骨一处,肩骨一处,颈骨一处,腭骨一处,齿骨一处,头盖骨一处,他就这个身体比较:『这个身体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的,未超越这样的。』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中略)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再者,比丘们! 犹如比丘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类似螺贝颜色的白骨......(中略)堆积过一年的骨骸......(中略)腐败变成粉末的骨骸,他就这个身体比较:『这个身体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的,未超越这样的。』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外部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内外的身上随看身地住,或在身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身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身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身体』,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也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九墓地节终了。

十四身的随看终了。(379)

受的随看

比丘们!还有,怎样比丘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住?比丘们!这里,比丘当感受乐受时,知道:『我感受乐受。』或当感受苦受时,知道:『我感受苦受。』或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知道:『我感受不苦不乐受。』或当感受肉体的乐受时,知道:『我感受肉体的乐受内体的乐受。』或当感受肉体的乐受。』或当感受肉体的苦受。』或当感受精神的苦受时,知道:『我感受精神的苦受时,知道:『我感受精神的苦受。』或当感受精神的苦受。』或当感受精神的苦受时,知道:『我感受精神的苦受。』或当感受精神的不苦不乐受时,知道:『我感受精神的不苦不乐受。』或当感受精神的不苦不乐受时,知道:『我感受精神的不苦不乐受。』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诸受上随看受地住,或在外部的诸受上随看受地住,或

在受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受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受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 或『有受』,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 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住。

受的随看终了。(380)

心的随看

比丘们!还有,怎样比丘在心上随看心地住?比丘们!这里,比丘知道『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或知道『离康的心』为离瞋的心』为离瞋的心。为离瞋的心。为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或知道『离痴的心』为离痴的心。为离知道『收敛的心』为收敛的心,知道『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或知道『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或知道『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或知道『有更上的心』为有更上的心,或知道『无更上的心』为无更上的心,或知道『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或知道『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或知道『已解脱的心』为已解脱的心,或知道『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像这样,在自身内的心上随看心地住,或在外部的心上随看心地住,或在内外的心上随看心地住,或在心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心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心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心』,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在心上随看心地住。

心的随看终了。(381)

法的随看·盖节

比丘们! 而怎样比丘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比丘们! 这里, 比丘在五盖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比丘们! 还有, 怎样比丘在五盖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呢?

比丘们!这里,比丘当有自身内的欲的意欲时,知道: 『我有自身内的欲的意欲。』或当没有自身内的欲的意欲时,知道: 『我没有自身内的欲的意欲。』如未生起欲的意欲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欲的意欲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欲的意欲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恶意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恶意。』或当没有自身内的恶意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恶意。』如未生起恶意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恶意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恶意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惛沈睡眠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惛沈睡眠。』或当没有自身内的惛沈睡眠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惛沈睡眠。』如未生起惛沈睡眠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惛沈睡眠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惛沈睡眠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掉举后悔时,知道: 『我有自身内的掉举后悔。』或当没有自身内的掉举后悔时,知道: 『我没有自身内的掉举后悔。』如未生起掉举后悔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掉举后悔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掉举后悔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疑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疑。』或当没有自身内的疑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疑。』如未生起疑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疑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疑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内外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对五盖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盖节终了。(382)

法的随看·蕴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五取蕴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比丘们!还有,怎样比丘在五取蕴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呢?这里,比丘:『像这样是色,像这样是色的集起,像这样是色的灭没;像这样是受,像这样是受的集起,像这样是受的灭没;像这样是想,像这样是想的集起,像这样是想的灭没;像这样是识的寒起,像这样是调行的集起,像这样是语行的寒起,像这样是识的灭没。』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内外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对五取蕴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蕴节终了。(383)

法的随看.处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六内外处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比丘们!还有,怎样比丘 在六内外处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呢?

这里,比丘知道眼,与知道诸色,以及知道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未生起结缚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结缚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结缚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耳,与知道诸声音,以及知道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未生起结缚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结缚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结缚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鼻,与知道诸气味,以及知道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未生起结缚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结缚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结缚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舌,与知道诸味道,以及知道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未生起结缚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结缚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结缚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身,与知道诸所触,以及知道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未生起结缚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结缚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结缚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知道意,与知道诸法,以及知道缘于这两者生起的结缚,如未生起结缚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与如已生起结缚的舍断存在,知道它,以及已舍断结缚的未来不生起存在,知道它。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内外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对六内外处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处节终了。(384)

法的随看·觉支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七觉支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比丘们!还有,怎样比丘在七觉支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呢?这里,比丘当有自身内的念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念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念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念觉支。』如未生起念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念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择法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择法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择法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择法觉支。』如未生起择法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择法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活力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活力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活力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活力觉支。』如未生起活力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活力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喜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喜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喜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喜觉支。』如未生起喜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喜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宁静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宁静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宁静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宁静觉支。』如未生起宁静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宁静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定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定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定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定觉支。』如未生起定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定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或当有自身内的平静觉支时,知道:『我有自身内的平静觉支。』或当没有自身内的平静觉支时,知道:『我没有自身内的平静觉支。』如未生起平静觉支的生起存在,知道它,以及如已生起平静觉支修习的圆满存在,知道它。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内外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随

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对七觉支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觉支节终了。(385)

法的随看·谛节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四圣谛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比丘们!还有,怎样比丘在四圣谛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呢?这里,比丘如实知道:『这是苦。』如实知道:『这是苦集。』如实知道:『这是苦灭。』如实知道:『这是导向苦灭道迹。』

初诵分终了。(386)

苦谛的说明

比丘们!而什么是苦圣谛?生是苦,老也是苦,死也是苦,愁、悲、苦、忧、绝望也是苦,与不爱的结合也是苦,与所爱的别离也是苦,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以简要:五取蕴是苦。(387)

比丘们!而什么是生?所有众生中,在每一种众生类上的生、出生、进入[胎]、生出、诸蕴显现、得诸处,比丘们!这被称为生。(388)

比丘们!而什么是老?所有众生中,在每一种众生类上的老、老衰、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389)

比丘们!而什么是死?所有众生中,由于每一种众生类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命根断绝,比丘们!这被称为死。(390)

比丘们!而什么是愁?比丘们!凡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愁、忧愁、忧愁的状态、内部的愁、内部的遍愁,比丘们!这被称为愁。(391)

比丘们!而什么是悲?比丘们!凡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悲叹、悲、哭泣、悲泣、悲叹的状态、悲泣的状态,比丘们!这被称为悲。(392)

比丘们!而什么是苦?比丘们!凡身的苦、身的不合意的,身触所生的苦、被感受不合意的,比丘们!这被称为苦。(393)

比丘们!而什么是忧?比丘们!凡心的苦、心的不合意的,意触所生的苦、被感受不合意的,比丘们!这被称为忧。(394)

比丘们!而什么是绝望?比丘们!凡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忧恼、绝望、忧恼的状态、绝望的状态、比丘们!这被称为绝望。(395)

比丘们!而什么是与不爱的结合也是苦?这里,凡那些是不想要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色、声、气味、味道、所触、法,又或凡那些是对他想要无利益、想要不利、想要不安乐、想要不轭安稳者,凡与那些成为一起会合、聚集、集合、混合状态,比丘们!这被称为与不爱的结合是苦。(396)

比丘们!而什么是与所爱的别离也是苦?这里,凡那些是想要的、愉快的、合意的色、声、气味、味道、所触、法,又或凡那些是对他想要利益、想要有利益、想要安乐、想要轭安的母亲,或父亲,或兄弟,或姊妹,或朋友,或同事,或亲族血亲,凡与

那些成为一起不会合、不聚集、不集合、不混合状态, 比丘们! 这被称为与所爱的别离是苦。(397)

比丘们!而什么是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们!生法众生们的这样欲求生起:『啊!愿我们不成为生法,以及,愿生不对我们到来。』但这不能被想要得到。这是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们!老法众生们的这样欲求生起:『啊!愿我们不成为老法,以及愿老不对我们到来。』但这不能被想要得到。这也是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们!病法众生们的这样欲求生起:『啊!愿我们不成为病法,以及愿病不对我们到来。』但这不能被想要得到。这也是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们!死法众生们的这样欲求生起:『啊!愿我们不成为死法,以及愿死不对我们到来。』但这不能被想要得到。这也是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比丘们!愁、悲、苦、忧、绝望法众生们的这样欲求生起:『啊!愿我们不成为愁、悲、苦、忧、绝望法,以及愿愁、悲、苦、忧、绝望法不对我们到来。』但这不能被想要得到。这也是凡没得到想要的,那也是苦。(398)

比丘们!而什么是总括之,五取蕴是苦?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 识取蕴,比丘们!这些被称为总括之,五取蕴是苦。

比丘们!这被称为苦圣谛。(399)

集谛的说明

比丘们! 而什么是苦集圣谛? 凡这个导致再有的、与欢喜及贪俱行的、到处欢喜的 渴爱,即: 欲的渴爱、有的渴爱、无有的渴爱。

比丘们! 而这个渴爱它当生起时, 在哪里生起? 当安顿时, 在哪里安顿? 凡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 这个渴爱当生起时, 在这里生起, 当安顿时, 在这里安顿。

而什么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 眼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耳是世间中……(中略)鼻是世间中……舌是世间中……身是世间中……意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SN.12.66]。

诸色是世间中……诸声是世间中……诸气味是世间中……诸味道是世间中……诸所触是世间中……诸法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眼识是世间中……耳识是世间中……鼻识是世间中……舌识是世间中……身识是世间中……意识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眼触是世间中……耳触是世间中……鼻触是世间中……舌触是世间中……身触是世间中……意触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眼触所生受是世间中……耳触所生受是世间中……鼻触所生受是世间中……舌触所生 受是世间中……身触所生受是世间中……意触所生受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 个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色之想是世间中……声之想是世间中……气味之想是世间中……味道之想是世间中…… 所触之想是世间中……法之想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 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色之思是世间中……声之思是世间中……气味之思是世间中……味道之思是世间中…… 所触之思是世间中……法之思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 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色之寻是世间中……声之寻是世间中……气味之寻是世间中……味道之寻是世间中…… 所触之寻是世间中……法之寻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 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

色之伺是世间中……声之伺是世间中……气味之伺是世间中……味道之伺是世间中…… 所触之伺是世间中……法之伺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生起时,在 这里生起,当安顿时,在这里安顿。比丘们!这被称为苦集圣谛。(400) 灭谛的说明

比丘们! 而什么是苦灭圣谛? 凡正是那个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舍弃、断念、解脱、无阿赖耶。

比丘们!而这个渴爱它当被舍断时,在哪里被舍断呢?当被灭时,在哪里被灭呢? 凡世间中可爱的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 这里被灭。

而什么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眼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耳是世间中……(中略)鼻是世间中……舌是世间中……身是世间中……意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诸色是世间中……诸声是世间中……诸气味是世间中……诸味道是世间中……诸所触是世间中……诸法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眼识是世间中……耳识是世间中……鼻识是世间中……舌识是世间中……身识是世间中……意识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眼触是世间中……耳触是世间中……鼻触是世间中……舌触是世间中……身触是世间中……意触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眼触所生受是世间中……耳触所生受是世间中……鼻触所生受是世间中……舌触所生 受是世间中……身触所生受是世间中……意触所生受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 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色之想是世间中……声之想是世间中……气味之想是世间中……味道之想是世间中……所触之想是世间中……法之想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色之思是世间中……声之思是世间中……气味之思是世间中……味道之思是世间中……所触之思是世间中……法之思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色之寻是世间中……声之寻是世间中……气味之寻是世间中……味道之寻是世间中…… 所触之寻是世间中……法之寻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 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

色之伺是世间中……声之伺是世间中……气味之伺是世间中……味道之伺是世间中…… 所触之伺是世间中……法之伺是世间中的可爱形色、合意形色,这个渴爱当被舍断时, 在这里被舍断,当被灭时,在这里被灭。比丘们!这被称为苦灭圣谛。(401) 道谛的说明

比丘们!而什么是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比丘们!而什么是正见?比丘们!凡在苦上之智,在苦集上之智,在苦灭上之智,在导向苦灭道迹上之智,比丘们!这被称为正见。

比丘们! 而什么是正志? 离欲的意向、无恶意的意向、无加害的意向, 比丘们! 这被称为正志。

比丘们!而什么是正语?妄语的戒绝、离间语的戒绝、粗恶语的戒绝、杂秽语的戒绝、比丘们!这被称为正语。

比丘们! 而什么是正业? 杀生的戒绝、未被给与的拿取的戒绝、邪淫的戒绝, 比丘们! 这被称为正业。

比丘们! 而什么是正命? 比丘们! 这里, 圣弟子舍断邪命后, 以正命营生, 比丘们! 这被称为正命。

比丘们!而什么是正精进?比丘们!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诸恶不善法之不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诸恶不善法之舍断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为了未生起的诸善法之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诸善法之存续、不忘失、增大、成满、修习圆满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比丘们!这被称为正精进。

比丘们!而什么是正念?比丘们!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心上随看心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比丘们!这被称为正念。

比丘们!而什么是正定?比丘们!这里,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比丘们!这被称为正定。比丘们!这被称为导向苦灭道迹圣谛。(402)

像这样,在自身内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外部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内外的诸法上随看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消散法地住,或在法上随看集、消散法地住,又或『有法』,他的念被现起,最多为了智的目的,为了朝向念的目的,住于无依止的,以及不执取世间中任何事物。比丘们!这样,比丘对四圣谛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谛节终了。

法的随看终了。(403)

比丘们!凡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七年,他的二果其中之一果能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在存在有余依时,为阿那含位。

比丘们!别理会七年,比丘们!凡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六年......(中略)五年......四年......三年......一年.......比丘们!别理会一年,比丘们!凡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七个月,他的二果其中之一果能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在存在有余依时,为阿那含位。比丘们!别理会七个月,比丘们!凡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六个月......(中略)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二个月......一个月......半个月......比丘们!别理会半个月,比丘们!凡如果任何人在这四念住上这么修习七天,他的二果其中之一果能被预期:当生完全智,或在存在有余依时,为阿那含位。(404)

『比丘们!为了众生的清净、为了愁悲的超越、为了苦忧的灭没、为了方法的获得、为了涅槃的作证,这是无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像这样,凡那个被说,这是缘于这个被说。」世尊说这个,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MN.10](405)

念住大经第九终了。

DN 23/DN.23 波亚西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憍萨罗进行游行的尊者鸠摩罗迦叶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抵达名叫谢大亚的憍萨罗国城市。在那里,尊者鸠摩罗迦叶住在谢大亚北边的谢大亚申恕林中。当时,波亚西亲王住在谢大亚:众生增盛的,有草、薪、水的,有谷物的,国王财产的,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国王施与物,尊贵施与的。(406)波亚西亲王之事

当时,波亚西亲王长时间生起这样邪恶的恶见:「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先生!在憍萨罗进行游行的沙门乔达摩弟子,沙门鸠摩罗迦叶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已抵达谢大亚,住在谢大亚北边的谢大亚申恕林中。又,对那位鸠摩罗迦叶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他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多闻者、巧说者、善辩才者、年长者,同时也是阿罗汉。』见到像这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那时,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从谢大亚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向北走,去申恕林。(407)

当时,波亚西亲王在高楼上层午睡。波亚西亲王看见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从谢大亚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向北走,去申恕林。看见后,召唤守护员:「守护员先生!为何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从谢大亚出去后,群众追随群众地、成群地向北走,去申恕林呢?」

「先生!有位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的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沙门鸠摩罗迦叶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已抵达谢大亚,住在谢大亚北边的谢大亚申恕林中。又,对那位鸠摩罗迦叶尊师这样的好名声已传播: 『他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能者、多闻者、巧说者、善辩才者、年长者,同时也是阿罗汉。』他们为了见那位鸠摩罗迦叶尊师前往。」「守护员先生!那样的话,请你去见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 『先生!波亚西亲王这么说:「请尊师们等候,波亚西亲王也将为了见沙门鸠摩罗迦叶前往。」』之前,沙门鸠摩罗迦叶教导无知的(愚的)、不聪明的谢大亚婆罗门屋主们: 『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守护员先生!确实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波亚西亲王后,去见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说这个:「先生!波亚西亲王这么说:『请尊师们等候,波亚西亲王也将为了见沙门鸠摩罗迦叶前往。』」(408)

那时,波亚西亲王被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围绕,去申恕林见尊者鸠摩罗迦叶。抵达后,与尊者鸠摩罗迦叶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谢大亚的婆罗门屋主们一些向尊者鸠摩罗迦叶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一些与尊者鸠摩罗迦叶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尊者

鸠摩罗迦叶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在尊者鸠摩罗迦叶面前报出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沉默地在一旁坐下。(409) 虚无论

在一旁坐下的波亚西亲王对尊者鸠摩罗迦叶说这个: 「迦叶尊师! 我是这样说者、这样见者: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我没看见或听闻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怎么会这么说: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 (410) 日月的譬喻

亲王! 那样的话, 就在这件事上我将反问你, 你就如对你能接受的那样回答它。亲 王! 你怎么想它: 这日月是在这个世界或在他方呢? 祂们是天或人? 」「迦叶尊师! 这 日月是在他方世界,不是在这里,他们是天,不是人。」「亲王!以这个法门,请你这 么想: 『像这样, 有他方世界, 有化生众生, 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1)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 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那么, 有其它法门, 以该法门你 这么想: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吗?」「迦叶尊师!有其它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 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如怎样会有? 」「迦叶尊师! 这 里,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是杀生者、未被给与的拿取者、邪淫者、妄 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有瞋害心者、邪见者,他们过些时候 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当我知道: 『现在,这个病将不会痊愈。』时,我去见他 们后这么说: 『先生! 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凡那些杀生者、未 被给与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有瞋害 心者、邪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尊师们是杀 生者、未被给与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 者、有瞋害心者、邪见者,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言语是真的,尊师们以身体的 崩解, 死后将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先生! 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往生 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愿你们从那里回来告诉我:「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 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还有,尊师们是我的可信赖者、能信赖者,凡 被尊师们看见,这就将如被我亲自看见。』他们回答『好』后,既没回来告诉我,又没 派遣使者。迦叶尊师! 这也是法门, 以该法门我这么想: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 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2)

「亲王!那样的话,就在这件事上我将反问你,你就如对你能接受的那样回答它。 亲王!你怎么想它:这里,如果男子们捕捉盗贼、罪犯后对你展示:『大德!这位是你 的盗贼、罪犯,请你对这位判决凡你想要的那个处罚。』你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 样的话,对这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手在背后紧紧地捆绑后,剃光头后,以猛烈声的铜

盗贼的譬喻

261

新首台新首。』他们回答『好』后,对那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手在背后紧紧地捆绑后,剃光头后,以猛烈声的铜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带领后,经南门出去后,在城南的斩首台使之坐下。那位盗贼在行刑者们处得到: 『请行刑者尊师们等候,在那个村落或城镇有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直到我对他们指定后回来。』或者,行刑者就对喋喋不休者斩首呢?」「迦叶尊师!那位盗贼在行刑者们处得不到: 『请行刑者尊师们等候,在那个村落或城镇有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直到我对他们指定后回来。』那时,行刑者就对喋喋不休者斩首。」「亲王!那位人间盗贼确实在生为人的行刑者们处将得不到: 『请行刑者尊师们等候,在那个村落或城镇有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直到我对他们指定后回来。』那么,为何你的杀生的、未被给与的拿取的、邪淫的、妄语的、离间语的、粗恶语的、杂秽语的、贪婪的、有瞋害心的、邪见的、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他们在狱卒们处将得到: 『请狱卒尊师们等候,直到我们去告诉波亚西亲王: 「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 』亲王!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 『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3)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 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那么, 有其它法门, 以该法门你 这么想: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 吗?」「迦叶尊师!有其它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 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如怎样会有? 」「迦叶尊师! 这 里,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是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 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瞋害心者、正 见者,他们过些时候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当我知道:『现在,这个病将不会 痊愈。』时、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 『先生! 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样知者、这样见 者: 「凡那些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 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瞋害心者、正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 生到善趣、天界。」尊师们是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 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瞋害心者、正见者,如果那些沙 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言语是真的, 尊师们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将往生善趣、天界。先生! 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往生善趣、天界, 愿你们从那里回来告诉我: 「像这样, 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还有,尊师们是我的可信 赖者、能信赖者、凡被尊师们看见,这就将如被我亲自看见。』他们回答『好』后,既 没回来告诉我,又没派遣使者。迦叶尊师!这也是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像这 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4) 粪坑男子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犹如男子包含头被陷入粪坑中,那时,你命令男子们:『先生!那样的话,

请你们从粪坑拉起那位男子。』他们回答『好』后,从粪坑拉起那位男子。你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以竹片从那位男子的身体善刮掉地刮掉粪便。』他们回答『好』后,以竹片从那位男子的身体善刮掉地刮掉粪便。你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以黄土善搓揉地搓揉那位男子的身体三次。』他们以黄土善搓揉地搓揉那位男子的身体三次。』他们以黄土善搓揉地搓揉那位男子的身体三次。你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以油涂抹那位男子后,请你们以细粉善清洁地作三次。』他们以油涂抹那位男子后,以细粉善清洁地作三次。你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整理(作)那位男子的发须。』他们整理那位男子的发须。你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赠送那位男子高价值的花环、高价值的浓油、高价值的衣服。』他们赠送那位男子高价值的花环、高价值的浓油、高价值的衣服。你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请你们使那位男子登上高楼后,使五种欲伺候。』他们使那位男子登上高楼后,使五种欲伺候。』他们使那位男子登上高楼后,使五种欲伺候。

亲王!你怎么想它:是否那位善沐浴的、善涂油的、善整理发须的、装饰花环璎珞、穿白衣的、到殊胜高楼上层的、具备具有五种欲、被伺候的那位男子还有再陷入到那个粪坑的欲望呢?」「迦叶尊师!这确实不是。那是什么原因?迦叶尊师!是不净。粪坑就是不净的与被称呼不净的;恶臭的与被称呼恶臭的;嫌恶的与被称呼嫌恶的;厌逆的与被称呼恶臭的;嫌恶的与被称呼嫌恶的;厌臭的与被称呼恶臭的;嫌恶的与被称呼嫌恶的;厌逆的与被称呼厌逆的,亲王!人的味道向上压迫诸天神一百由旬。那么,为何你的离杀生的、离未被给与的拿取的、离邪淫的、离妄语的、离离间语的、离粗恶语的、离杂秽语的、不贪婪的、无瞋害心的、正见的、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他们会回来告诉你:『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亲王!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5)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那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 有其它法门……(中略)」「亲王! 如怎样会有?」「迦叶尊师! 这里,我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是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他们过些时候是生病者、受苦者、重病者。当我知道: 『现在,这个病将不会痊愈。』时,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 『先生! 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凡那些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尊师们是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者,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言语是真的,尊师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会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先生! 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先生! 如果你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愿你们从那里回来告诉我: 「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还有,尊师们是我的可信赖者、能信赖者,凡尊师们所见的,那将如我亲自所见

的。』他们回答『好』后,既没回来告诉我,又没派遣使者。迦叶尊师!这也是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6)

三十三天天神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就在这件事上我将反问你,你就如对你能接受的那样回答它。亲王!又,凡人间的一百年是这三十三天天神们的一日夜,以那个夜,三十夜是一个月,以那个月,十二月是一年,以那个年,一千天年是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寿量。凡你的朋友们、同事们、亲族们、血亲们是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到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又,如果他们这么想:『直到我们具备、具有天之五种欲自娱二或三日夜,我们再去告诉波亚西亲王:「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是否他们会回来告诉你:『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呢?」「迦叶尊师!这确实不是。迦叶尊师!因为我们恐怕也已命终很久。但,谁告诉迦叶尊师『有三十三天天神们』或『三十三天天神们是这么长寿者』?我们不相信迦叶尊师的『有三十三天天神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是这么长寿者』。」(417)

天生盲者的譬喻

「亲王! 犹如天生失明的男子没看见诸黑的白的形色,没看见诸蓝的形色,没看见诸黄的形色,没看见诸赤红的形色,没看见诸深红的形色,没看见平的不平的,没看见诸星星形色,没看见日月,他这么说: 『没有黑的白的形色,没有看见黑的白的形色者; 没有蓝色的形色,没有看见蓝色的形色者; 没有黄色的形色,没有看见黄色的形色者; 没有赤红色的形色,没有看见赤红色的形色者; 没有深红色的形色,没有看见深红色的形色者; 没有平不平的,没有平不平的看见者; 没有星光,没有星光的看见者; 没有日月,没有日月的看见者,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因此,它不存在。』亲王!那位说者正确地说吗? 」「迦叶尊师!这确实不是。有黑的白的形色,有黑的白的形色看见者; 有蓝的形色,有蓝的形色看见者……(中略)有平不平的,有平不平的看见者; 有星光,有星光的看见者; 有日月,有日月的看见者。『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因此,它不存在。』迦叶尊师!那位说者没正确地说。」

「同样的,亲王!你看起来像显现如天生失明者:凡你对我这么说:『谁告诉迦叶尊师「有三十三天天神们」或「三十三天天神们是这么长寿者」?我们不相信迦叶尊师的「有三十三天天神们」、「三十三天天神们是这么长寿者」。』亲王!这样的他方世界不能被看见:如你想以这个肉眼。亲王!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受用林野、荒林、边地卧坐处,在那里住于不放逸的、热心的、自我努力的他们使天眼变成清净,他们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这个,连同他方世界,以及化生众生。亲王!而这样的他方世界能被看见,但不就如你想以这个肉眼。亲王!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8)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那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 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 这里,我看见持戒的、善法的、想要活命不想要死的、想要乐厌逆苦的沙门婆罗门们,迦叶尊师! 那个我这么想: 『如果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这么知道: 「从这里死去的我们将有更好的。」现在,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应该吃毒药,或应该取刀,或应该悬吊后命终,或应该在断崖处落入。但,凡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尊师们不这么知道: 「从这里死去的我们将有更好的。」因此,这些持戒的、善法的、想要活命不想要死的、想要乐厌逆苦的沙门婆罗门们不杀害自己。』迦叶尊师! 这也是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19)

孕妇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婆罗门有两位妻子,一位有个十岁年龄或十二岁年龄的儿子,另一位是临近产期的孕妇。那时,那位婆罗门命终。那时,那位学生婆罗门对母亲共事一夫者说这个: 『女士!凡这里财产,或谷物,或银,或金,那全部是我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是你的,女士!请你交与我父亲的遗产。』在这么说时,那位女婆罗门对那位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孩子!请你等候,直到我生产,如果是男孩,他也有一部分,如果是女孩,她也是你的妻子。』第二次,那位学生婆罗门又对母亲共事一夫者说这个: 『女士!凡这里财产,或谷物,或银,或金,那全部是我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是你的,女士!请你交与我父亲的遗产。』第二次,那位女婆罗门又对那位学生婆罗门说这个: 『孩子!请你等候,直到我生产,如果是男孩,他也有一部分,如果是女孩,她也是你的妻子。』第三次,那位学生婆罗门又对母亲共事一夫者说这个: 『女士!凡这里财产,或谷物,或银,或金,那全部是我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是你的,女士!请你交与我父亲的遗产。』

那时,那位女婆罗门取刀、进入内室后,打开腹部: 『到底(直到)我生产男孩又或女孩? 』她使自己的性命,连同胎儿与财产灭亡,如那个无知者、不聪明者、不如理地寻求遗产者已来到不幸、灾难。同样的,亲王! 你是无知者、不聪明者、不如理地寻求他方世界者,将来到不幸、灾难,犹如那位女婆罗门是无知者、不聪明者、不如理地寻求遗产者已来到不幸、灾难。亲王! 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们不使未成熟的遍熟,而是等候遍熟。亲王! 因为,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贤智们以活命有利益,亲王! 如是如是持戒的、善法的沙门婆罗门们长久、长时间地住立,如是如是许多福德产出: 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实行。亲王! 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 『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0)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那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

叶尊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这里,男子们捕捉盗贼、罪犯后对我展示:『大德!这位是你的盗贼、罪犯,请你对这位判决凡你想要的那个处罚。』我对他们这么说:『先生!那样的话,放这位活着的男子入瓮中、封闭开口、以新鲜皮革捆绑、以湿黏土厚厚地作涂布、使登上炉灶后,请你们给与火。』他们回答『好』后,放那位活着的男子入瓮中、封闭开口、以新鲜皮革捆绑、以湿黏土厚厚地作涂布、使登上炉灶后,他们给与火。当我们知道:『那位男子已命终。』那时,降下瓮、破出、打开开口,我们仔细地注视:『或许我们就会看见他出去的命。』我们仍没看见他出去的命。迦叶尊师!这也是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1)

「亲王!那样的话,就在这件事上我将反问你,你就如对你能接受的那样回答它。亲王!你记得(证知)白天的躺卧,成为进入梦者,能令人喜乐的园林、能令人喜乐的森林、能令人喜乐的土地、能令人喜乐的莲花池之看见者吗?」「迦叶尊师!我记得白天的躺卧,成为进入梦者,能令人喜乐的园林、能令人喜乐的森林、能令人喜乐的土地、能令人喜乐的莲花池之看见者。」「在那时,驼背者们及侏儒们及少女们及年轻女子们守护你吗?」「是的,迦叶尊师!在那时,驼背者们及侏儒们及少女们及年轻女子们守护我。」「是否他们看见你进入的或出去的命呢?」「迦叶尊师!这确实不是。」「亲王!他们就没看见活着的你进入的或出去的命,那么,为何你将看见死者进入的或出去的命?亲王!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2)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 那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 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 这里,男子们捕捉盗贼、罪犯后对我展示: 『大德! 这位是你的盗贼、罪犯,请你对这位判决凡你想要的那个处罚。』我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就以秤秤这位活着的男子后,以弦杀死后,请你们就再次以秤秤无呼吸者。』他们回答『好』后,就以秤秤这位活着的男子后,以弦杀死后,他们就再次以秤秤无呼吸者。当他活着,那时是较轻的、较柔软的、较适合作业的,而当他已命终,那时是较重的、较僵硬的、较不适合作业的。迦叶尊师! 这也是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3)

被加热铁球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犹如男子以秤秤白天被加热的、燃烧的、炽然的、发红的铁球,过些时以秤秤冷的、熄灭的它,什么时候那个铁球是较轻的,或较柔软的,或较适合作业的:当燃烧的、炽然的、发红的时,或当冷的、熄灭的时?」「迦叶尊师!当那个铁球是与火俱行的、与风俱行的、炽然的、发红的,那时是较轻的、较柔软的、较适合作业的,而当那个铁球是既不与火俱行的,也不与风俱行的,冷的、熄灭的,那时是较重的、较僵硬

的、较不适合作业的。」「同样的,亲王!当这个身体是与寿俱行的、与暖俱行的、与识俱行的,那时是较轻的、较柔软的、较适合作业的,而当这个身体是既不与寿俱行的,也不与暖俱行的、不与识俱行的,那时是较重的、较僵硬的、较不适合作业的。亲王!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4)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 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那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 叶尊师! 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 这里, 男子们捕捉盗贼、罪犯后对我 展示: 『大德! 这位是你的盗贼、罪犯,请你对这位判决凡你想要的那个处罚。』我对 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话,不破坏这位男子外皮、皮肤、肌肉、筋、骨、骨髓 后,请你们夺取生命,或许我们就会看见出去的命。』他们回答『好』后,不破坏这位 男子外皮......(中略)后,他们夺取生命。当他是未死的时,我对他们这么说: 『先 生! 那样的话, 请你们使这位男子朝上地倒下, 或许我们就会看见出去的命。』他们使 那位男子朝上地倒下, 我们仍没看见他出去的命。我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 那样的 话,请你们使这位男子朝下地倒下......请你们使侧边地倒下......请你们使第二侧边地倒 下......请你们使朝上地站立......请你们使头朝下地站立......请你们以拳殴打......请你们以土 块殴打......请你们以棍棒殴打......请你们以刀殴打......请你们甩动、摇动、抖动,或许我 们就会看见出去的命。』他们甩动、摇动、抖动那位男子,我们仍没看见他出去的命。 他即便有那个眼、那些色, 但那个入处不感受; 即便有那个耳、那些声音, 但那个入处 不感受;即便有那个鼻、那些气味,但那个入处不感受;即便有那个舌、那些味道,但 那个入处不感受;即便有那个身、那些所触,但那个入处不感受。迦叶尊师!这也是法 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 果与报。』」(425)

吹法螺者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吹法螺者取螺贝后,去边境地方。他前往某个村落,抵达后,在村落的中间站立地吹响螺贝三声、放置螺贝在地上后,在一旁坐下。亲王!那时,边境地方的人们这么想:『喂!这个这么诱人的(能被染的)、这么能被欲求的、这么能被陶醉的、这么能被系缚的、这么能被迷恋的声音是哪个的呢?』聚集后,对那位吹法螺者说这个:『喂!这个这么诱人的、这么能被欲求的、这么能被陶醉的、这么能被系缚的、这么能被迷恋的声音是哪个的呢?』『先生!这是名叫螺贝的,它有这么诱人的、这么能被欲求的、这么能被张香头的声音。』他们使那个螺贝朝上地倒下:『螺贝先生!请你说,螺贝先生!请你说。』那个螺贝不发(作)声。他们使那个螺贝朝下地倒下……他们使侧边地倒下……他们使第二侧边地倒下……他们使朝上地站立……他们使头朝下地站立……他们以拳殴打……他们以上块殴打……他们使朝上地站立……他们以为殴打……他们用动、摇动、抖动那个螺贝先生!请你说,螺贝先生!请你说,螺贝先生!请你说。那个螺贝仍不发声。

亲王!那时,那位吹法螺者想这个:『这些边境地方的人们是多么无知的,怎么会不如理地寻求螺贝声。』对观看的他们,他拿起螺贝、吹响螺贝三声、拿取螺贝后离开。亲王!那时,那些边境地方的人们想这个:『先生!显然当这螺贝确实是与男子俱行的、与精进俱行的、与风俱行的,那时这个螺贝发声。当这个螺贝是既不与男子俱行的,也不与精进俱行的、不与风俱行的,那时这个螺贝不发声。』同样的,亲王!当这个身体是与寿俱行的、与暖俱行的、与识俱行的,那时前进,及返回,及站立,及坐下,及躺下,及以眼看见色,及以耳听声音,及以鼻闻气味,及以舌尝味道,及以身触所触,及以意识知法。但当这个身体是既不与寿俱行的,也不与暖俱行的、不与识俱行的,那时既不前进,也不返回、不站立、不坐下、不躺下、不以眼看见色、不以耳听声音、不以鼻闻气味、不以舌尝味道、不以身触所触、不以意识知法。亲王!也以这个法门,请你这么想:『像这样,有他方世界,有化生众生,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6)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在这里,我仍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亲王!那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有其它法门……(中略)」「迦叶尊师!这里,男子们捕捉盗贼、罪犯后对我展示: 『大德!这位是你的盗贼、罪犯,请你对这位判决凡你想要的那个处罚。』我对他们这么说: 『先生!那样的话,请你们切开这位男子的外皮,或许我们就会看见命。』他们切开那位男子的外皮,我们没看见他出去的命。我对他们说这个: 『先生!那样的话,请你们切开这位男子的皮肤……请你们切开肌肉……请你们切开筋……请你们切开骨髓,或许我们就会看见命。』他们切开那位男子的骨髓,我们仍没看见他出去的命。迦叶尊师!这也是法门,以该法门我这么想: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427)结发拜火者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结发拜火者住在林野处的叶屋。那时,在地方上出现某个商队。那时,那个商队在那位结发拜火者的草屋附近住一夜后离去。亲王!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想这个:『让我前往那个商队驻扎处,或许就在那里会获得什么资具。』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在清晨起来后,前往那个商队驻扎处。抵达后,在那个商队驻扎处看见被抛弃的年幼愚钝仰卧男童。看见后,他想这个:『那对我不适当:凡我看见生为人的会命终,让我带这个小孩去草屋后养育、扶养、养大。』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对那个小孩带去草屋后养育、扶养、养大。当那个小孩是十岁年龄的或十二岁年龄的,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在田舍就某种应该被作的发生(生起)。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对那位小孩说这个:『儿啊!我要去田舍,儿啊!你应该照顾火,且火不要因你熄灭。而如果火因你熄灭,这是斧,这些是柴,这是取火的上钻木,使火生起后,你应该照顾火。』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这么教诫那个小孩后,去田舍。那时,当他热衷游戏时,火熄灭。

那时,那个小孩想这个:『父亲对我这么说:「儿啊!我要去田舍,儿啊!你应该照顾火,且火不要因你熄灭。而如果火因你熄灭,这是斧,这些是柴,这是取火的上钻

木,使火生起后,你应该照顾火。」让我使火生起后,应该照顾火。』那时,那个小孩以斧削火的上钻木: 『或许我就会获得火。』他没获得火。他使火的上钻木裂开两片,使裂开三片,使裂开四片,使裂开五片,使裂开十片,使裂开百片,作碎片碎片(碎碎地作)。作碎片碎片后,在臼中捣。在臼中捣后,暴露在大风中: 『或许我就会获得火。』他仍没获得火。

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在田舍那个应该被作的完成后,前往自己的草屋。抵达后,对那个小孩说这个: 『儿啊! 是否火没因你熄灭? 』『父亲! 这里,当我热衷游戏时,火熄灭。那个我想这个: 「父亲对我这么说: 『儿啊! 你应该照顾火,且火不要因你熄灭。而如果火因你熄灭,这是斧,这些是柴,这是取火的上钻木,使火生起后,你应该照顾火。』让我生起火后,应该照顾火。」父亲! 那时,我以斧削火的上钻木: 『或许我就会获得火。』我没获得火。我使火的上钻木裂开两片,使裂开三片,使裂开四片,使裂开五片,使裂开十片,使裂开百片,作碎片碎片。作碎片碎片后,在臼中捣。在臼中捣后,暴露在大风中: 「或许我就会获得火。」我仍没获得火。』那时,那位结发拜火者想这个: 『这个小孩是多么无知的、不聪明的,怎么会不如理地寻求火。』对观看的他,他拿起取火的上钻木、使火生起后,对那个小孩说这个: 『儿啊! 应该这样使火被生起,但就不如是,你是无知的、不聪明的,不如理地寻求火。』同样的,亲王! 你是无知的、不聪明的,将不如理地寻求他方世界。亲王! 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亲王! 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428)

「即使迦叶尊师这么说,我仍不能够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及外国国王知道我: 『波亚西亲王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迦叶尊师! 如果我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 他们将会是对我说者: 『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的、不聪明的、恶把握的执取者。』我将会因愤怒携带它, 我也将会因藏恶携带它, 我也将会因专横携带它。」(429)

二位商队领袖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货车大商队有千辆货车从东方地方到西方地方,它所到之处,就急速地遍取草、薪木、水、野菜、树叶。而在那个商队中有二位商队领袖,一位有五百辆货车,一位有五百辆货车。那时,那些商队领袖们想这个:『这个货车大商队有千辆货车,那些我们所到之处,就急速地遍取草、薪木、水、野菜、树叶。让我们区分这个商队为二: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他们区分那个商队为二: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边五百货车。一次不同队者见黑的、红眼睛的、绑紧箭袋的、戴莲花环的、湿衣服的、湿头发的、以车轮被泥沾污的牛车对面道路来的男子。看见后,说这个:『先生!你从哪里来?』『从那样的地方。』『你将去哪里?』『名叫那样的地方』『先生!是否在前方荒野处有下大雨的大雨云?』『是的,先生!在前方荒野处有下大雨的大雨云,水已灌入诸路径,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先前的草、薪木、水,请你们以轻负荷货车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轭牛疲累。』

那时,商队领袖召唤商队们: 『先生!这位男子这么说: 「在前方荒野处有下大雨的大雨云,水已灌入诸路径,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先前的草、薪木、水,请你们以轻负荷货车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轭牛疲累。」先生!请你们舍弃先前的草、薪木、水,请你们以轻负荷货车使商队前行。』『是的,先生!』那些商队回答商队领袖后,舍弃先前的草、薪木、水,以轻负荷货车使商队前行。在第一个商队驻扎处他们没看见草,或薪木,或水,在第二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三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四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五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六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七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五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七个商队驻扎处他们也没看见草,或薪木,或水,全部都来到不幸、灾难,而凡在那个商队中是人们或诸牲畜,那位夜叉、非人全部吃,只有残余骸骨。

当第二位商队领袖知道: 『先生! 现在,那个商队已离去够久。』时,准备好许多草、薪木、水后,使商队出发。又,已出发二、三天,那个商队看见黑的、红眼睛的、绑紧箭袋的、戴莲花环的、湿衣服的、湿头发的、以车轮被泥沾污的牛车对面道路来的男子。看见后,说这个: 『先生!你从哪里来?』『从那样的地方。』『你将去哪里?』『名叫那样的地方』『先生!是否在前方荒野处有下大雨的大雨云?』『是的,先生!在前方荒野处有下大雨的大雨云,水已灌入诸路径,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先前的草、薪木、水,请你们以轻负荷货车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轭牛疲累。』

那时,商队领袖召唤商队们: 『先生!这位男子这么说: 「在前方荒野处有下大雨的大雨云,水已灌入诸路径,有许多草、薪木、水,先生!请你们舍弃先前的草、薪木、水,请你们以轻负荷货车一一快速地行走,不要轭牛疲累。」先生!这位男子既非我们的朋友,也非亲族、血亲,为何我们将以相信行去? 先前的草、薪木、水不应该被你们舍弃,请你们以如是携带的物品使商队前行,我们将不舍弃先前的。』『是的,先生!』那些商队回答那个商队领袖后,以如是携带的物品使商队前行。在第一个商队驻扎处他们没看见草,或薪木,或水,在第二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三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四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五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七个商队驻扎处也……在第七个商队驻扎处也们也没看见草,或薪木,或水,但他们看见那个商队已来到不幸、灾难:而凡在那个商队中即使是人们或诸牲畜,他们只看见他们被那位夜叉、非人吃的骸骨。

那时,那个商队领袖召唤商队们: 『先生!这个商队已来到不幸、灾难,如那个由那位无知的商队领袖指导者。先生!那样的话,凡在我们的商队中少价值的商品,舍弃那些后,凡在这个商队中大价值的商品,请你们拿取那些。』『是的,先生!』那些商队回答那个商队领袖后,凡在自己的商队中少价值的商品,舍弃那些后,凡在那个商队中大价值的商品,拿取那些后,如那个由那位贤智的商队领袖指导者。同样的,亲王!你是无知的、不聪明的、不如理地寻求他方世界的,将来到不幸、灾难,犹如前面的那位商队领袖,及凡他们认为你的应该被听闻、应该被相信,他们也将来到不幸、灾难,犹如那些商队。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430)

「即使迦叶尊师说这个,但我不能够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 『波亚西亲王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中略)报。」』迦叶尊师! 如果我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他们将会是对我说者: 『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的、不聪明的、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因愤怒携带它,我也将会因藏恶携带它,我也将会因专横携带它。」(431) 担粪者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位养猪男子从自己的村落到其它村落,在那里,看见很多被舍弃的干粪。看见后,他想这个: 『而这很多被舍弃的干粪是我的猪食物,让我从这里搬运干粪。』他展开上衣、撒布干粪、捆成捆、擡上头后行走。在他的路途中,下大非时雨,直到指甲尖被渗出的、流出的粪沾污,他抓住(拿)粪担(粪负荷物)后行走。人们看见后,对他这么说: 『我说,是否你是发疯的?是否是狂乱的?怎么会直到指甲尖被渗出的、流出的粪沾污,还搬运粪担?』『在这里,我说,你们是发疯的,你们是狂乱的,然而,因为像这样是我的猪食物。』同样的,亲王!我想,你显现如担粪者。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432)

「即使迦叶尊师说这个,但我不能够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 『波亚西亲王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像这样,无其他世间……(中略)报。」』迦叶尊师! 如果我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他们将会是对我说者: 『波亚西亲王是多么无知的、不聪明的、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因愤怒携带它,我也将会因藏恶携带它,我也将会因专横携带它。」(433) 赌徒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有两位赌徒以骰子赌博,一位赌徒吞下每来到的不幸运的骰子。第二位赌徒看见那位吞下每来到的不幸运的骰子的赌徒,看见后,对那位赌徒说这个:『朋友!你一向地赢,朋友!请你给我诸骰子,我将供奉。』『是的,朋友!』那位赌徒取得那位赌徒的诸骰子。那时,那位赌徒以毒药使诸骰子遍满后,对那位赌徒说这个:『来!朋友!我们以骰子赌博。』『是的,朋友!』那位赌徒回答那位赌徒。第二次,那些赌徒又以骰子赌博,那位赌徒吞下每来到的不幸运的骰子。第二位赌徒看见那位赌徒第二次又吞下每来到的不幸运的骰子,看见后,对那位赌徒说这个:

「被最上的火[毒-運]涂上,吞下骰子的男子不自觉,

咄!恶赌博者!吞下吞下,之后你将有剧烈的。」[[at.91]

同样的,亲王!我想,你显现如赌徒。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434)

「即使迦叶尊师说这个,但我不能够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外国国王知道我: 『波亚西亲王是这样知者、这样见者: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中略)报。」』迦叶尊师! 如果我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 他们将会是对我说者: 『波亚西

亲王是多么无知的、不聪明的、持错误的执见者。』我将会因愤怒携带它,我也将会因藏恶携带它,我也将会因专横携带它。」(435) 担麻者的譬喻

「亲王!那样的话,我将为你作譬喻,这里,一些有智的男子以譬喻了知所说的义理。亲王!从前,某个地方迁离(返回),那时,同伴召唤同伴: 『朋友!我们走,让我们去那个地方,或许在那里我们会获得什么财物。』『是的,朋友!』同伴回答同伴。他们去那个地方,前往某个村落道路。在那里,看见很多舍弃的麻。看见后,同伴召唤同伴: 『朋友!这是很多舍弃的麻,朋友!那样的话,请你捆一麻担,我也将捆一麻担,我们将拿起两个麻担后走。』『是的,朋友!』同伴回答同伴、捆麻担后,他们拿取两个麻担后,前往某个村落道路。在那里,看见很多舍弃的麻线。看见后,同伴召唤同伴: 『朋友!这是很多舍弃的麻线:为了那个目的我们会想要麻。朋友!那样的话,请你舍弃麻担,我也将舍弃麻担,我们将拿取两个麻线担后走。』『朋友!我的这个麻担已很远地携带,且已善绑紧,对我够了,请你了解(知道)。』那时,那位同伴舍弃麻担,拿取麻线担。

他们前往某个村落道路。在那里,他们看见很多舍弃的麻布。看见后,同伴召唤同伴: 『朋友! 这些是很多舍弃的麻布: 为了那个目的我们会想要麻或麻线。朋友! 那样的话,请你舍弃麻担,我也将舍弃麻线担,我们将拿取两个麻布担后走。』『朋友! 我的这个麻担已很远地携带,且已善绑紧,对我够了,请你了解。』那时,那位同伴舍弃麻线担后,拿取麻布担。

他们前往某个村落道路。在那里,他们看见很多舍弃的亚麻。看见后……(中略)很多舍弃的亚麻线。看见后……很多舍弃的亚麻布。看见后……很多舍弃的木绵。看见后……很多舍弃的木绵线。看见后……很多舍弃的木绵布。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铁。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铜。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锡。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铅。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铅。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铅。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铅。看见后……很多舍弃的铅。看见后,同伴召唤同伴:『朋友!这是很多舍弃的:为了那个目的我们会想要麻,或麻线,或麻布,或亚麻,或亚麻线,或亚麻布,或木绵线,或木绵布,或铁,或铜,或锡,或铅,或银,朋友!那样的话,请你舍弃麻担,我也将舍弃银担,我们将拿取两个金担后走。』『朋友!我的这个麻担已很远地携带,且已善绑紧,对我够了,请你了解。』那时,那位同伴舍弃银担后,拿取金担。

他们前往自己的村落。在那里,凡那位同伴拿取麻担后走,他的父母既不欢喜,妻儿也不欢喜,朋友、同事也不欢喜,从那个因由不得到乐与喜悦。但凡那位同伴拿取金担后走,他的父母欢喜,妻儿也欢喜,朋友、同事也欢喜,从那个因由得到乐与喜悦。同样的,亲王!我想,你显现如担麻者。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亲王!请你断念这个邪恶的恶见,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436)归依

「我就以迦叶先生的最初譬喻是悦意的、满意的,但是,我想要听闻这种种质问的辩才,这样,我就想迦叶尊师反对的应该被作。太伟大了,迦叶尊师!太伟大了,迦叶

尊师! 迦叶尊师! 犹如扶正颠倒的, 或揭开隐藏的, 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 或在黑暗中持灯火: 『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 法被迦叶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迦叶尊师! 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 请迦叶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 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

迦叶尊师!而我想要祭大牲祭,请迦叶先生教诫我:凡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安 乐。」(437)

牲祭的谈论

「亲王!在如像这样的牲祭中,诸牛被杀,或诸山羊、羊被杀,或诸鸡猪被杀,或种种的生类来到杀戮,以及诸领受者是邪见者、邪志者、邪语者、邪业者、邪命者、邪精进者、邪念者、邪定者,亲王!像这样的牲祭是无大果的、无大效益的、无大光辉的、无大遍满的。亲王!犹如农夫拿取种子、犁后进入树林,在那里,他在残株、荆棘未除去的恶田、恶地中播种破碎的、腐烂的、被风吹日晒破坏的、非新成熟的、非安全播下的种子,且天不适当地随给与水流,是否那些种子来到成长、增长、成满,或农夫得到广大的果呢?」「迦叶尊师!这确实不是。」「同样的,亲王!在如像这样的牲祭中,诸牛被杀,或诸山羊、羊被杀,或诸鸡猪被杀,或种种的生类来到杀戮,以及诸领受者是邪见者、邪志者、邪语者、邪业者、邪命者、邪精进者、邪念者、邪定者,亲王!像这样的牲祭是无大果的、无大效益的、无大光辉的、无大遍满的。

亲王!但,在如像这样的牲祭中,既无诸牛被杀,也无诸山羊、羊被杀,无诸鸡猪被杀,无种种的生类来到杀戮,以及诸领受者是正见者、正志者、正语者、正业者、正命者、正精进者、正念者、正定者,亲王!像这样的牲祭有大果的、大效益的、大光辉的、大遍满的。亲王!犹如农夫拿取种子、犁后进入树林,在那里,他在残株、荆棘已除的善田、善地中播种不破碎的、不腐烂的、无风吹日晒破坏的、新成熟的、安全播下的种子,且天经常适当地随给与水流,是否那些种子来到成长、增长、成满,或农夫得到广大的果呢?」「是的,迦叶尊师!」「同样的,亲王!在如像这样的牲祭中,既无诸牛被杀,也无诸山羊、羊被杀,无诸鸡猪被杀,无种种的生类来到杀戮,以及诸领受者是正见者、正志者、正语者、正业者、正命者、正精进者、正念者、正定者,亲王!像这样的牲祭有大果的、大效益的、大光辉的、大遍满的。」(438)

郁多罗学生婆罗门之事

那时,波亚西亲王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提供布施。但,在那个布施中,像这样的食物被施与: 屑米饭伴酸粥,以及结球毛粗衣。而在那布施中,名叫郁多罗学生婆罗门是经营事务者,他施与布施后,这么随指定: 「以这个布施我只在这个世界与波亚西亲王会面,不要在其它的。」波亚西亲王听闻郁多罗学生婆罗门施与布施后,这么随指定: 「以这个布施我只在这个世界与波亚西亲王会面,不要在其它的。」那时,波亚西亲王使[人]召唤郁多罗学生婆罗门后,说这个: 「亲爱的郁多罗!传说是真的?你施与布施后,这么随指定: 『以这个布施我只在这个世界与波亚西亲王会面,不要在其它的。』吗?」「是的,先生!」「亲爱的郁多罗!为何你施与布施后,这么随指定: 『以这个布施我只在这个世界与波亚西亲王会面,不要在其它的。』

呢?亲爱的郁多罗!我们是希求福德者,都是布施果报的期待者,不是吗?」「在尊师的布施中,像这样的食物被施与:屑米饭伴酸粥,那个(凡)尊师也不想要在脚上接触,怎么吃。以及结球毛粗衣,那个尊师也不想要在脚上接触,怎么裹上。然而,尊师对我们是可爱的、合意的,我们如何使合意的与不合意的结合?」「亲爱的郁多罗!那样的话,我吃任何食物,请你提供像那样的食物,以及我裹上任何衣服,请你提供像那样的衣服。」「是的,先生!」郁多罗学生婆罗门回答波亚西亲王后,波亚西亲王吃任何食物,他提供像那样的食物,以及波亚西亲王裹上任何衣服,他提供像那样的衣服。(439)

那时,波亚西亲王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以亲手施与布施、不尊敬后施与布施、施与丢弃的之布施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四大王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空的谢力色葛天宫[Vv.84]。然而,凡在他的布施中为经营事务者,名叫郁多罗学生婆罗门,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以亲手施与布施、尊敬后施与布施、非施与丢弃的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440)波亚西天子

当时, 尊者牛主经常为了白天的住处去空的谢力色葛天宫。那时, 波亚西天子去见 尊者牛主。抵达后,向尊者牛主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尊者牛主对在一旁站立的波亚西 天子说这个: 「朋友! 你是谁?」「大德! 我是波亚西亲王。」「朋友! 你是这样 见者: 『像这样, 无其他世间, 无化生众生, 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不是 吗?」「大德!我真实地是这样见者:『像这样,无其他世间,无化生众生,无善作 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但,我被圣鸠摩罗迦叶使从这个邪恶的恶见远离。」「朋 友!那么,凡在你的布施中经营事务者,名叫郁多罗学生婆罗门,他已往生在哪 里?」「大德!凡在我的布施中是经营事务者,名叫郁多罗学生婆罗门,他恭敬地施与 布施、以以亲手施与布施、尊敬后施与布施、非施与丢弃的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 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大德!然而,我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 以亲手施与布施、不尊敬后施与布施、施与丢弃的之布施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 四大王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空的谢力色葛天宫。牛主大德! 那样的话, 到人的世界 后,请你这么告知:『请你们恭敬地施与布施,请你们以以亲手施与布施,请你们尊敬 后施与布施、请你们非施与丢弃的。波亚西亲王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以亲手施与布 施、不尊敬后施与布施、施与丢弃的之布施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四大王天诸天 们的共住状态、空的谢力色葛天宫。然而,凡在他的布施中为经营事务者,名叫郁多罗 学生婆罗门,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以亲手施与布施、尊敬后施与布施、非施与丢弃的 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

那时,尊者牛主返回人的世界后这么告知:「请你们恭敬地施与布施,请你们以以亲手施与布施,请你们尊敬后施与布施,请你们非施与丢弃的。波亚西亲王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以亲手施与布施、不尊敬后施与布施、施与丢弃的之布施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四大王天诸天们的共住状态、空的谢力色葛天宫。然而,凡在他的布施中为经营事务者,名叫郁多罗学生婆罗门,他恭敬地施与布施、以以亲手施与布施、尊敬

后施与布施、非施与丢弃的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三十三天天神们的共住状态。」(441)

波亚西经第十终了。 大品终了,其摄颂: 譬喻大[经]、因缘,涅槃与善见, 人牛王、总管,集会、帝释的询问, 以及念住大[经],波亚西为第十。 大品篇终了。

波梨品

DN 24/DN.24 波梨经

善星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末罗,名叫阿奴逼亚的末罗市镇。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阿奴逼亚。那时,世尊想这个:「在阿奴逼亚为了托钵行走大致上还太早,让我去游行者瑞祥氏的园林去见游行者瑞祥氏。」(1)

那时,世尊前往游行者瑞祥氏的园林去见游行者瑞祥氏。那时,游行者瑞祥氏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请世尊来!大德!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终于作这个安排,即:这里的到来。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世尊在设置的座位坐下,游行者瑞祥氏也取某个低的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游行者瑞祥氏对世尊说这个:「大德!在较早的几天前,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对我说这个:『瑞祥!现在,世尊被我舍弃,现在,我不指定世尊住。』大德!是否这就是真实的呢?如离车人之子善星说。」「瑞祥!这就是真实的,如离车人之子善星说。(2)

瑞祥!在较早的几天前,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在一旁坐下。瑞祥!在一旁坐下的离车人之子善星对我说这个: 『大德! 现在,我舍弃世尊,现在,我不指定世尊住。』瑞祥!在这么说时,我对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 『善星!是否我对你这么说: 「来!善星!请你指定我住。」呢?』『大德!这确实不是。』『又或,你对我这么说: 「大德!我将指定世尊住。」呢?』『大德!这确实不是。』『像这样,显然,我既没对你说:「来!善星!请你指定我住。」显然,你也没对我说:「大德!我将指定世尊住。」无用的男子!在存在这样时,当存在什么,你舍弃谁?无用的男子!看!而你的这个过错到什么程度。』(3)

『大德! 然而, 世尊没为我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善星! 是否我对你这么说: 「来! 善星! 请你指定我住, 我将为你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呢? 』『大德! 这确实不是。』『又或, 你对我这么说: 「大德! 我将指定世尊住, 世尊将为我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呢? 』『大德! 这确实不是。』『像这样, 显然, 我既没对你说: 「来! 善星! 请你指定我住, 我将为你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显然, 你也没对我说: 「大德! 我将指定世尊住, 世尊将为我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无用的男子! 在存在这样时, 当存在什么, 你舍弃谁? 善星! 你怎么想它: 在已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时,

或在未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大德!在已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时,或在未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世尊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善星!像这样,显然,在已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时,或在未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善星!在那里,已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将作什么?无用的男子!看!而你的这个过错到什么程度。』(4)

『大德!然而,世尊没为我安立世界开端。』『善星!是否我对你这么说:「来!善星!请你指定我住,我将为你安立世界开端。」呢?』『大德!这确实不是。』『又或,你对我这么说:「大德!我将指定世尊住,世尊将为我安立世界开端。」呢?』『大德!这确实不是。』『像这样,显然,我既没对你说:「来!善星!请你指定我住,我将为你安立世界开端。」显然,你也没对我说:「大德!我将指定世尊住,世尊将为我安立世界开端。」无用的男子!在存在这样时,当存在什么,你舍弃谁?善星!你怎么想它:在已安立世界开端时,或在未安立世界开端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大德!在已安立世界开端时,或在未安立世界开端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世尊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的。』『善星!像这样,显然,在已安立世界开端时,或在未安立世界开端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的。』『善星!像这样,显然,在已安立世界开端时,或在未安立世界开端时,法为了凡其目的被我教导,它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善星!在那里,已安立世界开端将作什么?无用的男子!看!而你的这个过错到什么程度。(5)

善星!你以各种法门在跋耆村中称赞我:「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善星!像这样,你以各种法门在跋耆村中称赞我。

善星! 你以各种法门在跋耆村中称赞法: 「被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善星! 像这样, 你以各种法门在跋耆村中称赞法。

善星! 你以各种法门在跋耆村中称赞僧团: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者,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直行者,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真理行者,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方正行者, 即: 四双之人、八辈之士, 这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应该被奉献者、应该被供奉者、应该被供养者、应该被合掌者、世间的无上福田。」善星! 像这样, 你以各种法门在跋耆村中称赞僧团。

善星! 我告诉你; 善星! 我使你知道, 善星! 他们将会是对你说者: 「离车人之子善星不能够在沙门乔达摩处行梵行, 不能够的他放弃学后还俗。」善星! 像这样, 他们将会是对你说者。』

瑞祥! 离车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这么说时, 仍从这个法、律离开, 如那个堕苦界者、堕地狱者。(6)

钩乐柯低亚的事

瑞祥! 有这一次, 我住在突路, 名叫屋大勒葛的突路市镇。瑞祥! 那时, 我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 以离车人之子善星为随从沙门, 为了托钵进入屋大勒葛。当时, 裸

行者钩乐柯低亚是守狗戒者、四肢弯曲的者,只以口嚼、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瑞祥!离车人之子善星看见守狗戒的、四肢落地的、只以口嚼的、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的裸行者钩乐柯低亚。看见后这么想: 『先生!确实是好形色的: 这位沙门是四肢弯曲的者,只以口嚼、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

瑞祥!那时,我以心了知离车人之子善星心中的深思后,对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 『无用的男子!你竟然也自称释迦之徒的沙门!』『大德!但世尊为什么这么说我: 「无用的男子!你竟然也自称释迦之徒的沙门!』呢?』『善星!看见这位四肢落地的、只以口嚼的、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的裸行者钩乐柯低亚后,你这么想: 「先生!确实是好形色的:这位沙门是四肢弯曲的者,只以口嚼、只以口吃掉落地面的食物。」不是吗?』『是的,大德!大德!但世尊对阿罗汉境界悭吝吗?』『无用的男子!我不对阿罗汉境界悭吝,而是,这只是你生起的邪恶的恶见,请你舍断它,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善星!然而,凡你想这位裸行者钩乐柯低亚:这位「好形色的沙门」,他第七天将以消化不良命终。已命终,在那里将往生最卑贱的阿修罗身,名叫黑酸粥阿修罗,以及,已命终,他们将舍弃他在香草丛墓地中。善星!而当你希望时,去见裸行者钩乐柯低亚,可以问:「钩乐柯低亚道友!你知道自己的趣处?」善星!这存在可能性:凡裸行者钩乐柯低亚回答你:「善星道友!我知道自己的趣处,已命终,在那里已往生最卑贱的阿修罗身,名叫黑酸粥阿修罗。」』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去见裸行者钩乐柯低亚,抵达后,对裸行者钩乐柯低亚说这个:『钩乐柯低亚道友!你被沙门乔达摩记说:「裸行者钩乐柯低亚第七天将以消化不良命终。已命终,在那里将往生最卑贱的阿修罗身,名叫黑酸粥的阿修罗,以及,已命终,他们将舍弃他在香草丛墓地中。」钩乐柯低亚道友!以那个,你应该小量小量地吃食物,以及应该小量小量地喝饮料,如是,沙门乔达摩会有错误的言语。』(7)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一、二、七日夜地计算,如那个对如来不相信者。瑞祥!那时,裸行者钩乐柯低亚第七天将以消化不良命终。已命终,在那里往生最卑贱的阿修罗身,名叫黑酸粥的阿修罗,以及,已命终,他们舍弃他在香草丛墓地中。(8)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听闻:『听说裸行者钩乐柯低亚以消化不良命终,被舍弃在香草丛墓地中。』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前往香草丛墓地,去见裸行者钩乐柯低亚。抵达后,以拳头敲击裸行者钩乐柯低亚三次:『钩乐柯低亚道友!你知道自己的趣处吗?』瑞祥!那时,裸行者钩乐柯低亚以手擦拭着背部起来:『善星道友!我知道自己的趣处,在那里,我被往生最卑贱的阿修罗身,名叫黑酸粥的阿修罗。』说后,就在那里朝上地倒下。(9)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对在一旁坐下的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 『善星! 你怎么想它: 就如我为你记说关于裸行者钩乐柯低亚,那个果报就像那样,或相异地?』『大德! 就如你为我记说关于裸行者钩乐柯低亚,那个果报就像那样,非相异地。』『善星! 你怎么想它: 在这种情况下,在存在这样时,以过人法神通神变已作或未作?』『大德! 确实,在存在这样时,以过人法神通神变已作,非未作。』『无用的男子! 即使这样,你对以过人法作神通神

变的我这么说:「大德!然而,世尊没为我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无用的男子!看!而你的这个过错到什么程度。』瑞祥!离车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这么说时,仍从这个法、律离开,如那个堕苦界者、堕地狱者。(10)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的事

瑞祥!有这一次,我住在毘舍离大林重阁讲堂。当时,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居住在毘舍离,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连同最高名声的得到者,他有七项完全受持的誓言:我会是终生裸行者,不会裹上衣服、我会是终生梵行者,不会从事婬欲法、我会终生以酒肉维生,不会吃饭粥、毘舍离名叫优跌那的塔庙以东,我不会越过那个、毘舍离名叫乔答摩葛的塔庙以南,我不会越过那个、毘舍离名叫七芒果树的塔庙以西,我不会越过那个、毘舍离名叫多子的塔庙以北,我不会越过那个。这七项禁戒的受持之因,他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连同最高名声的得到者。(11)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去见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抵达后,问裸行者葛拉勒 么得葛问题。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对他问的问题不解答,不解答者显露愤怒、瞋恚、不满。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想这个:『先生!确实是好形色的:我们可能冒犯阿 罗汉沙门,确实不要对我们有长久的不利、苦。』(12)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对在一旁坐下的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 『无用的男子!你竟然自称释迦之徒的沙门!』『大德!但世尊为什么这么说我: 「无用的男子!你竟然也自称释迦之徒的沙门!』呢?』『善星!你去见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抵达后,问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问题,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对那个被你问的问题不解答,不解答者显露愤怒、瞋恚、不满。瑞祥!那个你想这个: 『先生!确实是好形色的:我们可能冒犯阿罗汉沙门,确实不要对我们有长久的不利、苦。」不是吗?』『是的,大德! 但世尊对阿罗汉境界悭吝吗?』『无用的男子!我不对阿罗汉境界悭吝,而是,这只是你生起的邪恶的恶见,请你舍断它,不要你有长久的不利、苦。善星!然而,凡你想这位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这位「好形相的沙门」,他不久就是裹上者、有游走的跟随者、吃饭粥者,就全部毘舍离塔庙越过后,以名声被毁灭将命终。』

瑞祥!那时,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不久就是裹上者、有游走的跟随者、吃饭粥者,就全部毘舍离塔庙越过后,以名声被毁灭命终。(13)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听闻:『听说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是裹上者、有游走的跟随者、吃饭粥者,就全部毘舍离塔庙越过后,以名声被毁灭已命终。』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坐下。瑞祥!我对在一旁坐下的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善星!你怎么想它:就如我为你记说关于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那个果报就像那样,或相异地?』『大德!就如你为我记说关于裸行者葛拉勒么得葛,那个果报就像那样,非相异地。』『善星!你怎么想它:在这种情况下,在存在这样时,以过人法神通神变已作或未作?』『大德!确实,在存在这样时,以过人法神通神变已作,非未作。』『无用的男子!即使这样,你对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的我这么说:「大德!然而,世尊没为我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无用的男子!看!而你的这

个过错到什么程度。』瑞祥!离车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这么说时,仍从这个法、律离开,如那个堕苦界者、堕地狱者。(14)

裸行者波梨之子的事

瑞祥!有这一次,我就住在毘舍离大林重阁讲堂那里。当时,裸行者波梨之子居住在毘舍离,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连同最高名声的得到者,他在毘舍离的集会处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是智论者,我也是智论者。又,智论者值得与智论者以过人法展现神通神变,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半路,我也走去半路,在那里,那些我们两者都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一个神通神变,我作二个;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二个神通神变,我作四个;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四个神通神变,我作八个。像这样,只要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一一作神通神变,我一一作那个两倍的。』(15)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坐下。瑞祥!在一旁坐下的离车人之子善星对我说这个:『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居住在毘舍离,在跋耆村落中是最高利得的得到者,连同最高名声的得到者,他在毘舍离的集会处这么说:「沙门乔达摩是智论者,我也是智论者。又,智论者值得与智论者以过人法展现神通神变,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半路,我也走去半路,在那里,那些我们两者都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一个神通神变,我作二个;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一个神通神变,我作二个;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二个神通神变,我作二个;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四个神通神变,我作八个。像这样,只要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一一作神通神变,我一一作那个两倍的。」』

瑞祥!在这么说时,我对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善星!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16)

『大德!请世尊守护这个言语,请善逝守护这个言语。』『善星!那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说:「大德!请世尊守护这个言语,请善逝守护这个言语。」呢?』『大德!如果这个言语被世尊一向地说:「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大德!以及裸行者波梨之子以异样的形色的来到世尊的面前,那有世尊的虚妄。』(17)

『善星!是否如来会说那个言语:凡那个言语是走到二种的呢?』『大德!那么,裸行者波梨之子被世尊者以心熟知心后知道:「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吗?

或者,天神们告诉(告知)世尊这件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

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呢?』(18)

『善星! 裸行者波梨之子被我以心熟知心后知道: 「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 『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

同时天神们也告诉我这件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

又,名叫阿若得的离车人将军最近已命终,往生三十三天身,他也来见我后这么告知:「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无耻者,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妄语者。裸行者波梨之子在跋耆村落中还记说我:『离车人将军阿若得已往生大地狱。』大德!但我没往生大地狱,我已往生在三十三天身中。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无耻者,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是妄语者,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

善星!像这样,裸行者波梨之子被我以心熟知心后知道:「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同时天神们也告诉我这件事:「大德!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世尊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

善星! 又,那个我在毘舍离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为了白天的住处将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园林,善星! 现在,你想要,请你告诉他。』(19)神通神变的谈论

瑞祥!那时,我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毘舍离。在毘舍离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为了白天的住处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园林。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形色匆匆地进入毘舍离去见各个有名的离车人。抵达后,对各个有名的离车人说这个:『朋友们!这位世尊在毘舍离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为了白天的住处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园林。尊者们!请你们进行,尊者们!请你们进行,好形相沙门们以过人法将有神通神变。』瑞祥!那时,各个有名的离车人想这个:『先生!听说好形相沙门们以过人法将有神通神变,来吧!先生!我们走。』而以那个,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的屋主们去见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抵达后,对各个有名的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说这个:『朋友们!这位世尊在毘舍离为了托钵行走后,餐后已从施食返回,为了白天的住处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园林,尊者们!请

你们进行,尊者们!请你们进行,好形相沙门们以过人法将有神通神变。』瑞祥!那时,各个有名的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想这个:『先生!听说好形相沙门们以过人法将有神通神变,来吧!先生!我们走。』

瑞祥!那时,各个有名的离车人、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屋主们,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去裸行者波梨之子的园林,瑞祥!那个这个大群众有好几百的、好几千的。(20)

瑞祥! 裸行者波梨之子听闻: 『听说各个有名的离车人、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屋主们,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已前行,沙门乔达摩也已坐在我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听闻后,他的害怕、僵硬状态、身毛竖立生起。瑞祥! 那时,害怕的、惊怖的、生起身毛竖立的裸行者波梨之子去黑乌木残株的游行者园林。

瑞祥!那个群众听闻:『听说害怕的、惊怖的、生起身毛竖立的裸行者波梨之子去 黑乌木残株的游行者园林。』瑞祥!那时,那个群众召唤某位男子:

『来!男子先生!请你前往黑乌木残株的游行者园林去见裸行者波梨之子。抵达后,请你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这么说:「波梨之子朋友!请你进行,各个有名的离车人、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屋主们,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已前行,沙门乔达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波梨之子朋友!又,这个言语被你在毘舍离的集会处说:『沙门乔达摩是智论者,我也是智论者。又,智论者值得与智论者以过人法展现神通神变,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半路,我也走去半路,在那里,那些我们两者都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一个神通神变,我作二个;如果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作四个神通神变,我作八个。像这样,只要沙门乔达摩以过人法一一作神通神变,我一一作那个两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就为了那个,对半路前行,甚至首先来到后,沙门乔达摩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21)

『是的,先生!』瑞祥!那位男子回答那个群众后,去黑乌木残株的游行者园林见裸行者波梨之子,抵达后,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说这个:『波梨之子朋友!请你进行,各个有名的离车人、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屋主们,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已前行,沙门乔达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波梨之子朋友!又,这个言语被你在毘舍离的集会处说:「沙门乔达摩是智论者,我也是智论者。又,智论者值得与智论者以过人法展现神通神变……(中略)我一一作那个两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就为了那个,对半路前行,甚至首先来到后,沙门乔达摩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

瑞祥!在这么说时,裸行者波梨之子: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那时,那位男子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说这个: 『波梨之子朋友!怎么吗?你的臀部被黏在椅子上吗?你的椅子被黏在臀部上吗?「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即使当这么说时,裸行者波梨之子: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22)

瑞祥! 当那位男子知道这位裸行者波梨之子败亡的形色: 『「朋友! 我到来,朋友! 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那时,那位男子返回后这么告知: 『先生! 裸行者波梨之子有败亡的形色: 『「朋友! 我到来,朋友! 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 在这么说时,我对那个群众说这个: 『朋友们! 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 「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23)

初诵分终了。

瑞祥!那时,某位离车大臣从座位起来后对那个群众说这个: 『先生!那样的话,请你们等待片刻直到我去,或许我大概能够带裸行者波梨之子来这群众。』

瑞祥!那时,那位离车大臣前往黑乌木残株的游行者园林去见裸行者波梨之子。抵达后,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说这个: 『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前行,当前行时对你是比较好的,各个有名的离车人、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屋主们,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已前行,沙门乔达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波梨之子朋友!又,这个言语被你在毘舍离的集会处说: 「沙门乔达摩是智论者……(中略)我一一作那个两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就为了那个,对半路前行,甚至首先来到后,沙门乔达摩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波梨之子朋友!又,这个言语被沙门乔达摩在集会处说:「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 『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前行,就以前行,我们将制造(作)你的胜、沙门乔达摩的败。』

瑞祥!在这么说时,裸行者波梨之子: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那位离车大臣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说这个: 『波梨之子朋友!怎么吗?你的臀部被黏在椅子上吗?你的椅子被黏在臀部上吗?「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即使当这么说时,裸行者波梨之子: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24)

瑞祥! 当那位离车大臣知道这位裸行者波梨之子败亡的形色: 『「朋友! 我到来,朋友! 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那时,那位离车大臣返回后这么告知: 『先生! 裸行者波梨之子有败亡的形色: 『「朋友! 我到来,朋友! 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 在这么说时,我对那个群众说这个: 『朋友们! 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 「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如果离车尊者们还这么想: 「以诸皮带捆绑后,让我们以诸牛轭拉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些皮带或被波梨之子切断。然而,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

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25)

瑞祥!那时,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从座位起来后对那个群众说这个: 『先生!那样的话,请你们等待片刻直到我去,或许我大概能够带裸行者波梨之子来这群众。』

瑞祥!那时,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去黑乌木残株的游行者园林见裸行者波梨之子,抵达后,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说这个:『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前行,当前行时对你是比较好的,各个有名的离车人、各个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们、富有屋主们,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们已前行,沙门乔达摩也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波梨之子朋友!又,这个言语被你在毘舍离的集会处说:「沙门乔达摩是智论者......(中略)我一一作那个两倍的。」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就为了那个,对半路前行,甚至首先来到后,沙门乔达摩已坐在尊者的园林为白天的住处。波梨之子朋友!又,这个言语被沙门乔达摩在集会处说:「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如果离车尊者们还这么想:『以诸皮带捆绑后,让我们以诸牛轭拉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些皮带或被波梨之子切断。然而,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波梨之子朋友!请你前行,就以前行,我们将制造你的胜、沙门乔达摩的败。』

瑞祥!在这么说时,裸行者波梨之子: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对裸行者波梨之子说这个: 『波梨之子朋友!怎么吗?你的臀部被黏在椅子上吗?你的椅子被黏在臀部上吗?「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瑞祥!即使当这么说时,裸行者波梨之子: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26)

瑞祥! 当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知道这位裸行者波梨之子败亡的形色: 『「朋友! 我到来, 朋友! 我到来。」说后, 只在那里缓慢移动, 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那时, 对他说这个:

『波梨之子朋友!从前,兽王狮子这么想:「让我依止某个丛林筑(作)栖息处,在那里筑栖息处后,傍晚时从栖息处出去;从栖息处出去后打哈欠;打哈欠后环视四方各处;环视四方各处后吼三回狮子吼;吼三回狮子吼后出发到食物处,那个我杀在鹿群中各个殊胜的、各个柔软的肉被吃后,就返回那个栖息处。」

朋友!那时,那只兽王狮子依止某个丛林筑栖息处,在那里筑栖息处后,傍晚时从栖息处出去;从栖息处出去后打哈欠;打哈欠后环视四方各处;环视四方各处后吼三回狮子吼;吼三回狮子吼后出发到食物处,牠杀在鹿群中各个殊胜的、各个柔软的肉被吃后,就返回那个栖息处。(27)

波梨之子朋友!正有那只兽王狮子的残食养大的、傲慢的同时也有力气的老狐狼。 朋友!那时,那只老狐狼想这个:「而我是谁?兽王狮子是谁?让我也依止某个丛林筑栖息处,在那里筑栖息处后,傍晚时从栖息处出去;从栖息处出去后打哈欠;打哈欠后环视四方各处;环视四方各处后吼三回狮子吼;吼三回狮子吼后出发到食物处,那个我杀在鹿群中各个殊胜的、各个柔软的肉被吃后,就返回那个栖息处。」

朋友!那时,那只老狐狼依止某个丛林筑栖息处,在那里筑栖息处后,傍晚时从栖息处出去;从栖息处出去后打哈欠;打哈欠后环视四方各处;环视四方各处后,「我将吼三回狮子吼」,只吼狐狼的嗥叫声,只吼豺狼的嗥叫声,而什么是卑微的狐狼?又,什么是狮子吼声?

同样的,波梨之子朋友! 你是在善逝给与下生活者、善逝残留的食者,你想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能被攻击,什么是卑微的波梨之子? 以及什么是对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攻击者? 』(28)

瑞祥!由于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确实不能够以这个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从那个座 位移动,那时,对他说这个:

『观察(以为)自己是「狮子」后,狐狼想:我是兽王,

牠就像那样地吼狐狼的嗥叫声,

而什么是卑微的狐狼?又什么是狮子吼声?』

同样的,波梨之子朋友! 你是在善逝给与下生活者、善逝残留的食者,你想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能被攻击,什么是卑微的波梨之子? 以及什么是对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攻击者? 』(29)

瑞祥!由于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确实不能够以这个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从那个座位移动,那时,对他说这个:

『随其他者走动, 在残食处观察自己后,

只要没看见自己,狐狼仍然想:「[我是]老虎」,

牠就像那样地吼狐狼的嗥叫声,

而什么是卑微的狐狼?又什么是狮子吼声?』

同样的,波梨之子朋友! 你是在善逝给与下生活者、善逝残留的食者,你想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能被攻击,什么是卑微的波梨之子? 以及什么是对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攻击者? 』(30)

瑞祥!由于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确实不能够以这个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从那个座位移动,那时,对他说这个:

『吃青蛙、打谷场的老鼠,以及在墓场处被舍弃的死尸后,

在大森林、空森林中长大的,狐狼想:「我是兽王」,

牠就像那样地吼狐狼的嗥叫声,

而什么是卑微的狐狼?又什么是狮子吼声?』

同样的,波梨之子朋友! 你是在善逝给与下生活者、善逝残留的食者,你想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能被攻击,什么是卑微的波梨之子? 以及什么是对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攻击者? 』(31)

瑞祥!由于木钵者的徒弟若立亚甚至确实不能够以这个譬喻使裸行者波梨之子从那个座位移动,那时,他返回后这么告知: 『先生!裸行者波梨之子有败亡的形色: 『「朋友!我到来,朋友!我到来。」说后,只在那里缓慢移动,都不能够从座位起来。』(32)

瑞祥!在这么说时,我对那个群众说这个: 『朋友们! 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 「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如果离车的尊者们还这么想: 「以诸皮带捆绑后,让我们以诸象拉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些皮带或被波梨之子切断。然而,裸行者波梨之子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来到我的面前是不能够的。如果他还这么想: 「我不舍断那个言语、不舍断那个心、不断念那个见后,去沙门乔达摩的面前。」他的头甚至会破裂。』(33)

瑞祥!我对那个群众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那时,对那个群众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从大系缚作释放、从大苦难拉出八万四千生类、入火界定后,上升[到]七大勒高天空、又化作另一个七大勒高火焰、炽然、冒烟后,在大林重阁讲堂中起来。(34)

瑞祥!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后,在一旁坐下。瑞祥! 我对在一旁坐下的离车人之子善星说这个:『善星!你怎么想它:就如我为你记说关于 裸行者波梨之子,那个果报就像那样,或相异地?』『大德!就如你为我记说关于裸行 者波梨之子,那个果报就像那样,非相异地。』

『善星! 你怎么想它: 在这种情况下, 在存在这样时, 以过人法神通神变已作或未作?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以过人法神通神变已作, 非未作。』『无用的男子! 即使这样, 你对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的我这么说: 「大德! 然而, 世尊没为我以过人法作神通神变。」无用的男子! 看! 而你的这个过错到什么程度。』

瑞祥! 离车人之子善星即使被我这么说时, 仍从这个法、律离开, 如那个堕苦界者、堕地狱者。(35)

世界开端安立的谈论

瑞祥!我知道世界开端、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比那个更优胜的、我不执取那个知识,以及从无执取寂灭就被我自己知道,凡证知的如来不来到不幸。(36)

瑞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而被我这么询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是如何建构的(备齐的)?』被我询问的他们不解说,不解说者们就反问我,被询问的我在他们中解答:(37)

『道友们!有那个时候,凡偶尔,经过长时间这个世界破坏。在当世界破坏时,大部分众生成为光音天到达者(转起者),在那里,他们是意所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存续)。

道友们! 有那个时候,凡偶尔,经过长时间这个世界转回,在当世界转回时,空的梵天宫殿出现,那时,某位众生以寿尽或福尽,从光音天身死后往生空的梵天宫殿,在那里,他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DN.1,39段]

在那里,那位单独长时间居住状态者的不喜乐、战栗生起: 『啊!愿其他众生们也来到此处的状态。』那时,其他众生们也以寿尽或福尽,从光音天身死后往生梵天宫殿,成为那个众生的共住状态。在那里,他们也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38)

道友们!在那里,凡第一个往生的众生这么想:『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这些众生由我化作,那是什么原因?以前,我想这个:『啊!愿其他众生们也来到此处的状态。』像这样,我有心的愿求,而这些众生成为来到此处的状态者。」

又,凡之后往生的那些众生,他们也这么想:「这位尊师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我们被这位梵天尊师化作,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看见这里第一个往生的这位,而我们是之后往生者。」(39)

道友们! 在那里,凡那位第一个往生的众生,他是较长寿者、较有美貌者、较大影响力者,而凡那些之后往生的众生,他们是较短寿者、较丑者、较少影响力者。

道友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之上)的。

他这么说:「凡那位尊师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作者、化作者、最上的创造者、操纵者、已生者与能被出生者之父,我们被那位梵天尊师化作,他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又,凡我们是被梵天尊师化作的,那些我们是无常的、不坚固的、少寿命的、死亡法、来到此处的状态者。」尊者们!你们安立自在天所作、梵天所作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确实是这么建构的。』他们这么说: 『乔达摩道友!被我们这么听闻,正如尊者乔达摩说。』瑞祥!我知道世界开端、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比那个更优胜的、我不执取那个知识,以及从无执取寂灭就被我自己知道,凡证知的如来不来到不幸。(40)

瑞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戏乐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安立戏乐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而被我这么询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安立戏乐过失为老师

说的世界开端是如何建构的? 』被我询问的他们不解说,不解说者们就反问我,被询问的我在他们中解答: (41)

『道友们!有名叫戏乐过失的天神们,他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的他们忘失[饮食]念,以念的忘失,那些天神从那个身死没。

道友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的。

他这么说:「凡那些无戏乐过失的天神尊师们,他们不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不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的他们不忘失念,以念的无忘失,那些天神不从那个身死没,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又,凡我们是戏乐过失者,那些我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的那些我们忘失念,以念的忘失,这样,我们从那个身死没,是无常的、不坚固的、少寿命的、死亡法、来到此处的状态者。」尊者们!你们安立戏乐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确实是这么建构的。』他们这么说:『乔达摩道友!被我们这么听闻,正如尊者乔达摩说。』瑞祥!我知道世界开端……(中略)证知的如来不来到不幸。(42)

瑞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意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安立意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而被我这么询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安立意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是如何建构的?』被我询问的他们不解说,不解说者们就反问我,被询问的我在他们中解答:(43)

『道友们!有名叫意过失的天神们,他们长时间互相嫉妒。长时间互相嫉妒的他们 互相使心污染,他们有互相污秽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那些天神从那个身死没。

道友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的。

他这么说:「凡那些无意过失的天神尊师们,他们不长时间互相嫉妒。不长时间互相嫉妒的他们互相不使心污染,那些互相无污秽的心有不疲累的身、不疲累的心,那些天神不从那个身死没,是常的、坚固的、常恒的、不变易法,将就像那样永久地住立。又,凡我们是意过失者,那些我们长时间互相嫉妒。长时间互相嫉妒的我们互相使心污染,那些我们有互相污秽的心、疲累的身、疲累的心,这样,我们从那个身死没,是无常的、不坚固的、少寿命的、死亡法、来到此处的状态者。」尊者们!你们安立意过失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确实是这么建构的。』他们这么说:『乔达摩道友!被我们这么听闻,正如尊者乔达摩说。』瑞祥!我知道世界开端……(中略)证知的如来不来到不幸。(44)

瑞祥!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自然生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尊者们!传说是真的?你们安立自然生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而被我这么询问,他们承认:『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安立自然生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是如何建构的?』被我询问的他们不解说,不解说者们就反问我,被询问的我在他们中解答:(45)

『道友们! 有名叫无想众生天神们, 还有, 那些天神以想的生起, 从那个身死没。

道友们!这存在可能性:凡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没后来到此处的状态,来到此处的状态者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时,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在如是入定的心上,他回忆那个前世住处,没回忆比那个之前的。

他这么说:「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那是什么原因?之前,我不存在,不存在后,现在,那个我被变化为存在的状态。」尊者们!你们安立自然生为老师说的世界开端确实是这么建构的。』他们这么说:『乔达摩道友!被我们这么听闻,正如尊者乔达摩说。』瑞祥!我知道世界开端、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比那个更优胜的、我不执取那个知识,以及从无执取寂灭就被我自己知道,凡证知的如来不来到不幸。(46)

瑞祥!对这样说、这样见的我,一些沙门婆罗门以不存在的、以空虚的、以不实的诽谤: 『沙门乔达摩与比丘们是颠倒者,沙门乔达摩这么说: 「凡在进入后住于清净解脱时,在那时,他就知道一切是『不清净的』。」』瑞祥! 但我没这么说: 『凡在进入后住于清净解脱时,在那时,他知道一切是「不清净的」。』瑞祥! 而我这么说: 『凡在进入后住于清净解脱时,在那时,他知道「清净的」。』」

「大德! 而他们是颠倒者: 凡置世尊与比丘们为颠倒者。大德! 我在世尊上是这么净信者: 世尊能够为我教导像那样的法, 如是, 我会进入后住于清净解脱。」(47)

「瑞祥!以不同见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处修行的、在他处老师的你,这是难做的:进入后住于清净解脱。来吧!瑞祥!但凡你的这个在我上的净信,请你就随守护那个善的。」

「大德!如果以不同见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处修行的、在他处老师的我,那是难做的:进入后住于清净解脱,大德!但凡我的这个在世尊上的净信,我就将会随守护那个善的。」

世尊说这个,悦意的游行者瑞祥氏欢喜世尊的所说。(48) 波梨经第一终了。

DN 25/DN.25 乌顿玻利额经

游行者尼拘律的事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当时,游行者尼拘律与三千多位游行者的大游行者群众一同住在乌顿玻利额游行者园林。那时,屋主散大那为了见世尊,中午从王舍城出发。那时,屋主散大那想这个:「为了见世尊是不适当时机,世尊已独坐,为了见值得尊敬的比丘们也是不适当时机,值得尊敬的比丘们已独坐,让我前往乌顿玻利额游行者园林,去见游行者尼拘律。」那时,屋主散大那去见游行者尼拘律。(49)

当时,游行者尼拘律与大游行者群众坐在一起,以吵杂的、高声的、大声的谈论着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街道流言)、水井论(井边流言)、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50)

游行者尼拘律看见正从远处到来的屋主散大那。看见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请尊师们安静,请尊师们不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的弟子,屋主散大那到来。又,就那些沙门乔达摩的在家白衣弟子们居住在王舍城,这位屋主散大那是他们中之一。又,那些尊者们是安静的想要者、被教导安静者、安静的称赞者,或许发现安静的群众后,会想应该被往见。」在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保持沉默。(51)

那时,屋主散大那去见游行者尼拘律。抵达后,与游行者尼拘律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散大那对游行者尼拘律说这个:「尊师们!这些其他外道游行者集合、聚集后,住于吵杂地、高声地、大声地从事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中略)如是有无论等,是一种,而那位世尊受用诸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独坐的林野、荒林、边地卧坐处是另一种。」(52)

在这么说时,游行者尼拘律对屋主散大那说这个:「真的,屋主!你应该知道,沙门乔达摩与谁一起共语?与谁到达交谈?与谁到达聪明慧?沙门乔达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坏,非群众行境的沙门乔达摩是不足以共语的,他只住边边处。犹如所谓周边行走的独眼牛只住边边处。同样的,沙门乔达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坏,非群众行境的沙门乔达摩是不足以共语的,他只住边边处。来吧!屋主!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这个群众,我们只以一个问题使他沉没,看起来像我们如空瓶般限制他。」(53)

世尊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屋主散大那与游行者尼拘律一起的这个交谈。 那时,世尊从耆阇崛山下来后,前往须摩揭陀池边喂孔雀处。抵达后,在须摩揭陀池边 喂孔雀处露天经行。游行者尼拘律看见在须摩揭陀池边喂孔雀处露天经行的世尊。看见 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请尊师们安静,请尊师们不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在须摩 揭陀池边喂孔雀处露天经行。又,那位尊者是安静的想要者、安静的称赞者,或许发现安静的群众后,会想应该被往见。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这个群众,我们问他这个问题: 『大德!而什么是世尊的那个法,以那个,世尊调伏弟子们,以那个,被世尊调伏的、得到苏息的弟子们自称意乐、梵行基础的?』」在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保持沉默。(54)

苦行与嫌恶说

那时,世尊去见游行者尼拘律。那时,游行者尼拘律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请世尊来!大德!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终于作这个安排,即:这里的到来。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世尊在设置的座位坐下。游行者尼拘律也取另一个较低的座位后,在一旁坐下。世尊对在一旁坐下的游行者尼拘律说这个:「尼拘律!现在,在这里为了什么谈论共坐聚集呢?还有,你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是什么?」在这么说时,游行者尼拘律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这里,我们看见在须摩揭陀池边喂孔雀处露天经行的世尊。看见后这么说:『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这个群众,我们问他这个问题:「大德!而什么是世尊的那个法,以那个,世尊调伏弟子们,以那个,被世尊调伏的、得到苏息的弟子们自称意乐、梵行基础的?」』大德!这是我们的谈论中间被中断的,然后世尊抵达。」(55)

「尼拘律!以不同见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在他处修行的、在他处老师的你,这是难知的:以那个,我调伏弟子们,以那个,被我调伏的、得到苏息的弟子们自称意乐、梵行基础的。来吧!尼拘律!请你问我关于自己师承增上嫌恶的问题:『大德!当存在怎样时,苦行与嫌恶是完全的?怎样是未完全的?』」在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成为吵杂的、高声的、大声的:「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门乔达摩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因为于该处竟然搁置自己的论说,以他人的论说邀请。」(56)

那时,游行者尼拘律使(作)那些游行者小声后,对世尊说这个:「大德!我们住于苦行与嫌恶为论说、苦行与嫌恶为内核、苦行与嫌恶为黏着,大德!当存在怎样时,苦行与嫌恶是完全的?」

「尼拘律!这里,苦行者是裸行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来者、受邀不住立者。他受用非带来的、非被个别招请的、非邀请的。那个他不从瓮口领受,不从锅口领受,非门槛中间、非棍棒中间、非杵中间、非正在吃的两人的、非从孕妇、非从授乳女、非从与男子生活女、非在饥馑时被收集的食物处、非狗出现的场所、非苍蝇群集的场所。非鱼、非肉,饮非榖酒、非果酒、非酸粥。那个他是一家一口团食者,或是二家二口团食者……(中略)或是七家七口者。以一处施物维生,也以二处施物维生……(中略),也以七处施物维生。一天吃一餐,也二天吃一餐……(中略)也七天吃一餐,像这样,也半个月像这样形色的,他住于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实践。那个他是食蔬菜者,或是食稗子者,或是食生米者,或是食大度拉米者,或是食苏苔者,或是食米糠者,或是食饭汁者,或是食胡麻粉者,或是食草者,或是食牛粪者。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是落下果实为食物者。他穿麻衣,也穿麻的混织物,也穿裹尸布,也穿粪扫衣,也

穿低力刀树皮,也穿羚羊皮,也穿羊皮,也穿茅草衣,也穿树皮衣,也穿木片衣,也穿发毛织物,也穿兽毛织物,也穿猫头鹰羽毛衣。也是拔发须者、拔发须致力实践者,也是常站立者、拒绝座位者,也是蹲踞者、蹲踞勤奋实践者。也是卧荆棘者,睡在荆棘床垫上,也睡在板床上,也睡在坚硬地面上。也是住露地者、随处住者。也是吃污物者、腐坏食物的致力实践者,也是不喝饮料者、不喝饮料状态的实践者。也住于为黄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实践者。尼拘律! 你怎么想它: 在存在这样时,苦行与嫌恶是完全的? 或未完全的呢? 」「大德! 确实,在存在这样时,苦行与嫌恶是完全的,非未完全的。」「尼拘律! 我说: 在这样完全的苦行与嫌恶中仍有种种的随杂染。」(57) 随杂染

「大德! 那么,如怎样,世尊说:在这样完全的苦行与嫌恶中有种种的随杂染?」「尼拘律!这里,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尼拘律!这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赞扬自己,轻蔑他人。尼拘律! 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赞扬自己,轻蔑他人,尼拘律! 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沈醉、迷昏头、来到放逸。尼拘律! 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沈醉、迷昏头、来到放逸,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 的随杂染。(58)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他以该利得、恭敬、名声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以该利得、恭敬、名声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他以该利得、恭敬、名声赞扬自己,轻蔑他人。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以该利得、恭敬、名声赞扬自己,轻蔑他人,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他以该利得、恭敬、名声沈醉、迷昏头、来到放逸。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以该利得、恭敬、名声沈醉、迷昏头、来到放逸,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59)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在诸食物上来到区分: 『对我,这个接受;对我,这个不接受。』而凡对他不接受,他有期待地舍弃它,但凡对他接受,他绑定地、迷昏头地、有罪过地、不看见过患地、无出离慧地受用。......(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因利得、恭敬、名声之欲求受持苦行:『国王、国王的大臣、刹帝利们、婆罗门们、屋主们、外道们将恭敬我。』……(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60)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是对某位沙门或婆罗门贬抑者: 『那么,为何这位奢侈生活者吃尽一切,即:根种子、茎种子、节种子、自落种子、种子种子就为第五,有着雷鸣般的牙齿锤,以沙门议论(他们称他沙门)。』……(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看见在诸俗家中被恭敬的、被尊重的、被尊敬的、被崇敬的某位沙门或婆罗门。看见后,他这么想:『在诸俗家中,他们只恭敬、尊重、尊敬、崇敬这位奢侈生活者,但,在诸俗家中,他们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敬粗弊生活的、苦行的我。』像这样,他在诸俗家中是使嫉妒悭吝产生者。……(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61)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看得见处坐下者。......(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自己被看见地去诸俗家中:『这是关于我的苦行,这也是关于我的苦行。』……(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从事就某种隐密的。他被问:『对你,这个接受?』当是不接受的时说『接受』,是接受的时说『不接受』。像这样,他是故意虚妄的言说者。......(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当如来或如来的弟子教导法,对就存在着应该被认可的法门,苦行者不认可。......(中略)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62)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易愤怒者、怀怨恨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易愤怒者、怀怨恨者,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藏恶者、专横者。……(中略)是嫉妒者、悭吝者。……(中略)是狡猾者、伪诈者。……(中略)是恶欲求者,到达恶欲求支配者。……(中略)是邪见者、具备边见者。……(中略)是执取己见者、固执者、难弃舍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执取己见者、固执者、难弃舍,尼拘律!这也是苦行者的随杂染。

尼拘律! 你怎么想它: 凡这些是苦行与嫌恶的随杂染,或非随杂染?」「大德!确实,这些是苦行与嫌恶的随杂染,非非随杂染。大德! 又,这存在可能性: 凡这里,某位苦行者就会具备全部这些随杂染,更不用说某些的。」(63)

到达遍纯净外皮的谈论

「尼拘律!这里,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不以该苦行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尼拘律!又,凡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不以该苦行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不以该苦行称赞自己,不轻蔑他人。......(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不沈醉、不迷昏头、不来到放逸。......(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64)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他以该利得、恭敬、名声不成为悦意的、意向圆满的。......(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他以该利得、恭敬、名声不赞扬自己,不轻蔑他人。......(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受持苦行,他以该苦行使利得、恭敬、名声生起,他以该利得、恭敬、名声不沈醉、不迷昏头、不来到放逸。……(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65)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在诸食物上不来到区分:『对我,这个接受;对我,这个不接受。』而凡对他不接受,他无期待地舍弃它,但凡对他接受,他不绑定地、不迷昏头地、无罪过地、看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因利得、恭敬、名声之欲求受持苦行:『国王、国王的大臣、刹帝利们、婆罗门们、屋主们、外道们将恭敬我。』……(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66)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是对某位沙门或婆罗门贬抑者:『那么,为何这位奢侈生活者吃尽一切,即:根种子、茎种子、节种子、自落种子、种子种子就为第五,有着雷鸣般的牙齿锤,以沙门议论。』……(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看见在诸俗家中被恭敬的、被尊重的、被尊敬的、被崇敬的某位沙门或婆罗门。看见后,他不这么想: 『在诸俗家中,他们只恭敬、尊重、尊敬、崇敬这位奢侈生活者,但,在诸俗家中,他们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敬粗弊生活的、苦行的我。』像这样,他在诸俗家中不是使嫉妒悭吝产生者。......(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67)

再者,尼拘律! 苦行者不是看得见处坐下者。......(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非自己被看见地去诸俗家中:『这是关于我的苦行,这也是 关于我的苦行。』……(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不从事就某种隐密的。他被问:『对你,这个接受?』当是不接受的时说『不接受』,接受的时说『接受』。像这样,他不是故意虚妄的言说者。......(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 当如来或如来的弟子教导法,对就存在着应该被认可的法门,苦行者认可。......(中略)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68)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不易愤怒者、不怀怨恨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不易愤怒者、不怀怨恨者,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再者,尼拘律!苦行者是不藏恶者、不专横者。......(中略)是不嫉妒者、不悭吝者。......(中略)是不狡猾者、不伪诈者。......(中略)是不恶欲求者,不落入诸恶欲求控制者。......(中略)是非邪见者、不具备边见者。......(中略)是不执取己见者、不固

执者、容易弃舍者。尼拘律!又,凡苦行者是不固执己见者、不倔强、容易弃舍者,这样,他在该处是遍纯净的。

尼拘律! 你怎么想它: 如果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或非遍纯净的?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非非遍纯净的; 是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尼拘律! 这个情形, 不是苦行与嫌恶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 而是到达外皮的。」(69)

到达遍纯净内皮的谈论

「大德!那么,什么情形是苦行与嫌恶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大德!请世尊为我以苦行与嫌恶使得到就最高的、得到就内核的,那就好了!」「尼拘律!这里,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而怎样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这里,苦行者不杀生、不使之杀生、是不杀生的认可者;不拿取未被给与的、不使拿取未被给与的、是不拿取未被给与的者的认可者;不虚妄地说、不使之虚妄地说、是不虚妄地说的认可者;不希求使存在的、不使之希求使存在的、是不希求使存在的认可者,尼拘律!这样,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

尼拘律! 当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以及那位以苦行状态成为他的时,他携带,不还俗,他亲近远离(独居)的卧坐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餐后已从施食返回,坐下,盘腿、定置端直的身体、创建面前的念后,他舍断世间中的贪婪,以离贪婪之心而住,使心从贪婪净化。舍断恶意瞋怒后,住于无瞋害心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使心从恶意瞋怒净化。舍断惛沈睡眠后,住于离惛沈睡眠的、有光明想的、具念的、正知的,使心从惛沈睡眠净化。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的、内心寂静的,使心从掉举后悔净化。舍断疑惑后,住于度脱疑惑的、在善法上无疑的,使心从疑惑净化。(70)

他舍断这些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的五盖后,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尼拘律! 你怎么想它: 如果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或非遍纯净的?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非非遍纯净的; 是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尼拘律! 这个情形, 不是苦行与嫌恶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 而是到达内皮的。」(71)

到达遍纯净肤材的谈论

「大德!那么,什么情形是苦行与嫌恶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大德!请世尊为我以苦行与嫌恶使得到就最高的、得到就内核的,那就好了!」「尼拘律!这里,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而怎样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中

略)尼拘律! 当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以及那位以苦行状态成为他的时,他携带,不还俗,他亲近远离的住处......(中略) 他舍断这些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中略) 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 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 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 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 『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将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

尼拘律! 你怎么想它: 如果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或非遍纯净的?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非非遍纯净的; 是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尼拘律! 这个情形, 不是苦行与嫌恶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 而是到达肤材的。」(72)

到达遍纯净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谈论

「大德!那么,什么情形是苦行与嫌恶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大德!请世尊为我以苦行与嫌恶使得到就最高的、得到就内核的,那就好了!」「尼拘律!这里,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尼拘律!而怎样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中略)尼拘律!当苦行者被四种禁戒的自制自制,以及那位以苦行状态成为他的时,他携带,不还俗,他亲近远离的住处……(中略)他舍断这些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中略)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事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中略)像这样,他将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他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确实,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或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像这样,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

尼拘律! 你怎么想它: 如果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或非遍纯净的? 」「大德! 确实, 在存在这样时, 苦行与嫌恶是遍纯净的, 非非遍纯净的; 是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73)

「尼拘律!这个情形,是苦行与嫌恶到达最高的与到达内核的,尼拘律!像这样,凡你对我说:『大德!而什么是世尊的那个法,以那个,世尊调伏弟子们,以那个,被世尊调伏的、得到苏息的弟子们自称意乐、梵行基础的?』尼拘律!像这样,那个情

况(处)是更上的、更妙胜的,以那个,我调伏弟子,以那个,被我调伏的、得到苏息的弟子们自称意乐、梵行基础的。」

在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成为吵杂的、高声的、大声的:「在这里,连同老师的我们灭亡,我们不知到比这个更高的、更上的。」(74) 尼拘律的懊悔

当屋主散大那知道:「现在,这些其他外道游行者必然想要听、倾耳世尊的所说,使了知心现起。」那时,对游行者尼拘律说这个:「尼拘律大德!像这样,凡你对我说:『真的,屋主!你应该知道,沙门乔达摩与谁一起共语?与谁到达交谈?与谁到达聪明慧?沙门乔达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坏,非群众行境的沙门乔达摩是不足以共语的,他只住边边处。犹如所谓周边行走的独眼牛只住边边处。同样的,沙门乔达摩的慧已被空屋破坏,非群众行境的沙门乔达摩是不足以共语的,他只住边边处。来吧!屋主!如果沙门乔达摩来到这个群众,我们只以一个问题使他沉没,看起来像我们如空瓶般限制他。』大德!这那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已到达这里,那么,对他,请你们置(作)为非群众行境,请你们置为周边行走的独眼牛,请你们只以一个问题使他沉没,请你们如空瓶般限制他。」在这么说时,游行者尼拘律沉默地、羞愧地、垂肩地、低头地、郁闷地、不能反应地坐着。(75)

那时,世尊知道游行者尼拘律成为沉默的、羞愧的、垂肩的、低头的、郁闷的、不能反应的后,对游行者尼拘律说这个: 「尼拘律!传说是真的?这些言语被你说?」「大德!是真的,这些言语被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我说。」「尼拘律!你怎么想它:是否当游行者的年长者、很老者、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讲说时,这被你听闻:凡过去世那些曾是阿罗汉、遍正觉者们,那些世尊集合、聚集后,这样住于吵杂地、高声地、大声地从事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中略)如是有无论等,犹如现在连同老师的你呢?或者,那些世尊这样受用诸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林野、森林、荒地的边地卧坐处,犹如现在的我呢?」

「大德! 当游行者的年长者、很老者、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讲说时,这被我听闻:凡过去世那些曾是阿罗汉、遍正觉者们,那些世尊集合、聚集后,不这样住于吵杂地、高声地、大声地从事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中略)如是有无论等,犹如现在连同老师的我,那些世尊这样受用诸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林野、森林、荒地的边地卧坐处,犹如现在的世尊。」

「尼拘律!有智的、具念的、老练的那个你不想这个: 『那位已觉的世尊教导为了觉的法; 那位已调御的世尊教导为了调御的法; 那位寂静的世尊教导为了止(舍摩他)的法; 那位已度脱的世尊教导为了度脱的法; 那位已般涅槃的世尊教导为了般涅槃的法。』吗?」(76)

梵行结尾的作证

在这么说时,游行者尼拘对世尊说这个:「大德!罪过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我:凡这么说世尊。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接受那个我的罪过为罪过。」「尼拘律!确实,罪过征服如是愚的、如是愚昧的、如是不善的你:凡这么

说世尊, 尼拘律! 但由于你看见罪过为罪过后如法忏悔, 我们接受你的那个[忏悔]。尼 拘律! 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 凡看见罪过为罪过后如法忏悔, 未来来到自制。尼拘 律!又,我这么说:『令有智的、不狡诈的、不诳伪的、正直之类的男子来,我教诫, 我教导法,当如教诫的那样实行七年时,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凡善男 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尼拘律! 别理会七 年,令有智的、不狡诈的、不诳伪的、正直之类的男子来,我教诫,我教导法,当如教 诫的那样实行六年时,就在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 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 年......尼拘律!别理会一年,令有智的、不狡诈的、不诳伪的、正直之类的男子来,我 教诫, 我教导法, 当如教诫的那样实行七个月时, 就在以证智自作证后, 在当生中进入 后住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尼拘 律!别理会七个月......六个月......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二个月......一个月......半 个月......别理会半个月,令有智的、不狡诈的、不诳伪的、正直之类的男子来,我教 诫、我教导法、当如教诫的那样实行七天时、就在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 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77) 游行者们的懊悔

尼拘律! 又, 你们会这么想: 『对我们有徒弟的欲求, 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尼拘 律! 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凡正是你们的老师,让他仍是你们的老师。尼拘律! 又, 你们会这么想: 『想要使我们从诵说脱离地,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尼拘律! 但这不应 该被看作这样。凡正是你们的诵说,让它仍是你们的诵说。尼拘律!又,你们会这么 想: 『想要使我们从生计脱离地,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尼拘律! 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 样。凡正是你们的生计,让它仍是你们的生计。尼拘律!又,你们会这么想:『凡我们 的不善法,以及连同被赋予不善之名的老师,在那些上想要创建地,沙门乔达摩这么 说。』尼拘律! 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样。让你们的那些不善法, 以及连同被赋予不善之 名的老师仍存在。尼拘律!又,你们会这么想:『凡我们的善法,以及连同被赋予善名 的老师, 想要使从那些远离地, 沙门乔达摩这么说。』尼拘律! 但这不应该被看作这 样。让你们的那些善法,以及连同被赋予善名的老师仍存在。尼拘律! 像这样, 既非有 徒弟的欲求,我这么说,也非想要使从诵说脱离地,我这么说,也非想要使从生计脱离 地,我这么说,也非凡你们的不善法,连同被赋予不善之名的老师,在那些上想要创建 地,我这么说,也非凡你们的善法,连同被赋予善名的老师,想要使从那些远离地,我 这么说,尼拘律!但有未舍断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惧的、苦果报的、未来生老死的 诸不善法,为了那些的舍断我教导法,如是行道的你们的诸杂染法将被舍断,诸能清净 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慧的圆满与广大状态。」(78)

在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沉默地、羞愧地、垂肩地、低头地、郁闷地、不能反应地坐着,如那个被魔缠缚的心。那时,世尊想这个:「全部这些无用的男子都被波旬接触,因为于该处竟然都没有一位这么想:『来吧!让我们就为了知,在沙门乔达摩处行

梵行,七天将作什么?』」那时,世尊在乌顿玻利额游行者园林吼狮子吼、升上天空后,出现在耆阇崛山。而屋主散大那在那时进入王舍城。(79) 乌顿玻利额经第二终了。

DN 26/DN.26 转轮王经

以自己为岛为归依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国嘛杜拉。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 「比丘们!你们要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比丘们!而怎样比丘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比丘们!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中略)在心上随看心地......(中略)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比丘们!这样比丘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

比丘们! 你们要走在行境、自己父亲的领域。比丘们! 在行境、自己父亲的领域行走者, 魔将不得到机会, 魔将不得到对象。比丘们! 善法的受持之因, 这样, 这个福德增长。(80)

坚固辋转轮王

比丘们!从前,有位名叫坚固網转轮王,是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81)

比丘们!那时,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坚固辋转轮王召唤某位男子:『喂!男子!当如果你看见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那时,你通知我。』『是的,陛下!』比丘们!那位男子回答坚固辋王。比丘们!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那位男子看见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看见后,去见坚固辋王。抵达后对坚固辋王说这个:『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你的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比丘们!那时,坚固辋王召唤长子王子后,说这个:『王子儿!我的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又,这被我听闻:「凡转轮王的天之轮宝脱离,从处所脱落,能被现在那位国王活命不久。」我已受用(食)人的诸欲,现在是我的遍求天之诸欲时间,来!王子儿!请你继承(运行)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而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82)

比丘们!那时,坚固辋王在王位上彻底地教诫长子王子、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比丘们!而在国王仙人出家七天时,天之轮宝消失。

比丘们!那时,某位男子去见刹帝利灌顶王。抵达后,对刹帝利灌顶王说这个:『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天之轮宝已消失。』比丘们!在天之轮宝消失时,刹

帝利灌顶王成为不悦意的,以及感受不悦意性,他去见国王仙人。抵达后,对国王仙人说这个: 『真的,陛下! 你应该知道,天之轮宝已消失。』比丘们! 在这么说时,国王仙人对刹帝利灌顶王说这个: 『儿子! 在天之轮宝消失时,你不要成为不悦意的,以及感受不悦意性。儿子! 因为你的天之轮宝不是父亲的遗产。来吧! 儿子! 请你在圣转轮王责任上转起。又,这存在可能性: 凡当你在圣转轮王责任上转起时,在十五那个布萨日,当洗头、到布萨的殊胜高楼上层时,千辐的、有外轮圈的、有轮毂的、全部行相完备的天之轮宝将出现。』(83)

转轮王圣责任

『陛下!那么,什么是那个圣转轮王责任?』『儿子!那样的话,你就依止法后,恭敬着法、尊重着法、尊敬着法、崇敬着法、敬重着法、故为标志、法为旗帜、法为权威,请你在内部人民、军队、跟随的刹帝利们、婆罗门屋主们、城镇地方的人们、沙门婆罗门们、诸鸟兽上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儿子!在你的王国中非法行为不要转起,儿子!凡在你的王国中如果有贫困者,你随给与他们财物;儿子!凡在你的王国中离憍慢放逸的、在忍耐柔和上确立的沙门婆罗门们使自己调御、使独自寂静、使独自证涅槃,经常去见他们后,你应该遍询问、掌握:「大德!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不善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无罪的?什么是应该被实行的?什么是不应该被实行的?什么是被我做的会有长久的不利、苦?又或,什么是被我做的会有长久的利益、安乐?」听闻那些后,凡不善的,你应该回避它,凡善的,受持后你应该转起它。儿子!这是那个圣转轮王责任。』(84)

轮宝的出现

『是的,陛下!』比丘们!刹帝利灌顶王回答国王仙人后,在圣转轮王责任上转起。当他在圣转轮王责任上转起时,在十五那个布萨日,当洗头、到布萨的殊胜高楼上层时,千辐的、有外轮圈的、有轮毂的、全部行相完备的天之轮宝出现。看见它后,刹帝利灌顶王这么想:『而这被我听闻:「凡当刹帝利灌顶王在十五那个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殊胜高楼上层时,千辐的、有外轮圈的、有轮毂的、全部行相完备的天之轮宝出现,他是转轮王。」我会是转轮王吗?』

比丘们!那时,转轮王从座位起来、置(作)上衣到一边肩膀、以左手拿起水罐后,以右手洒轮宝:『请轮宝尊师转起,请轮宝尊师征服。』比丘们!那时,那个轮宝对东方转起,转轮王与四种军一起随后。比丘们!又,凡轮宝停住处,在那里,转轮王与四种军来到停留。比丘们!又,凡东方的敌对国王们,那些国王来见转轮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请你教诫。』转轮王这么说:『生命不应该被杀,未给与的不应该被取,邪淫不应该被行,虚妄不应该被说,酒不应该被饮,以及请你们如应该吃的吃。』比丘们!又,凡东方的敌对国王们,他们成为转轮王的小王(跟随者)。(85)

比丘们!那时,那个轮宝进入东方的海后,出来后,对南方转起......(中略)进入南方的海后,出来后,对西方转起,转轮王与四种军一起随后。比丘们!又,凡西方的敌对国王们,那些国王来见转轮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

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请你教诫。』转轮王这么说: 『生命不应该被杀,未给与的不应该被取,邪淫不应该被行,虚妄不应该被说,酒不应该被饮,以及请你们如应该吃的吃。』比丘们!又,凡西方的敌对国王们,他们成为转轮王的小王。(86)

比丘们!那时,那个轮宝进入西方的海后,出来后,对北方转起,转轮王与四种军一起随后。比丘们!又,凡轮宝停住处,在那里,转轮王与四种军来到停留。比丘们!又,凡北方的敌对国王们,那些国王来见转轮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自己的是你的,大王!请你教诫。』转轮王这么说:『生命不应该被杀,未给与的不应该被取,邪淫不应该被行,虚妄不应该被说,酒不应该被饮,以及请你们如应该吃的吃。』比丘们!又,凡北方的敌对国王们,他们成为转轮王的小王。

比丘们!那时,那个轮宝征服到大海边界的土地后,就回到那个王都后,看起来像轮轴般住立在转轮王的内宫门上,美化着转轮王的内宫门。(87) 第二位等转轮王的谈论

比丘们!第二位转轮王也......(中略)比丘们!第三位转轮王也......(中略)比丘们!第四位转轮王也......(中略)比丘们!第五位转轮王也......(中略)比丘们!第六位转轮王也......(中略)比丘们!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第七位转轮王也召唤某位男子:『喂!男子!当如果你看见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那时,你通知我。』『是的,陛下!』比丘们!那位男子回答转轮王。比丘们!经过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那位男子看见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看见后,去见转轮王。抵达后对转轮王说这个:『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你的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88)

比丘们!那时,转轮王召唤长子王子后,说这个:『王子儿!我的天之轮宝已脱离,已从处所脱落。又,这被我听闻:「凡转轮王的天之轮宝脱离,从处所脱落,能被现在那位国王活命不久。」我已受用人的诸欲,现在是我的遍求天之诸欲时间,来!王子儿!请你继承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而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

比丘们!那时,转轮王在在王位上彻底地教诫长子王子、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比丘们!而在国王仙人出家七天时,天之轮宝消失。(89)

比丘们!那时,某位男子去见刹帝利灌顶王。抵达后,对刹帝利灌顶王说这个:『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天之轮宝已消失。』比丘们!在天之轮宝消失时,刹帝利灌顶王成为不悦意的,以及感受不悦意性,他不去见国王仙人询问圣转轮王责任,他只以自己的意见统治国土。当他以自己的意见统治国土时,国土逐渐地不繁荣(增长),如那个当先前国王在圣转轮王责任上转起时。

比丘们!那时,大臣、侍臣、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谋士(谋略维生者)集合后,对刹帝利灌顶王说这个:『陛下!当你以自己的意见统治国土时,国土逐渐地不繁荣,如那个当先前国王在圣转轮王责任上转起时。陛下!你的王国中大臣、侍臣、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谋士的我们连同其他人被发现:凡我们忆持圣转轮王责任。

来吧! 陛下! 请你询问我们圣转轮王责任,我们将为你解说所询问的那个圣转轮王责任。』(90)

寿命容色等{转回}[衰退]的谈论

比丘们!那时,刹帝利灌顶王集合大臣、侍臣、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谋士后,询问圣转轮王责任。他们为他解说所询问的那个圣转轮王责任。听闻那些后,确实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但不给与贫困者财物。在当不给与贫困者财物时,贫穷走到扩大。在贫穷已走到扩大时,某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他们捕捉他。捕捉他后,对刹帝利灌顶王展示:『陛下!这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比丘们!在这么说时,刹帝利灌顶王对那位男子说这个:『喂!男子!传说是真的?你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陛下!真的。』『什么理由?』『陛下!因为我不[能]生活。』比丘们!那时,刹帝利灌顶王随给与那位男子财物:『喂!男子!请你以这些财物自己生活、养育父母、养育妻儿、在事业上努力、在沙门婆罗门们上使高的、导致生天的、安乐果报的、转起天界的供养创建。』『是的,陛下!』比丘们!那位男子回答刹帝利灌顶王。

比丘们!某位男子也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他们捕捉他。捕捉他后,对刹帝利灌顶王展示:『陛下!这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比丘们!在这么说时,刹帝利灌顶王对那位男子说这个: 『喂!男子!传说是真的?你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陛下!真的。』『什么理由?』『陛下!因为我不[能]生活。』比丘们!那时,刹帝利灌顶王随给与那位男子财物:『喂!男子!请你以这些财物自己生活、养育父母、养育妻儿、在事业上努力、在沙门婆罗门们上使高的、导致生天的、安乐果报的、转起天界的供养创建。』『是的,陛下!』比丘们!那位男子回答刹帝利灌顶王。(91)

比丘们!人们听闻: 『先生! 听说凡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者,刹帝利灌顶王随给与他们财物。』听闻后,他们想这个: 『让我们也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比丘们!那时,某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比丘们!那时,某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比丘们!在这么说时,刹帝利灌顶王对那位男子说这个: 『喂!男子!传说是真的?你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陛下!真的。』『什么理由?』『陛下!因为我不[能]生活。』比丘们!那时,刹帝利灌顶王想这个: 『如果我凡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一一随给与他财物,这样,这个未被给与的拿取增长。让我对这位男子极制止地制止,作根绝,对他斩首。』比丘们!那时,刹帝利灌顶王命令男子们: 『那样的话,我说,对这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手在背后紧紧地捆绑后,剃光头后,以猛烈声的铜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带领后,经南门出去后,请你们在城南极制止地制止,作根绝、对他斩首。』『是的,陛下!』比丘们!那些刹帝利灌顶王的人们回答后,对那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手在背后紧紧地捆绑后,剃光头后,以猛烈声的铜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带领后,经南门出去后,他们在城南极制止地制止,作根绝、对他斩首。(92)

比丘们!人们听闻:『先生!听说凡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国王对他们极制止地制止,作根绝、对他们斩首。』听闻后,他们想这个:『让我们也做锐利的刀剑;做锐利的刀剑后将对他们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我们将对他们极制止地制止、作根绝、对他们斩首。』他们做锐利的刀剑;做锐利的刀剑后,从事作村落掠夺者,也从事作村落掠夺者,也从事作城市掠夺者,也从事作道路抢劫者,他们对他们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他们极制止地制止、作根绝、对他们斩首。(93)

比丘们!像这样,在当不给与贫困者财物时,贫穷走到广大;在贫穷已走到广大时,未被给与的拿取走到广大;在未被给与的拿取已走到广大时,刀剑走到广大;在刀剑已走到广大时,杀生走到广大;在杀生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八万岁寿命的人们有四万岁寿命的儿子。

比丘们!在四万岁寿命的人们中,某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他们捕捉他。捕捉他后,对刹帝利灌顶王展示:『陛下!这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比丘们!在这么说时,刹帝利灌顶王对那位男子说这个:『喂!男子!传说是真的?你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不,陛下!』他说故意虚妄。(94)

比丘们!像这样,在当不给与贫困者财物时,贫穷走到广大;在贫穷已走到广大时,未被给与的拿取走到广大;在未被给与的拿取已走到广大时,刀剑走到广大;在刀剑已走到广大时,杀生走到广大;在杀生已走到广大时,妄语走到广大;在妄语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四万岁寿命的人们有二万岁寿命的儿子。

比丘们!在二万岁寿命的人们中,某位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某位男子随即告诉刹帝利灌顶王:『陛下!像这样名字的男子对他人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他作离间语。(95)

比丘们!像这样,在当不给与贫困者财物时,贫穷走到广大;在贫穷已走到广大时,未被给与的拿取走到广大;在未被给与的拿取已走到广大时,刀剑走到广大;在刀剑已走到广大时,杀生走到广大;在杀生已走到广大时,妄语走到广大;在妄语已走到广大时,离间语走到广大;在离间语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二万岁寿命的人们有一万岁寿命的儿子。

比丘们!在一万岁寿命的人们中,某些众生是有美貌的,某些众生是丑的。在那里,凡当那些丑的众生贪求那些有美貌的众生时,在他人的妻子们上性交。(96)

比丘们!像这样,在当不给与贫困者财物时,贫穷走到广大;在贫穷已走到广大时......(中略)邪淫走到广大;在邪淫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一万岁寿命的人们有五千岁寿命的儿子。(97)

比丘们!在五千岁寿命的人们中,二法走到广大:粗恶语与杂秽语。在二法已走到 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五千岁 寿命的人们有一些二千五百岁寿命、一些二千岁寿命的儿子。(98) 比丘们!在二千五百岁寿命的人们中,贪婪、恶意走到广大。在贪婪、恶意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二千五百岁寿命的人们有一千岁寿命的儿子。(99)

比丘们!在一千岁寿命的人们中,邪见走到广大。在邪见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一千岁寿命的人们有五百岁寿命的儿子。(100)

比丘们! 在五百岁寿命的人们中,三法走到广大: 非法贪、不正贪、邪法。在三法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 五百岁寿命的人们有一些二百五十岁寿命的、一些二百岁寿命的儿子。

比丘们!在二百五十岁寿命的人们中,这些法走到广大:不尊敬母亲、不尊敬父亲、不尊敬沙门、不尊敬婆罗门、不尊敬家族中年长者。(101)

比丘们!像这样,在当不给与贫困者财物时,贫穷走到广大;在贫穷已走到广大时,未被给与的拿取走到广大;在未被给与的拿取已走到广大时,刀剑走到广大;在刀剑已走到广大时,杀生走到广大;在杀生已走到广大时,妄语走到广大;在家语已走到广大时,离间语走到广大;在离间语已走到广大时,邪淫走到广大;在邪淫已走到广大时,二法走到广大:粗恶语与杂秽语;在二法已走到广大时,贪婪、恶意走到广大;在贪婪、恶意已走到广大时,邪见走到广大;在邪见已走到广大时,三法走到广大:非法贪、不正贪、邪法;在三法已走到广大时,这些法走到广大:不尊敬母亲、不尊敬父亲、不尊敬沙门、不尊敬婆罗门、不尊敬家族中年长者;在这些法已走到广大时,那些众生的寿命衰退及容色衰退,当他们以寿命衰退及以容色衰退时,二百五十岁寿命的人们有一百岁寿命的儿子。(102)

寿命十岁时

比丘们!将有那个时候:凡这些人将有十岁寿命的儿子。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五岁女孩将是结婚适龄女子。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这些食味将消失,即:熟酥、生酥、油、蜂蜜、糖、盐。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稗子将是最好的食物,比丘们!犹如现在粳米饭是最好的食物。同样的,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稗子将是最好的食物。

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十善业之路将全部完全地消失,十不善业之路将极辉耀。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连『善的』也将不存在,从哪里又有善的作者。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凡他们是不尊敬母亲的、不尊敬父亲的、不尊敬沙门的、不尊敬婆罗门的、不尊敬家族中年长者的,他们将能被尊敬与能被赞赏。比丘们!犹如现在尊敬母亲的、尊敬父亲的、尊敬沙门的、尊敬婆罗门的、尊敬家族中年长者的能被尊敬与能被赞赏。同样的,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凡他们是不尊敬母亲的、不尊敬父亲的、不尊敬沙门的、不尊敬婆罗门的、不尊敬家族中年长者的,他们将能被尊敬与能被赞赏。

比丘们! 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将没有『母亲』,或『姨母』,或『舅母』,或『师母』,或『应尊重者的妻子』,世间将走到混淆,如山羊、绵羊、鸡、猪、狗、狐狼。

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在互相中那些众生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恶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杀害心将被现起:母亲在儿子上及儿子在母亲上、父亲在儿子上及儿子在父亲上、兄弟在姊妹上及姊妹在兄弟上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恶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亲害心将被现起。比丘们!犹如看见野兽后,猎人的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恶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杀害心被现起。同样的,比丘们!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在互相中那些众生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恶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杀害心将被现起:母亲在儿子上及儿子在母亲上、父亲在儿子上及儿子在父亲上、兄弟在姊妹上及姊妹在兄弟上激烈的瞋害、激烈的恶意、激烈的瞋意、激烈的杀害心将被现起。(103)

比丘们! 在十岁寿命的人们中,将有七日的刀剑中劫:在互相中他们将得到野兽想,在他们的手中将出现锐利的刀剑,他们将以锐利的刀剑『这是野兽、这是野兽』互相夺取生命。

比丘们!那时,那些众生中一些将这么想:『我们不要[杀]任何人,以及任何人不要[杀]我们,让我们进入草丛,或丛林,或树丛,或河流难渡处,或山崖后,以树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他们进入草丛,或丛林,或树丛,或河流难渡处,或山崖后,以树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经过七天,他们从草丛、丛林、树丛、河流难渡处、山崖出去后,互相拥抱后,将来到一同、将安慰:『万岁!先生!众生活命。万岁!先生!众生活命。』(104)

寿命容色等增加的谈论

比丘们!那时,那些众生将这么想:『我们不善法的受持之因,像这样已到达广大亲族的灭尽,让我们做善的。应该做什么善的?让我们戒绝杀生,受持这个善法后转起。』他们将戒绝杀生,受持这个善法后转起。他们善法的受持之因,将以寿命增加及将以容色增加时,当他们以寿命增加及将以容色增加时,十岁寿命的人们有二十岁寿命的儿子。

他们善法的受持之因,将以寿命增加及将以容色增加,当他们以寿命增加及将以容色增加时,二十岁寿命的人们将有四十岁寿命的儿子……四十岁寿命的人们将有八十岁寿命的儿子……八十岁寿命的人们将有一百六十岁寿命的儿子……一百六十岁寿命的人们将有三百二十岁寿命的儿子……六百四十岁寿命的人们将有二千岁寿命的儿子……二千岁寿命的人们将有四千岁寿命的儿子……四千岁寿命的人们将有八千岁寿命的儿子……八千岁寿命的人们将有二万岁寿命的

儿子...... 二万岁寿命的人们将有四万岁寿命的儿子...... 四万岁寿命的人们将有八万岁寿命的儿子, 比丘们! 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 五百岁女孩将是结婚适龄女子。(105) 螺王的出现

比丘们!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将有三种病:欲求、饥饿、老。比丘们!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这个阎浮洲将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诸村落、城镇、王都是鸡落在一起的。比丘们!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看起来像这个阎浮洲将被人们无间隔地遍满,犹如芦苇林或苇林。比丘们!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这个波罗奈将是名为给度么低的王都,是繁荣的,同时也富裕的,以及人多的、人杂乱的、豊饶的。比丘们!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在这个阎浮洲中将有八万四千城市,给度么低王都为上首。比丘们!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给度么低王都中将出现名为螺的转轮王,是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将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他将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106)弥勒佛的出现

比丘们! 在八万岁寿命的人们中,名为弥勒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世间出现,犹如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的我在世间出现。他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犹如现在我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他将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犹如现在我教导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法,说明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他将照顾好几千位比丘僧团,犹如现在我照顾好几百位比丘僧团。(107)

比丘们!那时,凡那个被玻那大王使之建造的祭坛,名叫螺的国王使那个祭坛立起、居住后,施与、舍离它后,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施与布施后,在弥勒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面前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将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成为这样出家的、住於单独的、隐离的、不放逸的、热心的、自我努力的他不久就在当生将会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凡善男子们为了利益正确地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的那个无上梵行结尾。(108)

比丘们!你们要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比丘们!而怎样比丘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比丘们!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中略)在心上随看心地......(中略)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比丘们!这样比丘住于以自己为岛,以自己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依,不以其他为归依。(109)

比丘的寿命容色等增加的谈论

比丘们! 你们要走在行境、自己父亲的领域。比丘们! 走在行境、自己父亲的领域的你们将以寿命增加, 及将以容色增加, 及将以乐增加, 及将以财富增加, 及将以力量增加。

比丘们!而什么是关于比丘的寿命?比丘们!这里,比丘修习具备意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活力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心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修习具备考察定勤奋之行的神足,他以这四神足的已自我修习、已自我多作,当希望时,能住世一劫或一劫的剩余。比丘们!这是关于比丘的寿命。

比丘们!而什么是关于比丘的容色?比丘们!这里,比丘是持戒者,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比丘们!这关于比丘的容色。

比丘们!而什么是关于比丘的乐?比丘们!这里,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从寻与伺的平息......(中略)第二禅......(中略)的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比丘们!这是关于比丘的乐。

比丘们!而什么关于是比丘的财富?比丘们!这里,比丘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比丘们!这是关于比丘的财富。

比丘们!而什么是关于比丘的力量?比丘们!这里,比丘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比丘们!这是关于比丘的力量。

比丘们!我都不见其它一种力量:凡这么难克服的,比丘们!如这魔力量。比丘们!善法的受持之因,这样,这个福德增长。」

世尊说这个,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110)转轮王经第三终了。

DN 27/DN.27 世界开端经

袜谢德与婆罗堕若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当时,希望成为比丘的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在比丘中别住。那时,傍晚时从独坐出来的世尊从高楼下来后,在屋外高楼阴影处经行。(111)

袜谢德看见傍晚时从独坐出来、从高楼下来后在屋外高楼阴影处经行的世尊。看见后,召唤婆罗堕若:「婆罗堕若朋友!这位傍晚时从独坐出来的世尊从高楼下来后,在屋外在高楼阴影处经行。婆罗堕若朋友!我们走,我们将去见世尊,或许我们会得到从世尊面前法说的听闻。」「是的,朋友!」婆罗堕若回答袜谢德。(112)

那时,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跟随经行的世尊经行。那时,世尊召唤袜谢德:「袜谢德!你们从婆罗门血统、从婆罗门家族、从婆罗门家庭、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袜谢德!是否婆罗门们没辱骂、没诽谤你们呢?」「大德!婆罗门们确实以充满适合自己的责难辱骂、诽谤我们,非不充满。」「袜谢德!那么,如怎样婆罗门们以充满适合自己的责难辱骂、诽谤你们,非不充满呢?」「大德!婆罗门们这么说:『仅婆罗门是最上的阶级,其他的是下劣的阶级;仅婆罗门是白的阶级,其他的是黑的阶级;仅婆罗门们变纯净,非婆罗门们否;仅婆罗门们是梵天的亲生儿子、从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继承者。你们舍弃最上阶级后,已到达最下劣程度的阶级,即:卑俗的、黑的、亲族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那个这是不好的,那个这是不适当的:凡你们舍弃最上的阶级后,已到达最下劣程度的阶级,即:卑俗的、黑的、亲族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大德!婆罗门们像这样以充满适合自己的责难辱骂、诽谤我们,非不充满。」(113)

「袜谢德!确实,不记得往昔的婆罗门们这么说:『仅婆罗门是最上的阶级,其他的是下劣的阶级;仅婆罗门是白的阶级,其他的是黑的阶级;仅婆罗门们变纯净,非婆罗门们否;仅婆罗门们是梵天的亲生儿子、从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继承者。』袜谢德!然而,诸婆罗门的月经期的,及怀孕的,及生产的,及哺乳的婆罗门女被看见,但,那些从婆罗门女胎生的存在者却这么说:『仅婆罗门是最上的阶级,其他的是下劣的阶级;仅婆罗门是白的阶级,其他的是黑的阶级;仅婆罗门们变纯净,非婆罗门们否;仅婆罗门们是梵天的亲生儿子、从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继承者。』他们诽谤梵天,同时也说虚妄的、产出许多非福德。(114)四种阶级纯净

袜谢德!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利、婆罗门、毘舍、首陀罗。袜谢德!这里,某一类 刹帝利是杀生者、未被给与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 者、贪婪者、瞋害心者、邪见者,袜谢德!像这样,凡这些不善法,被称为不善的;有 罪的,被称为有罪的;不应该被实行的,被称为不应该被实行的;不适于圣者的,被称为不适于圣者的;黑的,黑果报的;智者责备的,这里,在一些刹帝利中他们被看见。袜谢德!婆罗门也……(中略)袜谢德!毘舍也……(中略)袜谢德!这里,某一类首陀罗也是杀生者、未被给与的拿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瞋害心者、邪见者,袜谢德!像这样,凡这些不善法,被称为不善的……(中略)黑的,黑果报的;智者责备的,这里,在一些首陀罗中他们也被看见。

袜谢德!这里,某一类刹帝利是离杀生者、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瞋害心者、正见者,袜谢德!像这样,凡这些善法,被称为善的;无罪的,被称为无罪的;应该被实行的,被称为应该被实行的;适于圣者的,被称为适于圣者的;白的,白果报的;智者称赞的,这里,在一些刹帝利中他们被看见。袜谢德!婆罗门也……(中略)袜谢德!毘舍也……(中略)袜谢德!这里,某一类首陀罗也是离杀生者……(中略)不贪婪者、无瞋害心者、正见者,袜谢德!像这样,凡这些善法,被称为善的;无罪的,被称为无罪的;应该被实行的,被称为应该被实行的;适于圣者的,被称为适于圣者的;白的,白果报的;智者称赞的,这里,在一些首陀罗中他们也被看。(115)

袜谢德!在这四种阶级中,在当这样两者混杂:诸黑白法、智者责备的、连同智者称赞的转起时,在这里,凡婆罗门们这么说:『仅婆罗门是最上的阶级,其他的是下劣的阶级;仅婆罗门是白的阶级,其他的是黑的阶级;仅婆罗门们变纯净,非婆罗门们否;仅婆罗门们是梵天的亲生儿子、从口生的、梵天生的、梵天化作的、梵天的继承者。』智者们不认可他们的那个,那是什么原因?袜谢德!因为,这四种阶级中,凡比丘是漏已灭尽的、已完成的、应该被作的已作的、负担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达成的、有之结已遍灭尽的、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他被告知为他们中最高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当生连同来世。(116)

袜谢德! 其次,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如是,法就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当 生连同来世。

袜谢德! 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知道: 『沙门乔达摩是从紧邻的释迦家族出家者。』袜谢德! 而释迦族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随从: 袜谢德! 释迦族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上行身体伏在地上之礼、起立、问讯、合掌行为、恭敬行为。袜谢德! 像这样,凡释迦族在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上行身体伏在地上之礼、起立、问讯、合掌行为、恭敬行为,那位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在如来上行身体伏在地上之礼、起立、问讯、合掌行为、恭敬行为,那不是: 『沙门乔达摩是好出生者,我是恶出身者; 沙门乔达摩是有力者,我是弱者; 沙门乔达摩是端正者,我是丑陋者; 沙门乔达摩是大影响力者,我是少影响力者。』反而他只恭敬着法、尊重着法、崇敬着法、供养着法、尊敬着法, 这样,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在如来上行身体伏在地上之礼、起立、问讯、合掌行为、恭敬行为。袜谢德! 以这个法门,这也能被知道: 如是,法就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 当生连同来世。(117)

袜谢德!你们是从种种出身的、从种种名字、从种种姓氏、从种种家庭、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当你们被询问『你们是谁』时,你们应该自称:『我们是释迦之子沙

门。』袜谢德!又,凡在如来上他的信已住立、已生根、已坚固地确立,不能被沙门,或被婆罗门,或被天,或被魔,或被梵,或被世间中任何者动摇,对他,这是适当的言语:『我是世尊的亲生子、从口生者、法生者、法化作者、法的继承人。』那是什么原因?袜谢德!因为,这是如来的同义语:『法身』,及『梵身』,及『法已生者』,及『梵已生者』(118)。

袜谢德! 有那个时候,凡偶尔,经过长时间这个世界破坏。在当世界破坏时,大部分众生成为光音天到达者(转起者),在那里,他们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存续)。

袜谢德! 有那个时候,凡偶尔,经过长时间这个世界转回,在当世界转回时,大部分众生从光音天身死后来到此处的状态。在那里,他们是意所生的、喜为食的、自己有光明的、空中行走的、在清净状态的,长时间住立。(119) 出现的地味

袜谢德!当时是只有水存在的、黑暗、漆黑,日月不被知道,星星、星光不被知道,日夜不被知道,月、半个月不被知道,季节、年不被知道,雌雄不被知道,众生但就名为(就走到称呼)『众生』。袜谢德!那时,偶尔,经过长时间那些众生的地味在水中扩大,犹当加热的牛乳被冷却时,在上面有网,同样的,它出现。它是容色具足的、气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犹如是熟酥具足或生酥具足这样的容色,犹如是纯小蜜蜂所制造的蜂蜜这样的乐味。袜谢德!那时,某位躁动之类的众生:『喂!这将会是什么?』以手指尝地味。当他以手指尝地味时,渴爱使之包起来,以及对他进入。袜谢德!其他对那位众生来到跟随所见的众生们也以手指尝地味。当他们以手指尝地味时,渴爱使之包起来,以及对他们进入。(120)

日月等的初出现

袜谢德!那时,那些众生对地味以手着手制作团食吃。袜谢德!当那些众生对地味以手着手制作团食吃,那时,那些众生自己的光消失。在自己的光消失时,日月出现。在日月出现时,星星、星光出现。在星星、星光出现时,日夜被知道。在日夜被知道时,月、半个月被知道。在月、半个月被知道时,季节、年被知道。袜谢德!就这范围,这个世界再被转回。(121)

袜谢德!那时,吃地味的那些众生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袜谢德!如是如是吃地味的那些众生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如是如是坚固性进入到那些众生的身体中,连同容色衰退情况被知道:一些众生是有美貌的,一些众生是丑的。在那里,凡那些有美貌的众生轻蔑那些丑的众生:『我们比这些是更有美貌的,这些比我们是更陋的。』以容色极慢为缘,当他们成为慢、极慢之类者时,地味消失。在地味消失时,他们聚集,聚集后悲叹:『哎呀!味!哎呀!味!』然后,现在人们得到甚至任何善味后,也这么说:『哎呀!味!哎呀!味!』他们就跟随那个往昔的世界开端语言,然而不知道意义。(122)地饼的出现

袜谢德!那时,在那些众生的地味消失时,地饼出现,犹如蘑菇,同样的,它出现。它是容色具足的、气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犹如是熟酥具足或生酥具足这样的容色,犹如是纯小蜜蜂所制造的蜂蜜这样的乐味。

袜谢德!那时,那些众生着手吃地饼。吃那个的他们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袜谢德!如是如是吃地饼的那些众生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如是如是坚固性更多量地进入到那些众生的身体中,连同容色衰退情况被知道:一些众生是有美貌的,一些众生是丑的。在那里,凡那些有美貌的众生轻蔑那些丑的众生:『我们比这些是更有美貌的,这些比我们是更陋的。』以容色极慢为缘,当他们成为慢、极慢之类者时,地饼消失。(123) 蔓藤的出现

在地饼消失时, 蔓藤出现, 犹如蔓草, 同样的, 它出现。它是容色具足的、气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 犹如是熟酥具足或生酥具足那样的容色, 犹如是小蜜蜂的纯蜂蜜那样的乐味。

袜谢德!那时,那些众生着手吃蔓藤。吃那个的他们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袜谢德!如是如是吃蔓藤的那些众生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如是如是坚固性更多量地进入到那些众生的身体中,连同容色衰退情况被知道:一些众生是有美貌的,一些众生是丑的。在那里,凡那些有美貌的众生轻蔑那些丑的众生:『我们比这些是更有美貌的,这些比我们是更陋的。』以容色极慢为缘,当他们成为慢、极慢之类者时,蔓藤消失。

在蔓藤消失时,他们聚集,聚集后悲叹:『确实不存在了,我们的蔓藤确实消失了。』然后,现在,人们被任何苦法接触,他们这么说:『确实不存在了,我们的确实消失了。』他们就跟随那个往昔的世界开端语言,然而不知道意义。(124) 非耕种的熟米之出现

袜谢德!那时,在那些众生的蔓藤消失时,非耕种的熟米出现:无糠的、无壳的、纯净的、极香的米粒果实。凡他们傍晚时取它作晚餐,它清晨时已再生长成熟的;凡他们清晨时取它作早餐者,它傍晚时已再生长成熟的,无收割被知道。袜谢德!那时,吃非耕种熟米的那些众生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125)男女性特征的出现

袜谢德!如是如是吃非耕种熟米的那些众生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如是如是坚固性更多量地进入到那些众生的身体中,连同容色衰退情况被知道:女子的女性特征出现,以及男子的男性特征出现。女子对男子过度地思念,以及男子对女子。当他们过度互相地思念时,贪着生起,热恼进入到身体中。以热恼为缘,他们从事婬欲法。

袜谢德!当时,诸众生看见从事婬欲法者,其他人投掷尘土,其他人投掷灰,其他人投掷牛粪: 『不净者不应该存在,不净者不应该存在。』 『为什么众生竟然对众生像这样做?』 然后,现在,在某些地方,人们也对被带出的年轻妻子,其他人投掷尘土,

其他人投掷灰, 其他人投掷牛粪, 他们就跟随那个往昔的世界开端语言, 然而不知道意义。(126)

婬欲法的行为

袜谢德!当时被认定非法,然后,现在被认定合法。袜谢德!又,凡当时众生从事 经欲法,他们一个月或两个月不得到进入村落或城镇。袜谢德!当那些众生在那个非正 法上过度地来到陷入状态时,那时,就为了那个非正法的覆藏,他们着手建造家屋。袜 谢德!那时,某位懒惰之类的众生想这个:『喂!为何我就被恼害:当傍晚时为晚餐取米,清晨时为早餐?让我为晚餐早餐就一次地取米。』

袜谢德!那时,那位众为晚餐早餐就一次地取米。袜谢德!那时,某位众生去见那位众生。抵达后,对那位众生说这个:『来!众生先生!我们将获得米的食物。』『够了!众生先生!米被我为晚餐早餐就一次地取。』袜谢德!那时,那位众生对那位众生来到跟随所见的,为二日就一次地取米:『先生!这样也确实好!』

袜谢德!那时,某位众生去见那位众生。抵达后,对那位众生说这个:『来!众生 先生!我们将获得米的食物。』『够了!众生先生!米被我为二日就一次地取。』袜谢 德!那时,那位众生对那位众生来到跟随所见的,为四日就一次地取米:『先生!这样 也确实好!』

袜谢德!那时,某位众生去见那位众生。抵达后,对那位众生说这个:『来!众生 先生!我们将获得米的食物。』『够了!众生先生!米被我为四日就一次地取。』袜谢 德!那时,那位众生对那位众生来到跟随所见的,为八日就一次地取米:『先生!这样 也确实好!』

袜谢德! 当那些众生着手吃保存的米时, 那时, 糠包覆米粒, 及稻壳包覆米粒, 及切割的不被再生长, 收割被知道, 一丛丛稻(米)住立。(127) 米的分配

袜谢德!那些众生聚集,聚集后悲叹: 『先生!恶法确实已在众生中出现: 以前,我们是意所生的、食喜的、自己发光的、于虚空中行走的、处在清净状态的,我们长时间住立。偶尔,经过长时间那些我们的地味确实在水中扩大,它是容色具足的、气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那些我们对地味以手着手制作团食吃。当那些我们以手着手制作团食吃时,自己的光消失。在自己的光消失时,日月出现。在日月出现时,星星、星光出现。在星星、星光出现时,日夜被知道。在日夜被知道时,月、半个月被知道。在月、半个月被知道时,季节、年被知道。吃地味的那些我们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就以那些我们的诸恶不善法出现,地味消失。在地味消失时,地饼出现,它是容色具足的、气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那些我们着手吃地饼,吃那个的我们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就以那些我们的诸恶不善法出现,地饼消失,蔓藤出现,它是容色具足的、气味具足的、味道具足的,那些我们着手吃蔓藤,吃那个的我们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就以那些我们的诸恶不善法出现,地饼消失,蔓藤消失。在蔓藤消失时,非耕种的熟米出现,无糠的、无壳的、纯净的、极香的米粒果实。凡我们傍晚时取它作晚餐,它清晨时已再生长成熟的;凡我们清晨时取它作早餐

者,它傍晚时已再生长成熟的,无收割被了知。袜谢德!那时,吃非耕种熟米的那些我们长久地在长时间持续以它为食、以它为食物。就以那些我们的诸恶不善法出现,糠包覆米粒,及稻壳包覆米粒,及切割的不被再生长,收割被知道,一丛丛稻(米)住立。让我们分配米,让我们使边界设立。』袜谢德!那时,那些众生分配米,使边界设立。(128)

袜谢德!那时,某位躁动之类的众生,当守护自己的部分时,拿取某位未给与的部分后吃。他们抓住他后说这个: 『众生先生!你确实做恶的,确实是因为当守护自己的部分时,你拿取某位未给与的部分后吃,众生先生!你确实不要再又像这样做。』『是的,先生!』袜谢德!那位众生回答那些众生。袜谢德!第二次,那位众生又……(中略)袜谢德!第三次,那位众生又当守护自己的部分时,拿取某位未给与的部分后吃。他们抓住他后说这个: 『众生先生!你确实做恶的,确实是因为当守护自己的部分时,你拿取某位未给与的部分后吃,众生先生!你确实不要再又像这样做。』其他人们以拳攻击,其他人们以土块攻击,其他人们以棍棒攻击。袜谢德!自此以后,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知道,斥责被知道,妄语被知道,执棍棒被知道。(129)大选出王

袜谢德!那时,那些众生聚集,聚集后悲叹: 『先生!恶法确实已在众生中出现:因为于该处竟然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知道,斥责被知道,妄语被知道,执棍棒被知道。让我们选出一位众生:凡对应该被生气者正确地生气,对应该被斥责者正确地斥责,对应该被驱逐者正确地驱逐,而我们将随给与他米的部分。』

袜谢德!那时,凡那些众生中较英俊的、较好看的、较端正的、较大影响力的,那些众生去见那位众生后,说这个:『来!众生先生!请你对应该被生气者正确地生气,请你对应该被斥责者正确地斥责,请你对应该被驱逐者正确地驱逐,而我们将随给与你米的部分。』『是的,先生!』袜谢德!那位众生回答那些众生们后,对应该被生气者正确地生气,对应该被斥责者正确地斥责,对应该被驱逐者正确地驱逐,而他们随给与米的部分。(130)

袜谢德! 『公众(大人们)选出的』: 『大选出、大选出』就是第一个生起的语言。袜谢德! 『田主』: 『刹帝利、刹帝利』就是第二个生起的语言。袜谢德! 『以法使其他人喜悦』: 『国王、国王』就是第三个生起的语言。袜谢德! 像这样,以往昔世界开端的语言,这样有这个刹帝利圈的生起: 就那些众生的,非其他的; 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 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 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 当生连同来世。(131) 婆罗门圈

袜谢德!那时,就那些众生中一些想这个: 『先生!恶法确实已在众生中出现: 因为于该处竟然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知道,斥责被知道,妄语被知道,执棍棒被知道,驱逐被知道。让我们使诸恶不善法带走。』他们使诸恶不善法带走。袜谢德! 『他们使诸恶不善法带走』: 『婆罗门、婆罗门』就是第一个生起的语言。他们在林野处建造叶屋后,在叶屋中修禅,是离炭火者、离烟者、放下杵者,在傍晚为了晚餐,在清晨为了早餐进入村落、城镇、王都寻求食物者。他们得到食物后,就再次地在林野的叶屋中修

禅。对那个,人们看见后这么说: 『先生! 这些众生在林野处建造后,在叶屋中修禅,是离炭火者、离烟者、放下杵者,在傍晚为了晚餐,在清晨为了早餐进入村落、城镇、王都寻求食物者。他们得到食物后,就再次地在林野的叶屋中修禅。』袜谢德! 『他们修禅』: 『修禅者、修禅者』就是第二个生起的语言。袜谢德! 就那些众生中一些众生是在林野叶屋中那个禅不能够者(不达到者),退出到村落附近、城镇附近后,住留为制作典籍者。袜谢德! 对那个,人们看见后这么说: 『先生! 这些众生是在林野叶屋中那个禅不能够者,退出到村落附近、城镇附近后,住留为制作典籍者,现在,这些人不修禅。』袜谢德! 『现在,这些人不修禅』: 『诵读者(不修禅者)、诵读者』就是第三个生起的语言。袜谢德! 当时被认定下劣的,然后,现在被认定最上的。像这样,以往昔世界开端的语言,这样有这个婆罗门圈的生起: 就那些众生的,非其他的; 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 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 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 当生连同来世。(132)

毘舍圏

袜谢德!那时,就那些众生中一些众生受持好欲法后,从事各个工作。袜谢德!『受持好欲法后,从事各个工作』:『毘舍、毘舍』就是生起的语言。袜谢德!像这样,以往昔世界开端的语言,这样有这个毘舍圈的生起:就那些众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当生连同来世。(133)

首陀罗圈

袜谢德!那时,就那些众生中,凡其余那些众生,他们有猎人行、低劣行。袜谢德! 『猎人行、低劣行』: 『首陀罗、首陀罗』就是生起的语言。袜谢德!像这样,以往昔世界开端的语言,这样有这个首陀罗圈的生起:就那些众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当生连同来世。(134)

袜谢德!有那种时候:斥责自己的法的刹帝利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我将成为沙门。』袜谢德!婆罗门也......(中略)袜谢德!毘舍也......(中略)袜谢德!斥责自己的法的首陀罗也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我将成为沙门。』袜谢德!从这四圈有沙门圈的生起:就那些众生的,非其他的;就等同的,非不等同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当生连同来世。(135)恶行等的谈论

袜谢德! 刹帝利以身行恶行后,以语行恶行后,以意行恶行后,是邪见者、邪见业的受持者。邪见业的受持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袜谢德! 婆罗门也……(中略)袜谢德! 昆舍也……(中略)袜谢德!首陀罗也……(中略)袜谢德!沙门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后,是邪见者、邪见业的受持者。邪见业的受持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袜谢德! 刹帝利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是正见者、正见业的受持者。正见业的受持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袜谢德! 婆罗门

也……(中略)袜谢德! 毘舍也……(中略)袜谢德! 首陀罗也……(中略)袜谢德! 沙门也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是正见者、正见业的受持者。正见业的受持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136)

袜谢德! 刹帝利是以身作二种者、以语作二种者、以意作二种者,是混杂见者、混杂见业的受持者。混杂见业的受持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是苦乐的感受者。袜谢德! 婆罗门也……(中略)袜谢德! 毘舍也……(中略)袜谢德! 首陀罗也……(中略)袜谢德! 沙门是以身作二种者、以语作二种者、以意作二种者,是混杂见者、混杂见业的受持者。混杂见业的受持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是苦乐的感受者。(137) 菩提分的修习

袜谢德! 刹帝利以身已防护、以语已防护、以意已防护,因七觉分法的修习而当生般涅槃。袜谢德! 婆罗门也……(中略)袜谢德! 毘舍也……(中略)袜谢德! 首陀罗也……(中略)袜谢德! 沙门以身已防护、以语已防护、以意已防护,因七觉分法的修习而当生般涅槃。(138)

袜谢德!这四种阶级中,凡比丘是漏已灭尽的、已完成的、应该被作的已作的、负担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达成的、有之结已遍灭尽的、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他被告知为他们中最高的:就以法,非以非法。袜谢德!因为,法在这个人中是最上的:当生连同来世。(139)

袜谢德! 这个偈颂也被梵王常童子说:

『刹帝利在这人们中是最上的:凡依赖家系者们,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SN.6.11]』

袜谢德! 又,这个偈颂被那位梵王常童子善吟诵,非被恶吟诵;被善说,非被恶说;被伴随利益,非被伴随无利益,被我同意。袜谢德!我也这么说:

『刹帝利在这人们中是最上的:凡依赖家系者们,

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

世尊说这个,悦意的袜谢德与婆罗堕若欢喜世尊的所说。(140)世界开端经第四终了。

DN 28/DN.28 能被净信经

舍利弗的狮子吼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难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那时,尊者舍利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说这个:「大德!我在世尊上有这样的净信:不曾有与将没有,以及现在不存在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即:正觉。」(141)

「舍利弗!这伟大的、取一向的、吼狮子吼的如牛王之语被你说: 『大德!我在世尊上有这样的净信:不曾有与将没有,以及现在不存在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的证智,即:正觉。』舍利弗!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 『那些世尊是这样戒者。』或『那些世尊是这样法者。』或『那些世尊是这样意者。』或『那些世尊是这样解脱者。』吗?」「大德!这确实不是。」

「舍利弗!又,凡那些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一切世尊被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那些世尊将有这样的戒。』或『那些世尊将有这样的法。』或『那些世尊将有这样的慧。』或『那些世尊将是这样的住处者。』或『那些世尊将是这样的解脱者。』吗?」「大德!这确实不是。」

「舍利弗!又,我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被你以心熟知心后知道: 『世尊有这样的戒。』或『世尊有这样的法。』或『世尊有这样的慧。』或『世尊是这样的住处者。』或『世尊是这样的解脱者。』吗?」「大德!这确实不是。」

「舍利弗!而在这里,你在过去、未来、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们上没有他心智,舍利弗!那么,那样的话,为何伟大的、取一向的、吼狮子吼的如牛王之语被你说:『大德!我在世尊上有这样的净信:不曾有与将没有,以及现在不存在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的证智,即:正觉。』呢?」(142)

「大德!我在过去、未来、现在阿罗汉、遍正觉者们上没有他心智,但法的模拟被我知道。大德!犹如国王边境的城市,有坚固的壁垒,坚固的城墙与城门,只有一个门,在那里,有贤智的、聪明的、有智能的、对不认识的制止的、对认识的使进入的守门人。沿那个城市全部环绕道路走的他没看见甚至连猫出去大小的城墙间隙或裂口,他这么想: 『凡任何粗大的生物进入或出去这个城市,他们全部仅经由这个门进入或出去。』同样的,大德!法的模拟被我知道: 『大德!凡那些存在于过去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些世尊全部舍断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的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创建,如实修习七觉支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大德!凡那些将存在于未来世的阿罗汉、遍正觉者;那些世尊全部也舍断心的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创建,如实修习七觉支后,将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大德!现在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也舍断心

的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在四念住上心善创建,如实修习七觉支后,现正觉无上遍正觉。』」[SN.47.12, DN.16, 145-146段](143)

大德!这里,我为了法的听闻去见世尊,大德!世尊对那个我教导更高再更高、胜妙再胜妙、黑白有对比的法。大德!如是如是大师对我教导更高再更高、胜妙再胜妙、黑白有对比的法,如是如是我在那个法上证知这里某一类法后,在诸法上我走到究竟,我在大师上变得明净:『世尊是遍正觉者,法被世尊善说,弟子僧团是善行者。』(144)善法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善法,这是无上。这里,这些善法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大德!这里,比丘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大德!关于诸善法,这是无上。那位世尊完全地证知,比那位世尊完全证知的更上应该被证知的不存在,即:关于诸善法,凡其他沙门或婆罗门会有比世尊更高证智的证知。(145)处之安立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处之安立,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六内、外处: 眼连同色、耳连同声、鼻连同气味、舌连同味道、身连同所触、意连同法。大德! 关于诸处之安立,这是无上。那位世尊完全地证知,比那位世尊完全证知的更上应该被证知的不存在,即:关于诸处安立,凡其他沙门或婆罗门会有比世尊更高证智的证知。(146)

入胎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入胎,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四种入胎:大德! 这里,某人不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不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不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去,这是第一种入胎。

再者,大德!这里,某人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不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不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去,这是第二种入胎。

再者,大德!这里,某人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不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去,这是第三种入胎。

再者,大德!这里,某人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去,这是第四种入胎。大德!关于诸入胎,这是无上。(147)读心种类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读心种类,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四种读心种类:大德! 这里,某人以相告知: 『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即使他告知许多,那个都是如实的,非相异的,这是第一种读心种类。

再者,大德!这里,某人确实就非以相告知,而是,听闻人的,或非人的,或天的声音后告知: 『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即使他告知许多,那个都是如实的,非相异的,这是第二种读心种类。

再者,大德!这里,某人确实就非以相告知,也非听闻人的,或非人的,或天的声音后告知,而是,听闻寻思的、伺察的寻扩散的声音后告知:『你的意是这样,及你的

意是像这样,及你的心是像这样。』即使他告知许多,那个都是如实的,非相异的,这 是第三种读心种类。

再者,大德!这里,某人确实就非以相告知,也非听闻人的,或非人的,或天的声音后告知,也非听闻寻思的、伺察的寻扩散的声音后告知,而是,无寻、无伺定进入者的以心熟知心后知道:『这位尊师的意行已如是朝向,那样,这个心的紧接的,将寻思名为这个寻。』即使他告知许多,那个都是如实的,非相异的,这是第四种读心种类。大德!关于诸读心种类,这是无上。(148)

看见等至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看见等至,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四种看见等至:大德! 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因勤奋,因实践,因不放逸,因正确的作意,触达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就这个身体从脚掌之上,从发梢之下,皮肤为边界,有种种种类不净充满的,省察:『在这个身体中有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这是第一种看见等至。

再者,大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就这个身体从脚掌之上,从发梢之下,皮肤为边界,有种种种类不净充满的,省察:『在这个身体中有头发、体毛......(中略)关节液、尿。』以及超越男子的皮肤、肉、血后,省察骨骸,这是第二种看见等至。

再者,大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就这个身体从脚掌之上,从发梢之下,皮肤为边界,有种种种类不净充满的,省察:『在这个身体中有头发、体毛......(中略)关节液、尿。』以及超越男子的皮肤、肉、血后,省察骨骸,以及知道男子的识流,在此世住立的与在他世住立的,从两者是不间断的,这是第三种看见等至。

再者,大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就这个身体从脚掌之上,从发梢之下,皮肤为边界,有种种种类不净充满的,省察:『在这个身体中有头发、体毛......(中略)关节液、尿。』以及超越男子的皮肤、肉、血后,省察骨骸,以及知道男子的识流,在此世不住立的与在他世不住立的,从两者是不间断的,这是第四种看见等至。大德!关于诸看见等至,这是无上。(149)

个人之安立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个人之安立,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七种个人:俱分解脱者、慧解脱者、身证者、达到见者、信解脱者、随法行者、随信行者。 大德!关于诸个人之安立,这是无上。(150) 勤奋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勤奋,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七觉支:念觉支、择法觉支、活力觉支、喜觉支、宁静觉支、定觉支、平静觉支。大德!关于诸勤奋,这是无上。(151)

行道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行道,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四种行道:迟缓通达的苦行道、快速通达的苦行道、迟缓通达的乐行道、快速通达的乐行道。大德! 这里,凡这个迟缓通达的苦行道,大德! 这个行道就以苦性与迟缓性两者被告知为下劣的;大德! 这里,凡这个快速通达的苦行道,大德! 这个行道就以苦性被告知为下劣的;凡这个迟缓通达的乐行道,大德! 这个行道就以迟缓性被告知为下劣的;凡这个快速通达的乐行道,大德! 这个行道就以乐性与快速性两者被告知为胜妙的。大德! 关于诸行道,这是无上。(152)

言说正行等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言说正行,这是无上。大德! 这里,某人说既非与妄语有关,也非中伤,也非离间,也非生起激愤期待胜利的言语,以及一再考量后适时地说有价值的言语。大德! 关于言说正行,这是无上。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男子戒正行,这是无上。大德! 这里,某人会是真实者、有信者,不是诡计者、攀谈者、暗示者、讥讽者、以利得换取其他利得者,是在诸根上守护门者、在饮食上知适量者、正确的作者、专修清醒者、不倦怠者、活力已发动者、禅修者、有念者、应辩善巧者、有正确行为者、坚决果断者、聪明者、在欲上不贪求者、具念者、贤明者。大德!关于男子戒正行,这是无上。(153)教诫种类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教诫种类,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四种教诫种类: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当如被教诫的那样实行时,将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当如被教诫的那样实行时,将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当如被教诫的那样实行时,将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当如被教诫的那样实行时,将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大德! 关于诸教诫种类,这是无上。(154)

其他个人解脱智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他人解脱智,这是无上。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将以三结的遍尽,成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将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将成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将作苦的终结。』大德! 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 『这位个人将以五下分结的

灭尽而将成为化生者、在那里般涅槃者、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大德!世尊以如理作意知道其他个人各自地:『这位个人将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大德!关于他人解脱智,这是无上。(155)恒常论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恒常论,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三种恒常论: 大德! 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回忆(随念)许多前世住处,即: 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好几百生、好几千生、好几十万生: 『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被再生在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他这么说: 『我知道过去世: 「世间的破坏或成立。」我也知道未来世: 「世间将破坏或将成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这是第一种恒常论。

再者,大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个坏成、二个坏成、三个坏成、四个坏成、五个坏成、十个坏成:『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 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被再生在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他这么说:『我知道过去世:「世间的破坏或成立。」我知道未来世:「世间将破坏或将成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这是第二种恒常论。

再者,大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他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十个坏成、二十个坏成、三十个坏成、四十个坏成:『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被再生在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他这么说:『我知道过去世:「世间的破坏与成立。」我知道未来世:「世间将破坏与将成立。」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不孕的、屹立如山顶的、屹立如石柱的,而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没、再生,但就等同常恒地存在。』这是第三种恒常论。大德!关于诸恒常论,这是无上。(156)

前世住处回忆智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前世住处回忆智,这是无上。大德!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回忆(随念)

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 『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色、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那位从那里死后被再生在这里。』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大德!有天神们,凡其寿命会不能够以算术或以计数计算。此外,凡是在一一个体上以前居住的,不论在诸有色处,或不论在诸无色处,或不论在诸有想处,或不论在诸无想处,或不论在诸非想非非想处,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大德!关于前世住处回忆智,这是无上。(157)死亡往生智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众生的死亡往生智,这是无上。大德! 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确实,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恶行、具备语恶行、具备意恶行,是对圣者斥责者、邪见者、邪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或这些尊师众生具备身善行、具备语善行、具备意善行,是对圣者不斥责者、正见者、正见行为的受持者,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往生善趣、天界。』像这样,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大德!关于诸众生的死亡往生智,这是无上。(158)

神通种类的教说

大德! 其次,又,如世尊教导法,关于诸神通种类,这是无上。大德! 有这二种神通种类:大德! 有神通是有漏的、有依着的,这被称为『非圣的』。大德! 有神通是无漏的、无依着的,这被称为『圣的』。大德! 而哪一种神通是有漏的、有依着的,这被称为『非圣的』呢? 大德! 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因热心……(中略)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如是,在心定时,体验各种神通种类:是一个后变成多个,又,是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又,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地上;在空中以盘腿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大德!这种神通是有漏的、有依着的,这被称为『非圣的』。

大德!而哪一种神通是无漏的、无依着的,这被称为『圣的』呢?大德!这里,如果比丘希望『愿在厌逆上住于无厌逆想的』,在那里,他住于无厌逆想的。如果他希望『愿我在无厌逆上住于有厌逆想的』,在那里,他住于有厌逆想的。如果他希望『愿我在厌逆与不厌逆上都住于不厌逆想』,在那里,他住于无厌逆想的。如果他希望『愿我在不厌逆与厌逆上都住于厌逆想』,在那里,他住于有厌逆想的。如果他希望『愿我在厌逆与不厌逆两者上都避免后,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在那里,他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大德!这种神通是无漏的、无依着的,这被称为『圣的』。大

德!关于诸神通种类,这是无上。比那位世尊完全证知的更上应该被证知的不存在,即:关于诸神通种类,凡其他沙门或婆罗门会有比世尊更高证智的证知。(159) 大师其他德行的教说

大德!凡那个被有信的善男子以活力发动、以强力、以男子的力量、以男子的活力、以男子的努力、以男子的强忍耐能被到达的,已被那位世尊到达。大德!世尊不实践在诸欲上欲之享乐的实践: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伴随无利益的,以及不实践自我折磨的实践:苦的、非圣者的、伴随无利益的,世尊是增上心、当生乐住处之四禅的随欲得到者、不困难得到者、无困难得到者。(160)质问的施与模式

大德!如果这么问我:『舍利弗道友!过去世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正觉吗?』大德!被这么问,我说:『不。』『舍利弗道友!又,未来世将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正觉吗?』大德!被这么问,我说:『不。』『舍利弗道友!又,现在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世尊更高证智的正觉吗?』大德!被这么问,我说:『不。』

大德!又,如果这么问我:『舍利弗道友!过去世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与世尊完全相同的正觉吗?』大德!被这么问,我说:『是的。』『舍利弗道友!又,未来世将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与世尊完全相同的正觉吗?』大德!被这么问,我说:『是的。』『舍利弗道友!又,现在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与世尊完全相同的正觉吗?』大德!被这么问,我说:『不。』

大德! 又,如果这么问我:『尊者舍利弗!为什么有一类的认可、有一类的不认可呢?』大德!被这么问,我这么解说:『道友!这被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从面前领受:「过去世有阿罗汉、遍正觉者与我完全相同的正觉。」道友!这被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从面前领受:「未来世将有阿罗汉、遍正觉者与我完全相同的正觉。」道友!这被我从世尊的面前听闻,从面前领受:「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凡在一个世间界中同时出现两位阿罗汉、遍正觉者,这不存在可能性。」』

大德!被这么问,当这么回答时,是否我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者,而且不以不实的诽谤世尊,以及法随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舍利弗!被这么问,当这么回答时,你确实是我的所说之说者,同时也不以不实的诽谤我,法随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161)不可思议-未曾有

在这么说时,尊者优陀夷对世尊说这个:「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如来的少欲求的状态、知足的状态、削减的状态,确实因为如来有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却都不显露自己。大德!如果其他外道游行者们从这里看见自己也有单一的法,他们就以那样程度随身携带旗子。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如来的少欲求的状态、知足的状态、削减的状态,确实因为如来有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却都不显露自己。」

「优陀夷!请你看: 『如来的少欲求的状态、知足的状态、削减的状态,确实因为如来有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却都不显露自己。』优陀夷! 如果其他外道游行者们从这里看见自己也有单一的法,他们就以那样程度随身携带旗子。优陀夷!请你看: 『如来的少欲求的状态、知足的状态、削减的状态,确实因为如来有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却都不显露自己。』」(162)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因此,在这里,你应该经常地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这个法的教说。舍利弗!又,凡无用的男子们将有在如来上怀疑或疑惑,听闻这个法的教说后,他们在如来上的怀疑或疑惑,那个将被舍断。」像这样,这是尊者舍利弗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净信,因此,这个解说的名称就是『能被净信的』。(163)

能被净信经第五终了。

DN 29/DN.29 愉快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释迦族中, 名叫伟达岭释迦族, 他们的芒果园高楼中。 尼乾陀若提子的命终

当时,尼乾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以他的死,尼乾陀破裂为二,他们住于生起争论的、生起争吵的、来到争辩的、以舌锋互刺的:「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应该先说的你后说,应该后说的你先说;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长时间熟练的是颠倒的;你已被论破(你的理论已被反驳),请你去救(使脱离)理论;你已被折伏,或请你解开,如果你能够。」在尼乾陀若提子中看起来只存在打杀,凡连尼乾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人弟子们,他们也在尼乾陀若提子们上是厌形色的、脱离形色的、逃脱形色的,如那个在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破裂塔的、无归依处的法律处。(164)

那时,在波婆城过雨季的沙弥纯陀到沙么村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向尊者阿难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沙弥纯陀对尊者阿难说这个:「大德!尼乾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乾陀破裂为二......(中略)破裂塔的、无归依处的......。」

在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沙弥纯陀说这个:「纯陀学友!这是为了见世尊的谈论主题,纯陀学友!我们走,我们将去见世尊。抵达后,我们将告诉世尊这件事。」「是的,大德!」纯陀沙弥回答尊者阿难。

那时,尊者阿难与纯陀沙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这位纯陀沙弥这么说:『大德!尼乾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乾陀破裂为二......(中略)破裂塔的、无归依处的......。』」(165)

非遍正觉者告知的法律

「纯陀!在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法律处,这确实是这样。纯陀!这里,大师是非遍正觉者,以及法是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弟子在那个法中住于不法、随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随法行的,从那个法脱离后转起,他能被这么言说:『朋友!是那个你的利得,是那个你的善得的:你的大师是非遍正觉者,以及法是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你在那个法中住于不法、随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随法行的,从那个法脱离后转起。』像这样,在那里,大师应该被呵责,在那里,法也应该被呵责,但,在那里,弟子应该这样被称赞。纯陀!凡如果对像这样的弟子这么说:『来!请尊者如被你的大师教导的、安立的法那样实行。』凡劝导,以及凡受劝导,以及凡被劝导者照着实行,他们全部产出许多非福德,那是什么

原因? 纯陀! 在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法律处,这确实是这样。(166)

纯陀!又,这里,大师是非遍正觉者,以及法是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弟子在那个法中住于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受持后转起那个法,他能被这么言说:『朋友!是那个你的无利得,是那个你的恶得的:你的大师是非遍正觉者,以及法是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弟子在那个法中住于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受持后转起那个法。』像这样,在那里,大师应该被呵责,在那里,法也应该被呵责,在那里,弟子也应该这样被呵责。纯陀!凡如果对像这样的弟子这么说:『尊者!真理的行者将到达真理。』凡称赞,以及凡受称赞,以及凡被称赞者发动更多量活力,他们全部产出许多非福德,那是什么原因?纯陀!在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法律处,这确实是这样。(167)遍正觉者告知的法律

纯陀!又,这里,大师是遍正觉者,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弟子在那个法中住于不法、随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随法行的,从那个法脱离后转起,他能被这么言说:『朋友!是那个你的无利得,是那个你的恶得的:你的大师是遍正觉者,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你在那个法中住于不法、随法行的,不方正行的,不随法行的,从那个法脱离后转起。』像这样,在那里,大师应该被称赞,在那里,法也是应该被称赞,但,在那里,弟子应该这样被呵责。纯陀!凡如果对像这样的弟子这么说:『来!请尊者如被你的大师教导的、安立的法那样实行。』凡劝导,以及凡受劝导,以及凡被劝导的照着实行,他们全部产出许多福德,那是什么原因?纯陀!在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法律处,这确实是这样。(168)

纯陀!又,这里,大师是遍正觉者,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弟子在那个法中住于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受持后转起那个法,他能被这么言说:『朋友!是那个你的利得,是那个你的善得的:你的大师是遍正觉者,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你在那个法中住于法、随法行的,方正行的,随法行的,受持后转起那个法。』像这样,在那里,大师应该被赞赏,在那里,法也应该被赞赏,在那里,弟子也应该这样被赞赏。纯陀!凡如果对像这样的弟子这么说:『尊者!真理的行者将到达真理。』凡称赞,以及凡受称赞,以及凡被称赞者发动更多量活力,他们全部产出许多福德,那是什么原因?纯陀!在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法律处,这确实是这样。(169)

大师的后悔弟子

纯陀! 又,这里,大师、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生起),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他的弟子们是在正法上诸义理未被教导(未使被了知)者,以及他们的完全圆满的梵行是不明显的,相应正理的已作一

切结集句未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们善知道的,那时,他们的大师成为灭没。纯陀!像这样,大师已命终,有弟子们的后悔的,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大师、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我们是在正法上诸义理未被教导者,以及我们的完全圆满的梵行是不明显的,相应正理的已作一切结集句未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们善知道的,那时,我们的大师成为灭没。』纯陀!像这样,大师已命终,有弟子们的后悔的。(170)大师的无后悔弟子

纯陀!又,这里,大师、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弟子们是在正法上诸义理被教导者,以及他们的完全圆满的梵行是明显的,相应正理的已作一切结集句已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们善知道的,那时,他们的大师成为灭没。纯陀!像这样,大师已命终,没有弟子们的后悔的,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大师、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法是善说的、善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我们是在正法上诸义理已被教导的,以及我们的完全圆满的梵行是明显的,相应正理的已作一切结集句已被澄清直到使被天-人们善知道的,那时,我们的大师成为灭没。』纯陀!像这样,大师已命终,没有弟子们的后悔的。(171)

梵行未完成等的谈论

纯陀! 又,即使梵行具备这些部分,但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没有老经验的、长久出家的上座,这样,那个梵行以那个部分是未完成的。

纯陀!但,当梵行具备这些部分,同时也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有老经验的、长久出家的上座,这样,那个梵行以那个部分是完成的。(172)

纯陀!又,即使梵行具备这些部分,以及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有老经验的、长久出家的上座,但他的上座比丘弟子们不是聪明的、被教导的、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足以宣说正法,足以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这样,那个梵行以那个部分是未完成的。

纯陀!但,当梵行具备这些部分,同时也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有老经验的、长久出家的上座,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弟子们是聪明的、被教导的、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足以宣说正法,足以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这样,那个梵行以那个部分是完成的。(173)

纯陀!又,即使梵行具备这些部分,以及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有老经验的、长久出家的上座,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弟子们是聪明的、被教导的、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足以宣说正法,足以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但他的中腊比丘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中腊比丘弟子们是……但他的新比丘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弟子们是……但他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中腊比丘尼女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带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

行的在家白衣优婆塞弟子们是……但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塞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塞弟子们是……但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是……但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不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是……但他的梵行不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中略)以及他的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的,但不是最高利得、最高名声到达者,这样,那个梵行以那个部分是未完成的。

纯陀! 但, 当梵行具备这些部分, 同时也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有老经验的、长 久出家的上座,以及他的上座比丘弟子们是聪明的、被教导的、自信的、已到达轭安稳 的,足以宣说正法,足以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教导有神变的法,以及 他的中腊比丘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新比丘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上座 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中腊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新 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优婆塞弟子们是......(中略)以 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塞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梵行的在家白衣优婆夷 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他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是......(中略)以及 他的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道 的,是最高利得到达者与最高名声到达者,这样,那个梵行以那个部分是完成的。(174) 纯陀!又,现在,我是大师、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法是善说的、善 宣说的、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以及我的弟子们是在正法上诸义理已 被教导的,以及他们的完全圆满的梵行是明显的,相应正理的已作一切结集句已被澄清 直到使被天-人们善知道的,纯陀!又,现在,我是老年的、到达老年的大师,有老经验 的、长久出家的上座,纯陀!又,现在,我的上座比丘弟子们是聪明的、被教导的、自 信的、已到达轭安稳的,足以宣说正法,足以对已生起的异论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后 教导有神变的法,纯陀!又,现在,我的中腊比丘弟子们是.....(中略)纯陀!又, 现在,我的新比丘弟子们是......(中略)纯陀!又,现在,我的上座比丘尼女弟子们 是......(中略)纯陀!又,现在,我的中腊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纯陀!又, 现在,我的新比丘尼女弟子们是......(中略)纯陀!又,现在,我的梵行的在家白衣 优婆塞弟子们是......(中略)纯陀!又,现在,我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塞弟子们 是......(中略)纯陀!又,现在,我的梵行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是.....(中略)纯 陀!又,现在,我的受用欲的在家白衣优婆夷女弟子们是......(中略)纯陀!又,现 在,我的梵行成为成功的,同时也繁荣的、有名的、人多的、广的、直到被天-人们善知 道的。(175)

纯陀!又,现在,所有已在世间出现的大师,纯陀!我不见其他一位大师也是这样最高利得到达者、最高名声到达者,正如我。纯陀!又,现在,所有已在世间出现的僧团或团体,纯陀!我不见其他一个僧团也是这样最高利得到达者、最高名声到达者,纯陀!正如这个比丘僧团。纯陀!凡当正确说它时,应该说『全部行相具足、全部行相完

成、不缺、不多、完全圆满的梵行被善说、使被善知道』,那就是这个,能说它『全部行相具足......(中略)使被善知道。』

纯陀!巫大葛-辣么之子确实说这样的言语:『看见者没看见。』而什么是『看见者没看见。』呢?对善磨过的剃刀,看见它的平面,但没看见它的刀锋,这被称为:『看见者没看见。』纯陀!又,凡这个就关于剃刀被巫大葛-辣么之子说,是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伴随无利益的。纯陀!而凡当正确说它时,应该说:『看见者没看见。』那就是这个,当正确说时,应该说:『看见者没看见。』而什么是『看见者没看见。』呢?这么全部行相具足、全部行相完成、不缺、不多、完全圆满的梵行被善说、被善知道,像这样,确实看见这个。『在那里,这个应该去掉,这样,那个会是更清净的。』像这样,确实没看见这个。『在这里,这个应该拉入,这样,那个会是完整的。』像这样,确实没看见这个。纯陀!这被称为:『看见者没看见。』纯陀!凡当正确说它时,应该说:『全部行相具足……(中略)梵行……使被善知道。』那就是这个,当正确说时,应该说:『全部行相具足、全部行相完成、不缺、不多、完全圆满的梵行被善说、被善知道。』(176)

应该被合诵(结集)的法

纯陀!因此,在这里,凡诸法被我证知后为你们教导,在那里,就全部地集合、聚集后,义理与义理、字句与字句应该被合诵,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纯陀!而哪些法被我证知后为你们教导,于该处,就全部地集合、聚集后,义理与义理、字句与字句应该被合诵,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呢?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纯陀!这些法被我证知后为你们教导,于该处,就全部地集合、聚集后,义理与义理、字句与字句应该被合诵,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177)

应该被教导者的方法

纯陀!而和合的、和谐的、无诤的那些你们中如果某位同梵行者在僧团中说法,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位尊者错误地把握义理,同时也错误地显示诸字句。』他的既不应该被欢喜,也不应该被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他应该被这么言说:『学友!对这个义理,这些字句或那些字句哪一个是比较适当的呢?以及对这些字句,这个义理或那个义理哪一个是比较适当的呢?』如果他这么说:『学友!对这个义理,这些字句就是比较适当的,连同凡那些。以及对这些字句,这个义理就是比较适当的,连同凡那个。』他既不应该被称扬,也不应该被贬抑,不称扬、不贬抑后,对那个义理与那些字句,他就应该被彻底注意地劝说。(178)

纯陀! 其次又,如果同梵行者在僧团中说法,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位尊者确实错误地把握义理,正确地显示诸字句。』他的既不应该被欢喜,也不应该被斥

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他应该被这么言说: 『学友!对这些字句,这个义理或那个义理哪一个是比较适当的呢?』如果他这么说: 『学友!对这些字句,这个义理就是比较适当的,连同凡那个。』他既不应该被称扬,也不应该被贬低,不称扬、不贬低后,对那个义理,他就应该被彻底注意地劝说。(179)

纯陀! 其次又,如果同梵行者在僧团中说法,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位尊者确实正确地把握义理,错误地显示诸字句。』他的既不应该被欢喜,也不应该被斥责,不欢喜、不斥责后,他应该被这么言说:『学友!对这个义理,这些字句或那些字句哪一个是比较适当的呢?』如果他这么说:『学友!对这个义理,这些字句就是比较适当的,连同凡那些。』他既不应该被称扬,也不应该被贬低,不称扬、不贬低后,对那些字句,他就应该被彻底注意地劝说。(180)

纯陀! 其次又,如果同梵行者在僧团中说法,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位尊者正确地把握义理,同时也正确地显示诸字句。』他的被说『好』,应该被欢喜,应该被随喜,对他被说『好』,欢喜、随喜后,他应该被这么言说:『学友!是我们的利得,学友!是我们的善得的:凡我们看见像那样的同梵行尊者是这么具备义理的、具备字句的。』(181)

需要物允许的理由

纯陀! 我为你们非只为了当生无诸漏的自制教导法,纯陀! 又,我非只为了来世无诸漏的防卫教导法,纯陀! 我为了当生无诸漏的自制,同时也为来世无诸漏的防卫教导法。纯陀! 因此,在这里,凡衣服被我对你们允许,对你们,那是适当的:最多只为了寒冷的防御,为了暑热的防御,为了虻蚊风烈日蛇接触的防御,最多只为了阴部的覆盖目的。凡施食被我对你们允许的,对你们,那是适当的:最多只为了这个身体的存续、生存,为了止息伤害,为了资助梵行:这样,我将击退之前的感受,与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将有我的生存,与无过失状态,以及安乐住。凡住处被我对你们允许,对你们,那是适当的:最多只为了寒冷的防御,为了暑热的防御,为了虻蚊风烈日蛇接触的防御,最多只为了气候危难的除去、乐于独坐的目的。凡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被我对你们允许,对你们,这是适合的:最多只为了已生起恼害感受的防御,为了无瞋害的最大限度。(182)

快乐的实行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释迦之徒的沙门们住于从事快乐的实行。』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言说:『道友们!什么是那个快乐的实行?快乐的实行有许多种种不同种类的。』

纯陀!这四种快乐的实行是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伴随无利益的,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证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哪四种?

纯陀! 这里, 某类愚者一一杀害生类后使自己快乐、喜悦, 这是第一种快乐的实行。

再者, 纯陀! 这里, 某类一一未被给与的拿取后使自己快乐、喜悦, 这是第二种快 乐的实行。

再者, 纯陀! 这里, 某类一一虚妄地说后使自己快乐、喜悦, 这是第三种快乐的实行。

再者, 纯陀! 这里, 某类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 这是第四种快乐的实行。

纯陀!这四种快乐的实行是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伴随无利益的,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证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释迦之徒的沙门们住于这四种快乐的实行。』纯陀!他们应该被你们回答(言说):『确实不是这样。』当他们不正确地说你们时会说,他们以不实、不存在的诽谤你们。(183)

纯陀!这四种快乐的实行对一向的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 对涅槃转起,哪四种?

纯陀! 这里, 比丘就从离诸欲后, 从离诸不善法后, 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 离而 生喜、乐的初禅, 这是第一种快乐的实行。

再者, 纯陀! 这里, 比丘从寻与伺的平息......(中略)第二禅, 这是第二种快乐的实行。

再者, 纯陀! 这里, 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的第三禅, 这是第三种快乐的实行。

再者, 纯陀! 这里, 比丘从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中略)第四禅, 这是第四种 快乐的实行。

纯陀!这四种快乐的实行对一向的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 对涅槃转起。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释迦之徒的沙门们住于这四种快乐的实行。』纯陀!他们应该被你们回答:『是的。』当他们正确地说你们时会说,他们不以不实、不存在的诽谤你们。(184)

快乐实行的效益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们!那么,对住于这四种快乐实行的实践者,多少果、多少效益能被预期?』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住于这四种快乐实行的实践者,四果、四效益能被预期,哪四种?道友们!这里,比丘以三结的遍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者、决定者、正觉为彼岸者,这是第一果、第一效益。再者,道友们!这里,比丘以三结的遍尽,以贪、瞋、痴薄的状态,为一来者,只回来这个世间一次后,作苦的终结,这是第二果、第二效益。再者,道友们!这里,比丘以五下分结的灭尽,成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那个世间返还者,这是第三果、第三效益。再者,道友们!这里,比丘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这是第四果、第四效益。道友们!住于这四种快乐的实行之实践者,这四果、四效益能被预期。』(185)

漏尽者不可能处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释迦之徒的沙门们住于不定法。』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有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弟子们教导、告知,终生不应该被越过,犹如因陀罗柱或铁柱是深基础的、善埋的、不移动的、不动摇的。同样的,道友们!有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对弟子们教导、告知,终生不应该被越过。道友们!凡那位漏已灭尽的、已完成的、应该被作的已作的、负担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达成的、有之结已遍灭尽的、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他不可能违犯九处: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故意夺取生类的生命;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未被给与的拿取而被称为偷盗;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从事婬欲法;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说故意虚妄;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受用诸欲的贮藏物犹如以前作为在家者;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到意欲的非去处;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到聪节非去处;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到恐怖的非去处;道友们!和尽比丘不可能到愈的非去处;道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到恐怖的非去处;道友们!凡那位漏已灭尽的、已完成的、应该被作的已作的、负担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达成的、有之结已遍灭尽的、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他不可能违犯这九处。』[AN.9.7](186)问题的解答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安立关于过去世的无涯智见,而不安立关于未来世的无涯智见:那个这个是什么?那个这个是如何的?』而那些如愚者、不聪明的其他外道游行者想:一种智见应该被另一种智见安立。纯陀!关于过去世,如来有忆念随行智,他直到希望所及那个量地回忆,而关于未来世,如来的觉生智生起:『这是最后的出生,现在,没有再有。』纯陀!如果过去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伴随无利益的,如来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过去是真实的、如实的、不作随利益的,如来也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过去是真实的、如实的、伴随利益的,在那里,对那个问题的解说,如来是知适当时机者。纯陀!及如果未来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伴随无利益的,如来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未来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伴随无利益的,如来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现在是真实的、如实的、不伴随利益的,如来也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现在是真实的、如实的、不伴随利益的,如来也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现在是真实的、如实的、不伴随利益的,如来也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现在是真实的、如实的、不伴随利益的,如来也不解说它。纯陀!及如果现在是真实的、如实的、作随利益的,在那里,对那个问题的解说,如来是知适当时机者。(187)

纯陀!像这样,在过去、未来、现在法上,如来是适当时机之说者、真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因此被称为『如来』。纯陀!凡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所见、所闻、所觉、所识、所得、所遍求、被意所随行,一切被如来现正觉,因此被称为『如来』。纯陀!凡在如来现正觉无上遍正觉之夜,与凡在般涅槃于无余涅槃界之夜,凡在这中间说、谈、说示,那一切就像那样,非相异地,因此被称为『如来』。纯陀!如来是行如其言者;言如其行者,像这样行如其言者;言如其行者,因此被称为『如来』。纯陀!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如来是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因此被称为『如来』。(188)

不记说的情况(处)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死后如来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这不被世尊记说:「死后如来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死后如来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这也不被世尊记说:「死后如来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这不被世尊记说:「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吗?』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这也不被世尊记说:「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那么,为何这不被世尊记说?』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因为这是不伴随利益的、不伴随法的、非梵行基础的,不对厌、不对离贪、不对灭、不对寂静、不对证智、不对正觉、不对涅槃转起,因此它不被世尊记说。』(189)记说的情况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那么,什么被沙门乔达摩记说?』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这是苦」被世尊记说;道友们!「这是苦灭」被世尊记说;道友们!「这是苦灭」被世尊记说;道友们!「这是导向苦灭道迹」被世尊记说。』

纯陀!又,这存在可能性:凡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道友!那么,为何这被沙门乔达摩记说?』纯陀!这么说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们应该被这么回答:『道友们!因为这是伴随利益的,这是伴随法的,这是梵行基础的,对一向的厌、对离贪、对灭、对寂静、对证智、对正觉、对涅槃转起,因此它被世尊记说。』(190)前际俱行的见之依止

纯陀!凡那些虽是前际俱行的见之依止,那些也被我为你们记说,如是那些是应该被记说的。而如那些是不应该被记说的,我将会为你们像那样记说吗?纯陀!凡那些虽是后际俱行的见之依止,那些也被我为你们记说,如是那些是应该被记说的。而如那些是不应该被记说的,我将会为你们像那样记说吗?纯陀!而哪些是前际俱行的见之依止,那些被我为你们记说,如是那些是应该被记说的呢?(而如那些是不应该被记说的,我将会为你们像那样记说吗?)纯陀!有一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与世

界是常恒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纯陀!又,有一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与世界是非常恒的......(中略)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且非常恒的...... 真我与世界是既非常恒的也非非常恒的......真我与世界是自己所作的......真我与世界是其他者作的......真我与世界是自己作的与其他者作的......真我与世界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苦乐是常恒的......苦乐是常恒的......苦乐是自己作的......苦乐是常恒的......苦乐是自己作的......苦乐是真正作的与其他者作的......苦乐是既非常恒的......苦乐是的己作的......苦乐是其他者作的......苦乐是自己作的与其他者作的......苦乐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191)

纯陀!在那里,凡那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去见他后这么说:『道友!有这个被称为「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而凡他们这么说:『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不认可他们的那个[观点],那是什么原因?纯陀!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类其他有想的众生。纯陀!我确实不认为这个安立是与我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高的?而在这里,我确实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192)

纯陀!在那里,凡那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与世界是非常恒的……真我与世界是常恒的且非常恒的……我与世界是既非常恒的也非非常恒的……我与世界是自己作的与其他者作的……我与世界是自己作的与其他者作的……我与世界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苦乐是常恒的……苦乐是非常恒的……苦乐是常恒的且非常恒的……苦乐是既非常恒的也非非常恒的……苦乐是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苦乐是其他者作的……苦乐是自己作的与其他者作的……苦乐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去见他后这么说:『有这个被称为「苦乐是既非自己作的也非其他者作的:自然生的」」?』而凡他们这么说:『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不认可他们的那个,那是什么原因?纯陀!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类其他有想的众生。纯陀!我确实不认为这个安立是与我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高的?而在这里,我确实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纯陀!这些是那些前际俱行的见之依止,凡被我为你们记说,如是那些是应该被记说的。而如那些是不应该被记说的,我将会为你们像那样记说吗?(193)后际俱行的见之依止

纯陀!而哪些是后际俱行的见之依止,那些被我为你们记说,如是那些是应该被记说的呢?(而如那些是不应该被记说的,我将会为你们像那样记说吗?)纯陀!有一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纯陀!又,有一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无色的……(中略)真我是有色的且无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的也非无色的……,真我是有想的……真我是无想的……真我是有想的且无想的……真我是既非有想的也非无想的……真我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纯陀!在那里,凡那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去见他后这么说:『有这个被称为「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而凡

他们这么说: 『这才是真实的, 其它都是空虚的。』我不认可他们的那个, 那是什么原因? 纯陀! 因为, 在这里, 还有一类其他有想的众生。纯陀! 我确实不认为这个安立是与我完全相同的, 从哪里有更高的? 而在这里, 我确实有更高的, 即: 增上安立。(194)

纯陀!在那里,凡那些这样说、这样见的沙门婆罗门:『真我是无色的......真我是有色的且无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的也非无色的.......真我是有想的......真我是无想的.......真我是有想的且无想的......真我是既非有想的也非无想的......我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去见他后这么说: 『有这个被称为「我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而凡他们这么说: 『这才是真实的,其它都是空虚的。』我不认可他们的那个,那是什么原因?纯陀!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类其他有想的众生。纯陀!我确实不认为这个安立是与我完全相同的,从哪里有更高的?而在这里,我确实有更高的,即:增上安立。纯陀!这些是那些后际俱行的见之依止,凡被我为你们记说,如是那些是应该被记说的。而如那些是不应该被记说的,我将会为你们像那样记说吗? (195)

纯陀!为了这些前际俱行的见之依止与这些后际俱行的见之依止的舍断、超越,这样,四念住被我教导、告知(安立),哪四个?纯陀!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诸受上随看受地住......(中略)在心上随看心地住......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纯陀!为了这些前际俱行的见之依止与这些后际俱行的见之依止的舍断、超越,这样,这四念住被我教导、告知。」(196)

当时,尊者优波哇那站在世尊的背后对世尊搧着风。那时,尊者优波哇那对世尊说这个:「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个法的教说确实是愉快的,大德!这个法的教说确实是善愉快的,大德!这个法的教说的名称是什么?」「优波哇那!因此,在这里,这个法的教说就请你忆持它为『愉快的』。」

世尊说这个, 悦意的尊者优波哇那欢喜世尊的所说。(197)愉快经第六终了。

DN 30/DN.30 相经

三十二大丈夫相

被我这么听闻: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198)

「比丘们!大丈夫有这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备的大丈夫只有二个趣处,无其它的: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雄样子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棍棒,以非刀剑,以法征服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199)

比丘们!而哪些是那些大丈夫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备的大丈夫只有二个趣处, 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中略)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呢?

比丘们!这里,大丈夫有扁平足。比丘们!又,凡大丈夫有扁平足,比丘们!这是 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再者,比丘们!在大丈夫的脚掌下面生有轮子: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比丘们!又,凡在大丈夫的脚掌下面生有轮子: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比丘们!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再者,比丘们!大丈夫有广长脚后跟的……(中略)有长手指的……(中略)有柔嫩手脚的……(中略)有网状手脚的……(中略)有高脚踝的……(中略)有鹿小腿的……(中略)当不弯曲时就站立的以两手掌触摸、碰触两膝……(中略)有隐藏入鞘的阴部……(中略)有黄金容色的,如黄金皮肤的……(中略)有细滑皮肤的,以皮肤的细滑状态尘垢不沾染在身上……(中略)有单独体毛的,单独的体毛被生在毛孔中……(中略)有竖立体毛的,所生的竖立体毛是蓝黑色的,环状旋转的,右旋转生起的……有梵天端直身体的……有七处隆满的……有狮子上半身的……有两肩之间饱满的……有榕树圆形的:他的身高同他的两手伸展的长度;他的两手伸展的长度同他的身高……有完全圆满肩膀的……有最好味觉的……有狮子下巴的……有四十颗牙齿……有平整牙齿的……有无缝隙牙齿的……有雪白牙齿的……有广长舌的……梵天声[如]美声鸟诵出者……有绀碧色眼睛的……有公牛睫毛的……在眉毛中间有已生白色如柔软棉花的白毫。比丘们!又,凡大丈夫在眉毛中间有已生白色如柔软棉花的白毫,比丘们!这也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再者,比丘们!大丈夫有肉髻头。比丘们!又,凡大丈夫有肉髻头,比丘们!这也 是大丈夫的大丈夫相。 比丘们!这些是那些大丈夫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凡具备的大丈夫只有二个趣处,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中略)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

比丘们!外教仙人们也忆持这些大丈夫的三十二大丈夫相,但他们不知道:『以这个业的已作情况得到这个相。』(200)

(1) 扁平足状态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在善法上是坚固的受持者、住立的受持者:在身善行上,在语善行上,在意善行上,在布施分享上,在戒受持上,在布萨近住上,在母亲的尊敬上,在父亲的尊敬上,在沙门的尊敬上,在婆罗门的尊敬上,在家族最年长者的尊敬上,在某些增上诸善法上。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充满情况、广大情况,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在那里,他以十处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寿命,以天的容色,以天的快乐,以天的名声,以天的统治权,以天的诸色,以天的诸声音,以天的诸气味,以天的诸味道,以天的诸所触。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轮回)的状态,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扁平足,脚在地上平整地落下、平整地擡起、以整个足掌平整地触地。(201)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不荒芜的,无标界(无相)的,无荆棘的,富有的,富裕的,安稳的,幸福的,无浊垢的,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以任何生为人的敌对者、敌人成为无阻碍者,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以内部或外部敌对者们、敌人们,或以贪,或以瞋,或以痴,或以沙门,或以婆罗门,或以天,或以魔,或以梵,或以世间中任何者成为无阻碍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02)

在这里, 这被说:

「在真实、如法、调御、抑制上,以及在纯净、戒执着、布萨上,

在布施、无伤害、非暴力上爱好者,坚固地受持后完全地实践(行)。

他以那个业走到天堂, 领纳乐与享乐,

从那里死后再来到这里, 以平整足接触大地。

聚集的占相者们记说: 平整住立者没有阻碍,

对在家者或对进一步出家者、那个相有那个闪亮的意义。

住俗家者是无阻碍者, 征服他人者、不被敌人碎破者,

这里以他的业果、以任何生为人的成为无阻碍者。

而如果像那样者来到出家, 极乐于离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最上的他不落入出生的阻碍,因为这是最上人他的法性。」(203)

(2) 脚掌轮子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为众人带来快乐者,担心、恐惧、害怕去除者,如法的守护、屏蔽、保护准备者,与对包含随从施与布施。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充满情况、广大情况,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个大丈夫相:在脚掌下面生有轮子: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中间善分别的。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有大随从。他的大随从们是: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有大随从。他的大随从们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04)

在这里, 这被说:

「之前、从前在诸前生时,生为人的是带来许多快乐者, 担心、恐惧、害怕去除者,在保护、守护、屏蔽上热心者。 他以那个业走到天堂,领纳乐与享乐, 从那里死后再来到这里,在两脚处发现轮子, 完整的轮框与千辐条。 聚集的占相者们记说:看见童子的百福相后,

聚集的占相者们记说:看见童子的百福相后,有随从者将是敌人碎破者,因为有像这样完整的轮框。如果像那样者没来到出家,使轮子转起统治大地,这里刹帝利们成为他的小王(跟随者),共跟随大名声的他。而如果像那样者来到出家,极乐于离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天、人、阿修罗、帝释、罗刹,干达婆、龙、鸟、四足者,共跟随大名声的他,为天-人无上的尊敬者。」(205)

(3-5) 广长的脚后跟状态等三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舍断杀生后,是离杀生者,住于放下棍棒的、放下刀的、有羞耻的、来到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命类有怜愍的。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充满情况、广大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三个大丈夫相:有广长脚后跟的、长手指、梵天直立的身体。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长寿命者、久住者,保护长寿命,不能够被任何生为人的敌对者敌人从中间夺取生命,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当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长寿命者、久住者,保护长寿命,不能被沙门,或被婆罗门,或被天,或被魔,或被梵,或被世间中任何敌对者敌人从中间夺取生命,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06)

在这里, 这被说:

「知道对自己杀戮杀害的恐惧后,是离杀害其他者,

以那个善行到天界, 领纳善作之果的果报。

死后当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三个相:

有广长的脚后跟,如梵天极端直的、净的、善生的身体。

被善创建、被善生善手腕的小孩, 有柔嫩的长手指,

以三个男子殊胜的、最高的相、他们告知童子长生存。

如果是在家人长久地存活,如果出家比那个更长久地使存续:

为了自在神通的修习,像这样那个是长寿所作者的相。」(207)

(6) 七处隆满状态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胜妙美味硬食、软食、尝食、舔食、饮料的施与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七处隆满的。他的七隆满处是:在两手上成为隆满,在两脚上成为隆满,在两肩上成为隆满,在躯干上成为隆满。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 胜妙美味硬食、软食、尝食、舔食、饮料的得到者,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胜妙美味硬食、软食、尝食、舔食、饮料的得到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08)

在这里, 这被说:

「硬食软食又舔食尝食,是最上最高味道的施与者,

他以那个善行业, 在欢喜园中长久地大喜悦。

在这里到达七处隆满, 与发现柔软的手脚,

特相征相熟知者们说,对他有硬食软食味道利得性。

凡在家者是那个利益辉耀者,而出家也到达那个:

硬食软食味道最上利得者,他们说一切家系缚切断者。」(209)

(7-8) 手脚柔嫩网状状态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以四种摄事摄受人者:以布施、以爱语、以利行、以平等。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柔嫩手脚的与网状手脚的。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有善摄持者随从,他的善摄持者们是: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有善摄持者随从,他的善摄持者们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10)在这里,这被说:

「布施与利行, 爱语与平等,

对许多[人]善摄做后实行后,以不轻蔑德行去天界。 死后当再来到这里,有手脚柔嫩的状态与网状, 极亮丽的、善可爱的、好看的,幼小的幼童得到。 有忠诚顺从的侍从:居住这个大地的善摄持者, 所爱的说者欲求着利益、乐性,行大喜欢的种类(德性)。 而如果舍弃一切欲的受用,胜利者对人谈论法的谈论, 言语遵守的极净信者们,听闻后法随法地实践。」(211)

(9-10) 高脚踝、竖立的体毛状态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件随利益的、伴随法的言语之说者,他对众人说明,是对有生命的带来利益安乐者、法供养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高脚踝的、竖立的体毛。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受用欲者中的最高者、最胜者、上首者、最上者、最顶尖者,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一切众生中的最高者、最胜者、上首者、最上者、最顶尖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12)

在这里, 这被说:

「在以前伴随利益、法的话语, 出声者对众人说明, 是对有生命的带来利益安乐者, 不悭吝者祭法的供养。

他以那个善行业, 到达善趣在那里喜悦,

而来到这里者有二相、以最高的、作为上首的状态被发现。

那个他有向上升起的体毛, 有善住立的脚踝,

血肉积聚被皮肤覆盖,在脚上成为闪亮的。

如果像那类者居住在家, 到达欲受用者中最高状态,

比那个更上的没被发现, 征服赡部洲后统治(行动)。

而出家状态也有优越的精勤,他到达一切有生命的中最高状态,

比那个更上的没被发现, 征服一切世间后而住。」(213)

(11) 鹿小腿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技术,或明,或行,或作业恭敬的教导者: 『如何这些人会急速地了知、会急速地实行,会长久地不疲倦。』他以那个业的已作......(中略)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鹿小腿的。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凡那些是适合国王的、国王一部分的、国王受用的、国王能相应的,急速地得到那些,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凡那些是适合沙门的、沙门的一部分的、沙门受用的、沙门能相应的,急速地得到那些,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14)

在这里, 这被说:

「在诸技术上、在诸明行上、在诸作业上、希求: 『如何会急速地了知。』 不论对任何人没有恼害, 急速地教导、长久不疲倦。 作那个生起乐的善业后,得到美的、善住立的小腿, 细滑皮肤覆盖的竖立的体毛,螺旋善生的、次第上升的。 他们说那个人有『羚羊小腿』,在这里是急速达到之相。 当他期待随顺在家的时, 非出家者在这里急速地得到。

而如果像那样者来到出家,极乐于离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当能相应者有适当的时,优越的勇猛者急速地发现它。」(215)

(12) 细滑皮肤的之相

「比丘们! 又, 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 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 去 见沙门或婆罗门后, 是遍问者: 『大德!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不善的? 什么是有罪的? 什么是无罪的? 什么是应该被实行的? 什么是不应该被实行的? 当什么被做时会对我有 长久的不利、苦?又或,当什么被做时会对我有长久的利益、安乐?』他以那个业的已 作......(中略) 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细滑皮肤的,以皮肤 的细滑状态尘垢在身上不附着。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 大慧者, 受用诸欲者中, 在慧上没有任何他的相同者或最胜者, 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 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 洞察慧者,一切众生中,在慧上没有任何他的相同者或最胜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 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16)

在这里, 这被说:

「之前、从前在诸前生时,是想要了知者、遍询问者, 侍奉出家者的欲听闻者, 倾听内在的道理、谈论的道理。 以到达慧得到的业, 生为人的有细滑皮肤的, 吉凶相的识知者们记说: 『他绝对看见精细的道理。』 如果像那样者没来到出家, 使轮子转起统治大地, 在诸义理的教诫与在掌握上, 比他更好的与相同的不被发现。 而如果像那样者来到出家, 极乐于离欲意欲者是有明眼者, 得到无上的殊胜慧, 殊胜广智能者得到觉(菩提)。」(217)

(13) 黄金容色的之相

「比丘们! 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 不易愤怒者、不经常绝望者,即使当被多说时,也不生气,不发怒、不恼害、不反抗, 不显露愤怒、瞋恚、不满, 以及是精致柔软地毯、外衣, 精致亚麻衣, 精致木绵衣, 精 致绢衣,精致毛衣的施与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 这里,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黄金容色的,如黄金皮肤的。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精致柔软地毯、外衣,精致亚麻衣,精致木绵衣,精致绢衣,精致毛衣的得到者,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精致柔软地毯、外衣,精致亚麻衣,精致木绵衣,精致绢衣,精致毛衣的得到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18)

在这里, 这被说:

「决意不愤怒、以及施与精致好触感的衣服布施物、

在较早存在时生存者送出, 如对大地下雨的神。

做那个后从这里死没者往生天者, 领纳善所作果的果报后,

在这里如黄金身体者征服, 如更殊胜于神的帝释。

而人住于在家,希望不出家者教诫大地,

在这里伴随七宝征服后,而得到离垢干净的细滑皮肤。

成为覆盖物、衣服、最胜外衣的得到者,如果来到非家状态,

领纳先前所作果伴随的, 所作的消失[一事]不存在。」(219)

(14) 隐藏入鞘的阴部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 长久失联的、极长久住国外的亲族、朋友、友人、同伴的聚集者,及母与子的聚集者, 及子与母的聚集者,及父与子的聚集者,及子与父的聚集者,及兄弟与兄弟的聚集者, 及兄弟与姊妹的聚集者,及姊妹与兄弟的聚集者,及姊妹与姊妹的聚集者,而备齐后是 大随喜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个大 丈夫相:有隐藏入鞘的阴部。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有很多儿子。又,他的超过千位儿子是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有很多儿子。又,他的好几千位儿子是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20)

在这里, 这被说:

「之前、从前在诸前生时,聚集长久失联的、极长久住国外的,

亲族、友人、同伴, 备齐后是随喜者。

他以那个业走到天堂, 领纳乐与享乐,

他从那里死后再来到这里, 发现隐藏入鞘的阴部。

像那类者有许多儿子,且有超过千位儿子,

是勇敢的、英勇的、折磨敌人的,是在家者的产生喜者、说可爱话者。

当成为出家行动者时有更多的, 儿子们是言语随行者,

对在家者或对进一步出家者,那个相被生起那个闪亮的意义。」(221) 初诵分终了。

(15-16) 圆形的、当不弯曲时膝触摸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当考察大聚集人们时,知道共同的(等同的),知道自己,知道人,知道人的差别:『这位适合这个;[另]这位适合这个。』是处处作人的差别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榕树圆形的,以及当不弯曲时就站立的以两手掌触摸、碰触两膝。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藏库仓库充满者,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这些是他的财,即:信财、戒财、惭财、愧财、所闻财、施舍财、慧财,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22)

在这里, 这被说:

「衡量后、简别后、思考后, 当考察大聚集人们时,

『这位适合这个』, 在以前是处处作人的差别者。

又当不弯曲时站立大地者, 以两手触膝,

有树圆形的: 以善行业果报剩余的。

许多种征相与相的知者, 极聪敏的人们记说,

许多种在家者值得的、幼小的幼童得到。

而在这里对受用欲的国王,有许多在家者适当的,

而如果舍弃一切欲的受用,得到无上、最高、第一之财。」(223)

(17-19) 狮子上半身的等三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对众人想要利益者、想要有益者、想要安乐者、想要轭安稳者: 『如何会使这些他们以信增长,以戒增长,以所闻增长,以施舍增长,以法增长,以慧增长,以财与谷物增长,以田地增长,以两足四足增长,以妻儿增长,以奴仆工人佣人增长,以亲族增长,以朋友增长,以亲戚增长。』他以那个业的已作......(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三个大丈夫相:有狮子上半身的,两肩之间饱满的、完全圆满肩膀的。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无衰退法者:以财与谷物、以田地、以两足四足、以妻儿、以奴仆工人佣人、以亲族、以朋友、以亲戚不衰退,不衰退一切达成的,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无衰退法者:以信、以戒、以所闻、以施舍、以法、以慧不衰退,不衰退一切达成的,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24)

在这里, 这被说:

「以信、以戒、以所闻、以觉慧,以施舍、以法、以许多好的,

以财、以谷物与以田、地、以儿子、以妻子与以四足。

以亲族、以朋友、以亲戚,以力量、以容色、以乐与两者,

想要: 『如何其他人不会减损』, 而且这位期待成功。

他是狮子上半的善住立者, 完全圆满肩膀的与两肩之间饱满的,

以在以前所做善行业,那是他在不减损上的前相。 在家者也以谷物以财产增长,以儿子、以妻子与以四足, 无所有的出家者,到达不衰退法性的无上觉。」(225)

(20) 最好味觉状态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对众生不以拳头,或以土块,或以棍棒,或以刀剑伤害之类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最好味觉的,他在喉咙处有顶端向上生的、均匀传达的味觉神经。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备好消化力、消化器官、不过寒、不过热,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备等熟力的消化力好消化力、消化器官、不过寒、不过热、中间的、承受勤奋的,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26)

在这里,这被说:

「不以拳头棍棒又以土块,或刀剑或又死刑,

或以诱捕、以遍胁迫、他不使人们苦恼、是不使人苦恼者。

他就以那个到达善趣后喜悦, 做乐果后得到(发现)乐,

成为以均匀食素味觉神经的善住立者、来到这里者得到最好的味觉。

极聪敏的有明眼者们以那个说他,这个人将有许多乐,

对在家者或对进一步出家者,那个相有那个闪亮的意义。」(227)

(21-22) 绀碧色眼睛的、公牛睫毛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是不瞪视、不斜视,而且不避视者,直接像这样放开直心,以可爱眼睛对众人注视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绀碧色眼睛的与公牛睫毛的。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 众人所爱看见者,是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的可爱者、合意者,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是众人所爱看见者,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的可爱者、合意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28)

在这里, 这被说:

「不瞪视、不斜视, 而且不避视者,

直接像这样放开直心,以可爱眼睛对众人注视者。

他在诸善趣处领纳果的果报, 在那里喜悦,

而且在这里有公牛睫毛的, 绀碧色眼睛的眼睛好看者。

而灵巧的聪敏者, 又许多征相熟知者们,

精细灵巧眼睛的人们:他们述说他『所爱看见者』。 而当成为所爱看见者及在家者时,是众人所爱的, 而如果不是在家者成为沙门,是许多忧愁破灭者的所爱者。」(229)

(23) 肉髻头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在诸善法上是众人的先导者,在身善行上、在语善行上、在意善行上、在布施物的均分上、在戒受持上、在布萨近住上、在尊敬母亲上、在尊敬父亲上、在尊敬沙门上、在尊敬婆罗门上、在尊敬家族中年长者上,以及在某些增上善法上是众人的上首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来到此处,他获得这个大丈夫相:有肉髻头的。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他有大的人跟随者: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他有大的人跟随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30)

在这里, 这被说:

「在诸善行上是先导者,在诸法上是极乐于法行者,

是众人的跟随者, 在天界感受福果。

他感受善行的果后,在这里得到(到达)肉髻头的状态,

特相征相忆持者们记说,他将成为众人的先导者。

在人间这里有服侍者, 然后他们为他带来如以前的,

如果他是大地之主的刹帝利,得到众人的服侍。

而另一方面如果那个人出家,成为在诸法上练达的有影响力熟练者,

极乐于他的教诫德行的,成为众人跟随者。 (231)

(24-25) 单独体毛状态、白毫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舍断妄语后,是离妄语者、说真实者、随从真实者、可靠者、可信赖者、对世间不诈欺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再来到这里,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单独体毛的与在眉毛中间有已生白色如柔软棉花的白毫。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他的大的人们随转起: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他的大的人们随转起: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32)

在这里, 这被说:

「在诸前生时是真实承诺者,不二言语者避开妄言, 他是不对任何人欺骗者,真实地、真正地、如实地说。 白的、纯白的、如柔软棉花的, 在眉毛中间有善生的白毫,

在诸毛孔中无二根被生起,是有单独体毛被创建的肢体者。

许多聚集的相的知者, 吉凶相的识知者们记说他,

白毫与体毛如是善住立者,对像这样者众人们随转起。

当即使在家时人们随转起,许多以之前做的业,

无所有的无上出家者, 当即使成为佛陀时人们随转起。」(233)

(26-27) 四十颗的、无缝隙牙齿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舍断离间语后,是离离间语者:从这里听闻后,不是为了这些的分裂在那里说者,或从那里听闻后,不是为了那些的分裂在这里说者,像这样,是分裂的调解者,或和睦的随给与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言语之说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四十颗牙齿的与无缝隙牙齿的。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有不能被破坏的群众。他的不能被破坏的群众是: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有不能被破坏的群众。他的不能被破坏的群众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34)

在这里, 这被说:

「离间语-和睦的破坏之作者,破坏的增长-诤论的作者,

争吵的增长-不应该被做的作者:对和睦的不说破坏之母。

无诤论的增大作者之善言辞:对破坏者说连接之母,

排除人们的争吵、而具备和睦者欢喜、喜悦。

他在诸善趣处领纳果的果报, 在那里喜悦,

在这里诸无缝隙的牙齿被伴随, 他的四十颗牙齿被善创建。

如果他是大地之主的刹帝利, 他有不能被破离间的群众,

而沙门是离尘者离垢者,他的随行群众是不摇动的。」(235)

(28-29) 广长舌的、梵天声音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舍断粗恶语后,是离粗恶语者:凡那个柔和的、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合意的、众人可意的言语,是像这样言语之说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广长舌的与梵天声[如]美声鸟诵出者。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是言语能被欢迎者,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接受他的话,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

得到什么?是言语能被欢迎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接受他的话,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36)

在这里, 这被说:

「辱骂、争吵、加害的作者, 邪恶恼害的作者、众人的碎破,

他不说激烈、粗恶的话,说如蜜的、{善具备的}[善和睦的]、亲爱的。

对意可爱的、走到心的, 他发出悦耳的言语,

领纳言语善行的果, 在天界感受福果。

他感受善行的果后, 在这里得到梵天声,

他有广大的、宽广的舌,有语句能被欢迎的言语。

当即使在家者说话时如是成功,而如果那个人出家,

群众接受他的话,对众人说话者有许多善说的。」(237)

(30) 狮子下巴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舍断杂秽语后,是离杂秽语者: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之说者、如法之说者、如律之说者、有价值(有贮藏)的言语之说者:在适当时机的、有理由的、有节制的、伴随利益的。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中略)当从那里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个大丈夫相:有狮子下巴的。

他具备那个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中略)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不能被任何生为人的敌对者敌人侵犯,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中略)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不能被内部或外部敌对者敌人,或被贪,或被瞋,或被痴,或被沙门,或被婆罗门,或被天,或被魔,或被梵,或被世间中任何者侵犯,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38)

在这里, 这被说:

「无杂秽语、不愚钝、是无散乱言语说话方式者,

进一步除去无利益的, 进一步说有利益的与众人安乐的。

做那样后从这里死没往生天堂, 领纳所作果的果报,

死后当再来到这里,得到比四脚行走更殊胜者下巴状态。

国王是极难被侵犯者,人们的王、人们的主、大威力者,

成为等同三十三天身殊胜者,如比神更殊胜的帝释。

是非极容易被诸神,被诸干达婆、阿修罗、夜叉、罗刹侵犯者,

如果像那类者有如性,在这里诸方向与诸反方向与四方的中间方。」(239)

(31-32) 平整牙齿的、雪白牙齿的之相

「比丘们!又,凡如来前生、以前的存在、以前的住处,当以前是生为人的时,舍断邪命后,以正命营生,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贿赂、欺瞒、诈欺、不实、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他以那个业的已作情况、已累积情况、充满情况、广大情况,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在那里,他以十处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寿命,以天的容色,以天的快乐,以天的名声,以天的统治权,

以天的诸色,以天的诸声音,以天的诸气味,以天的诸味道,以天的诸所触,当从那里 死没的他来到此处的状态,得到这二个大丈夫相:有平整牙齿的、雪白牙齿的。

他具备那些相,如果居住俗家,是转轮王、如法法王、征服四边者、达到国土安定者、具备七宝者。他有这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主兵臣宝正是第七的。又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不荒芜的,无标界的,无荆棘的,富有的,富裕的,安稳的,幸福的,无浊垢的,海洋为边界的这个土地后居住。当成为国王时得到什么?有清净(干净)的随从。他的清净随从们是:婆罗门屋主、市镇地方住民、主财官大臣、卫兵、守门者、朝臣、国王的侍臣、收税者、王子,当成为国王时得到这个。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无家者,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中面纱者。当成为佛陀时得到什么?有清净的随从。他的清净随从们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人、阿修罗、龙、干达婆、当成为佛陀时得到这个。」世尊说这个义理。(240)

在这里, 这被说:

「放弃邪命与以正确的生活, 他清净地如法地使产生,

进一步除去无利益的,进一步行有利益的与众人安乐的。

人在天界感受乐果,做后被聪敏者、贤明者、善人们称赞,

等同三十三天身最高者, 具备喜乐娱乐者极喜乐。

得到人的生存后: 从那里死后有善作果的果报,

以残余的得到牙齿:平整的也干净极白的。

许多聚集的占相者们, 记说他是聪敏的、被人们尊敬的,

有清净的人随从群众,两次生的、平整的、白的、清净的牙齿。

当国王教诫大地时, 有众人、清净的随从,

而不对地方的戳刺强迫后,他们进一步行有利益的与众人安乐的。

而如果出家成为离恶者,成为平息尘垢、掀开面纱的沙门,

离苦恼疲累,看见这个与其他世间。

许多在家人与出家人是他的教诫运行者,他们抖落被呵责的、不净的、恶的,

他被清净者围绕:被排除垢秽、荒芜、恶运、污染者。」

世尊说这个,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241)

相经第七终了。

DN 31/DN.31 辛额勒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 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屋主之子辛额勒在清晨起来,从王舍城出去后,湿衣服地、湿头发地、合掌 地礼敬个个方位: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242)

那时,世尊午前时穿衣、拿起衣钵后,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世尊看见屋主之子辛额勒:在清晨起来,从王舍城出去后,湿衣服地、湿头发地、合掌地礼敬着个个方位: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看见后,对屋主之子辛额勒说这个:「屋主之子!你为何在清晨起来,从王舍城出去后,湿衣服地、湿头发地、合掌地礼敬个个方位: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呢?」「大德!当父亲命终时对我这么说:『儿子!你应该礼敬诸方位。』大德!那个恭敬、尊重、尊敬、崇敬父亲话的我在清晨起来,从王舍城出去后,湿衣服地、湿头发地、合掌地礼敬个个方位: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243)

「屋主之子! 在圣者之律中, 六方不应该被这样礼敬。」「大德! 那么, 如怎样在圣者之律中六方应该被礼敬呢?请世尊为我教导如圣者之律中六方应该被礼敬那样的法. 那就好了!」

「屋主之子!那样的话,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将说。」「是的,大德!」屋 主之子辛额勒回答世尊。世尊说这个:

「屋主之子! 当圣弟子四种污染行为已被舍断、从四处不作恶行为(恶业)、不亲近六个财产的败散口时,这样,他已离十四种恶,有六方保护,是两个世间胜利的行者: 他是这个世间连同下个世间的坚定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244) 四种污染行为

哪四种污染行为已被舍断呢?屋主之子!杀生是污染行为,未被给与的拿取是污染行为,邪淫是污染行为,妄语是污染行为,这四种污染行为已被舍断。」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杀生、未被给与的拿取,以及被称为妄语,

连同通奸(走入)他人的妻子, 贤智者们不赞赏。」(245)

四处

「从哪四处不作恶行为呢?去意欲的非去处者做恶行为,去瞋的非去处者做恶行为,去痴的非去处者做恶行为,去恐怖的非去处者做恶行为。屋主之子!当圣弟子既不去意欲的非去处,也不去瞋的非去处,也不去痴的非去处,也不去恐怖的非去处时,他不从这四处做恶行为。」

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凡以意欲、以瞋、以恐怖、以痴,越过法,他的名声被毁灭,如月亮在黑暗侧。 凡不以意欲、以瞋、以恐怖、以痴,不越过法,他的名声充满,如月在明亮侧。」(246)

六个败散口

「不亲近哪六个财产的败散口呢?屋主之子!穀酒、果酒、酒放逸处的从事是财产的败散口,不适时街道行的从事是财产的败散口,展览会的流连是财产的败散口,赌博放逸处的从事是财产的败散口,恶友的从事是财产的败散口,怠惰的从事是财产的败散口。(247)

穀酒、果酒的六个过患

屋主之子!在穀酒、果酒、酒放逸处的从事上有这六个过患: 当生财产的损失、争吵的增加、疾病的入处、恶名的生起、阴部的裸露、『慧的弱化(薄弱的所作)』正是第六状态。屋主之子!这些是在穀酒、果酒、酒放逸处的从事上六个过患。(248)街道行的六个过患

屋主之子! 在不适时街道行的从事上有这六个过患: 他的自己不被守护不被保护、他的儿子妻子也不被守护不被保护、他的自己所有物也不被守护不被保护、在诸恶处上成为应该被担心的、不实的言语在他中生长、成为许多苦法的置于前面者。屋主之子! 这些是在不适时街道行的从事上六个过患。(249)

流连展览会的六个过患

屋主之子! 在展览会的流连上有这六个过患: 在哪里有舞蹈? 在哪里有歌唱? 在哪里有音乐? 在哪里有故事? 在哪里有手铃乐? 在哪里有大鼓? 屋主之子! 这些是在展览会的流连上六个过患。(250)

赌博放逸的六个过患

屋主之子!在赌博放逸处的从事上有这六个过患: 赢者产出怨恨、被赢者悲伤财产、当生的财产有损失、当到集会所时言语无影响、被朋友同事轻蔑、不被结婚嫁者期望: 『这位男子个人是赌徒,扶养妻子的不适当者。』屋主之子! 这些是在赌博放逸处的从事上六个过患。(251)

恶朋友的六个过患

屋主之子! 在恶友的从事上有这六个过患: 凡赌博者, 凡酒瘾者, 凡酒鬼, 凡诈欺者, 凡欺瞒者, 凡残暴者, 他有那些朋友、那些同伴。屋主之子! 这是在恶友的从事上六个过患。(252)

怠惰的六个过患

屋主之子! 在怠惰的从事上有这六个过患: 『过冷的』不做工作、『过热的』不做工作、『过晚的』不做工作、『过早的』不做工作、『我是过饿的』不做工作、『我是过饱的』不做工作, 当他这样住于许多所作的理由时, 未生起的财产不生起, 连同已生起的财产走到遍尽。屋主之子! 这是在怠惰的从事上六个过患。」世尊说这个, 说这个后, 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有酒友,有说朋友朋友者,

但凡在事情生起时, 那个朋友是朋友。

日出才就寝、亲近人妻, 敌意的产出与无利益性,

恶朋友与极吝啬情况,这六处使人灭亡。

恶朋友、恶同伴, 恶行行境,

从这个世间与从另一个, 人人从两者陷落。

骰子、女人、酒、舞蹈、歌唱, 白天睡觉、在不适合时间到处走,

恶朋友与极吝啬情况,这六处使人灭亡。

以骰子赌博、喝酒, 走去他人如命的女人,

是卑劣的亲近者而非增长的亲近者, 如在黑暗侧的月亮被灭亡。

凡酒是无财产的、无所有的, 渴望喝饮者、来到饮水处者,

跳入负债如[跳入]水,将急速地摧毁(作)自己的家。

以在白天睡觉习惯,以不嫌恶在夜间起来,

以常醉的、以酒醉的,不能够居住家。

过冷的、过热的、说这是过晚的,

像这样舍诸工作, 诸利益越过青年们。

凡这里对冷的与热的,不认为比草多[在草之上-逛],

男子诸工作的作者,他不被快乐舍弃。[~Thag.22,232偈」(253)

假朋友

「屋主之子!有这四种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无论什么都取走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光说不练者(言说为最上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阿谀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254)

屋主之子! 以四种情况, 无论什么东西都取走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

『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取走者, 以少的想要多的,

以害怕做义务,以利益因素亲近。』

屋主之子! 以这四种情况, 无论什么东西都取走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255)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光说不练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以过去的承迎、以未来的承迎、以无意义的支持、在当前的义务上展示灾祸。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光说不练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256)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阿谀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认可他的恶的、也认可他的善的、在他的面前称赞、在他的背后不称赞。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阿谀者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257)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挥霍的同伴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在穀酒、果酒、酒放逸处的从事上是同伴,在不适时街道行的从事上是同伴,在展览会的流连上是同伴,在赌博放逸处的从事上是同伴。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挥霍的同伴是非朋友假朋友应该被知道。」(258)

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无论什么东西都取走的朋友, 与凡光说不练的朋友,

与凡说阿谀, 与凡在诸挥霍上的同伴。

这是四种非朋友, 像这样贤智者了知后,

会远远地避开,如对恐怖道路。」(259)

善意的朋友

「屋主之子!有这四种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资助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同苦乐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告知义理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有怜愍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260)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资助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守护放逸者、守护放逸者的财产、是害怕者的归依处、在已生起应该被作的义务时给与那个两倍受用。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资助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261)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同苦乐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告知他[自己]的秘密、隐藏他的秘密、在灾祸时不离开,甚至为了需要是永舍他的命者。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同苦乐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262)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告知义理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遮止恶的、在善的上使确立、使听闻未听闻的、告知天界的道路。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告知义理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263)

屋主之子!以四种情况,有怜愍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以他的不幸福不欢喜、以他的幸福欢喜、遮止说不称赞者、称赞说称赞者。屋主之子!以这四种情况,有怜愍者是善意的朋友应该被知道。」(264)

世尊说这个,说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凡资助的朋友,与凡在苦乐上的朋友,

与凡告知道理的朋友, 与凡有怜愍的朋友。

这些也是四种朋友, 像这样贤智者了知后,

会恭敬地敬奉, 如母亲对亲生儿。

戒具足的贤智者,如燃烧的火辉耀,

聚集财富者, 如行动的蜜蜂,

财富持续积聚, 蚁冢被堆积。

这样集起财富后,在家人于家中得到满足的,

应该四种地分配财富, 他确实绑定诸友。

应该以一份财富受用, 应该以二份做事业,

而第四的应该使贮蓄,将会有事故。」(265)

六方保护节

「屋主之子!而怎样圣弟子成为六方的保护者?屋主之子!这六方应该被知道:东 方为父母应该被知道,南方为老师应该被知道,西方为妻儿应该被知道,北方为朋友同 事应该被知道,下方为奴隶工应该被知道,上方为沙门婆罗门应该被知道。(266) 屋主之子! 东方为父母应该被儿子以五处现起: 被养育的我将扶养他们、我将为他们做应该作的、我将使家系住立、我继承遗产、又或我将对命终的祖灵随给与供养。屋主之子! 东方为父母被儿子以这五处现起者以五处怜愍儿子: 遮止恶的、在善的上使确立、使学习技术、使与相称的妻子结婚、在适时授与遗产, 屋主之子! 东方为父母被儿子以这五处现起者以这五处怜愍儿子。这样, 他的这个东方被安稳地、无怖畏地包覆。(267)

屋主之子!南方为老师应该被徒弟以五处现起:以起立、以随侍、以想要听、以服侍、以恭敬地领受技术。屋主之子!南方为老师被徒弟以这五处现起者以五处怜愍徒弟:教导善教导的、使把握善把握的、成为所听闻一切技术的平等告知者、在朋友同事间推荐(预备)、在诸方位上作诸护卫,屋主之子!以南方为老师被徒弟以这五处现起者,以这五处怜愍徒弟。这样,他的这个南方被安稳地、无怖畏地包覆。(268)

屋主之子! 西方为妻子应该被丈夫以五处现起: 以尊敬、以不轻蔑、以不通奸、以权威的弃舍、以饰物的随给与。屋主之子! 西方为妻子被丈夫以这五处现起者以五处怜愍丈夫: 是善准备工作者、摄持从仆者、不通奸者,随守护保存的,在一切工作上是熟练者、不懒惰者,屋主之子! 西方为妻子被丈夫以这五处现起者以这五处怜愍丈夫。这样,他的这个西方被安稳地、无怖畏地包覆。(269)

屋主之子! 北方为朋友同事应该被善男子以五处现起: 以布施、以爱语、以利行、以平等、以不诈欺。屋主之子! 北方为朋友同事被善男子以这五处尽力者以五处怜愍善男子: 守护放逸者、守护放逸者的财产、是害怕者的归依处、在灾祸时不离开、尊敬他的后代, 屋主之子! 北方为朋友与同事被善男子以这五处现起者以这五处怜愍善男子。这样, 他的这个北方被安稳地、无怖畏地包覆。(270)

屋主之子!下方为奴隶工应该被主人以五处现起:以如力量的工作安排、以食物工资的随给与、以生病的看护、以不可思议食味的分享、以适时舍遣。屋主之子!以下方为奴隶工被主人以这五处现起者以五处怜愍主人:是先起床者、后就寝者、被给与的拿取者、善作的工人、名声赞美的带来者,屋主之子!下方为奴隶工被主人以这五处现起者以这五处怜愍善男子。这样,他的这个下方被安稳地、无怖畏地包覆。(271)

屋主之子!上方为沙门婆罗门应该被善男子以五处现起:以慈身业、以慈语业、以慈意业、以不关闭门的状态、以食物的随给与。屋主之子!上方为沙门与婆罗门被善男子以这五处现起者以六处怜愍善男子:遮止恶的、在善的上使确立、以善意怜愍、使听闻未听闻的、净化已听闻的、告知天界的道路,屋主之子!上方为沙门婆罗门被善男子以这五处现起者以这六处怜愍善男子。这样,这上方被安稳地、无怖畏地包覆。」(272)

世尊说这个, 说这个后, 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说这个:

「父母为东方,老师为南方,

妻儿为西方,以及朋友同事为北方。

奴隶工为下方,沙门婆罗门为上方,

应该礼敬这些方位,在家人于家中得到满足的。

戒具足的贤智者, 柔软者与有辩才者,

谦逊的生活不刚愎者,像那样者得到名声。 有精力者不懒惰者,在灾祸时不摇动, 生活不被切断者、有智能者,像那样者得到名声。 摄受者、作朋友者,宽容者、离悭吝者, 指导者、调伏者、安抚者,像那样者得到名声。 布施与爱语,以及凡在这里利行, 以及在诸法上平等:处处是适当的。 世间中这些是摄集,如行进中车的轮轴栓, 如果没有这些摄集,母亲不以儿子之因, 得到尊敬或尊重,或父亲以儿子之因。 而因为有这些摄集,贤智者们正确地看见, 因此到达伟大,而成为应该被称赞的。」(273)

在这么说时,屋主之子辛额勒对世尊说这个:「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扶正颠倒的,或揭开隐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们看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这个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已终生归依。」(274)辛额勒经第八终了。

DN 32/DN.32 稻竿经

初诵分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那时,在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四大王以大夜 叉军、以大干达婆军、以大鸠槃荼军、以大龙军,四方位留置守护者、四方位留置军 队、四方位留置障碍后,使整个耆阇崛山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 在一旁坐下。那些夜叉中,一些也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一起互相问 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后,在一旁坐 下;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沉默地在一旁坐下。(275)

在一旁坐下的毘沙门大王对世尊说这个: 「大德!有高贵夜叉们是对世尊无净信者,大德!有高贵夜叉们是对世尊净信者,大德!有中等夜叉们是对世尊无净信者,大德!有低等夜叉们是对世尊无净信者,大德!有低等夜叉们是对世尊无净信者,大德!有低等夜叉们是对世尊为信者。大德!但,大多数夜叉正是对世尊无净信者,那是什么原因?大德!因为世尊教导杀生之戒绝的法,教导未被给与的拿取之戒绝的法,教导邪淫之戒绝的法,教导妄语之戒绝的法,教导榖酒、果酒、酒放逸处之戒绝的法,大德!但,大多数夜叉正是不离杀生者,不离未被给与的拿取者,不离邪淫者,不离妄语者,不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者,那对他们是不可爱、不合意的。大德!有世尊的弟子们受用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独坐的林野、荒林、边地卧坐处,在那里,有凡在这世尊的教语上无净信的高贵夜叉居住者,大德!为了他们的净信,为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请世尊学习守护的稻竿。」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

那时, 毘沙门大王知道世尊同意后, 在那时说这个守护的稻竿: (276)

「愿礼敬毘婆尸,有吉瑞的有眼者, 也愿礼敬尸弃,一切生类的怜愍者。 以及愿礼敬毘舍浮,沐浴者、苦行者, 愿礼敬拘留孙,魔军的碎破者。 愿礼敬拘那含牟尼,婆罗门的完成者, 以及愿礼敬迦叶,于一切处解脱者。 愿礼敬放光者,有吉瑞的释迦人之子, 凡教导这个法,从一切苦的去除。 还有凡世间中寂灭者们,如实地作观, 又那些人是不离间者,伟大的无畏者。 凡他们礼敬乔达摩:对天-人们有益者, 明行具足者,伟大者、无畏者。(277)

当太阳上升时, 有大圆轮太阳, 而凡当上升时, 夜也被灭, 而在太阳升起时,被称为『白天』。 在那里也有深湖, 水前去的海, 在那里他们这么知道它:水前去(流动)的海。 从这里『那是东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干达婆们的统治者, 名字是『持国』,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干达婆们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 『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 对你的礼敬, 最上人! 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们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佛陀)。(278) 在被说为饿鬼之处,有离间者、背后诽谤者, 杀生者、凶暴者,盗贼、诈欺的人们。 从这里『那是南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鸠槃荼们的君主, 名字是『增长』,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鸠槃荼们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 『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 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对你的礼敬,最上人!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279) 而在太阳落下之处, 有大圆轮太阳, 当落下时, 白天被灭, 在太阳落下时,被称为『夜』。 在那里也有深湖, 水前去的海,

在那里他们这么知道它, 水前去的海。

从这里『那是西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而诸龙的统治者, 名字是『广目』,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诸龙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 『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 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对你的礼敬,最上人!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280)

在北方俱卢之处, 有容易看见的大须弥山,

在那里人类被出生、无我所的、无妻子的。

他们不播撒种子, 犁也不被携带,

人们吃, 这无耕种成熟的米。

无糠的、无谷的、纯净的, 极香的米粒果实,

在热石上煮后,从那里吃食物。

准备单座母牛后, 随行诸方,

准备单座家畜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女子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男子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少女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少年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祂们登上车乘后,游历一切方,

那个王的侍者们。

象车、马车,神的车已准备,

宫殿连同轿子: 为了有名声的大王。

而祂有诸城市,在空中被善建造:

阿达那达、古西那达、玻勒古西那达, 那达苏哩亚、玻勒古西达那达。

北方葛西万达, 与西方若诺额,

那哇那吴低亚、按玻勒、按玻勒哇低亚, 王都名字是阿了葛曼达。

亲爱的先生! 俱吠罗大王的王都, 名字是威沙雅,

因此俱吠罗大王,被称为『毘沙门』。

探求者们说明: 德度拉、德德拉、德度德拉,

欧若西、茶若西、德度若西、素柔、辣若、阿哩吐、内咪。 在那里也有湖名字是总持, 雨云从那里下雨, 雨从那里扩散,在那里也有集会所名字是沙了哇低。 于该处夜叉们访问, 在那里有常[结]果之树, 种种群鸟被吸引,鸣声的孔雀苍鹭, 与悦耳的杜鹃鸟等。 在这里有活命活命的鸟声, 还有提起心的鸟, 鸡、古力勒葛鸟,在森林中迫柯勒鸟沙德葛鸟。 在那里有鹦鹉八哥声音, 以及林中水雉(莲叶鸟), 她总是一切时辉耀: 俱吠罗池。 从这里『那是北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而夜叉们的统治者, 名字是『俱吠罗』,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夜叉们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 『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 对你的礼敬, 最上人! 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

亲爱的先生! 这是那个守护的稻竿: 为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281)

亲爱的先生!从那个,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是这个守护的稻竿之善把握者、完全学得者,如果非人夜叉,或女夜叉,或夜叉子,或夜叉女,或夜叉大臣,或夜叉侍臣,或夜叉侍者,或干闼婆,或女干闼婆,或干闼婆子,或干闼婆,或干闼婆大臣,或干闼婆侍臣,或干闼婆侍者,或鸠槃茶,或女鸠槃茶,或鸠槃茶子,或鸠槃茶女,或鸠槃茶大臣,或鸠槃茶侍臣,或鸠槃茶侍者,或龙,或雌龙,或龙子,或龙女,或龙大臣,或龙侍臣,或龙侍者,邪恶心地对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行走时跟随,或站立时站在近处,或坐下时坐在近处,或躺下时躺在近处,亲爱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村落或城镇中得不到恭敬或尊敬,亲爱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有叫阿了葛曼达王都中得不到宅地或住所,亲爱的先生!那位非人得不到走入我的夜叉的集会,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作对祂不嫁,对祂不娶,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也拿起地、完全地、责难地骂祂,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也对祂在头上倒置他的空钵,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也使祂的头七片地破裂。

亲爱的先生!确实有凶恶的、{阻碍的}[残酷的]、凶暴的非人,他们既不在乎(拿取)大王们,也不在乎大王们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们手下的手下,亲爱的先生!那些非人他们被称为大王们的反叛者,亲爱的先生!犹如在摩揭陀国王的王国中有大盗,他们既不在乎摩揭陀国王,也不在乎摩揭陀国王的手下,也不在乎摩揭陀国王手下的手下,亲爱的先生!那些大盗他们被称为揭陀国王的反叛者。同样的,亲爱的先生!有凶恶的、破坏的、凶暴的非人,他们既不在乎大王们,也不在乎大王们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们手下的手下,亲爱的先生!那些非人他们被称为大王们的反叛者。亲爱的先生!凡任何非人夜叉,或女夜叉……(中略)或干闼婆,或女干闼婆……或鸠槃荼,或女鸠槃荼……或龙,或雌龙,或龙子,或龙女,或龙大臣,或龙侍臣,或龙侍者,邪恶心地对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行走时跟随,或站立时站在近处,或坐下时坐在近处,或躺下时躺在近处,对这些夜叉、对大夜叉们、对将军们、对大将军们应该被使诉苦、应该被哭喊、应该被呼喊:『这夜叉抓住[我],这夜叉进入,这夜叉骚扰,这夜叉压迫,这夜叉伤害,这夜叉加害,这夜叉不释放。』(282)

对哪些夜叉、大夜叉、将军、大将军们呢?

因陀罗、受玛、哇鲁那, 婆罗堕若、波阇波提,

降达那、葛玛谢德, 仅尼额度、尼额度。

玻那达、欧玻玛领, 天之驾御者马达利,

干达婆基德谢那, 那罗王、若内沙玻。

悦山的、喜马拉雅山的[Sn.9], 晡奴葛、葛勒低亚、估了,

西哇葛、木者林达, 威沙咪德、尤干达勒。

五玻了、苏玻柔达, 希哩、内低与漫地亚,

般阇罗健达、阿罗哇葛, 玻朱那、苏玛那、苏玛葛,

达地木柯、玛尼、玛尼哇勒、长、还连同谢力色葛。

对这些夜叉、对大夜叉们、对将军们、对大将军们应该被使诉苦、应该被哭喊、应该被呼喊: 『这夜叉抓住[我], 这夜叉进入, 这夜叉骚扰, 这夜叉压迫, 这夜叉伤害, 这夜叉加害, 这夜叉不释放。』亲爱的先生! 这是那个守护的稻竿: 为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好了, 亲爱的先生! 而现在我们离开(走), 我们有许多任务作、许多应该被做的。」「大王! 现在是那个你们考量的时间。」(283)

那时,四大王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那些夜叉也从座位起来后,一些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向世尊合掌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默默地就在那里消失。(284)初诵分终了。

第二诵分

那时,那夜过后,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这夜,在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四大王以大夜叉军、以大干达婆军、以大鸠槃荼军、以大龙军,四方位留置守护者、四方

位留置军队、四方位留置障碍后,使整个耆阇崛山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那些夜叉中,一些也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在一旁坐下;一些而世尊合掌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沉默地在一旁坐下。(285)在一旁坐下的毘沙门大王对我说这个:『大德!有高贵夜叉们是对世尊无净信者……(中略)大德!有低等夜叉们是对世尊净信者。大德!但,大多数夜叉正是对世尊无净信者,那是什么原因?大德!因为世尊教导杀生之戒绝的法……教导榖酒、果酒、酒放逸处之戒绝的法,大德!但,大多数夜叉是不离杀生者……不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之戒绝的法,大德!但,大多数夜叉是不离杀生者……不离榖酒、果酒、酒放逸处者,那对他们是不可爱、不合意的。大德!有世尊的弟子们受用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独坐的林野、荒林、边地卧坐处,在那里,有凡在这世尊的教语上无净信的高贵夜叉居住者,大德!为了他们的净信,为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请世尊学习守护的稻竿。』比丘们!我以沉默状态同意。比丘们!那时,毘沙门大王知道我同意后,在那时说这个守护的稻竿:(286)

『愿礼敬毘婆尸,有吉瑞的有眼者, 也愿礼敬尸弃,一切生类的怜愍者。 以及愿礼敬毘舍浮,沐浴者、苦行者, 愿礼敬拘留孙, 魔军的碎破者。 愿礼敬拘那含牟尼, 婆罗门的完成者, 以及愿礼敬迦叶, 于一切处解脱者。 愿礼敬放光者,有吉瑞的释迦人之子, 凡教导这个法,从一切苦的去除。 还有凡世间中寂灭者们, 如实地作观, 又那些人是不离间者, 伟大的无畏者。 凡他们礼敬乔达摩:对天-人们有益者, 明行具足者, 伟大者、无畏者。(287) 当太阳上升时, 有大圆轮太阳, 而凡当上升时, 夜也被灭, 而在太阳升起时,被称为「白天」。 在那里也有深湖, 水前去的海, 在那里他们这么知道它:水前去(流动)的海。 从这里「那是东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干达婆们的统治者, 名字是「持国」,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干达婆们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 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 对你的礼敬, 最上人! 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们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佛陀)。(288)

在被说为饿鬼之处,有离间者、背后诽谤者,

杀生者、凶暴者,盗贼、诈欺的人们。

从这里「那是南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鸠槃荼们的君主, 名字是「增长」,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鸠槃荼们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 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 对你的礼敬, 最上人! 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289)

而在太阳落下之处, 有大圆轮太阳,

当落下时, 白天被灭,

在太阳落下时,被称为「夜」。

在那里也有深湖, 水前去的海,

在那里他们这么知道它, 水前去的海。

从这里「那是西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 保护该方位。

而诸龙的统治者, 名字是「广目」,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诸龙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 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 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对你的礼敬,最上人!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290)

在北方俱卢之处,有容易看见的大须弥山,

在那里人类被出生, 无我所的、无妻子的。

他们不播撒种子,犁也不被携带,

人们吃, 这无耕种成熟的米。

无糠的、无谷的、纯净的, 极香的米粒果实,

在热石上煮后,从那里吃食物。

准备单座母牛后, 随行诸方,

准备单座家畜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女子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男子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少女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或准备少年运载者后, 随行诸方。

祂们登上车乘后,游历一切方,

那个王的侍者们。

象车、马车,神的车已准备,

宫殿连同轿子: 为了有名声的大王。

而祂有诸城市,在空中被善建造:

阿达那达、古西那达、玻勒古西那达, 那达苏哩亚、玻勒古西达那达。

北方葛西万达, 与西方若诺额,

那哇那吴低亚、按玻勒、按玻勒哇低亚, 王都名字是阿了葛曼达。

亲爱的先生! 俱吠罗大王的王都, 名字是威沙雅,

因此俱吠罗大王,被称为「毘沙门」。

探求者们说明: 德度拉、德德拉、德度德拉,

欧若西、茶若西、德度若西、素柔、辣若、阿哩吐、内咪。

在那里也有湖名字是总持, 雨云从那里下雨,

雨从那里扩散, 在那里也有集会所名字是沙了哇低。

于该处夜叉们访问, 在那里有常[结]果之树,

种种群鸟被吸引,鸣声的孔雀苍鹭,

与悦耳的杜鹃鸟等。

在这里有活命活命的鸟声,还有提起心的鸟,

鸡、古力勒葛鸟, 在森林中迫柯勒鸟沙德葛鸟。

在那里有鹦鹉八哥声音, 以及林中水雉(莲叶鸟),

她总是一切时辉耀: 俱吠罗池。

从这里「那是北方」: 人们叙述它,

那位有名声的大王,保护该方位。 而夜叉们的统治者,名字是「俱吠罗」, 以舞蹈歌唱喜乐:被夜叉们尊敬者。 又祂有许多儿子,「都是一个名字」被我听闻, 八十、十又一,名为因陀罗、有大力量者。 还有祂们看见佛陀:太阳族人的佛陀后, 都远远地礼敬:伟大者、无畏者。 贤骏人!对你的礼敬,最上人!对你的礼敬,

你善巧地观察, 非人也礼拜你。

这被我们经常听闻, 因此我们会这么说:

请你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胜利者乔达摩,

我们礼拜乔达摩:明行具足者、觉者。

亲爱的先生!这是那个守护的稻竿:为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291)

亲爱的先生!从那个,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是这个守护的稻竿之善把握者、完全学得者,如果非人夜叉,或女夜叉……(中略)或干闼婆,或女干闼婆……(中略)或鸠槃荼,或女鸠槃荼……(中略)或龙,或雌龙,或龙子,或龙女,或龙大臣,或龙侍臣,或龙侍者,邪恶心地对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行走时跟随,或站立时站在近处,或坐下时坐在近处,或躺下时躺在近处,亲爱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村落或城镇中得不到恭敬或尊敬,亲爱的先生!那位非人在我的名叫阿了葛曼达王都中得不到宅地或住所,亲爱的先生!那位非人得不到走入我的夜叉的集会,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作对祂不嫁,对祂不娶,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也拿起地、完全地、责难地骂祂,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也对祂在头上倒置他的空钵,亲爱的先生!进而非人也使祂的头七片地破裂。

亲爱的先生!确实有凶恶的、{阻碍的}[残酷的]、凶暴的非人,他们既不在乎(拿取)大王们,也不在乎大王们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们手下的手下,亲爱的先生!那些非人他们被称为大王们的反叛者,亲爱的先生!犹如在摩揭陀国王的王国中有大盗,他们既不在乎摩揭陀国王,也不在乎摩揭陀国王的手下,也不在乎摩揭陀国王手下的手下,亲爱的先生!那些大盗他们被称为揭陀国王的反叛者。同样的,亲爱的先生!有凶恶的、破坏的、凶暴的非人,他们既不在乎大王们,也不在乎大王们的手下,也不在乎大王们手下的手下,亲爱的先生!那些非人他们被称为大王们的反叛者。亲爱的先生!凡任何非人夜叉,或女夜叉……(中略)或干闼婆,或女干闼婆……或鸠槃荼,或女鸠槃荼……或龙,或雌龙,或龙子,或龙女,或龙大臣,或龙侍臣,或龙侍者,邪恶心地对比丘,或比丘尼,或优婆塞,或优婆夷行走时跟随,或站立时站在近处,或坐下时坐在近处,或躺下时躺在近处,对这些夜叉、对大夜叉们、对将军们、对大将军们应该被使诉苦、应该被哭喊、应该被呼喊:「这夜叉抓住[我],这夜叉进入,这夜叉骚扰,这夜叉压迫,这夜叉伤害,这夜叉加害,这夜叉不释放。」(292)

对哪些夜叉、大夜叉、将军、大将军们呢? 因陀罗、受玛、哇鲁那,婆罗堕若、波阇波提, 降达那、葛玛谢德,仅尼额度、尼额度。 玻那达、欧玻玛领,天之驾御者马达利, 干达婆基德谢那,那罗王、若内沙玻。 沙德其、黑玛哇德,晡奴葛、葛勒低亚、估了, 西哇葛、木者林达,威沙咪德、尤干达勒。 五玻了、苏玻柔达,希哩、内低与漫地亚, 般阇罗健达、阿罗哇葛,玻朱那、苏玛那、苏玛葛, 达地木柯、玛尼、玛尼哇勒、长,还连同谢力色葛。

对这些夜叉、对大夜叉们、对将军们、对大将军们应该被使诉苦、应该被哭喊、应该被呼喊:「这夜叉抓住[我],这夜叉进入,这夜叉骚扰,这夜叉压迫,这夜叉伤害,这夜叉加害,这夜叉不释放。」亲爱的先生!这是那个守护的稻竿:为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好了,亲爱的先生!而现在我们离开(走),我们有许多任务作、许多应该被做的。』『大王!现在是那个你们考量的时间。』(293)

比丘们!那时,四大王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那些夜叉也从座位起来后,一些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与世尊一起互相问候。交换应该被互相问候的友好交谈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向世尊合掌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后,就在那里消失;一些默默地就在那里消失。(294)

比丘们!请你们学习守护的稻竿,比丘们!请你们学得守护的稻竿,比丘们!请你们忆持守护的稻竿,比丘们!守护的稻竿对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保护、守护、无加害、安乐住是伴随利益的。」

世尊说这个,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的所说。(295)稻竿经第九终了。

DN 33/DN.33 结集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在末罗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抵达名叫波婆的末罗族城市,在那里,世尊住在波婆城铁匠之子纯陀的芒果园中。(296) 屋巴大葛的新集会所

当时,波婆城末罗人名为屋巴大葛的新集会所被建造不久,未被沙门或婆罗门或任何生为人的居住。波婆城的末罗人听闻:「听说在末罗进行游行的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已抵达波婆城,住在铁匠之子纯陀的芒果园中。」那时,波婆城的末罗人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波婆城的末罗人对世尊说这个:「大德!这里,波婆城末罗人名为屋巴大葛的新集会所被建造不久,未被沙门或婆罗门或任何生为人的居住,大德!请世尊第一个使用它,世尊第一个使用后,波婆城末罗人将使用它,那对波婆城末罗人有长久的利益、安乐。」世尊以沉默状态同意。(297)

那时,波婆城的末罗人知道世尊同意了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 去集会所。抵达后,铺设集会所的一切铺设物、设置世尊的座位、使水瓶设立、悬挂油 灯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些波婆城的末 罗人对世尊说这个:「大德!集会所的一切铺设物已铺设、世尊的座位已设置、已使水 瓶设立、油灯已悬挂,大德!现在是那个世尊考量的时间。」(298)

那时,世尊穿衣、拿起衣钵后,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新集会所。抵达后,使脚洗涤、进入集会所后,依止中央柱子面向东坐下,比丘僧团也使脚洗涤、进入集会所后,依止西边墙壁面向东,置世尊在前面后坐下,波婆城的末罗人使脚洗涤、进入集会所后,依止东边墙壁面向西,面对世尊坐下。那时,世尊对波婆城的末罗人大部分夜晚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欢喜后,使离开: 「袜谢德们!夜已过,现在是那个你们考量的时间。」「是的,大德!」波婆城的末罗人回答世尊后,从座位起来、向世尊问讯、作右绕后离开。(299)

那时,在末罗族人离开不久,那时,世尊环视沉默的比丘僧团后,召唤尊者舍利弗:「舍利弗!比丘僧团离惛沈睡眠,舍利弗!请你为比丘们显现法的谈论,我的背痛,我要伸展它。」「是的,大德!」尊者舍利弗回答世尊。那时,世尊折大衣成四折后,[左]脚放在[右]脚上、作意起来想后,具念正知地以右胁作狮子卧。(300)已破碎尼乾陀的事

当时,尼乾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以他的死,尼乾陀破裂为二,他们住于生起争论的、生起争吵的、来到争辩的、以舌锋互刺的:

「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应该先说的你后说,应该后说的你先说;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

长时间熟练的是颠倒的;你已被论破(你的理论已被反驳),请你去救(使脱离)理论;你已被折伏,或请你解开,如果你能够。」

在尼乾陀若提子中看起来只存在打杀,凡连尼乾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人弟子们,他们也在尼乾陀若提子们上是厌形色的、脱离形色的、逃脱形色的,如那个在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破裂塔的、无归依处的法律处。(301)

那时,尊者舍利弗召唤比丘们:「学友们!尼乾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乾陀破裂为二......(中略)破裂塔的、无归依处的法律处。学友们!因为,在恶说的、恶宣说的、不出离的、不转起寂静的、非遍正觉者宣说的法律处这是这样。学友们!但这个法被世尊对我们善说、善宣说,是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

学友们!而什么法被世尊对我们善说、善宣说,是出离的、转起寂静的、遍正觉者宣说的,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 (302)

一的

学友们!有一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哪一法?一切众生是依食存续的、一切众生是依行存续的,这是一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303)

学友们!有二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乐。哪些二?

名与色。

无明与有的渴爱。

有见与无有见。

无惭与无愧。

惭与愧。

不受谏性与恶友谊。

易受劝导性与善友谊。

入罪善巧性与出罪善巧性。

等至善巧性与出等至善巧性。

界善巧性与作意善巧性。

处善巧性与缘起善巧性。

处善巧性与非处善巧性。

正直与柔和。

忍耐与温顺。

和顺与承迎。

无加害与纯净。

忘失念与不正知。

念与正知。

在诸根上不守护门性与在饮食上不知适量性。

在诸根上守护门性与在饮食上知适量性。

思择力与修习力。

念力与定力。

止与观。

止相与策励相。

策励与不散乱。

戒坏失与见坏失。

戒具足与见具足。

戒清净与见清净。

还有见清净与依见的勤奋。

在使能被激起急迫感处上的急迫感与急迫感的如理勤奋。

在诸善法上不知足性与在勤奋上不畏缩性。

明与解脱。

在灭尽上之智(灭尽智)与在无生上之智。

学友们!这些是二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 的,那会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 利益、安乐。(304)

三的

学友们!有三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三?

三不善根: 贪不善根、瞋不善根、痴不善根。

三善根: 无贪善根、无瞋善根、无痴善根。

三恶行: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

三善行: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

三不善寻: 欲寻、恶意寻、加害寻。

三善寻: 离欲寻、无恶意寻、无加害寻。

三不善意向: 欲的意向、恶意的意向、加害的意向。

三善意向: 离欲的意向、无恶意的意向、无加害的意向。

三不善想: 欲想、恶意想、加害想。

三善想: 离欲想、无恶意想、无加害想。

三不善界: 欲界、恶意界、加害界。

三善界: 离欲界、无恶意界、无加害界。

另外的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另外的三界: 色界、无色界、灭界。

另外的三界: 低劣界、中界、胜妙界。

三渴爱: 欲的渴爱、有的渴爱、无有的渴爱。

另外的三渴爱: 欲的渴爱、色的渴爱、无色的渴爱。

另外的三渴爱: 色的渴爱、无色的渴爱、灭的渴爱。

三结: 有身见、疑、戒禁取。

三漏: 欲漏、有漏、无明漏。

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

三寻求: 欲的寻求、有的寻求、梵行的寻求。

三慢: 『我是优胜者』之慢、『我是同等者』之慢、『我是下劣者』之慢。

三时:过去时、未来时、现在时。

三边:有身边、有身集边、有身灭边。

三受: 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

三苦性: 苦苦性、行苦性、变易苦性。

三积集: 邪性决定的积集、正性决定的积集、不决定的积集。

三黑暗(无知):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关于过去世的,或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关于未来世的,或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关于现在世的。

三如来不会守护的:学友们!如来有遍纯净的身正行,没有如来的身恶行:凡如来会守护『不要他人知道我的这个』。学友们!如来有遍纯净的语正行,没有如来的语恶行:凡如来会守护『不要他人知道我的这个』。学友们!如来有遍纯净的意正行,没有如来的意恶行:凡如来会守护『不要他人知道我的这个』。

三障碍: 贪的障碍、瞋恚的障碍、痴的障碍。

三火: 贪火、瞋恚火、痴火。

另外的三火: 应该被奉献者之火、屋主之火、应该被供养者之火。

三由色的摄集组成的: 可见有对色、不可见有对色、不可见无对色。

三行: 福的造作(福行)、非福的造作、不动的造作。

三人: 有学人、无学人、非有学非无学人。

三上座: 出生[年长]上座、法上座、世俗上座。

- 三福业事: 布施福业事、戒福业事、修习福业事。
- 三举罪事:以看见、以听闻、以怀疑。
- 三欲的往生: 学友们! 有现起诸欲的众生, 他们在现起的诸欲上使影响力转起, 犹如: 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 这是第一种欲的往生。学友们! 有化作诸欲的众生, 他们在欲上一一化作后, 使影响力转起, 犹如: 化乐天天神们, 这是第二种欲的往生。学友们! 有他化作诸欲的众生, 他们在他化作的诸欲上使影响力转起, 犹如: 他化自在天天神们, 这是第三种欲的往生。
- 三乐的往生:学友们!有众生一一使乐生起而住,犹如梵众天天神们,这是第一种乐的往生。学友们!有众生被乐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们偶尔吟出优陀那:『啊!乐,啊!乐。』犹如光音天天神们,这是第二种乐的往生。学友们!有众生被乐满溢、灌满、充满、遍满,他们只感受寂静的、满足的乐,犹如遍净天天神们,这是第三种乐的往生。
 - 三慧:有学慧、无学慧、非有学非无学慧。
 - 另外的三慧: 思所成慧、闻所成慧、修所成慧。
 - 三武器: 听闻武器、独居武器、慧武器。
 - 三根: 『我将知未知的』根、完全智根、具知根。
 - 三眼:肉眼、天眼、慧眼。
 - 三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
 - 三修习:身修习、心修习、慧修习。
 - 三无上: 看见无上、道迹无上、解脱无上。
 - 三定:有寻有伺定、无寻唯伺定、无寻无伺定。
 - 另外的三定:空定、无相定、无愿定。
 - 三纯净:身纯净、语纯净、意纯净。
 - 三牟尼行:身牟尼行、语牟尼行、意牟尼行。
 - 三善巧:增益善巧、损减善巧、方法善巧。
 - 三骄慢: 无病的骄慢、年轻的骄慢、活命的骄慢。
 - 三增上: 自增上、世间增上、法增上。
- 三谈论事:关于过去时的谈论会说:『过去时曾是这样。』或关于未来时的谈论会说:『未来时将是这样。』或关于现在时的谈论会说:『现在是这样。』
 - 三明: 前世住处回忆智明, 众生的在死亡与往生上智明, 诸漏的在灭尽上智明。
 - 三住:天住、梵住、圣住。
 - 三神变:神通神变、读心神变、教诫神变。

学友们!这些是三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05) 四的

学友们!有四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四?

四念住: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 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 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 在诸受上随看受地......在心上随看心地......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 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 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

四正勤:学友们!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诸恶不善法之不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诸恶不善法之舍断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为了未生起的诸善法之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诸善法之存续、不忘失、增大、成满、修习圆满使意欲生起、努力、发动活力、尽心、勤奋。

四神足: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修习具备意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 修习具备活力定勤奋之行的神足, 修习具备心定勤奋之行的神足, 修习具备考察定勤奋之行的神足。

四禅: 学友们! 这里,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 从寻与伺的平息,自身内的明净,心的专一性,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 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有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圣者们告知凡那个『平静的、具念的、安乐住的』第三禅; 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306)

四定的修习:学友们!有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当生的乐住。学友们!有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智与见的获得。学友们!有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诸漏的灭尽。

学友们!而哪种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当生乐的住处?学友们!这里,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中略)的第四禅,学友们!这是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当生乐的住处。

学友们!而哪种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智与见的获得?学友们!这里,比丘作意光明想,决意白天想:在夜间如在白天那样地,在白天如在夜间那样地,像这样,以打开的、无覆盖的心,修习有光辉的心,学友们!这是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智与见的获得。

学友们!而哪种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念与正知?学友们!这里,比丘的诸受知道地生起、知道地现起、知道地走到灭没[Ps.3,167段];诸想知道地生起、知道地现起、知道地走到灭没;诸寻知道地生起、知道地现起、知道地走到灭没,学友们!这是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念与正知。

学友们!而哪种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诸漏的灭尽?学友们!这里,比丘在五取蕴上住于随看生灭的:『像这样是色,像这样是色的集,像这样是色的灭没;像这样是受......像这样是想......像这样是诸行......像这样是识,像这样是识的集,像这样是识的灭没,学友们!这是定的修习,当已修习、已多作,转起诸漏的灭尽。(307)

四无量:学友们!这里,比丘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

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平静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的,像这样第三的,像这样第四的,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以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平静俱行的、广大的、变大的、无量的、无怨恨的、无瞋害的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四无色:学友们!这里,比丘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

四倚靠:学友们!这里,比丘考量后受用一事,考量后忍受一事,考量后避开一事,考量后除去一事。(308)

四圣种姓:学友们!这里,比丘被无论怎样的衣服满足,以及是对无论怎样的衣服之满足的称赞者,以及不因衣服来到不适当的邪求,以及没得到衣服后不战栗,以及得到衣服后不绑定地、不迷昏头地、无罪过地、看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而且以那个无论怎样的衣服之满足,既不赞扬自己,也不轻蔑他人。凡在那里灵巧者、不懒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学友们!这被称为在往昔世界开端圣种姓上住立的比丘。

再者,学友们!比丘被无论怎样的施食满足,以及是对无论怎样的施食之满足的称赞者,以及不因施食来到不适当的邪求,以及没得到施食后不战栗,以及得到施食后不绑定地、不迷昏头地、无罪过地、看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而且既不以那个无论怎样的施食之满足赞扬自己,也不轻蔑他,凡在那里灵巧者、不懒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学友们!这被称为在往昔世界开端圣种姓上住立的比丘。

再者,学友们!比丘被无论怎样的住处之满足,以及是对无论怎样的住处之满足的称赞者,以及不因住处来到不适当的邪求,以及没得到住处后不战栗,以及得到住处后不绑定地、不迷昏头地、无罪过地、看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而且以那个无论怎样的住处之满足,既不赞扬自己,也不轻蔑人。凡在那里灵巧者、不懒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学友们!这被称为在往昔世界开端圣种姓上住立的比丘。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乐于舍断者,爱好舍断者;是乐于修习者,爱好修习者,而且以那个乐于舍断情况,爱好舍断情况,乐于修习情况,爱好修习情况,既不赞扬自己,也不轻蔑他人。凡在那里灵巧者、不懒惰者、正知者、朝向念者,学友们!这被称为在往昔世界开端圣种姓上住立的比丘。[AN.4.28](309)

四勤奋: 自制的勤奋、舍断的勤奋、修习的勤奋、随守护的勤奋。

学友们!而哪一种是自制的勤奋?学友们!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那个理由,贪婪、忧诸恶不善法会流入那位住于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为了那个的自制,守护眼根,在眼根上来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那个理由,贪婪、忧诸恶不善法会流入那位住于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为了那个的自制,保护意根,在意根上来到自制,学友们!这被称为自制的勤奋。

学友们!而哪一种是舍断的勤奋?比丘们!这里,比丘对生起的欲寻不容忍、舍断、驱离、作终结、使之走到不存在;对生起的恶意寻......(中略)对生起的加害寻......对一一生起的诸恶不善法不容忍、舍断、驱离、作终结、使之走到不存在,学友们!这被称为舍断的勤奋。

学友们!而哪一种是修习的勤奋?比丘们!这里,比丘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成熟修习念觉支......修习择法觉支......修习活力觉支......修习喜觉支......修习宁静觉支......修习定觉支;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成熟修习平静觉支,学友们!这被称为修习的勤奋。

学友们! 而哪一种是随守护的勤奋? 比丘们! 这里, 比丘随守护生起的善定相: 骨想、虫食想、青瘀想、断坏想、肿胀想, 学友们! 这被称为随守护的勤奋。[AN.4.14] 四智: 法智、模拟智、他心智、世俗智。

另外的四智:在苦上的智(苦智)、在苦集上的智、在苦灭上的智、在导向苦<u>灭道迹</u>上的智。(310)

四入流支: 善人的结交、正法的听闻、如理作意、法随法行。

四入流者的支:学友们!这里,圣弟子在佛上具备不坏净:『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在法上具备不坏净:『被世尊善说的法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请你来看的、能引导的、应该被智者各自经验的。』在僧团上具备不坏净:『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直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真理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方正行者,即:四双之人、八辈之士,这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应该被奉献者、应该被供奉者、应该被供养者、应该被合掌者、世间的无上福田。』具备圣者喜爱的诸戒: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称赞的、不取着的、转起定的。

四沙门果:入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

四界: 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四食: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识。

四识住:学友们!当识住立时,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缘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浇酒,来到成长、增长、成满。学友们!当识住立时,住立在攀住的受......(中略)学友们!当识住立时,住立在攀住的想......(中略)学友们!当识住立时,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缘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浇酒,来到成长、增长、成满。

四非去处之行:到意欲的非去处、到瞋的非去处、到痴的非去处、到恐怖的非去处。

四渴爱的生起:学友们!当比丘的渴爱生起时,或因衣服生起。学友们!当比丘的渴爱生起时,或因施食生起。学友们!当比丘的渴爱生起时,或因住所生起。学友们!当比丘的渴爱生起时,因如是有无生起。

四行道: 迟缓通达的苦行道、快速通达的苦行道、迟缓通达的乐行道、快速通达的 乐行道。 另外的四行道: 不忍耐的行道、忍耐的行道、调御行道、寂静行道。

四法足: 无贪婪法足、无恶意法足、正念法足、正定法足。

四法的受持:学友们!有法的受持现在是苦的,同时也未来有苦的果报。学友们!有法的受持现在是苦的,未来有乐的果报。学友们!有法的受持现在是乐的,未来有苦的果报。学友们!有法的受持现在是乐的,同时也未来有乐的果报。

四法蕴: 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

四力: 活力之力、念力、定力、慧力。

四依处: 慧的依处、真实的依处、舍弃的依处、寂静的依处[MN.140, 347段]。(311) 四问题的回答: 应该被一向回答的问题、应该被以反问回答的问题、应该被分别后 回答的问题、应该被搁置的问题。

四业:学友们!有黑果报的黑业。学友们!有白果报的白业。学友们!有黑白果报的黑白业。学友们!有非黑非白果报的非黑非白业:转起业的灭尽。

四能被作证的法:前世住处能被记忆作证、众生死亡与往生能被眼作证、八解脱能被身作证、诸漏的灭尽能被慧作证。

四暴流: 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见的暴流、无明的暴流。

四轭:欲轭、有轭、见轭、无明轭。

四离轭:欲轭的离轭、有轭的离轭、见轭的离轭、无明轭的离轭。

四系缚: 贪婪的身系缚、恶意的身系缚、戒禁取的身系缚、这是真理之执着的身系缚。

四取: 欲取、见取、戒禁取、[真]我论取。

四胎: 卵生胎、胎生胎、湿生胎、化生胎。

四入胎:学友们!这里,某一类者不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不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不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来,这是第一种入胎。再者,学友们!这里,某一类者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不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不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来,这是第二种入胎。再者,学友们!这里,某一类者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不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来,这是第三种入胎。再者,学友们!这里,某一类者正知地进入母亲子宫,正知地在母亲的子宫中存续,正知地从母亲的子宫出来,这是第四种入胎。

四自体的得到:学友们!有自体的得到在凡自己自体的得到上仅自己的思(意志)走入,非他者的思。学友们!有自体的得到在凡自己自体的得到上仅他者的思走入,非自己的思。学友们!有自体的得到在凡自己自体的得到上自己的思连同他者的思走入。学友们!有自体的得到在凡自己自体的得到上非自己的思非他者的思走入。(312)

四清净的供养:学友们!有供养从施与者变成清净,非领受者。学友们!有供养从领受者变成清净,非施与者。学友们!有供养既非从施与者也非领受者变成清净,学友们!有供养从施与者同时也从领受者变成清净。[MN.142, 381段]

四摄事: 布施、爱语、利行、平等。

四非圣的言说: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

四圣的言说:妄语的戒绝、离间语的戒绝、粗恶语的戒绝、杂秽语的戒绝。

另外的四非圣的言说:在未看见的上有看见的言说情况、在未听闻的上有听闻的言说情况、在未觉知的上有觉知的言说情况、在不了知的上有了知的言说情况。

另外的四圣的言说:在未看见的上有未看见的言说情况、在未听闻的上有未听闻的 言说情况、在未觉知的上有未觉知的言说情况、在不了知的上有不了知的言说情况。

另外的四非圣的言说:在看见的上有未看见的言说情况、在听闻的上有未听闻的言说情况、在觉知的上有未觉知的言说情况、在了知的上有不了知的言说情况。

另外的四圣的言说:在看见的上有看见的言说情况、在听闻的上有听闻的言说情况、在觉知的上有觉知的言说情况、在了知的上有了知的言说情况。[MN.112, AN.4.253](313)

四人:学友们!这里,某一类人是使自己痛苦者(自己苦行者),致力于使自己痛苦之实践。屋主们!这里,某一类人是使他人痛苦者,致力于使他人痛苦之实践。学友们!这里,某一类人是使自己痛苦者,致力于使自己痛苦之实践,以及是使他人痛苦者,致力于使他人痛苦之实践。学友们!这里,某一类人是既不使自己痛苦者,不致力于使自己痛苦之实践,也是不使他人痛苦者,不致力于使他人痛苦之实践,他是不使自己痛苦者、不使他人痛苦者、当生无饥渴者、达涅槃者、清凉已生者、感受乐者,住于以自己为梵已生者。[MN.60,105段]

另外的四人: 学友们! 这里, 某人是为自己利益的行者, 非为他者利益。学友们! 这里, 某人是为他者利益的行者, 非为自己利益。学友们! 这里, 某人是既不为自己利益也不为他人利益的行者。学友们! 这里, 某人是为自己利益同时也为他者利益的行者。

另外的四人:暗黑到暗黑者、暗黑到光明者、光明到暗黑者、光明到光明者。[SN.3.21, AN.4.85]

另外的四人:不动沙门、红莲花沙门、白莲花沙门、沙门中的柔软沙门。[AN.4.87] 学友们!这些是四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14) 初诵分终了。

五的

学友们!有五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五?

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

五取蕴: 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

五种欲:能被眼识知的、想要的、喜爱的、合意的、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诱人的诸色,能被耳识知......的诸声音......能被鼻识知......的诸气味......能被舌识知......的诸味道......能被身识知的、想要的、喜爱的、合意的、可爱形色的、伴随欲的、诱人的诸所触。

五趣:地狱、畜生、饿鬼、人、天。

五悭吝: 住处的悭吝、家的悭吝、利得的悭吝、称赞的悭吝、法的悭吝。

五盖: 欲的意欲盖、恶意盖、惛沈睡眠盖、掉举后悔盖、疑惑盖。

五下分结:有身见、疑、戒禁取、欲的意欲、恶意。

五上分结:色贪、无色贪、慢、掉举、无明。

五学处: 杀生的戒绝、未被给与的拿取的戒绝、邪淫的戒绝、妄语的戒绝、榖酒、 果酒、酒放逸处的戒绝。(315)

五不可能处: 学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故意夺取生类生命,学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未被给与的拿取被称为偷盗,学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从事婬欲法,学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故意虚妄地说,学友们!漏尽比丘不可能受用诸欲的贮藏物,犹如以前在家状态。[MN.76,234段]

五损失: 亲族的损失、财富的损失、疾病的损失、戒的损失、见的损失。学友们! 众生非亲族的损失之因或财富的损失之因或疾病的损失之因, 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往生 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学友们! 众生戒的损失之因或见的损失之因, 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五具足: 亲属的具足、财富的具足、无病的具足、戒的具足、见的具足。学友们! 众生非亲属的具足之因或财富的具足之因或无病的具足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 善趣、天界,学友们! 众生戒的具足之因或见的具足之因,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善趣、天界。

破戒者以戒坏失的五过患: 学友们! 这里, 破戒者、戒坏失者因为放逸遭受大财产的损失, 这是第一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再者, 学友们! 破戒者以戒坏失的恶名声传播, 这是第二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再者, 学友们! 破戒者、戒坏失者往见任何群众: 不论刹帝利众, 不论婆罗门众, 不论屋主众, 不论沙门众, 无自信地、羞愧地往见, 这是第三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再者, 学友们! 破戒者、戒坏失者痴昧地命终, 这是第四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再者, 学友们! 破戒者、戒坏失者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往生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这是第五种破戒者以戒坏失的过患。

持戒者以戒具足的五效益: 学友们! 这里, 持戒者、戒具足者因为不放逸到达大财产的聚集, 这是第一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 学友们! 持戒者、戒具足者的好名声传播, 这是第二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 学友们! 持戒者、戒具足者往见任何群众: 不论刹帝利众, 不论婆罗门众, 不论屋主众, 不论沙门众, 有自信地、不羞愧地往见, 这是第三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 学友们! 持戒者、戒具足者不痴昧地命终, 这是第四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再者, 学友们! 持戒者、戒具足者以身体的崩解, 死后往生善趣、天界, 这是第五种持戒者以戒具足的效益。[AN.5.213, DN.16, 149-150段]

学友们!呵责者比丘想要对他人举罪,在自身内准备五法后,他人应该被举罪:我 将以适当时机说,非以不适当时机;我将以事实说,非以非事实;我将以柔软说,非以 粗暴;我将以伴随有利益的说,非以伴随无利益的;我将以慈心说,非以内瞋说。学友 们!呵责者比丘想要对他人举罪,在自身内准备五法后他人应该被举罪。[AN.5.167] (316)

五勤奋支: 学友们! 这里,比丘是有信者,相信如来的觉: 『像这样,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是少病者、少病苦者,具备等熟力的消化力: 不过寒的、不过热的、中间的、承受勤奋的。是不狡猾者、不伪诈者,在大师或有智的同梵行者们中如实不夸大自己。为了诸不善法的舍断、为了诸善法的具足,住于活力已被发动的、强力的、坚固努力的、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的。是有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圣、洞察、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MN.85, MN.90, MN.129](317)

五净居: 无烦、无热、善现、善见、阿迦腻咤。

五不还者:中般涅槃者、生般涅槃者、无行般涅槃者、有行般涅槃者、上流到阿迦 腻咤者。(318)

五心荒芜:学友们!这里,比丘在大师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学友们!凡那位学友在大师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这是第一个未舍断的心荒芜。再者,学友们!比丘在法上疑惑、怀疑......(中略)在僧团上疑惑、怀疑......在学上疑惑、怀疑......在同梵行者们上是发怒者、不满意者,心被打击者,生起荒芜(碍)者,比丘们!凡那位比丘在同梵行者们上是发怒者、不满意者,心被打击者,生起荒芜者,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这是第五个未舍断的心荒芜。[MN.16, AN.5.205](319)

五心系缚:学友们!这里,比丘在诸欲上是未离贪者、未离意欲者、未离情爱者、未离渴望者、未离热恼者、未离渴爱者,学友们!凡那位比丘在诸欲上是未离贪者、未离意欲者、未离情爱者、未离渴望者、未离热恼者、未离渴爱,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这是第一个未断除的心系缚。学友们!比丘在身体上是未离贪者......(中略)在诸色上是未离贪者.......(中略)再者,学友们!比丘志向某个天众后行梵行:『我将以这个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为天神,或某位天神。』学友们!凡那位比丘志向某个天众后行梵行:『我将以这个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为天神,或某位天神。』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这是第五个心系缚。[AN.5.206]

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另外的五根: 乐根、苦根、喜悦根、忧根、平静根。

另外的五根: 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320)

五出离界:学友们!这里,当比丘作意欲时,在诸欲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他作意离欲(出离)时,在离欲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已善去、已善修习、已善升起、已善解脱、已离被欲结缚,以及凡缘欲

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已从那些脱离,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诸欲的出离。[AN.5.200]

再者,学友们! 当比丘作意恶意时,在恶意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无恶意时,心在无恶意上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已善去、已善修习、已善升起、已善解脱、已离被恶意结缚,以及凡缘恶意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已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恶意的出离。

再者,学友们! 当比丘作意加害时,在加害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无加害时,心在无加害上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已善去、已善修习、已善升起、已善解脱、已离被加害结缚,以及凡缘加害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已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加害的出离。

再者,学友们! 当比丘作意诸色时,在诸色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志向,而当作意非色时,在非色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已善去、已善修习、已善升起、已善解脱、已离被色结缚,以及凡缘色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已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诸色的出离。

再者,学友们! 当比丘作意有身时,在有身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有身灭时,在有身灭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已善去、已善修习、已善升起、已善解脱、已离被有身结缚,以及凡缘有身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已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有身的出离。(321)

五解脱处:学友们!这里,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学友们!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如是如是地教导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起;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一个解脱处。[AN.5.26]

再者,学友们!正无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但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为他人教导法......(中略)但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作诵读......(中略)但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以心随寻思、随伺察,被心随观察......(中略)但某个定相被以慧善把握、善作意、善考虑、善贯通,学友们!比丘的某个定相被以慧如是如是地善把握、善作意、善考虑、善贯通,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起;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五个解脱处。

五解脱成熟想:无常想、在无常上苦想、在苦上无我想、舍断想、离贪想。 学友们!这些是五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22) 六的

学友们!有六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六?

六内处: 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

六外处: 诸色处、诸声音处、诸气味处、诸味道处、诸所触处、诸法处。

六类识: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六类触(六触身): 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

六类受: 眼触所生受、耳触所生受、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 所生受。

六类想: 色想、声想、气味想、味道想、所触想、法想。

六类思: 色思、声思、气味思、味道思、所触思、法思。

六类渴爱: 色的渴爱、声的渴爱、气味的渴爱、味道的渴爱、所触的渴爱、法的渴爱。(323)

六不尊敬: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在大师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SN.16.13], 在 法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 在僧团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 在学上住于不尊敬 的、不顺从的, 在不放逸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 在欢迎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 的。

六尊敬: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在大师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在法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在僧团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在学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在不放逸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在欢迎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六喜悦近伺察:以眼见色后,顺喜悦处近伺察色;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顺喜悦处近伺察法。

六忧近伺察:以眼见色后,顺忧处近伺察色;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 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顺忧处近伺察法。

六平静近伺察:以眼见色后,顺平静处近伺察色;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顺平静处近伺察法。

六友好法: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慈身业在同梵行者们上公开地连同私下地被现起, 这是可爱所做的, 尊重所做的友好法, 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MN.48]

再者,学友们!比丘的慈语业在同梵行者们上公开地连同私下地被现起,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学友们!比丘的慈意业在同梵行者们上公开地连同私下地被现起,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学友们!凡那些如法所得的如法利得,乃至连钵里(钵系属)的量,比丘是以像这样利得平等受用者、与持有同梵行者共同受用者,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学友们!凡那些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称赞的、不取着的、转起定的戒,比丘在像这样的诸戒上与同梵行者们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住于戒达到一致的,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学友们!凡这圣的、出离的见引导那样的行为者苦的完全灭尽,比丘在像这样的见上与同梵行者们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住于见达到一致的,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324)

六诤论根:学友们!这里,比丘是易愤怒者、怀怨恨者,学友们!凡那位比丘是易愤怒者、怀怨恨者,他在大师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法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曾团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学上不是完全的实行者。学友们!凡那位比丘在大师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法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曾团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学上不是完全的实行者,他在曾团中使诤论生起:该诤论对众人不利、对众人不乐,众人、天-人们有无利益、不利、苦。学友们!如果你们在自身内或在外部看见(察觉)像这样的诤论根,学友们!在那里,你们应该就为了那个恶诤论根的舍断努力,阿难!如果你们在自身内或在外部没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学友们!在那里,你们应该就为了那个恶诤论根的未来无流漏实行,这样,有这个恶诤论根的舍断,这样,有这个恶诤论根的未来无流漏。[MN.104]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是藏恶者、专横者……(中略)嫉妒者、悭吝者……(中略)狡猾者、伪诈者……(中略)恶欲求者、邪见者……(中略)执取己见者、固执者、难弃舍者,学友们!凡那位比丘是执取己见者、固执者、难弃舍者,他在大师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法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曾团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学上不是完全的实行者。学友们!凡那位比丘在大师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法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僧团上住于不尊重的、不顺从的,也在学上不是完全的实行者,他在僧团中使诤论生起:该诤论对众人不利、对众人不乐,众人、天-人们有无利益、不利、苦。学友们!如果你们在自身内或在外部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学友们!在那里,你们应该就为了那个恶诤论根的舍断努力,阿难!如果你们在自身内或在外部没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学友们!在那里,你们应该就为了那个恶诤论根的未来无流漏实行,这样,有这个恶诤论根的舍断,这样,有这个恶诤论根的未来无流漏。

六界: 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325)

六出离界:学友们!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慈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恶意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因为,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在慈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时,然而,恶意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因为,这是恶意的出离,即:慈心解脱。』[AN.6.13]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悲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加害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因为,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在悲心解脱被修习、被多

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时,然而,加害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因为,这是加害的出离,即:悲心解脱。』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喜悦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不乐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因为,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在喜悦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时,然而,不乐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因为,这是不乐的出离,即:喜悦心解脱。』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平静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贪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因为,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在平静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时,然而,贪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因为,这是贪的出离,即:平静心解脱。』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无相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我的识是相的随行者。』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因为,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在无相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时,然而,他的识将是相的随行者,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因为,这是一切相的出离,即:无相心解脱。』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是」被我驱离,我不认为「我是这个」,然而,疑惑、怀疑之箭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不会说这个。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凡在「我是」被驱离时,当不认为「我是这个」时,然而,疑惑、怀疑之箭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这是疑惑、怀疑之箭的出离,即:我是之慢的根除。』(326)

六无上:看见无上、听闻无上、利得无上、学无上、侍奉无上、随念无上。[AN.6.8, AN.6.30]

六随念处: 佛随念、法随念、僧团随念、戒随念、施舍随念、天随念。(327)

六常住处:学友们!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意识知法后,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AN.6.1, AN.10.20](328)

六出身: 学友们! 这里,存在着某一类黑出身者出生黑法。学友们! 这里,存在着某一类黑出身者出生白法。学友们! 这里,存在着某一类黑出身者出生非黑非白的涅槃。学友们! 这里,存在着某一类白出身者出生白法。学友们! 这里,存在着某一类白出身者出生黑法。学友们! 这里,存在着某一类白出身者出生非黑非白的涅槃。

六洞察分想: 无常想、在无常上苦想、在苦上无我想、舍断想、离贪想、灭想。

学友们!这些是六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29) 七的

学友们! 有七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七?

七圣财:信财、戒财、惭财、愧财、听闻财、施舍财、慧财。

七觉支: 念觉支、择法觉支、活力觉支、喜觉支、宁静觉支、定觉支、平静觉支。

七定的资助: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

七不正法: 学友们! 这里, 比丘是无信者, 是无惭者, 是无愧者, 是少闻者, 是懈怠者, 是念已忘失者, 是劣慧者。

七正法: 学友们! 这里, 比丘是有信者, 是有惭者, 是有愧者, 是多闻者, 是活力已发动者, 是念已现起者, 是有慧者。[MN.110]

七善人法: 学友们! 这里, 比丘是知法者、知义者、知自己者、知量者、知适时者、知群众者、知人者[知人之胜劣者-AN.7.68]。(330)

七无十之事: 学友们! 这里,比丘是在学的受持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学的受持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法的注意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法的注意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欲求的调伏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欲求的调伏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独坐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独坐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活力发动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活力发动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念与聪敏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念与聪敏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见的通达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见的通达上是不离爱情者。[AN.7.20]

七想: 无常想、无我想、不净想、过患想、舍断想、离贪想、灭想。

七力:信力、活力之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331)

七识住: 学友们! 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 犹如: 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 这是第一识住。[AN.7.44]

学友们! 有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 犹如: 以第一[禅]往生的梵众天, 这是第二识住。

学友们! 有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 光音天、这是第三识住。

学友们! 有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 犹如: 遍净天, 这是第四识住。

学友们!有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到达虚空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五识住。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到达识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六识住。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到达无所有处的众生,这是第七识住。

七应该被供养的个人:俱分解脱者、慧解脱者、身证者、达到见者、信解脱者、随法行者、随信行者。

七烦恼潜在趋势: 欲贪烦恼潜在趋势、嫌恶烦恼潜在趋势、见烦恼潜在趋势、疑烦恼潜在趋势、慢烦恼潜在趋势、有贪烦恼潜在趋势、无明烦恼潜在趋势。

七结: 讨好结、嫌恶结、见结、疑结、慢结、有贪结、无明结。[AN.7.8]

七诤讼的止息:面前毘尼应该被给与、忆念毘尼应该被给与、不痴毘尼应该被给与、应该使承认被做、多数决、觅罪相、草覆盖。[MN.104, 46段]

学友们!这些是七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32) 第二诵分终了。

八的

学友们!有八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八?

八邪性: 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

八正性: 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八应该被供养的个人:入流者、为了入流果的作证之行者、一来者、为了一来果的作证之行者、不还者、为了不还果的作证之行者、阿罗汉、为了阿罗汉果的作证之行者。(333)

八懈怠事: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将有应该被我做的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体将会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一懈怠事。[AN.8.80]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我做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体已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二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 『将有应该被我行走的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体将会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发动活力,这是第三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我行走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体已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发动活力,这是第四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疲劳的、不适合作业的,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发动活力,这是第五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沉重的、不适合作业的,看起来像被豆子堆积,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发动活力,这是第六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这么想:『我有这生起的小病,是适合躺卧的,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发动活力,这是第七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他这么想:『我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那个我的身体是无力的、不适合作业的,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八懈怠事。(334)

八发勤事: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将有应该被我做的工作,但世尊的教说不容易被做工作的我作意,来吧!我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他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一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我做工作,但做工作的我不能够作意世尊的教说,来吧!我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他......(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二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将有应该被我行走的道路,但世尊的教说不容易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三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我行走道路,但世尊的教说不能够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四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轻盈的、适合作业,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五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有力的、适合作业,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六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这么想:『我有这生起的小病,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会增大,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七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他这么想:『我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会回转,来吧!我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他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八发勤事。(335)

八布施事: 斥责后施与布施、以害怕施与布施、『他曾对我施与。』施与布施、『他将会对我施与。』施与布施、『布施是好的』施与布施、『我煮,这些没煮,

我不适于:煮者不施与布施没煮者。』施与布施、『当我施与这个布施时,好的名声传播。』施与布施、心的装饰-心的资粮目的施与布施。(336)

八布施的往生: 学友们! 这里,某人对沙门或婆罗门施与布施:食物、饮料、衣服、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他凡施与,期待那个。他看见赋有、拥有五种欲自娱的大财富刹帝利或大财富婆罗门或大财富屋主,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大财富刹帝利或大财富婆罗门或大财富屋主们的共住状态。』他安置那个心、决意那个心、修习那个心,他的那个在下劣的上{解脱}[胜解]的、更上的未修习的心在那里转起往生,而我说那是对持戒者,非对破戒者,学友们! 持戒者的心誓愿以清净性成功。

再者,学友们!这里,某人对沙门或婆罗门施与布施:食物、饮料......(中略)灯烛,他凡施与,期待那个。被他听闻:『四大王天的天神们是长寿的、美貌的、多安乐的。』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四大王天的天神们的共住状态。』他安置那个心、决意那个心、修习那个心,他的那个在下劣的上{解脱}[胜解]的、更上的未修习的心在那里转起往生,而我说那是对持戒者,非对破戒者,学友们!持戒者的心誓愿以清净性成功。

再者,学友们!这里,某人对沙门或婆罗门施与布施:食物、饮料......(中略)灯烛,他凡施与,期待那个。被他听闻:『三十三天天神们......(中略)焰摩天的天神们......(中略)兜率天天神们......(中略)化乐天天神们......(中略)他化自在天天神们是长寿的、美貌的、多安乐的。』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们的共住状态。』他安置那个心、决意那个心、修习那个心,他的那个在下劣的上{解脱}[胜解]的、更上的未修习的心在那里转起往生,而我说那是对持戒者,非对破戒者,学友们!持戒者的心誓愿以清净性成功。

再者,学友们!这里,某人对沙门或婆罗门施与布施:食物、饮料、衣服、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他凡施与,期待那个。他听闻:『梵众天的天神们是长寿的、美貌的、多安乐的。』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梵众天的天神们的共住状态。』他安置那个心、决意那个心、修习那个心,他的那个在下劣的上{解脱}[胜解]的、更上的未修习的心在那里转起往生,而我说那是对持戒者,非对破戒者;对离贪者,非对有贪者,学友们!持戒者的心誓愿以离贪状态成功。[AN.8.35]

八众: 刹帝利众、婆罗门众、屋主众、沙门众、四大王天众、三十三天众、魔众、 梵天众。

八世间法: 利得与无利得、[有]名声与无名声、毁与誉、乐与苦。[AN.8.5](337)

八胜处:某位内有色想者看见少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一个胜处。[MN.77,249段,AN.8.65]

某位内有色想者看见无量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二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少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 『我知道, 我看见。』这是第三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无量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四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亚麻花;又或犹如那个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五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黄花树花;又或犹如那个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六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朱槿花;又或犹如那个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七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太白星;又或犹如那个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八个胜处。(338)

八解脱: 有色者看见诸色, 这是第一解脱。[MN.77, 246段, AN.8.66]

内无色想者看见外诸色, 这是第二解脱。

只志向『清净的』, 这是第三解脱。

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 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解脱。

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 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 这是第五解脱。

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 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 这是第六解脱。

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解脱。

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后, 进入后住于想受灭, 这是第八解脱。

学友们!这些是八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39) 九的

学友们!有九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九?

九嫌恨事: 『他曾对我行不利(无利益)。』而怀嫌恨、『他对我行不利。』而怀嫌恨、『他将对我行不利。』而怀嫌恨、『他曾对我的可爱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他曾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有利益)。』而怀嫌恨、『……行有利。』……(中略)、『他将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而怀嫌恨。[AN.9.29]

九嫌恨的调伏: 『他曾对我行不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他对我行不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他将对我行不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他曾对我的可爱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将……行不利……。』而调伏嫌恨、『他曾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中略)。』……、『行有利……(中略)。』……、『他将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AN.9.30](340)

九众生住所:学友们!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这是第一众生住所。[AN.9.24]

学友们!有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犹如:以第一[禅]往生的梵众天,这是第二众 生住所。

学友们! 有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 犹如: 光音天, 这是第三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 犹如: 遍净天, 这是第四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无想、无感知的众生, 犹如: 无想众生天, 这是第五众生住所。

学友们!有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到达虚空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六众生住所。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到达识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七众生住所。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到达无所有处的众生,这是第八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 到非想非非想处的众生, 这是第九众生住所。(341)

九对梵行生活的非时节、不适时:学友们!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使寂静的、般涅槃的、导向正觉的、善逝宣说的法被教导,但,这位个人已往生地狱,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一个非时节、不适时。[AN.8.29]

再者,学友们!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使寂静的、使般涅槃的、导向正觉的、善逝宣说的法被教导,但,这位个人往生在畜生界,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二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往生饿鬼界,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三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往生阿修罗众,对梵行生活,这是第四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往生某个长寿天众,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五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再生于边地地方无知蛮族中,于该处没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梵行生活,这是第六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有邪见、颠倒见: 『没有施与的[果报],没有祭祀的,没有供养的,没有善作恶作业的果、果报,没有这个世间,没有其他世间,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没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凡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世间与其他世间。』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七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是劣慧者、愚钝者、聋哑者,无能力了知善说与恶说的道理,对梵行生活,这是第八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学友们!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不在世间出现,以及使寂静的、般涅槃的、导向正觉、善逝宣说的法不被教导,而这位个人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且他是有慧者、非愚钝者、非聋哑者,有能力了知善说与恶说的道理,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九个非时节、不适时。(342)

九次第住处:学友们!这里,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从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二禅;从喜的褪去、住于平静......(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三禅;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比丘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后,进入后住于想受灭。(343)

九次第灭:对入初禅者,欲想被灭。对入第二禅者,寻伺被灭。对入第三禅者,喜被灭。对入第四禅者,入息出息被灭。对入虚空无边处者,色想被灭。对入识无边处者,虚空无边处想被灭。对入无所有处者,识无边处想被灭。对入非想非非想处者,无所有处想被灭。对入想受灭者,想与受被灭。[AN.9.31]

学友们!这些是九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 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344) 十的

学友们!有十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中略)为了天-人们的利益、福利、安乐。哪些十?

十作为保护的法:学友们!这里,比丘是持戒者,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 具足正行行境,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持戒者,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这是作为保护的法。[AN.10.17]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多闻者、所听闻的忆持者、所听闻的蓄积者,凡那些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诸法:那些宣说完全圆满、遍纯

净的梵行,像这样的诸法被他多闻、被忆持、被言语累积、被心随观察、被见善贯通, 学友们!又,凡比丘是多闻者......(中略)被见善贯通,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有善的朋友、善的同伴、善的亲密朋友,学友们!又,凡比丘有善的朋友、善的同伴、善的亲密朋友,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易受劝导者,具备作易受劝导法,是接受者,善于理解教诫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易受劝导者......(中略)善于理解教诫者,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凡比丘为同梵行者们种种什么应该被作的,在那里,他是熟练者、不懒惰者,具备完整方法、考察:足以运行、足以安排,学友们!又,凡比丘对同梵行者......(中略)适当的安排,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想要法者,可爱的对话者,在阿毘达磨、阿毘毘奈耶上广大欣喜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想要法者......(中略)广大欣喜者,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被无论怎样的衣服、施食、卧坐处、病人需物、医药必需品满足,学友们!又,凡比丘......(中略)医药必需品满足,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为了诸不善法的舍断、为了诸善法的具足,住于活力已被发动的、强力的、坚固努力的、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的,学友们!又,凡比丘住于为了不善法的舍断......(中略)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有念者,具备最高的念与聪敏,是很久以前做过的及很久以前说过的记得者、回忆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有念者......(中略)很久以前说过的记忆者与回忆,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有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圣、洞察、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有慧者......(中略)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345)

十遍处:某位认知地遍:上、下、水平四方无二种的、无量的;某位认知水遍……(中略)某位认知火遍……(中略)某位认知风遍……(中略)某位认知青遍……(中略)某位认知黄遍……(中略)某位认知赤遍……(中略)某位认知白遍……(中略)某位认知虚空遍……(中略)某位认知识遍:上、下、水平四方无二种的、无量的。(346)

十不善业之路:杀生,未被给与的拿取、邪淫、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恶意、邪见。

十善业之路: 杀生的戒绝、未被给与的拿取的戒绝、邪淫的戒绝、妄语的戒绝、离间语的戒绝、粗恶语的戒绝、杂秽语的戒绝、不贪婪、无恶意、正见。(347)

十圣者住所: 学友们! 这里, 比丘是五支舍断者、六支具备者, 有一个守护、四个倚靠, 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寻求完全消散放舍者、无混浊意向者、身行已宁静者、心善解脱者、慧善解脱者。[AN.10.20]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五支舍断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欲的意欲已被舍断, 恶意已被舍断, 惛沈睡眠已被舍断, 掉举后悔已被舍断, 疑惑已被舍断,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五支舍断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六支具备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以眼见色后, 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 住于平静的, 是具念的、正知的; 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意识知法后, 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 住于平静的, 是具念的、正知的,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六支具备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有一个守护?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具备念守护心,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有一个守护。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有四个倚靠? 学友们! 这里, 比丘考量后受用一事, 考量后忍受一事, 考量后避开一事, 考量后除去一事,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有四个倚靠。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凡那些个个沙门婆罗门的个个各自真理, 那些全部被破除、被除去、被舍、被吐、被释放、被舍断、被断念,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寻求完全消散放舍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欲的寻求被舍断、有的寻求被舍断、梵行的寻求被安息,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寻求完全消散放舍者。

学友们!而怎样比丘是无混浊意向者?学友们!这里,比丘的欲的意向被舍断、恶意的意向被舍断、加害的意向被舍断,学友们!这样,比丘是无混浊意向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身行已宁静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 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 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 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身行已宁静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心善解脱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贪心被解脱、瞋心被解脱、痴心被解脱,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心善解脱者。

学友们!而怎样比丘是慧善解脱者?学友们!这里,比丘知道:『我的贪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如]已断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知道:『我的瞋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如]已断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知道:『我的痴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如]已断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学友们!这样,比丘是慧善解脱者。

十无学法: 无学正见、无学正志、无学正语、无学正业、无学正命、无学正精进、 无学正念、无学正定、无学正智、无学正解脱。

这些是十法,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确地告知,在那里, 应该就全部被结集,不应该被诤论,如是,这个梵行会是长时间、长久住立的,那会是 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人们的需要、利益、安 乐。」(348)

那时,世尊起来后,召唤尊者舍利弗:「好!好!舍利弗!好!舍利弗!你为比丘们说结集法门。」

尊者舍利弗说这个,大师是认可者。 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尊者舍利弗所说。(349) 结集经第十终了。

DN 34/DN.34 十增经

被我这幺听闻:

有一次,世尊与约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罗莲花池边。在那里,尊者舍利弗召唤比丘们:「比丘学友们!」「学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说这个:

「我将说十增法:为了涅槃的达到,

为了苦的作终结,使一切束缚的脱离。」(350)

一法

学友们! 有多所助益的一法,有应该被修习的一法,有应该被遍知的一法,有应该被舍断的一法,有退分的一法,有胜进分的一法,有难贯通的一法,有应该使生起的一法,有应该被证知的一法,有应该被作证的一法。

- (一) 哪个是多所助益的一法? 在诸善法上不放逸, 这是多所助益的一法。(Ka)
- (二)哪个是应该被修习的一法? 悦意俱行的身至念, 这是应该被修习的一法。(Kha)
- (三)哪个是应该被遍知的一法?有漏的、与执取有关的触,这是应该被遍知的一法。(Ga)
 - (四) 哪个是应该被舍断的一法? 我是之慢, 这是应该被舍断的一法。(Gha)
 - (五) 哪个是退分的一法? 不如理作意, 这是退分的一法。(Na)
 - (六) 哪个是胜进分的一法? 如理作意, 这是胜进分的一法。(Ca)
 - (七) 哪个是难贯通的一法? 无间的心定, 这是难贯通的一法。(Cha)
- (八)哪个是应该使生起的一法?不动智(不动摇的智),这是应该使生起的一法。(Ja)
- (九)哪个是应该被证知的一法?一切众生是依食存续的,这是应该被证知的一法。(Jha)
- (十)哪个是应该被作证的一法?不动心解脱,这是应该被作证的一法。(Ña)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十法。(351)

二法

有多所助益的二法,有应该被修习的二法,有应该被遍知的二法,有应该被舍断的二法,有退分的二法,有胜进分的二法,有难贯通的二法,有应该使生起的二法,有应该被证知的二法,有应该被作证的二法。

-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二法? 念与正知, 这些是多所助益的二法。(Ka)
- (二) 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二法? 止与观, 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二法。(Kha)
- (三) 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二法? 名与色, 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二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二法?无明与有的渴爱,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二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二法?不受谏性与恶友谊,这些是退分的二法。(Na)
 - (六) 哪些是胜进分的二法?易受劝导性与善友谊,这些是胜进分的二法。(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二法?凡因与凡缘对众生的污染、凡因与凡缘对众生的清净,这些是难贯通的二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二法?二智:在灭尽上的智、在无生上的智,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二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二法?二界:有为界与无为界,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二法。(Jha)
-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二法?明与解脱,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二法。(Ña)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二十法。(352)

有多所助益的三法,有应该被修习的三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三法。

-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三法? 结交善人, 听闻正法, 法、随法行, 这些是多所助益的三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三法?三定:有寻有伺定、无寻唯伺定、无寻无伺定,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三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三法?三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三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三法?三渴爱:欲的渴爱、有的渴爱、无有的渴爱,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三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三法?三不善根:贪不善根、瞋不善根、痴不善根,这些是退分的三法。(Na)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三法?三善根:无贪善根、无瞋善根、无痴善根,这些是胜进分的三法。(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三法?三出离界:这是欲的出离,即:离欲。这是色的出离,即:无色。又,凡任何已生成的、有为的、缘所生的,灭是它的出离。这些是难贯通的三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三法?三智:关于过去部分之智、关于未来部分之智、 关于现在部分之智,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三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三法?由三界组成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三法。(Jha)
-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三法? 三明:前世住处回忆智明,众生死亡与往生智明,在诸漏的灭尽上的智明,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三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三十法。(353)

四法

有多所助益的四法,有应该被修习的四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四法。

-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四法?四轮:适当地点的住所、善人的近依、自己正确的愿求,以及以前已作的福德,这些是多所助益的四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四法?四念住:学友们!这里,比丘在身上随看身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在受上......在心上......在诸法上随看法地住:热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调伏世间中的贪婪、忧后,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四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四法?四食: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识,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四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四法?四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见的暴流、无明的暴流,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四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四法?四轭:欲轭、有轭、见轭、无明轭,这些是退分的四法。(Na)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四法?四离轭:欲轭的离轭、有轭的离轭、见轭的离轭、无明轭的离轭,这些是胜进分的四法。(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四法?四定:退分定、住分定、胜进分定(有益于殊胜的定)、抉择分定,这些是难贯通的四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四法?四智:法智、模拟智、他心智、世俗智,这些是 应该使生起的四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四法?四圣谛: 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导向苦灭道迹圣谛,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四法。(Jha)
-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四法?四沙门果:入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四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四十法。(354)

五法

有多所助益的五法,有应该被修习的五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五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五法? 五勤奋支: 学友们! 这里, 比丘是有信者, 相信如来的觉: 『像这样, 那位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应该被调御人的无上调御者、天-人们的大师、佛陀、世尊。』是少病者、少病苦者, 具备等熟力的消化力: 不过寒的、不过热的、中间的、承受勤奋的。是不狡猾者、不伪诈者, 在大师或有智的同梵行者们中如实不夸大自己。为了诸不善法的舍断、为了诸善法的具足, 住于活力已被发动的、强力的、坚固努力的、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的。是有

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圣、洞察、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这些是多所助益的五法。[MN.85, MN.90, MN.129](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五法?正定五支:喜的遍满、乐的遍满、心的遍满、光明的遍满、省察相,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五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五法? 五取蕴: 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五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五法?五盖: 欲的意欲盖、恶意盖、惛沈睡眠盖、掉举后悔盖、疑惑盖,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五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五法?五心荒芜:学友们!这里,比丘在大师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学友们!凡那位学友在大师上疑惑、怀疑,不信解、不确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这是第一个未舍断的心荒芜。再者,学友们!比丘在法上疑惑、怀疑......(中略)在僧团上疑惑、怀疑......(中略)在学上疑惑、怀疑......(中略)在同梵行者们上是发怒者、不满意者,心被打击者,生起荒芜(碍)者,比丘们!凡那位比丘在同梵行者们上是发怒者、不满意者,心被打击者,生起荒芜者,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凡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及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及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及他的心不弯向热心、实践、坚忍、勤奋,这是第五个未舍断的心荒芜。这些是他的五个心荒芜,这些是退分的五法。[MN.16, AN.5.205](n)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五法?五根: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些是胜进分的五法。(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五法?五出离界:学友们!这里,当比丘作意欲时,在欲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离欲时,在离欲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善逝、善修习、善升起、善解脱、离被欲结缚,凡缘欲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欲的出离。[AN.5.200]

再者,学友们! 当比丘作意恶意时,在恶意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无恶意时,心在无恶意上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善逝、善修习、善升起、善解脱、离被恶意结缚,凡缘恶意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恶意的出离。

再者,学友们!当比丘作意加害时,在加害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无加害时,在无加害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善逝、善修习、善升起、善解脱、离被加害结缚,凡缘加害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加害的出离。

再者,学友们!当比丘在色上作意时,在色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非色时,在非色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善逝、善修习、善升起、善解脱、离被色结缚,凡缘色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色的出离。

再者,学友们! 当比丘作意有身时,在有身上心不跃入、不变得明净、不住立、不被解脱,而当作意有身灭时,在有身灭上心跃入、变得明净、住立、志向,他的那个心善逝、善修习、善升起、善解脱、离被有身结缚,凡缘有身诸漏、恼害、热恼生起,他从那些被释放,他不感受那个感受,这被宣说为有身的出离。这些是难贯通的五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五法?正定五智:『这个定有现乐在连同未来乐的果报。』各自的智就生起。『这个定是圣的、精神的(非物质的)。』各自的智就生起。『这个定被非邪恶人实行。』各自的智就生起。『这个定是寂静的、胜妙的、得安息的、到达专一性的、不进入被有行折伏后妨碍状态的。』各自的智就生起。『又,那个我就具念地进、具念地出这个定。』各自的智就生起,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五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五法? 五解脱处:学友们!这里,比丘的大师或其他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教导法,学友们!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起;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一个解脱处。[AN.5.26]

再者,学友们!正无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但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为他人教导法,学友们!比丘如是如是详细地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为他人教导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二个解脱处。

再者,学友们!正无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也没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为他人教导法,但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作诵读,学友们!比丘如是如是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作诵读,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三个解脱处。

再者,学友们!正无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也没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为他人教导法,也没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作诵读,但以心随寻思、随伺察,被心随观察所闻、所遍学得的法,学友们!比丘如是如是以心随寻思、随伺察,被心随观察所闻、所遍学得的法,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四个解脱处。

再者,学友们!正无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为比丘教导法,也没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为他人教导法,也没如听闻的、如学得的法详细地作诵读,也没以心随寻思、随伺察,被心随观察所闻、所遍学得的法,但某个定相被以慧善把握、善作意、善考虑、善贯通,学友们!比丘的某个定相被以慧如是如是地善把握、善作意、

善考虑、善贯通,他如此如此地在那些法上成为道理的感受者与法的感受者,对那位道理的感受者、法的感受者,欣悦被生起;对喜悦者喜被生,对意喜者身变得宁静,身已宁静者感受乐;对有乐者,心入定,这是第五个解脱处。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五法。(Jha)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五法? 五法蕴: 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智见蕴, 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五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五十法。(355)

六法

有多所助益的六法,有应该被修习的六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六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六法? 六友好法: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慈身业在同梵行者们上公开地连同私下地被现起, 这是可爱所做的, 尊重所做的友好法, 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 学友们! 比丘的慈语业.....(中略) 一致性的友好法。

再者, 学友们! 比丘的慈意业......(中略)一致性的友好法。

再者,学友们!凡那些如法所得的如法利得,乃至连钵里(钵系属)的量,比丘是以像这样利得平等受用者、与持有同梵行者共同受用者,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学友们!凡那些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称赞的、不取着的、转起定的戒,比丘在像这样的诸戒上与同梵行者们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住于戒达到一致的,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

再者,学友们!凡这圣的、出离的、引导那样的行为者到苦的完全灭尽之见,在像这样的见上与同梵行者们公开地连同私下地住于见的一致,这也是可爱所做的,尊重所做的友好法,转起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这些是多所助益的六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六法? 六随念处: 佛随念、法随念、僧团随念、戒随念、施舍随念、天随念, 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六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六法? 六内处: 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 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六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六法? 六类渴爱(六渴爱身): 色的渴爱、声的渴爱、气味的渴爱、味道的渴爱、所触的渴爱、法的渴爱, 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六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六法? 六不尊敬: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在大师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SN.16.13], 在法上住于......(中略)在僧团上住于......(中略)在学上住于......(中略)在不放逸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 在欢迎上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 这些是退分的六法。(Na)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六法? 六尊敬: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在大师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 在法上住于……(中略)在僧团上住于……(中略)在学上住于……(中略)

在不放逸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在欢迎上住于尊敬的、顺从的,这些是胜进分的六法。(Ca)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六法?六出离界:学友们!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慈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恶意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凡在慈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时,然而,恶意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这是恶意的出离,即:慈心解脱。』[AN.6.13]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悲心解脱被修习、被多作、被作为车辆、被作为基础、被实行、被累积、被善努力,然而,加害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么说!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中略)学友!这是加害的出离,即:悲心解脱。』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喜悦心解脱已修习......(中略)然而,不乐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么说!尊者!......(中略)学友!这是不乐的出离,即:喜悦心解脱。』

学友们! 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平静心解脱已修习......(中略),然 而,贪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么说!尊者!......(中略)学友!这是贪的出离,即:平静心解脱。』

学友们! 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的无相心解脱已修习......(中略)然而,我的识是相的随行者。』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么说!尊者!......(中略)学友!这是一切相的出离,即:无相心解脱。』

学友们!又,这里,如果比丘这么说:『「我是」被我驱离,我不认为「我是这个」,然而,疑惑、怀疑之箭持续遍取我的心。』他应该被回答:『不要这样,尊者不要这么说,不要诽谤世尊,对世尊的诽谤是不好的,世尊确实不这么说。学友们!这是无可能性、无机会的:凡在「我是」被驱离时,当不认为「我是这个」时,然而,疑惑、怀疑之箭持续遍取他的心,这不存在可能性。学友们!这是疑惑、怀疑之箭的出离,即:我是之慢的根除。』这些是难贯通的六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六法? 六常住处: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以眼见色后, 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 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 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意识知法后, 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 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AN.6.1, AN.10.20], 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六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六法? 六无上:看见无上、听闻无上、利得无上、学无上、侍奉无上、随念无上[AN.6.8, AN.6.30],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六法。(Jha)
-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六法? 六证智: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体验各种神通种类: 是一个后变成多个, 又, 是多个后变成一个; 现身、隐身、穿墙、穿垒、穿山无阻碍地行走犹如在虚空中; 在地中作浮沈犹如在水中, 又, 在不被破裂的水上行走犹如在

地上;在空中以盘腿来去犹如有翅膀的鸟,又,以手碰触、抚摸这些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的日月;以身体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他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耳界听到二者的声音:「天与人,以及在远处、近处。」他对其他众生、其他个人以心熟知心后知道: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中略)知道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

他回忆(随念)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回忆许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处。

他以清净、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见死没往生的众生:下劣的、胜妙的,美的、丑的,善去的、恶去的,知道依业到达的众生:......(中略)。

他以诸漏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六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六十法。(356)

七法

有多所助益的七法,有应该被修习的七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七法。

-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七法?七圣财:信财、戒财、惭财、愧财、听闻财、施舍财、慧财,这些是多所助益的七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七法?七觉支:念觉支、择法觉支、活力觉支、喜觉支、宁静觉支、定觉支、平静觉支,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七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七法?七识住:学友们!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这是第一识住。[AN.7.44]

学友们! 有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 犹如: 以第一[禅]往生的梵众天, 这是第二识住。

学友们! 有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 光音天、这是第三识住。

学友们! 有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 犹如: 遍净天, 这是第四识住。

学友们!有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虚空是无边的』,到达虚空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五识住。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到达识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六识住。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到无所有处的众生,这是第七识住。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七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七法?七烦恼潜在趋势:欲贪烦恼潜在趋势、嫌恶烦恼潜在趋势、见烦恼潜在趋势、疑烦恼潜在趋势、慢烦恼潜在趋势、有贪烦恼潜在趋势、无明烦恼潜在趋势,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七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七法?七非正法:学友们!这里,比丘是不信者、无惭者、无愧者、少闻者、懈怠者、念已忘失者、劣慧者,这些是退分的七法。(Na)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七法?七正法:学友们!这里,比丘是有信者,是有惭者,是有愧者,是多闻者,是活力已发动者,是念已现起者,是有慧者,这些是胜进分的七法。(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七法?七善人法:学友们!这里,比丘是知法者、知义者、知自己者、知量者、知适时者、知群众者、知人者[知人之胜劣者-AN.7.68],这些是难贯通的七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七法?七想:无常想、无我想、不净想、过患想、舍断想、离贪想、灭想,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七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七法?七无十之事:学友们!这里,比丘是在学的受持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学的受持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法的注意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法的注意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欲求的调伏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欲求的调伏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独坐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独坐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活力发动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活力发动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念与聪敏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念与聪敏上是不离爱情者;是在见的通达上极意欲者,且未来在见的通达上是不离爱情者[AN.7.20]。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七法。(Jha)
-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七法?七漏已灭尽者之力:学友们!这里,一切行是无常的被漏已灭尽比丘以正确之慧善见。学友们!又,凡一切行是无常的被漏已灭尽比丘以正确之慧善见,这是漏已灭尽比丘之力,由于该力,漏已灭尽比丘自称诸漏的灭尽:『我的漏已灭尽。』[AN.8.28]

再者,学友们!这里,诸欲如炭火坑被漏已灭尽比丘以正确之慧善见。学友们! 又,凡.....(中略)『我的漏已灭尽。』

再者,学友们!这里,漏已灭尽比丘的心是倾向远离的、斜向远离的、坡斜向远离的、住立远离的、极乐于离欲的、从能被一切漏住立的法终结的。学友们!又,凡.....(中略)『我的漏已灭尽。』

再者,学友们!这里,漏已灭尽比丘的四念住已修习、已善修习。学友们!又,凡.....(中略)『我的漏已灭尽。』

再者,学友们!这里,漏已灭尽比丘的五根已修习、已善修习。学友们!又,凡.....(中略)『我的漏已灭尽。』

再者,学友们!这里,漏已灭尽比丘的七觉支已修习、已善修习。学友们!又,凡.....(中略)『我的漏已灭尽。』

再者,学友们!这里,漏已灭尽比丘的八支圣道已修习、已善修习。学友们!又,凡漏已灭尽比丘的八支圣道已修习、已善修习,这也是漏尽比丘之力,由于该力,漏已灭尽比丘自称诸漏的灭尽:『我的漏已灭尽。』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七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七十法。(357)

初诵分终了。

八法

有多所助益的八法,有应该被修习的八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八法。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八法?八因八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哪八个?学友们!这里,比丘依止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住,于该处他的极惭愧、情爱与恭敬被现起,这是第一因第一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AN.8.2]

又,依止那位大师或某位老师地位的同梵行者住的他:于该处他的极惭愧、情爱与恭敬被现起,经常地往见他们后,遍询问、遍提问:『大德!这是为什么?这个道理是什么?』那些尊者们为他揭开未揭开的,同时也阐明未阐明的,也在各种会怀疑处的诸法上除去疑惑,这是第二因第二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

又, 听闻那个法后, 以二种远离努力: 身远离与心远离, 这是第三因第三缘对未获得然行的基础慧的获得, 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持戒者,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 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这是第四因第四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 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多闻者、所听闻的忆持者、所听闻的蓄积者,凡那些开头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尾是善的;有意义的、有文本的诸法:那些宣说完全圆满、遍纯净的梵行,像这样的诸法被他多闻、被忆持、被言语累积、被心随观察、被见善贯通,这是第五因第五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

再者,学友们!比丘为了诸不善法的舍断、为了诸善法的具足,住于活力已被发动的、强力的、坚固努力的、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的,这是第六因第六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有念者,具备最高的念与聪敏,是很久以前做过的及很久以前说过的记得者、回忆者,这是第七因第七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

再者,学友们!比丘在五取蕴上住于随看生灭的:『这样是色,这样是色的集,这样是色的灭没;这样是受,这样是受的集,这样是受的灭没;这样是想,这样是想的集,这样是想的灭没;这样是行,这样是行的集,这样是行的灭没;这样是识,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这是第八因第八缘对未获得梵行的基础慧的获得,对已获得的之增大、成满、修习圆满转起。这些是多所助益的八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八法?八支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八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八法?八世间法:利得与无利得、[有]名声与无名声、毁与誉、乐与苦、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八法。[AN.8.5](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八法?八邪性: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精 进、邪念、邪定,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八法。(Gha)

(五)哪些是退分的八法?八懈怠事: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将有应该被我做的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体将会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对应该得而未得的、应该达到而未达到的、应该作证而未作证的发动活力。这是第一懈怠事。[AN.8.80]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我做工作,但我做工作的身体已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二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 『将有应该被我行走的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体将会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三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我行走道路,但我行走道路的身体已疲劳,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四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疲劳的、不适合作业的,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五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 『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沉重的、不适合作业的,看起来像被豆子堆积,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六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这么想:『我有这生起的小病,是适合躺卧的,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七懈怠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他这么想:『我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那个我的身体是无力的、不适合作业的,来吧!我躺卧。』他躺卧,不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八懈怠事。这些是退分的八法。(Na)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八法?八发勤事: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将有应该被我做的工作,但世尊的教说不容易被做工作的我作意,来吧!我就提前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他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一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做的工作,他这么想:『我做工作,但做工作的我不能够作意世尊的教说,来吧!我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他......(中略)发动活力。这是第二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 『将有应该被我行走的道路,但世尊的教说不容易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三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有应该被比丘行走的道路,他这么想:『我行走道路,但世尊的教说不能够被行走道路的我作意,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四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 『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没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轻盈的、适合作业,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五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比丘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他这么想: 『为了托钵行走村落或城镇的我完全尽所需地得到或粗或胜妙的食物,那个我的身体是有力的、适合作业,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六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有生起的小病,他这么想:『我有这生起的小病,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会增大,来吧!我......(中略)发动活力。』他......发动活力。这是第七发勤事。

再者,学友们!这里,比丘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他这么想:『我已从病痊愈,已从病痊愈不久,这存在可能性:凡我的病会回转,来吧!我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他为了未得到的之得到、未达到的之达到、未作证的之作证发动活力。这是第八发勤事。这些是胜进分的八法。(Ca)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八法?八对梵行生活的非时节、不适时:学友们!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使寂静的、般涅槃的、导向正觉的、善逝宣说的法被教导,但,这位个人已往生地狱,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一个非时节、不适时。[AN.8.29]

再者,学友们!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在世间出现,以及使寂静的、般涅槃的、 导向正觉、善逝宣说的法被教导,但,这位个人已往生畜生界,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二 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往生饿鬼界,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三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往生某个长寿天众,对梵行生活,这是第四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再生于边地地方无知蛮族中,于该处没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五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有邪见、颠倒见: 『没有施与的[果报],没有祭祀的,没有供养的,没有善作恶作业的果、果报,没有这个世间,没有其他世间,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没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凡以证智自作证后告知这个世间与其他世间。』对梵行生活,这是第六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中略)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但他是劣慧者、愚钝者、聋哑者,无能力了知善说与恶说的道理,对梵行生活,这是第七个非时节、不适时。

再者,学友们!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不在世间出现,以及使寂静的、般涅槃的、导向正觉、善逝宣说的法不被教导,而这位个人已再生在中央地方,且他是有慧者、非愚钝者、非聋哑者,有能力了知善说与恶说的道理,对梵行生活,这是第八个非时节、不适时。(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八法?八大丈夫之寻:这是少欲者的法,这不是大欲求者的法;这是知足者的法,这不是不知足者的法;这是独居者的法,这不是乐于聚会者的法;这是活力已发动者的法,这不是懈怠者的法;这是念已现起者的法,这不是念已忘失者的法;这是得定者的法,这不是未得定者的法;这是有慧者的法,这不是劣慧者的法;这是乐于无虚妄者的法,这不是乐于虚妄者的法[AN.8.30]。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八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八法?八胜处:某位内有色想者看见少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一个胜处。[MN.77,249段,AN.8.65]

某位内有色想者看见无量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二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少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 『我知道, 我看见。』这是第三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无量的美丑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四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亚麻花;又或犹如那个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青的、青色、青色外观的、青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五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黄花树花;又或犹如那个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黄的、黄色、黄色外观的、黄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六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诸外色,犹如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朱槿花;又或犹如那个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内无色想者看见赤的、赤色、赤色外观的、赤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七个胜处。

某位内无色想者看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诸外色, 犹如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的太白星; 又或犹如那个白的、白色、白色外观的、白色光泽波罗奈生产的、两边光滑的衣服。同样的, 内无色想者看见白的、白色、白色外观

的、白色光泽的诸外色,征服它们后,成为这样想者: 『我知道,我看见。』这是第八个胜处。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八法。(Jha)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八法? 八解脱: 有色者看见诸色,这是第一解脱。[MN.77,246段, AN.8.66]

内无色想者看见外诸色, 这是第二解脱。

只志向『清净的』, 这是第三解脱。

从一切色想的超越,从有对想的灭没,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 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解脱。

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 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 这是第五解脱。

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 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 这是第六解脱。

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解脱。

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后,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第八解脱。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八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八十法。(358)

九法

有多所助益的九法,有应该被修习的九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九法。

- (一)哪些是多所助益的九法? 九以如理作意为根的法: 当如理作意时, 欣悦被生起; 对喜悦者, 喜被生起; 对意喜者, 身变得宁静; 身已宁静者感受乐; 对有乐者, 心入定; 在心得定时, 如实知见; 如实知见者厌; 厌者离染, 从离贪被解脱, 这些是多所助益的九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九法?九遍纯净勤奋支:戒清净遍纯净勤奋支、心清净遍纯净勤奋支、见清净遍纯净勤奋支、度疑清净遍纯净勤奋支、道非道智见清净遍纯净勤奋支、道迹智见清净遍纯净勤奋支、知见清净遍纯净勤奋支、慧清净遍纯净勤奋支、解脱清净遍纯净勤奋支,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九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九法?九众生住处:学友们!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犹如:人、某些天、某些堕下界者,这是第一众生住所。[AN.9.24]

学友们!有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犹如:以第一[禅]往生的梵众天,这是第二众 生住所。

学友们! 有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 犹如: 光音天, 这是第三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 犹如: 遍净天, 这是第四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无想、无感知的众生、犹如: 无想众生天, 这是第五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从一切色想的超越, 从有对想的灭没, 从不作意种种想[而知]: 『虚空是无边的』, 到达虚空无边处的众生, 这是第六众生住所。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 『识是无边的』,到达识无边处的众生,这是第七众生住所。

学友们!有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 『什么都没有』,到达无所有处的众生,这是第八众生住所。

学友们! 有超越一切无所有处后, 到非想非非想处的众生, 这是第九众生住所。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九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九法?以渴爱为根的九法:缘于渴爱而有遍求;缘于遍求而有得到;缘于得到而有判断;缘于判断而有欲贪;缘于欲贪而有取着;缘于取着而持有;缘于持有而有悭吝;缘于悭吝而有守护;因为守护之故而有拿杖、拿刀、斗诤、异执、诤论、指责、离间语、妄语等种种恶不善法生成,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九法。[DN.15, 103段, AN.9.23](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九法?九嫌恨事:『他曾对我行不利(无利益)。』而怀嫌恨、『他对我行不利。』而怀嫌恨、『他将对我行不利。』而怀嫌恨、『他曾对我的可爱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将行不利。』……(中略)、『他曾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有利益)。』而怀嫌恨、『……行有利。』……(中略)、『他将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而怀嫌愧,这些是退分的九法。[AN.9.29](Ŋa)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九法?九嫌恨的调伏:『他曾对我行不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他对我行不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他将对我行不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他曾对我的可爱者、合意者行不利……(中略)。』……、『行不利……(中略)。』……、『将……行不利……。』而调伏嫌恨、『他曾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中略)。』……、『行有利……(中略)。』……、『行有利……(中略)。』……、『也将对我的不可爱者、不合意者行有利,在这里,那如何可得。』而调伏嫌恨,这些是胜进分的九法。[AN.9.30](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九法?九种种性:缘于种种界(界种种性)种种触生起;缘于种种触种种受生起;缘于种种受种种想生起;缘于种种想种意向生起;缘于种种意向中静意欲生起;缘于种种意欲种种热恼生起;缘于种种热恼种种遍求生起;缘种种遍求种种获得生起,这些是难贯通的九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九法?九想:不净想、死想、在食物上厌逆想、在世间一切上不极喜乐想、无常想、在无常上苦想、在苦上无我想、舍断想、离贪想[AN.9.16, AN.9.93],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九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九法?九次第住处:学友们!这里,比丘就从离诸欲后,从离诸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从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二禅;从喜的褪去......(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三禅;从乐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超越一切虚空无边处后[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超越一切识无边处后[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超越一

切无所有处后,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后,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九法。(Jha)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九法?九次第灭:对入初禅者,欲想被灭。对入第二禅者,寻伺被灭。对入第三禅者,喜被灭。对入第四禅者,入息出息被灭。对入虚空无边处者,色想被灭。对入识无边处者,虚空无边处想被灭。对入无所有处者,识无边处想被灭。对入非想非非想处者,无所有处想被灭。对入想受灭者,想与受被灭。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九法。[AN.9.31](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的九十法。(359)

十法

有多所助益的十法,有应该被修习的十法......(中略)有应该被作证的十法。

(一) 哪些是多所助益的十法? 十作为保护的法: 学友们! 这里, 比丘是持戒者, 住于被波罗提木叉的自制自制, 具足正行行境, 在诸微罪中看见可怕的, 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 学友们! 又, 凡比丘是持戒者......(中略) 在诸学处上受持后学习, 这是作为保护的法。[AN.10.17]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多闻者......(中略)被见善贯通,学友们!又,凡比丘是多闻者......(中略)被见善贯通,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有善的朋友、善的同伴、善的亲密朋友,学友们!又,凡比丘有......(中略)善的亲密朋友,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易受劝导者,具备作易受劝导法,是接受者,善于理解教诫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易受劝导者,具备作易受劝导法,是接受者,善于理解教诫者,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凡比丘为同梵行者们种种什么应该被作的,在那里,他是熟练者、不懒惰者,具备完整方法、考察:足以运行、足以安排,学友们!又,凡比丘为同梵行者......(中略)足以安排,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想要法者,可爱的对话者,在阿毘达磨、阿毘毘奈耶上广大欣喜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想要法者......(中略)广大欣喜者,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任何衣服、施食、卧坐处、病人需物、医药必需品的知足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中略)医药必需品的知足,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住于为了不善法的舍断......(中略)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的,学友们!又,凡比丘住于为了不善法的舍断......(中略)在诸善法上不放下负担,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有念者,具备最高的念与聪敏,是很久以前做过的及很久以前说过的记得者、回忆者,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有念者......(中略)很久以前说过的记忆者与回忆,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

再者,学友们!比丘是有慧者,具备导向生起与灭没、圣、洞察、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学友们!又,凡比丘是有慧者......(中略)导向苦的完全灭尽[之慧],这也是作为保护的法。这些是多所助益的十法。(Ka)

- (二)哪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十法?十遍处:某位认知地遍:上、下、水平四方无二种的、无量的;某位认知水遍……(中略)某位认知火遍……(中略)某位认知成温……(中略)某位认知青遍……(中略)某位认知黄遍……(中略)某位认知赤遍……(中略)某位认知白遍……(中略)某位认知虚空遍……(中略)某位认知识遍:上、下、水平四方无二种的、无量的,这些是应该被修习的十法。(Kha)
- (三)哪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十法?十处: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气味处、舌处、味道处、身处、所触处,这些是应该被遍知的十法。(Ga)
- (四)哪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十法?十邪性:邪见、邪志、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脱,这些是应该被舍断的十法。(Gha)
- (五)哪些是退分的十法?十不善业之路:杀生、未被给与的拿取、邪淫、妄语、 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恶意、邪见,这些是退分的十法。(Na)
- (六)哪些是胜进分的十法?十善业之路:杀生的戒绝、未被给与的拿取的戒绝、 邪淫的戒绝、妄语的戒绝、离间语的戒绝、粗恶语的戒绝、杂秽语的戒绝、不贪婪、无 恶意、正见、这些是胜进分的十法。(Ca)
- (七)哪些是难贯通的十法?十圣者住所:学友们!这里,比丘是五支舍断者、六支具备者,有一个守护、四个倚靠,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寻求完全消散放舍者、无混浊意向者、身行已宁静者、心善解脱者、慧善解脱者。[AN.10.20]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五支舍断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欲的意欲已被舍断, 恶意已被舍断, 惛沈睡眠已被舍断, 掉举后悔已被舍断, 疑惑已被舍断,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五支舍断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六支具备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以眼见色后, 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 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 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 是既非快乐的也非不快乐的, 住于平静的、具念的、正知的,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六支具备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有一个守护? 学友们! 这里, 比丘具备念守护心,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有一个守护。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有四个倚靠? 学友们! 这里, 比丘考量后受用一事, 考量后忍受一事, 考量后避开一事, 考量后除去一事,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有四个倚靠。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凡那些个个沙门婆罗门的个个各自真理, 那些全部被破除、被除去、被舍、被吐、被释放、被舍断、被断念,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各自真理除去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寻求完全消散放舍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欲的寻求被舍断、有的寻求被舍断、梵行的寻求被安息,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寻求完全消散放舍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无混浊意向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欲的意向被舍断、恶意的意向被舍断、加害的意向被舍断,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无混浊意向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身行已宁静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从乐的舍断与从苦的舍断, 就在之前诸喜悦、忧的灭没, 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 平静、念遍纯净的第四禅,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身行已宁静者。

学友们! 而怎样比丘是心善解脱者? 学友们! 这里, 比丘的贪心被解脱、瞋心被解脱、痴心被解脱, 学友们! 这样, 比丘是心善解脱者。

学友们!而怎样比丘是慧善解脱者?学友们!这里,比丘知道:『我的贪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如]已断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了知:『我的瞋已被舍断……(中略)为未来不生之物。』知道:『我的痴已被舍断……(中略)为未来不生之物。』学友们!这样,比丘是慧善解脱者。这些是难贯通的十法。(Cha)

- (八)哪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十法?十想:不净想、死想、在食物上厌逆想、在世间一切上不极喜乐想、无常想、在无常上苦想、在苦上无我想、舍断想、离贪想、灭想[AN.10.56],这些是应该使生起的十法。(Ja)
- (九)哪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十法?十灭尽事:对正见者,邪见被灭尽,以及凡以邪见为缘各种恶不善法生成,他的那些也被灭尽。对正志者,邪志......(中略)。对正语者,邪语......。对正业者,邪业......。对正命者,邪命......。对正精进者,邪精进.....。对正念者,邪念.....。对正定者,邪定.....。对正智者,邪智......(中略)。对正解脱者,邪解脱被灭尽,凡以邪解脱为缘各种恶不善法生成,他的那些也被灭尽[AN.10.106]。这些是应该被证知的十法。(Jha)
- (十)哪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十法?十无学法:无学正见、无学正志、无学正语、无学正业、无学正命、无学正精进、无学正念、无学正定、无学正智、无学正解脱,这些是应该被作证的十法。(Ña)

像这样,这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无误的、无例外的、被如来完全现正觉 的百法。

尊者舍利弗说这个, 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尊者舍利弗所说。(360)

十增经第十一终了。

波梨品终了, 其摄颂:

「波梨与乌顿玻利额, 转轮王、世界开端,

能净信的、清净,大丈夫相,

辛额勒、稻竿、结集与十增,以十一经被称为『波梨品』。」

波梨品篇终了。

全部由三品组成。

长部完成。

制作说明

此汉译佛经数据来源于莊春江讀經站,一切相关权利归于译者。

原文是繁体中文,简体版由程序转换,可能会出现转换错误。电子书目录以及经文标题部分可能有一些修改,正文部分与原页面相同,但可能丢失了一部分链接和格式等元数据。

点击经文的汉字标题会打开莊春江读经站的经文原始页面,原始页面有巴利语对照,以及与经文相关的其它经文链接。经文标题里以小数点隔离书籍缩写与数字的是原经号,如: SN.1.1,无小数点的是 suttacentral.net 网站风格的经号,如: SN 1.1,点击后者这样的经号可以打开含有其它语言译文的网站页面。部分书籍没有整理出对应的经号,已有的经号有可能会有对应错误。若您发现有这样的错误,请联系我,谢谢!

要获取最新制成的电子书,请访问项目主页: https://github.com/meng89/nikaya

若难以下载电子书,或者有对此电子书相关的其它问题,也请联系我: observerchan@gmail.com